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五七册目次

韻石齋筆談二卷 （清）姜紹書撰 清初刻本 〇〇一
意林五卷 （唐）馬總輯 明嘉靖五年黃鳳儀刻本 〇三九
紺珠集十三卷 明天順刻本 一〇六
類說六十卷（一） （宋）曾慥輯 明天啟六年岳鍾秀刻本 二七七

韻石齋筆談二卷

（清）姜紹書撰

清初刻本

韻石齋筆談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姜紹書撰。紹書有無聲詩史，已著錄。是書仿周密雲煙過眼錄，記所見古器書畫及諸奇玩。惟密書以收藏之人標題，此書則以其物標題。密書但記其名，此書併詳其形模及諸家授受得失之始末。其體例小異耳。其天成太極圖一條，不過石中圓理偶爾黑白相間，遂執以駁朱子太極無形之說，殊爲迂謬。延陵十字碑一條，力辨孔子未嘗至吳之說，引後世書墓誌者不必皆至墓門爲證。然墓之建碑，自是漢以下事，越國數千里乞人表墓，自是唐宋以下事。以例三代，殆恐不然。至其辨黃氏文王鼎附會博古圖，辨天啟甲子所得玉璽非秦物，辨河莊淳化帖爲宋人所重刊，非王著原摹。辨句容崇明寺藏經有宋元祐五年張暉潘澤題名，無斗神幻書之事。辨宋徽宗山居圖董其昌誤以爲王維，辨宋藏經多仿蘇黃字體，非必二人眞蹟，皆鑿然有理。其他亦多可資考證，猶近代說部之可觀者。其上卷祕閣藏書、永樂大典名賢著述、朝鮮人好書四條，下卷晚季音樂、白兔沙、雜文臣玉帶四條，雜說他事，於全書爲不類。蓋隨筆記錄，偶失刊削。以原本所有，仍並存之焉。

此書予曾收舊鈔本一部以校他本殊有勝処今復於上海得此原刊本殊自喜二酉的無声詩史余亦嘗得康熙李光暎寫刻本一掃石印本之譌脫書貴舊本乃是実事求是之一端非媚古泥古也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諦

韻石齋筆談 上

韻石齋筆談叙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為物清寧平夷不危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寄吾意焉則氣不煩而慮澄視不壅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廸康強也今之塗亦棘矣奔車蕩舟塵驚衝駭擠顛不暇而晏如姜公獨能怡情於游息之具風雅之林斯其度越儕俗為深遠也蓋公少而種學長益博綜竹書蝌蚪多所研究鍾王顧陸顏米倪黃之流日與揖讓進退于几席之上故胸無俗趣口無鄙言雖

嘗雄艷之劇而若忘乎人間神解玄
契之若斯也昔歲作噩舉國狂酣走
權倖如騖公獨先幾解組棄鴆署歸
寂寥希夷以全其天彌復肆力於考
鑒宅東有園林木蓊蔚溪流潺湲虛
亭一楹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

焉撫殘楮掇斷縑推論得失搜討同
異別白真贋有倫有脊意之所極夢
亦同趣幾於昌歜之嗜者然而公知
道者也翫物而不溺於物娛意而不
滯於意於其所著韻石齋筆談見之
舉其中數端如黃石以定鼎隨軀文

泉以玉盃繫獄項氏以多藏被掠雞
生以善墨見傾乃至秦璽無救於陸
沉唐錢悉燬於鑄局宋帖仍歸於煨
燼凡以見多賄之焚身而金玉之非
寶也盛衰之靡常而聚散之有數也
物之尤者應如煙雲過眼斯言亮不

欺我至於辨覈精詳通涉淹雅特其
餘事耳公澄懷觀道之幽指耳時
余寄席於公之鶴臯別業接公手札
以所著見示且索叙言因述其大較
如此屠維赤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
日書　同里社小弟蔣清

韻石齋筆談目録

卷上

天成太極圖　秘閣藏書
永樂大典 名賢著述　朝鮮人好書
文王鼎 附彝爐雷紋瓿　周舉鼎攷
周乳鐘　金壘
古玉奩　宣和玉杯記
翡翠硯　定窯鼎記

中州玉璽　秦漢印
國朝印章　節愼庫銅缸
鼎鳴　石壁題名 附南山小隱
靈巖子石記　瑞雲峯

韻石齋筆談目録

卷下

延陵十字碑　聖教序 附還聖記
瘞鶴銘　昇元帖
紹興米帖　河庄淳化帖
陳少陽綸誥　斗書藏經
徽宗高士圖　危樓日暮
宣和宸翰　山谷書法華經辯

憲聖皇后翰藻　楊妹子
米海岳画　郭河陽御屏粉本
界画樓閣述 附髮繡　天池石壁圖
黄子久画　子昂子固画品
王叔明　倪雲林
梅道人　董文敏孫文介書
書家餘派　項墨林收藏
火浣布　開元錢

晚季音樂　白兔
沙鷄　文臣玉帶
綠燈記畧　宋硯
墨攷　墨攷緒言

韻石齋筆談

延陵姜紹書二酉甫著
同邑楊志遠爾寧甫校

天成太極圖

余祖養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曾隨石雲過鷰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撞之則中空而有聲孫君疑為璞玉以數環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縈紅線絢若明霞天地靈奇藴於此石濂溪圖之於

先石雲剖之於後較河圖洛書更為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即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於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賢僅得百金售於揚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襲廕請旨饋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秘閣藏書

明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虫鼠齧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庳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嘆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宣德間所裒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勅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至弘治間藏之金匱嘉靖某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書幸未焚勅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考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濂劉誠意基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明古鑑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政丘文莊濬邵文莊寶楊文襄一清林見素俊王文成守仁楊升菴慎李空同夢陽顧東橋璘文衡山徵明楊南峯循吉鄭澹泉曉雷司空禮王鳳洲世貞王麟洲世懋唐荊川順之先少保鳳阿(諱賓)薛方山應旂李滄溟攀龍馮北海琦黃葵陽洪憲胡元瑞應麟何元朗良俊茅鹿門坤焦澹園竑顧隣初起元袁中郎宏道王損菴肯堂屠赤水隆湯若士顯祖李溫陵贄董文敏其昌何士抑

三畏陳眉公繼儒馮元成時可李本寧維禎馮具區夢禎黃貞甫汝亨朱平涵國禎李九疑日華謝在杭肇淛鍾伯敬惺陳明卿仁錫文湛持震孟俞容自彥張天如溥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翱翔藝苑含英咀華尚論千古其所儲典籍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慱綜有自亦可見其插架之多矣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觀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值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冊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鏤板精整且璽紙瑩潔如玉海邦緗帙洵足稱奇

文王鼎附彝爐　酉叙獻

修吾李公鍾鎮淮陰博綜奇玩遣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於梁溪嵇少峯家曾掛彈章於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郎視為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爐花瓶蔚為三絕雄視飛鳧韓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嘆賞幾同米顛禮石弘光間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為居停主笈中所携咸奇貨

室日獻於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好也黃石由楚遷起家雖仕至璽卿而會計之精廠賈推為領袖日獻素擁厚貲牙籌營運惟日孜孜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於金閶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屆蘇而歿賀往弔唁彝觚悉為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於先宗伯義庄與日獻家密邇恒過聊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

而淺四面飛戟足纔雌文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為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瓣乃漢罍也芹城汪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乞韓適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過王寔副仲和於燕邸贊述此鼎詫為希覯仲和心儀之寔副乃覺斯先生弟與余昭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停驂過晤燕詢鼎藏何所余酬帖於鄣亭出觀王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

玉雙鳩（嚴分宜物沒入內府）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璲璧猶精祖母綠俱璀璨琳瑯如入玄圃有欲入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之鼎願効居間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徵書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齎金懸購而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以是推之此鼎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實伯禽就封制於宗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祇緣鼎足髣髴於圖乃強名之為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

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即指為文王鼎焉習矣不察寧直見牛呼韓見馬呼臧而已

周舉鼎攷

按尋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周人今驗其名款非宋僖公則伍大夫也覩其文質相宣翡翠欲滴為周器無疑

周乳鐘

戊子春余得古鐘於京口高四寸五分鈕高二寸濶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

銘鈕蟠雙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縷典雅色裛翠羽扣之其聲鏗々須臾霜中清越之響蓋歷年既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觀充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於數千禩後尚存鳧氏典型祇以娛意而不以審音庶幾陶靖節之無絃琴耳

余既得乳鐘佐以泗濱浮磬擊之鏘金戛玉餘韻悠揚鐘因醇古大扣小應反遜石音桓宣武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金罍

邑先輩鍾娍亭陛鳴為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金罍二後事露追之罍為娍亭所得其子繼犖不才終風且暴剝其金而用之雖蝸蜒蠹蝕尚存典型未為棄物繼犖鬻於樗蒲售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曆間事崇禎壬申春仲余因襲廕職來北行至金陵而暫憩為過晤於叅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罍充耳鼎足飾以金銀其小可置諸掌商嵌雲雷細紋絲縈髮縷且質地精湛

青綠内函外如玄玉璚瑰文款繡錯雲燦霞明奇器之奇莫奇於此余把翫良久心賞神怡元章袖中石豈可令揚次公見乎乃集詩銘之曰

我有旨酒酌彼金罍充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余按罍之式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諸侯大夫飾以黃金鏤為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曰宗廟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其為列侯上卿宴享之器無疑

古玉奩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遺失千秋終當復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興化李彬齋太保石蘿公孫有古玉奩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器綠濤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紗奪化工其式態足克耳蓋鐫三螭驤首於雲紋中蜿蜒生動雕琢之工玲瓏古雅神彩陸離石蘿傳之彬齋祇有奩而缺其蓋彬齋宦游燕邸攜

以自隨遇中州賈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環璧珮觿零星瑰異中有玉蓋一枚與所藏之奩色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持入內室取奩合之渾然天成了無攜二驚喜逾涯不論值收之於是瑰璣之名聞於遐邇迨彬齋有若敖之戚李氏羣從爭欲得之議久不决旋歸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觀於因是齋中當為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盃口聳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夭矯如生名教子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鉤碾精工瑩白過於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尚書蘇溪家尚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各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盃與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太史文石

公諱大韶念玉盃為蘇溪公故物倍價贖歸其單螭盃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文石居平晨起即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即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僮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窰諸爵琳瑯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嘗對陸君云此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玄賞不

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挲久之不忍釋手雖
私心艷慕不敢如米顛攫舷也文石指館無子
立弟太學文泉子為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
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莞鑰外人不能窺也
萬曆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南去
識者知為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
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侄陸怡石妄
稱陸氏中壽乃訟文泉於浙平湖劉令遽置圜

扉衆瓜分其有時仲仁已為頭官把持其間曰
兩玉盃至文泉還矣於是亟取獻之盃至之夕
文泉之室胡氏恣然曰夫君之禍此為祟耳睨
盃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曰且
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村醪一壺
斟盃中遍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於陸遂議和
而出文泉於獄越夕張㝠欵文泉即將玉盃刎
飲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痛恨

其子與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任為平湖令乘
權閒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遊於酒人因葉朗
生謀叛罣議發當擬罪危法正屬朱令鞫獄生
死懸於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置於理遣
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屬肺腑奈何因兩爵微
嫌而辱我先人楚弓不還則我先人含恨地下
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為舊家所榮貴及
數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亟還之朱君

乃致祭於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爵晉之几筵祼
酒三巡泣告於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恥於九
原矣并語陸生茲乃尤物吾兩家淵之變陷叵
測無貽患於後人也取椎擊之碎若迸珠仍祼
全鍾奇緩其吏議鍾奇歿行從善任為執金吾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叅南中府軍事樞務蕭閒與同寅諸君以登臨聽詠為事丁丑初春偕何青丘揚獻可郝東星覲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亭芬馥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盤鬱山徑幽邃如行空翠中八功德水涓涓始流漱之清寒沁齒金陵諸生為地主携榼集花下出碧玉盃勸飲青丘謂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硯與此盃

同色磨之以金霏霏成屑如硯中墨瀋先君湖廣隨州人內閣學士諱宗彥所遺世固稀有惜未携來與君輩玩之未幾隨州破於流寇青丘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罌梅聖俞以為碧玉真宗朝老內臣見而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禁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金環磨於罌腹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正與青丘所藏同

定窯鼎記

定窯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弘間藏於吾邑一座孫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鐫於爐座尚水七峯昆仲乃朱陽賞鑑家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於嘉靖間值倭變產日益落所嘗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為京口靳尚寶伯齡所得毘陵唐太常凝菴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於唐唐雖奇瑤充牣

此鼎一至諸品遜席自是海內評窯器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鼎云吳門周丹泉巧思過人交於太常每詣江西之景德鎮倣古式製器以眩耳食者紋款色澤咄咄逼真非精於鑑別鮮不為魚目所混一日從金閶買舟往江右道經毘陵晉謁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將片楮摹鼎紋袖之傍觀者未識其故解維以往半載而旋袖出一爐云君家白定爐我又得其一

矣唐大駿以所藏較之無纖毫疑義㝡以擇
底蓋究如輯瑞之合也詢何所自來周云余時
昔借觀以手度者再蓋審其大小輕重耳實倣
為之不相欺也太常歎服售以四十金畜為副
本並藏於家萬曆末季淮安杜九如賈而多貲
以釣奇為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玄宰之
漢王章劉海日之商金鼎咸歸之浮慕唐氏定
爐形於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獵千

金為壽必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贋鼎
戲之杜謂得未曾有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
以二百金酬居間者携鼎以去君俞雖尚俠然
而居心頗厚良不忍欺遣門下士告之曰吾子
所取者贋鼎也真者尚在遵太常公戒不輕以
示人子既捐千金而保贋品若雖不知余寧不
愧於心乎杜反護前以為悔盟持之愈堅客曰
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乎杜猶疑信者半

唐出真鼎示之若虬髯之遇文皇雖各具龍虎
之表而神采煥發自與常異也由此知九如不
過葉公之好原非真賞君俞襟度過人遠矣九
如歿傳於伊子生之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慣居
奇貨以博刀錐瞯杜生遊平康以八百金供纏
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酬金而欲得
爐也爐竟歸之詭稱其值萬兩求售於徐六岳
徐惡其譎拒不納乃轉質於人十餘年間旋質

旋贖紛如舉棊又求其族屬之相肖者方圓數
種並置篋中多方隴斷泰興季因是企慕唐爐
廷珸乃以一方者誑之售值五百季君以為名
物而愉快爲毘陵趙再思舊遊於唐稔知此鼎
偶過泰興晤季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
方期請政而子適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唯季問
唐家定窰方鼎君曾見否趙生大咲曰唐之定
鼎體圓而足三公云方鼎何居季爽然入内久

光治起生屏息以俟至暮出謂生曰此橑欵戉
南齋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令致書靜源道其
事當為我處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珸抱頭鼠
竄挽人講解另以僞物償季僅免訐獄而黄
黄石之事起黄石名正賓以貲郎建言廷杖遷
藉聲氣遊於縉紳頗嗇以鬻書畫與廷珸同籍
徽州稱中表互博易骨董以為娛正賓有倪雲
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托廷珸轉售仍暗記

花押於隱處廷珸心艷倪畫屬高手臨摹待正
賓取時即以摹本還之殊不知其有默記也正
賓遣蒼頭王佛元取畫裝池宛然惟失花押佛
元黠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還來取畫兼欲觀定
爐且議價耳廷珸方授爐佛元而正賓亦至謂
廷珸曰畫久不售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
伎倆廷珸搏顙發誓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
安在正賓讓問佛元從傍執鼎兼以左右摳

鼎耳以示無還理廷珸奪之鼎墜地如裂瓦廷
珸恨絶頭撞正賓傷脇時正賓被逐於弘光帝
鬱鬱不樂又遭廷珸之侮越夕奄逝廷珸宵遯
潛蹤於杭爾時潞藩寓杭聞定爐名遣承奉俞
啓雲諮訪遇廷珸於湖上出贗鼎誇耀把臂甚
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酬以二千金承奉私得
四百以千六百金畀廷珸潞藩時在播遷乏主
藏吏命一廚役司筦鑰其人頗椎魯居無何王

欲觀鼎廚役啓匣取鼎戛然有聲忽折一足廚
役懼投水死清兵入杭潞王赴北承奉沉廢鼎
於錢塘江中

野史氏曰鼎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
以來典刑具在若夫越窑秘色昉於後周而三
代無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弘璧抗衡
耶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然土硎汙樽昭
其儉也非以示珍今宣成之器又將與定瓷競

勝好事者趨之若狂良不可解

中州玉璽

天啓四年秋河南臨漳縣學生王思極王爍同鄉民邢一泰耕於漳河之濱忽風起水湧紅光旋繞視之地間閃出一玉古色璀璨黃白相宜重壹百貳拾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高一寸八分龍鈕龜形乃傳國璽也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龍飛鳳翥神采陸離撫臣程紹具表進之副使張夢鯨則齎表官也夢鯨印成絹本携至京師其時董玄宰為少宗伯得絹本藏之以為珍異進璽之日則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御皇極殿受朝賀傳視廷臣頒賚撫臣以下有差得璽者僅賞銀伍兩魏忠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時同鄉家伯諱志禮為尚寶卿職掌符璽力阻其議大拂忠賢之意乃令科臣以年老劾歸同鄉雖硜執已見以忤權璫然免王程之驅馳省驛遞之騷擾為益多矣

秦以藍田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投之殿階一角微缺遞傳而至宋室靖康之變與彝圭璧蕩然一空元成宗時御史臺通事闊闊术得之於故同知通政院事拾得家後被順帝攜入沙漠秦璽化為烏有先生久矣中州所得方稜無缺似非秦漢所傳或曰秦璽有六此其一也抑漢唐以來倣而制之耶夫驗秦受命僅垂兩葉中州呈瑞隨見陸沉於傳國乎何有惟善為寶侯服且然況君天下者哉

臨漳古鄴地魏都於此璽或曹氏所制

秦漢印

上海顧氏所藏漢銅玉印最多有印譜行世而實始於河庄之孫嘉靖間外大父石雲孫君好古博雅藏秦漢玉印三十餘方銅印七十餘方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陰陽子母等印石雲於秦漢魏晉六朝篆文類能辨之後為上海顧氏購得顧復次第購印三千有奇蓋由孫氏始也余曾見淮安杜九如家玉印二百餘方各甚精好中有無篆之章而鈕極佳亦因其鈕而存之耳俞容自先生有印癖收藏古印頗多參考最詳彙為印譜國變後俱散逸矣

國朝印章

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衹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别號殆我明風雅之士博綜篆籀鳥跡鍋延游泳上古鉄筆之妙莫過於文三橋彭何雪漁震三橋如漢庭老吏字挾風霜雪漁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徐髯仙霖許高陽初周公瑕天球皆係書家傍及篆體印文章法心畫精奇李長衡流芳歸文休昌世以吐鳳之

才擅雕蟲之技銀鈎屈曲施諸符信典雅縱横梁千秋袠受業於何雪漁奏刀運腕饒有慧心亦後來之秀

節慎庫銅缸

崇禎間余承乏南起部郎曾綰庫篆見節慎庫中銅缸二隻云是沈萬山家物其形四方外多花紋色純黑如漆若世傳姜鑄之式

鬲鳴

余既解組歸偃卧林麓視舊游為畏途丙戌秋因挈從赴南闈之試亦策蹇於秣陵道遥登眺晤舊同寅董君諱德鏞間談間始知别後適值兵

與水衡之錢日廩軍需猶屢不給且川湖道梗陸缺銅商凡內帑銅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知奇品然亦未敢議留有巨鬲三座俱重六七百斤輦至鑄厰將投爐炭命吏守之靜夜鬲各長鳴如虬吟幽壑頭陀文璞聞而惜之糾聚僧募銅赴部請易歸於碧峯報恩兩刹暨圓覺庵各置一鬲焉由此千秋重器脱火坑而登蓮域永鎮檀那矣

石壁題名

外大父七峯孫君吾陽高士也與唐六如祝希哲楊邃庵陳石亭張石川諸名彥稱莫逆交相思命駕羣賢畢集往往見之圖詠流傳人間孫氏所居之南山石壁奇峭屹立江湄正德庚辰歲七峯與諸君脩禊於石壁之下題名巖表鐫之以紀勝游其懸崖揮翰者乃楊文襄也唐六如圖之兼題長歌於幀首雖西園雅集不是過

也余追慕渭陽遺人搨之其磨崖之刻已半漶於風雨惟六如圖詠尚炳爍於天壤間七峯之藉以不朽者不在金石而在縹緗矣石壁題名詩六如集中未載今錄於此以俟桑梓之彥如葛常之著韻語陽秋者採焉

七峯山上多石壁虎踞龍蹲蕪卧立有時斜登波濤文蘚固苔封半乾濕主人乘興巡登臨不迄長携二三客臺閣山林半相襟一時謔浪皆文墨梯高躡險不肯辭淋漓每酒如扛筆深鐫淺刻動錐鑿從此長年費工力我也從旁記姓名太歲庚辰年正德雖然汗漫一時事百年轉眼存宿跡試聽夜深風雨中應有鬼神驚且泣

余和六如先生韻云石骨嶙峋露蒼壁一點芙蓉天外立江濤遙浸翠微寒雲氣長封苔蘚濕七峯高士稱阮儔四座琳琅偏好客客星毎動太史占雅集西園欣酒量飛梯懸磴

記步名黃鵠靈芝鐫鐵筆六如仙子染緗素五百年來扛鼎力畫圖三見歲庚辰曾並磨崖傳正德千秋應有六丁護玉躞金題存舊跡只恐夜深風雨中虹光射斗蛟龍泣

浪激雲根驚峭壁靈鷲飛來江上立霜凝危岫蘚蝕寒露墜空林松桂濕南山小隱真奇士北海清樽供上客燒餘竹瀝柢烹茶磨適松煤堪潑墨伯虎前身顧虎頭興酣盤礴方

留筆掣管迅如風雨來驟渴鴻驚憑腕力石淙墨興垂琬琰風雅不孤徵有德紀元前度是庚辰鶯喜百年傳舊跡雲舒幻出蝌蚪文蒼頡書成鬼應泣

南山小隱

正德庚午祝京兆為河庄孫氏作南山小隱記文體華整書法端莊有雅人深致此亦吾鄉文獻足徵者卷乃素綾所書今藏文學孫　家

靈巖子石記

余性好石尤好靈巖子石此種出六合靈巖山之磵中而聚於金陵余癸酉每及雨花桃葉間必博訪其上乘者貯之奚囊攜歸以古銅盤貯水注之日夕耽玩心怡神賞如坐蓬瀛見蛟蜃吐氣結成五色珠璣絢爛莫可名狀此石初為山靈所秘人未之知或樵夫牧豎過而拾焉玩弄俄頃旋復棄擲惟與曉烟暮靄出沒於潺湲

中而已萬曆丙申歲來友石尹於茲邑傳書之暇觴詠於靈巖山見溪流中文石纍纍遺輿臺搴裳掇之則繽紛璀璨髮綫絲縈其色白如霏雪紫若蒸霞綠睇遠山之黛黑泗瀚海之波黃琮可薦於虞裡赤文曾藏於禹穴更有天成魚鳥竹石暨大士高真如鏡涵影自然成文友石待未曾有詫為奇觀更具奇錦採之重淵邑令所好風行景從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茲已往

知音競賞珍等琳琅想米顛袖中無此一種故
老怪石供不必取之齊安江上矣

瑞雲峯

震澤洞庭之麓產奇石焉宣和中朱勔得神運峯於黿山廣百圍高六仞殫東南民力運入汴京為艮岳羣峯之長今姑蘇徐氏園之瑞雲峯亦其流亞也巖巒秀拔嶻嵲嵌空蒼潤嶙峋聳立林表初在王文恪別墅後歸太僕徐君徐營菟裘於吳門移置此石聯舟載之既至湖心風狂浪涌舟敗石沉於是寒波萬頃遥浸月華素練千層倒沉雲影猙獰淵底恒驚躍浪之鯨突兀波心長為秋水之骨犀燃牛渚孰窺水府神奇劍入龍津莫測波臣變化徐君素有平泉之癖及為望石之夫廣募漁人泅於浩淼若蛋户之探珠類舟人之求劍忽覺洪濤中崔巍影現彷彿似之乃編巨筏設絞車千夫競挽登之水湄則現然如磐非復故物就而視之即斯石之座也徐君得魚忘筌仍百計旁求冥搜於鮫闕

漁人復於深潭揣得石骨越竪穿巖足指幾裂
益以千尋組索挽而出之如巨鰲戴山橫截波
面宛然原石也乃知神物會集確有機緣雲岑
不沉璧石不出珠還璧合夫豈偶然

韻石齋筆談上卷終

韻石齋筆談卷下

延陵姜紹書二酉甫著
吳郡韓逢禧古洲甫校

延陵十字碑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焉夫子書十字碑曰嗚
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籀體奇偉冠絕古今且
石碣巨麗足表聖蹟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道逸
輝映翠琰淳化閣帖亦勒孔書十字小如彈丸不
類豐碑之製此必王著輩欲藉宣聖之蹟以重
閣本乃縮而小之若玉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
嘗至吳是否俱不可考此豈其然蓋夫子於讓
國諸賢未嘗不心儀而神合焉故稱泰伯曰至
德稱夷齊曰得仁茲則稱季札曰君子因唏悼
其亡而表揚其墓夫復奚疑今之人欲誌壙石
尚不遠千里而徵文豈秉筆者皆造墓門方染
翰耶唐李陽冰書篆初學嶧山碑後見孔書季

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奕風行雨集是知陽冰篆法得所宗矣

聖教序　還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還聖記有弘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石令玫序内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

宗在青宫時所述詞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即所謂還聖記耶

鴈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自是鴈塔為進士題名及游人燕集之所褚河南聖教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勁匠心獨運猶為可珍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斷崖中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今已剥蝕於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以華陽真逸為顧况道號又以為王逸少書又以為陶真白書又以為唐人王瓚書紛紛揣摩奚啻蘭亭聚訟余審其結體蒼勁楷隸相叅且銘詞古雋其出於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諸簡册者文多缺畧友人徐若水有唐摹本乃是全文余喜而録之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尔作銘

上皇燕人逸少書華山徽陽外仙尉江陰真宰
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機之餘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鐫板禁中標為法帖十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閣本為祖然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為法帖之祖

按石刻三代及秦漢即有之皆豐碑及磨崖之法帖之成帙而可置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文藻嘗日書禮部韻畧五卷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於米元章書尤所篤好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搨第三卷於表裏中皆擘窠書秀偉奇傑掩映縹緲

河庄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於禁中正德間吾邑河庄七峯孫中翰好古博雅游於京師顏善內臣蕭敬武宗舉華巡幸敬常居守其時功令稍寬敬引七峯觀大內至一小殿見殿角堆積碑板七峯諦視之排徊不去敬曰內庭萬户千門即西苑一隅非竟日可歷君津津於朽木何為者哉七峯曰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體

清拔轉折飛動有風旋雷激之勢冠絕外庭諸本是以覩耳敬謂子欲之乎當為圖之孫謝不敢敬有心人也亦善草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敬啓御前云內庭有廢材并宜移出帝可其奏敬即以帖板致之七峯七峯驚喜逾涯以錦囊密貯攜之歸里當時善書如文徵仲祝希哲諸公鑒定可與宋搨閣帖方駕求者填門吳中為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為姻家戒之曰碑板

出自禁庭紛紛傳搨倘為人指摘禍且叵測竊為君危之乙峯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亟以原搨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號帖宋刻則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於火而本俱失流傳人間者真同吉光片羽而上號帖尤為賞鑑家所重

淳化閣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鋟板禁中集為閣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

官帖為難得其搨用李廷珪墨色濃而無銀錠紋者上也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銀錠紋者次也河庄帖標格清勁結體圓密有純綿裹鐵之致無銀錠紋此乃宋刻上乘而非王著所摹明矣至於次號存為屏脚可也孫氏曾經倭變帖傳稀如星鳳其上號將與宋搨並驅非上海顧氏本所可望也陸文裕云蘭亭無下搨吾於閣帖亦云

陳少陽綸誥

吾邑陳少陽先生發有雋聲俶儻負氣丹誠貫日九死不移於欽宗高宗兩朝疾邪秉正屢上彈文劾蔡京王黼朱勔童貫黄潛善諸奸鷹鸇之擊不遺餘力終遭潛善構陷與歐陽澈同斬於市紹興四年思陵追悔前非贈先生朝奉郎秘閣修撰所頒誥軸尚藏其家先孝廉曾刻之石今錄於左以存桑梓典故其文曰嗚呼古之

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已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微其始將有意於為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衷以識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誦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觀而有知予朕茲意

北斗書藏經辯

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素完好展之墨色暎人眼睫信毘盧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遲頎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扃閉一室至明啟扉闃無其人止有七鶴冲霄而去剝藤貝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

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得三卷皆朱絲界行紙瑩潔如玉書體頗類眉山其一為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為般若經亦庚午年張暉書其一為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滿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攷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跡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楷衛協高士圖贉首瘦金御書所圖高士展對閒鬚眉生動儼與古賢晤語後有蔡京題跋崇禎壬申余見於燕邸與十五城之價不能留之每往來於懷不勝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知何由轉徙吳中爲黃古洲所得己卯秋日余會古洲於京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撫髯曰世兄欲觀此卷乎余曰長安遠在日邊止可作京

華客夢耳古洲即於行笈中取出此卷暨黃庭內景經皆烜赫名蹟內景經亦有宣和小璽與茲卷印記若合符節余既出春明門自分永隔高士儀表何期復見於古洲書畫船中展卷憮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冊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一幅諦視之乃宣和御筆丘壑全法王右丞御

題左方云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風秋鴈一聲董文敏鑑定為王摩詰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多右丞真蹟帝薰習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乍覺生風喜雨凉農家得地發田穰卻緑暑退秋光滿點滴高梧似漏長右宣和殿書為鶴林寺僧藏

憲聖皇后翰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於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璹為於潛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逐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卻是雙紅有深意故留春色綴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夭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盤盂揚州省識春風面肴畫羣花總不如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閑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林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詞寄訴衷情波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縹緗

山谷書法華經辯

戊子夏日覩張脩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以朱絲界行楷素精好真宋蹟也然斷以為涪翁書則不能無疑結體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嘗閱蘇黃墨蹟即赫蹏數行未有不識款及歲月若豈手書至七卷之多而不落一款不鈐一印恐涪翁之鏟跡逃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宋高僧深於黃體者所書若李懷琳之倣稽叔

夜耳余每見宋書藏經結體多似眉山形模宛肖若遽謂東坡真蹟則不然矣修羽所藏乃檀那珍品而非墨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師故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子昂款余亦謂非趙筆凡名賢書以韻為主字如筭子了無天趣何能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裁鑒精深翰繪軼羣有過往凌雲之致所寫雲山煙樹雖宗王洽潑墨實法董源皴染且其臨摹古畫往往亂真團晉唐間忠臣義士像得顧陸標格自寫海岳卷及淨名齋圖岩壑深秀曾於紙上横寫松稍針芒千萬攢錯如鐵又自寫照三本其一藏紹興御府想寶晉齋中盤礴之蹟必有極精工者其墨戲雲

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不經意處天真爛熳生趣勃然良足珍重余見郭河陽玉華殿屏風圖兼李營丘董北苑風骨熙寧間奉旨畫玉華殿後苑御屏經營畫格以應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款則八分書結體古雅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述附髮繡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畫之工緻者咸目之為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五代之胡翼衛賢皆擅國能至郭恕先而人品既高搆思精密游於規矩準繩中而不為所窘余曾見其避暑宮圖千椽萬桷纖毫不遺誠行家絕藝也滕國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其仙山樓閣及端陽競渡圖結搆

邃密筆若懸絲刻畫精整毅無剩義其徒李公琰又其次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侔於鬼工唐季女仙盧眉娘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庶幾近之余遍考博雅家言無所謂夏明遠者絕技如此而姓字不傳可乎因附著之

精於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筭法方能為之空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十洲之精工秀麗幾於棘猴玉楮然須規撫舊本方能謦擅出藍非匠心獨運也曾覩吳文中所畫夢樹車馬種種臻妙即複閣重樓次第不紊比宋畫格於此君尚存典型且兼長人物山水非若恕先孤雲之專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備華之韻溢於毫素爲士氣建幢石田玄宰兩先生繪事由此發脉此天池石壁圖乃烜爀有名之跡流傳多屢本其眞蹟舊藏金沙王宇泰家董思翁於萬曆甲辰歲游茅山過訪宇泰披閱此圖極其欣賞以爲煙雲生動林壑虛閒誠篤論也弘光間余與董長公孟禮同仕於朝獲觀其所攜書畫亦有天池石壁圖經

思翁標題與此夐異殊乏韶秀之色故容臺集評石壁圖不大許可蓋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見法書名畫隨筆品題即爲人藏去鑑裁餘韻往往散現於金題玉躞中集之所載十一耳若以評駁別本之語强擬此圖不爲黎丘之恨者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啻家驪人璧矣至於氣韻生動應推沈石田董玄宰迦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子久子久畫秀潤天成每於深遠中見瀟灑雖傳綜董巨而靈和淸淑逸羣絶倫即雲林之幽淡山樵之縝密不能勝也當時松雪雖爲前輩惟以精工佐其古雅弟能接軫宋人若夫取象於筆墨之外脫町畦而抒性靈爲文人建畫苑

之幟吾於子久無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舐筆輙署欵云倣大癡此不過望塵逐影已耳亦曾窺其遺蹟之一斑否乎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子久畫道之弘遠也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非遠心人烏能辨此子久每欲濡毫則登高樓望雲霞出沒以挹其勝故其所寓逸趣磅礴風神玄遠千載而下猶足想見其人世傳年八十六不知所終皆以爲仙去云

子昂子固畫卷

觀子昂畫泓穎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草欣欣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雪榦霜枝亭亭獨立如歲寒松栢歷變不彫志士守為子固非為子昂

王叔明

叔明為趙文敏甥畫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法鷗波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為多極重

黃子久奉為師範一日肅子久至齋中焚香瀹茗從容出巳得意畫請教子久為山樵從其匠心處復加點染為林巒秋色圖遂覺煙雲生動世傳為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荊浩為宗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間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着色者此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寓深遠於玄澹清穎瀟灑得自先天非後人所能髣髴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於幀首者不一而足鳳翥鴉塗妍媸並列亦是文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拓落運斤成風款則墨瀋淋漓龍蛇飛動即綴以篇什亦摩空獨運傍無贅詞正如獅子跳躑威震林壑百獸斂跡尤足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余曰此董文敏書品也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云戴安道不作王門伶人余曰此孫文介書品也然安道之峭峻不如千里之遠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玄宰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併其神情似之能做東坡書者則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畀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遒逸精緊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

散見於卷冊中駸駸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玄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為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游燕都適思翁應宮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恒在坐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無虛日不異索師鐵門限公倦于酬應則倩楚侯代為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於宗伯架上爲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厚賞鑑家公乃自為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得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黄子久倪雲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

鏐聘得麗人而虐其他適也則黥而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值而請益為貽謀亦既週矣癸酉歲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詎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如煙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其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為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

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美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嗅之微有羶氣正類鼠毛織成

開元錢

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曆錢並用輪廓圓整青體端莊間發青綠硃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以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啟叁年南工部郎白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泉法壅滯悉宜追貯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為能嚴禁民間毋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爐改鑄白君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於煙爐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諸樂府音調綺麗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藩樂器因創為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令僮子以曼聲和歌纏綿悽楚如泣如愬聽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已聲音之道關於氣運豈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畜其雄雌頗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沙鼠也宋祚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之恐非佳兆迫國變後罕覯矣

沙鷄

崇禎陸年余游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類鵪鶉問之曰此沙鷄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群夜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黠者以棍擊之旋空而墜俯拾纍纍余默念邵康節聞杜鵑於洛陽預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此鳥由漢北而入中原不無烽火甘泉之警十餘年間四郊多壘而將移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晋公孤不敢繫玉至於尚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数也弘光元年自輔臣以至六部尚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弁之濫恩尤多余與董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腰間之白盈於御路孟禮謂余曰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及半年播遷板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玄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 深 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畧

絲燈之製始於雲南弘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善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悅之歸而鍊石成絲如式做製於是丹陽絲燈達於海內余歷北平金陵維揚燕浙素稱繁華之地屢逢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雲南絲燈稀如星鳳豈因梯航萬里艱於郵致乎燈雖種種惟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照乘褱中之點綴上元者曲阿稱最焉近日里中王又玄巧翻新樣鏤玉裁雲妍雅精工出人意表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載以自隨泊浮滄波徘徊島嶼於斯時也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硯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蛋户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閒福建許姓者常估於姑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硯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因嘆至寶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嘉靖乙卯許復携三十方欲仍往姑蘇以覲厚值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於金陵為都中士夫所貿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還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携也

墨攷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契煙覩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燃脂作墨也至漢始有隃麋之名唐始有松煙之製至李廷珪始用腦麝張遇始用金箔廷珪父超乃奚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於歙遂為歙人南唐賜姓李氏則歙墨之源其來久矣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敏奚鼎奚鼐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朱知常葉茂實葉世英劉士先皆良工也宣和帝以蘇合油搜煙和墨雖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值黃金一觔欲倣不能嘆謂墨妖紹興閒高宗命戴士衡造復古殿墨識以雙角龍文乃侍郎米友仁筆宋多右文之主而淵聖思陵稱最焉元朱萬初全用松烟蓋取二三百年推朽之餘精

英不泯者毓日月而飽風霜非凡材也庋奎章
贈以詩云霜雪摧殘淵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遠
寸心不逐非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國朝則方
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藪小華名龍紋新
安人嚴分宜當國爲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
人嚴敗伏法所制墨麋玉屑金珠以爲珍異神
宗游情翰藻訪及羅氏墨中消重貲爭購等於
圭璧焉厥後織造內臣孫隆製清謹堂墨款識

精巧劑料極一時之選曾進尚方神宗愛重之
新安方于魯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方所纂
墨譜倩名手爲圖刻畫精妍細入毫髮程作墨
苑以矯之兩家遺編至今傳爲清玩蓋于魯微
時曾受造墨之法於君房仍假館而授粲爲程
有妾頗美麗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
媒者展轉謀娶程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
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嗾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

傳以詆方然以墨品人品論程終不能勝方耳
沈鶚部青陽造邏香草堂墨可與方程並驅近
時吳去塵頗以墨稱余在金陵見去塵墨真者
十一贋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眩觀於臨池奚
當焉

墨攷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爲隸體而墨尚矣莊子謂宋
元君將畫衆史皆至舐筆和墨漢尚書令僕丞

郎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枚至韋仲將而擣煙和
膠之法始備蕭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想
不虛也有祖氏者居易水爲唐之墨官雖他氏
之墨必藉其姓而傳之廷珪之父奚超亦易水
人也故易水之墨以父特聞若太行濟源王屋
亦多佳墨焉古法煙必松煤膠必麋角蓋墨工
之良咸粹於名山大川明興新都獨以墨鳴他
無能勝之者余嘗試賓廟龍香但馥而不黝

州都中駟也詎非珠麝浮於桐爐乎昭代硯不及唐箋不及宋即筆亦無宣州紫毫之圓雋惟墨之道超潘駕李差足為藝林吐氣余縱不工八法每遇名墨則喜而藏之雖蹈李公擇磨人之誚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洸散小溪巨細短長一如墨式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

韻石齋筆談下卷終

意林五卷

（唐）馬總輯

明嘉靖五年黄鳳儀刻本

意林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馬總編。唐書總本傳但稱其系出扶風。不言爲何地人。其字唐書作會元。而此本則題曰元會。均莫能詳也。傳稱其歷任方鎮。終於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諡曰懿。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總仕至大理評事。則考之未審矣。初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爲三十卷。名曰子鈔。總以其繁略失中。復增損以成此書。宋高似孫子略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百言。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採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槩。其傳於今者。如老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容齋隨筆所云也。前有唐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獻通考所載相同。唐志著錄作一卷。叔倫序云三軸。伯存序又云六卷。今世所行有二本。一爲范氏天一閣寫本。多所佚脫。是以

御題詩有太元以下覓亡之之句。此本爲江蘇巡撫所續進。乃明嘉靖己丑廖自顯所刻。較范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然考子鈔原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洪氏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通考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鈔出。而永樂大典有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合記卷帙。當已失其半。併非總之原本矣。然殘璋斷璧。益可寶貴也。

新刻意林序

聖人之作經也道而已矣匪聖弗經弗經匪道然則六經具存夫何言哉傳不云乎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道義乖聖人密察完會至大至正要乎不可尚已揚其瀾而覺其夢使吾道徵尊不有所待邪扶風馬總氏意林五卷裒次幾七十家爬羅采擇斷取己意特以思孟參伍其間若不知聖賢道統之自者而韓子曰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噫彼且然矣余入嘉時與二三子談經謂是書之可資也檢故篋中舊所抄本尚頗舛乖廼命黃子校而刻之夫諸子者見道有偏全立言有粹駁譬之猶絲總之以成足蹊徑之以入國未有非聖離經棼焉而叛且遠者刺經而嚅嚌之道之萬一庶其可知哉

嘉靖丙戌春二月既望北海子王大化序

意林目錄

別道藏本有高似孫序一篇并戴叔倫序柳伯存文二篇

卷之一

鬻子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曾子二卷
晏子八卷　子思子七卷
孟子十四卷　管子十八卷
道德經二卷　荀卿子十二卷
魯連子五卷　文子十二卷
鄧析子一卷　范子十三卷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韓子二十卷

卷之二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鶡冠子三卷
王孫子一卷　申子三卷
慎子十二卷　燕丹子三卷
鬼谷子五卷　尹文子二卷
公孫文子一卷　陸賈新書二卷
晁錯新書三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之三

鹽鐵論十卷　說苑二十卷　新序三十卷
法言十五卷　太玄經十卷
新論十七卷　論衡二十七卷
正論五篇　潛夫論十卷

卷之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商君書四卷
阮子四卷　正部十卷
士緯十卷　通語八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之五

周生烈子五卷　荀悅申鑒五卷
仲長昌言十卷　典論五卷
魏子十卷　人物志三卷
任子十卷　篤論四卷
體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鄒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
唐子十卷　蔡子二卷
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

意林目錄終

藝文志下十七字據公
在鬻子目下双行注

意林卷之一

扶風馬總元會編

鬻子一卷

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發政施
令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
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而能和者帝王之器
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
士則猶比肩也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
惑

昔文王見鬻年九十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
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
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
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
受其殃非時而生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
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
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
共之則商得其賓我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

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
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
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
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
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忍之須臾乃全汝軀不利
蹭蹬無為汝開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
賦斂有節

太公六韜六卷

有舉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
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案賢察名選才考能
得之也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
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
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則君安三寶完則
國昌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

鹿而天下共分其肉
太公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
聖人恭天静地和人和鬼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柰何太公曰天下有粟
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
上唯聖人能行之
冠雖弊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
口舌為衆所憎夜臥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饑渴
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

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
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
爭先登野戰則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可
乎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
張幔寒過塗泥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
好死而樂傷其將知饑寒勞苦也用兵之害猶豫
最大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
如疾雷不暇掩耳也
貪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辨言巧辭善

毁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
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
年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鄙夫鄙婦相會於墻
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云執仁與義莫
不聞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君子之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小人之遊敝乎如入鮑魚之室久亦不聞而
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就也

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
薄冰幾何而不陷乎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
地道曰方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鍾晏子諫曰斂民作鍾民必
哀斂哀以殊樂不祥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
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
屏公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

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曖曖

景公時雨雪三日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陋巷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長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

晏子治阿三年毀聲於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舉儉罰偷墮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強貴惡之是二邪毀於內二讒去於外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鬭而不勝使召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鬭曰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

入也遂大門入

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言不以財

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乎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封諸侯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

蜀郡條十二字藏本在上
子曰下作小注

遺行也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
悅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還
其化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背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之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君子不
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
水君子溺於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偭其
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君
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孟子十四卷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
之況虐政乎教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諺管

晏子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大釜屋則易政

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揠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
苗則槁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景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
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
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以援

以手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文字藏本作小注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于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
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蹠之徒也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為暴
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愿亂德
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管子十八卷

倉廩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野無

積草府無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觀其交游則賢不肖可察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
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金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
比赦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惠者民之仇讎法令民之父母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

有事一月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朞年不聞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寡人汙行二不幸好色姑姊有未嫁者三不幸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唯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

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淖而清其民輕果好賦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姑秦水泪而滯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簡易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先王治國威不兩措政不二門有尋尺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也

桓公問廢吏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圉人唯賦馬棧最難先搏曲木則直無所施先搏直木則曲無所施

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明主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爲本事楚王好小美人省食吳王好劍國士輕死故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工女靡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

蛟龍得水而神生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衆士不厭學故能成聖

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王但鑄錢於莊山往楚買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

而獵鹿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楚降者十分有四

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非其卿民衆而不親非其民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公但諾哉耳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多言數窮有禍患不如守中聖人後其

身而身先（先人後己天下之先以官長也）外其身而身存（薄己厚人人愛之如父母養之如赤子故身傚而長存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貪欲傷神）

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反驕恣必被禍患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德化……）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公正下無私邪）曲則全（曲己從人則全其身）枉則直（枉己從人久自得直）少則得（受天道……得諸多謙）多則惑（財多學多者惑於所守）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知足者富（知足之人常保其祿富也）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於天下故長壽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令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富以道……無棄民……）故立天子置三公（欲化善人也）不報怨以德（……）圖難於易（……）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不足名為道）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暗昧）

無所見也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纇（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多比類也）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廣德若不足（廣德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也）物或損之而益（……）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不出戶以知

天下（以身知人以家知家）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同……）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為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日以益多也）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以消損情欲文飾）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為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閉其門（門口也口不妄言）終身不勤（終身不勤苦也）開其兌濟其事（開目視情欲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善建者不拔（善以道建身……）

國者了可行以引而後之行以者不言行也其言者不知多言不及患

也其政悶悶政寬大悶悶不明其民淳淳民淳厚其政

察察政急察察其民缺缺民缺缺日以薄生

也直而不肆也光而不耀深根

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鬼不能干其神不傷人

不干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其

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以智慧治國國之賊之必背

道德妄作威福乃是國之賊不以智慧治國國之

福

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天之

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鄰國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知者不

博博者不知

荀卿子十二卷 五十二篇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君子居必

擇鄉遊必擇士防邪僻也

肉腐出蟲木枯生蠹驕慢在身災禍作矣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動靜皆可法則

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四寸耳何

足以美七尺之軀夫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

及之窮無窮極無極也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不輟丘山崇成

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

是也

天不言人推其高地不言人歸其厚四時不言百姓

期焉

與人善言暖若錦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

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

天行有常不為桀亡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智埳井之蛙不可以與

東海之樂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

鳥獸失亡其匹越時逾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號躑

蹋踘踦跌後失何況人乎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舜及賢者不然

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辟請作蘭陵令因家焉爲李斯師後卒於蘭陵

魯連子五卷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百足之虫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

不知宜與不宜猶以錦純縞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

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齒堅於舌而齒先弊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星見而黃龍下祥鳳至而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illegible]其夜光山崩水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水濁則魚喚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

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

臯陶喑而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則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員也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不貪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

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

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一淵無兩蛟必有爭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欲來鳥者先樹於木水積魚聚木茂鳥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

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餓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雞搏狸

治不能銷木臣不能鏤冰

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位貪祿欲爲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覇王之道捉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積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伏也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生塵垢

鄧析子一卷 二篇

劉向云非子産殺鄧析推春秋驗之 此條當本篇目下注

務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

君有三累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疎親臣有四責受

重賞而無功居大位而不治爲理官而不平在軍陣而奔北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民和則輪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輿奔馬折策敗輪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

之敗唱和不差者其利同也故體病者口不能不
噎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自見則明借人者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者則聾一言
之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之急駟馬不能及
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負重而履冰
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
范子計然十二卷范蠡問計然陰陽曆數也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
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顯諸侯陰

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
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
喙不可同利也
捲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
誤中耳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胡非子一卷
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徒獵之勇也負長
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涉

危聳立四顧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刺視
必殺此五刑之勇也
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
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
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
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
君子自難而易衆人自易而難
譬龜先灼神蛇先暴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

禮哀爲本焉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
染絲然人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紂染崇
侯也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
兄而自利非兼愛也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
室以利其室亦能兼愛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
深則通於泉
諸侯不得恣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三公不得恣己爲

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下政之
斷指以存脛以免於身者利
君子如鍾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
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
墨子墨子曰汝聞魯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
子嗜酒不肎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
沽酒葬父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
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
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
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
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邪強自力矣甘瓜苦蔕
天下物無全美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
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纏子一卷
纏子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
而謬其行該謬則雖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

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
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子重之
董子曰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
應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
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
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
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
聖人

有踈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
不絕賢者欣之不肖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
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水積
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
焉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早增來益榮辱
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
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
不重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能自全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自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

堯瘦舜黑皆為民也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不安者有罪農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

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盛德也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黑白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車輕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剺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劉向序錄本在篇目下作小注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韓子二十卷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救之

不及

臣所以難言者滑澤洋洋見者以謂華而不實敦厚祇恭見者以謂虛而無用省而不飾見者以謂訥而不辯激忽近親探知人意見者以謂譖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用臣所以為難言而患重也

二柄刑罰也虎所以能伏犬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大斗斛施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得之

韓昭侯醉甚而臥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以典冠侵官侵官甚於寒也故明主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無當則罪

晉美病形皓齒損精去甚去泰身乃無害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物有所[illegible]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失上失寸下[illegible]不可不慎託宴處之娛樂醉飽之[illegible]必聽也

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竊駕君車君聞之曰子瑕母病而矯駕孝子也與君遊果園食桃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及其色衰得罪於君君曰是矯駕吾車者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與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賈非有仁賊利在其中相愛者則周比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誹誹譽交爭則生亂安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業

雖危不亡若捨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爲也害國而利身君不爲也
譬之如水弱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
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遂縱馬從而得歸
桓公伐孤竹行出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
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也

置猿於檻則與豚同勢不能逞能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耳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
舜爲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齊宣王問[redacted]倩曰儒者鼓琴乎對曰不也琴者小絃大聲大絃小聲大細易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爲
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乃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吏乃捨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客金以明察之
僖侯時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礫僖侯曰有人欲代湯者文公宰上食肉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汝使我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烘炮肉盡赤而髮尚繞

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

齊景公惡仲尼爲魯政梨且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遺魯哀公怠於政仲尼諫不納而之齊

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爲最難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鬼魅無形像也

冠雖穿决必戴於上屨雖五采必踐之地

以骨去蟻蟻愈多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多如何管仲曰君勿聽人人有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稅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

晉文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衆我寡奈何對曰若其詐之又問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與楚戰大勝而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也

古諺曰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

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也

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矣

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

饑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多少之心異也

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

意林卷之一

意林卷之二

扶風馬總元會編

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鬼者歸也歸其眞宅（歸眞宅太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惧不入其胷中禽獸之智亦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鳴侶

宋人養狙號曰狙欲與芧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而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惧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焫飽夢與饑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禮合於神心合於無顔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辦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

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日將眇者先覩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故物不至則不及

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荆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菌芝生於朝死於晦蠓蚋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越東有輒沐國生長子則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妻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去人遠一兒曰日初出遠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爲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凉凉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爲近而熱遠而凉者乎孔子不能决小兒曰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無一焉痛疾哀苦居其半矣復耳目之觀聽惜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縲梏也（劫能使逸累能使……）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孔子之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薄可以免乎

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矣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相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莊子十卷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智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取其寂寞無形耳）

大智閑閑小智閒閒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此自是而非彼彼非自是而非此與彼各有一非於體中也）

可乎可（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不就利不違害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夢寐之事變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則無以異於寤寐也）覺而後知其夢（當其適無不足也何爲生而憂死哉）

方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莊周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有限之性尋無極之智不困哉）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也）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死理當安）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哀樂生於得失也所措其間者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何如（卜人之性引之則愕已縱之則亂邦其無度）伯玉曰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和而不逆）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為別功無用則自全其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者之所愛死者之所惡故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德者乃誠忘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所遇而安）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其心志（所安而志也）其容寂（寂然無為）淒然似秋煖然似春（殺物非為義生物非為仁也）役人之役適人之適（殉彼傷已為人）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善惡兩忘生死一也安知堯桀所在）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生死變化）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謂之得所遭之時謂之失）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能違陰陽之變晝夜之節也）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足而相忘天下莫不然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

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之坐忘至

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無傷物來則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心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
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
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
下此數者事業不同殉身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
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
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不同亾羊均也伯夷死名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雖不同
其於傷生殘性一也何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至於
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不自見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
得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
同爲淫僻
純朴不殘孰爲犧罇白玉不毀孰取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朴以成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妄意室中之

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不爲盜資也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
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
矣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愼汝内全真也閉汝外守其多智爲敗智無崖故敗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
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
子貢教漢陰爲圃者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于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
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羞而不爲鄙求可功
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
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

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illegible]不寐砅惕（物惕物）斅（大雄也小也）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illegible]而黑平易恬澹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illegible]其德全而神不虧矣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生）不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無物之觸）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道無終始物無死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為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以十殺一人使大畏之至[illegible]之害而[illegible]畏）

以之斷志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以
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將何處焉莊
子曰周將處夫才與不才之間似之而非也故不
免乎累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王孫子一卷

意林卷之二　二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然尊生者雖富
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
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人於
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
所以用者重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
重哉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故不
受也

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
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退有愧色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已者失之而不懼行修
於內者無位而不怍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
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智者詠之武者遂之仁
者居之古之道也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比其類我享其利非廉

意林卷之二　十二

也搖唇鼓舌擅生是非好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
之也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
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申子三卷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學本黃老刻無恩非
霸王之事三寸之筦運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
天下治

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

一臣專君群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

鬻子十二卷名熊學本黃老翻鑄注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識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

離非不相愛利不足以相容也

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有怨者必先作具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於秦始皇之世

丈夫恥於受辱貞女羞於節虧

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曰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爲將軍痛之今願得將軍之首與燕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丁鴆切其胷數以

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伏尸而哭函盛於期首與燕地圖以獻秦武陽爲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皆素衣冠以送之易水之上荆軻至咸陽秦王大喜見荆軻軻棒樊於期首柙并地圖以次進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荆軻顧笑武陽前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圖進之荆軻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

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秦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

鬼谷子五卷（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氏書記之也鬼谷子言遠通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不滿）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先後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

或逢聞而相思或前進而不御

世無常責事無常師

抱薪赴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也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巧也

牆危於有隙木毀於有節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累去則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尹文子二卷（劉歆注）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匠不貴獨工貴與衆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不慎也

公孫文子一卷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檝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
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
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
益於觔而氣不利
陸賈新書二卷（大中大夫陸賈也）
陽出雷電陰成雪霜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
考之於近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
辯爲智者通

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文公種米曾子牧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衆口毀譽浮石沉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
犬不夜吠雞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落若
無人閭里不訟者老不愁君子之治也玉斗酌酒
金梡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已也
鼂錯新書三卷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衆亂今之所加莫
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

善爲治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
上及飛鳥下及蚰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
地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
一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
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寒者利短褐饑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
而觀其政是故勞民易爲政也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如身使臂

臂之使指天子如堂羣臣如階衆庶如地若經制
不定猶渡江無維檝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
林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
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不如定地勢
使無可備天下一道也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
也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
軍旅之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
以正朝廷之言和以序祭祀之言併聲氣軍旅之
言悲不足喪紀之言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楚
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翦采椽
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怍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
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
惡不如不見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
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

亾國之主則可化成賢主也
水出於山而歸於海爲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
人謂兎絲無根其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磁石召針
皆相引聖人南面立則天下莫不延頸周文王使
人相地得枯骨令吏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
賢矣澤及於枯骨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而相遇
飲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
骨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
不如吾子也是至美不知此惡愛子不知其醜也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
乎海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
趙襄子攻翟勝方飲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
日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亾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
憂所以昌喜所以亾
管仲得魯所縛車載之使役人送于齊皆歌而引
車管仲恐魯悔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
我爲汝倡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
謂能因矣歌役人得所欲管仲得速也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
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缾水之冰知天
下之寒嘗一臠之肉知一鑊之味有人方且過江
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善遊其父
雖善遊其子未必能耶楚國之政有似如此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
周旦云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
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
樂羊子伐中山歸而有矜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
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一寸之書亦止何須兩

篋

人騎騶走則人不勝騶居於車上則騶不勝人

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

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十里之間耳不能

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

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

哉

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騶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

託於騶

夫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

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懽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

淨者縗絰之色沸然充盈者兵革之色

清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

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

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更買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

之本在身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

骨節蚤成身心不長

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

甚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

子不肖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

乎戎夷嘆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

子乃活

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

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晏命有

所懸矣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

則相應王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

爲蠹水鬱則汙國鬱則萬災聚矣天爲高矣日月星

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水泉草木毛羽

未嘗息也

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

易衣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趨利俗此亦不知所爲

也

黃帝之貴亦此堯舜之賢亦此孟賁之勇亦此相玉

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辯者

似通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聖人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冬不愛翣也清有餘

火燭一隅則半室無光

淮南子二十二卷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犬捶提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任教者勞而無功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道者一立而萬物成聲者學歌無以自樂

冰迎春則釋爲水水向冬則凝爲冰

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鈎仁義爲餌投之江浮之海萬物皆得

歷陽之都一夕成湖

越舟蜀艇不能無水而浮烏號弓溪子弩不能無弦而射

人主誅槃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虫螟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鼈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夭人是也

晝生者類父暮生者似母

勇士一人爲三軍雄

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食之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天地雖大可以短長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曆知之

蒼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

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捭梲而欲狎犬

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假游而絕江海

任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

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爲之者不難

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可棄況彼人乎

十圍之木能持千鈞之屋非材巨細所居要耳使孔

墨爲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聖人之道若中
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諭情也

慈母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

及其用力賴其功如失火舟中矣同心救也

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鍵則不可閉故君
子所須要也

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絚小絃絕治國者若設網引
其綱萬目張

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

子路以勇死長幼以智困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
不濡不可得也

廣廈宏屋連闥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叢
薄人入而畏鳥入之則安深溪峭岸峻木尋枝猨
狖所樂人則慄也

翱基凡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

戴冢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強哭者雖戚不
哀強歡者雖笑不樂

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綺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
芻狗爲事以祭土龍事以請雨

伐豫章或爲棺槨或爲梁柱亦一木也

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

客有見子賤子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
交淺而言深是患也語不稱名是反也客一體耳

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此説之異也

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
配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之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
騏驥千里而一日駑馬十駕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
專恃

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
姦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
騖千里不能改其處

趣舍禮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東扣
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賣薪湖上不
鬻魚者有餘也

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

叔向云墨者曰㺭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
楚王悅之物固有近而之遠遠之而近故大丈夫
行不可掩

未得獸者唯恐創少已得唯恐創多

古之昏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瞽叟而娶非禮文王立伯邑考非制禮三十而家文王十六而生非法

爲上尚利其心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未可非循俗不足多

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家異業皆務於治

盲者行於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向者無所不通也

父溺則捽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貪生畏死惑於畏死而反生也人之嗜欲者亦復如此

醉者赴淮以爲尋常之溝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酒濁其神也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帷蓋蒙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者死葬之以大車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

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雷之擊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廣澤平原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爲其賞信罰明也暑不張蓋寒不披裘古之善將也軍適井而後飲軍食而後食所以同饑渴也矢石所及之處所以同安危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膠漆相抱不得其本也天下莫相愛於冰炭冰炭相思冰得炭則解故得水歸其本也

牖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爲莫乘而不浮人有嫁其女而教之曰慎無爲善女問其故曰善尚不爲況不善乎

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

狐白之裘天子被之在狐計者不如走澤

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披羊裘而負薪其可過也衣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

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

非禮而祭譬猶躶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

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盂貴之目大而不可不畏嵩西施之而笑而不可不悅

回汙無異泥

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
人郢人買屋棟與之車轂大雖可而長不足
孕婦見兎則子缺脣
文公棄荏席後犯辭歸晉文公棄席之黑者前故舊也故咎犯辭去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梨橘棗栗不
同味皆調于口
一蒸不足以見智一弦不足以見悲適腹不思父無
愛心也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釣者靜之罛者動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道異得
魚一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
中夏用箑至冬不去衣裘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變
也
靨輔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為被外則宜於衽則羞
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抽兎絲死
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鳴鶴千歲亦極其樂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明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披裘救火爨瀆止水乃益多也
戟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人得鏡
則以蓋卮
耄八眉壽也
人有嘗狙召鄰鄰者以狗實之後聞其狙嗥地
吐之未始知味也
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
曲未始知音者
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為其殘桑雒稻
熟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

屠者食藿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居狹
廬舟殺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
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意林卷之二

扶風馬總元會編

鹽鐵論十卷並是文學與大夫相難

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實貨絕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欲

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治其功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啟治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鑄大鐘而不能自作一鼎盤盂

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

玉屑滿篋不成其寶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

有粟不食無益於饑睹賢不用無益於削

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

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治

諸生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加今人堅額健舌或以成業

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富者以財貨宦垂青緄環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之難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

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

說苑二十卷劉向

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

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爾君王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

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

晏子侍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厨養之臣社稷之臣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驕我也我

能弗畏乎終不受

夫仕者身歸於君祿歸於親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人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絶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纓絶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後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驊騮騏驥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嬙西施

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疎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

國有五寒涷不預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嘗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
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
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翮
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惡人者多
得不恭乎
歲饑民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
而不敢言此大患也
善夜居者不能早起感於彼者甚於此長於左者短
于右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飛鳥愛羽
虎豹愛爪所以轉身也
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靈臺者積神也神
靈者天之本也
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
以華國不聞妾與馬焉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
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尚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
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
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
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彌寡水所以載舟
亦能以覆舟
楚丘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
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趂馬逐鹿搏虎吾即
死矣何暇為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
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
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蔂操畚
入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効力焉臣聞天去地

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
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趾王宜起兵伐
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
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
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嗜
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
食魚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
反因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
鑄庫兵以作耕器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

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
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揚雄撰 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亦顏之
徒晞驥之馬亦驥之乘
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
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
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婬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
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不屈其志不辱
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揚雄撰 范望注
鷹擧于林獺入于泉鳴鵠在休笑彼衆禽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德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
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霸王
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
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
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國王不成亦可以霸
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
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藏夜光未
足喻也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勿
用也
賢有五品謹敕於家事順悌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
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
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
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疏殊
於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

不能廣聘俊士使著書作書太史公不與掌書記
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般之
三仁皆暗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
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
罫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
楚廣地道中計塞城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
臨越守邊隅趨作罫目者也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
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
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
知瑟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
賢也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
尉孟孫往泰山失祠道過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
智陳平酈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
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
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
吾畏子也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
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宜

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長食其
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
大慚自悔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之言益
於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
龍無尺水無以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
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
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
聖人也

畫冰鏤冰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
置之者並至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殞其年也余少時見楊子雲
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
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氣病一
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左氏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

舉綱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亦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

昔神農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

窮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遇與不遇也

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任練素

絲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忌彼勝己

也玉變作石石化作碌毀謗使然也眉者歸之於天

取富貴若鑿渠伐薪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勉已勤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多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千里馬氣力自勁頭目蹄足自相副

魯城門朽頹欲壞孔子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則不幸

慎墮一器酒樂不入……不含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於平原沛公初起相攻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於國物命繫于人

齊人紓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戇敢四國之民更相出入

張次公娶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

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令有觸

犯者命吉凶之人也按相蹠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當餓死鄧通當貧賤此骨節皮膚各異也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乃生也后稷作兒以種樹而戲孔子能行以俎豆而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非善教長大乃成就也

蚊蝱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蝱有勢也十圍之牛爲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爲越僮所鈎無便也

紂糟丘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行肉百二十日作一月按紂或是覆酒滂沱於地因名作池釀酒作糟因名作丘以酒作池以車行酒以肉懸林因謂騎行炙男女裸而相逐林中奔走侍者悉之故言三千人實非也

町町若荆軻之閭言秦王誅荆九族裏其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按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幸梁山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傍荆軻之里必不盡誅也

魯班刻木鵲飛三日不下機關之發去而不還此恐不實

孔子遊説七十餘國按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絶糧削

跡於衛伐樹於宋不過十國

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禽息碎首薦百里奚於秦繆公恐其叩頭流血謂之碎首

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增益也恐紂不懼耳若天下皆叛紂亡即當時瓦解不應與周戰血流漂杵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按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子貢何敢言勝孔子意者恐子貢涉顏淵故此問之抑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
貨之作槨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賻傳館不
賻未亂制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
父子之禮不貸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仕乎
伯夷叔齊爲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
也豈得稱賢人乎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
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
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按共工有力折山戰何不勝
女媧能以石補天當是玉石耶天本以山作柱鼇
足何能柱之鼇必長大則女媧不能殺之必被其

所殺何能補天天門在北戶在東方地最下者揚
兗二州洪水之時二土最被水害天有日月星辰
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俗理上向天文下
向合氣而萬物生焉天地夫婦也天南方高地北
方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形若倚蓋
蓋倚地則不能運邊之樹然後能運日不入地譬
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千里則不見非滅也日亦
如此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
則作霜溫則作雨寒則作雪
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並窟驅馳日以

巧進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
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日
見而手狎也
朝廷之人稱幹吏者以朝廷作田畝以刀筆作耒耜
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見知曲折
愈於賓客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
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胷中無學而欲
求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見驥
足不異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

恬虛無食餞者不顧胷虛無懷朝廷不御麟生之丈
史班固賈逵揚雄傅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也
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傳能
奏記者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
過三十歲大如錢蓍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
生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蓍神龜也楓桐之樹生
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剛樂後榮強勁可作車
軸
湍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石重而沙輕大儒
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

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
人不能知天

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旱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
來兵

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而
相應者識其主也

東風至酒湛溢按味從酸東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
將有赦獄動感應也

蠶合絲而商絃易新穀登而舊穀缺按子生而父母
氣衰

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迎水動作魚詔之頃並來
會衆上龍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少正卯在魯與孔
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知孔子聖
也

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令皋陶
陳知人之術

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曆數自然耳猶慈
父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

人賓鵠賤雞者鵠遠而雞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
人不畫秦漢之士尊古也楊雄作太玄法言張
伯松不肎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楊子
雲在伯松前以爲金匱矣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
亡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
必亡周人諱其事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
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文章載人之
行傳人之美豈徒弄筆墨[illegible]哉

人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精
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吾言死者無知聖

恐開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其實無知也

子曰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夫髮白黑不由沐
耳使嫫母子日沐人能愛乎使十五童子卯日沐
能令白髮乎

子路見孔子豬肩牛脾可以得兆何必蓍龜孔子曰
狐疑之事當問蓍龜蓍龜者未可神也取其名耳

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蓍蹈龜曰枯骨死草
何能知吉凶乎

商家門不宜向南徵家門不宜向北堂盡南向何不
擇也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
子自云秦王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後秦王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
後仲舒論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孔
子前知千歲也
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
者中也周者至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知屋漏
者在宇下知政安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論衡者銓輕重立眞僞非苟論文飾奇辭所以弘世
俗也

正論五篇 崔元始
見信之臣括囊守祿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
縱弛於上智士伊鬱於下
夫君政陵遲如乘敝車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則
接之緩則楔之可復新矣
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愿
之譽絕比周之黨必待聘[illegible]而曰魯仲尼鄒孟軻
不可得也 [illegible]
闒王不成[illegible]猶足[illegible]將如何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彫鏤
女工投杼而刺繡
上行下效斯謂之教陳兵策於安平之世譬令未病
者服藥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
力就弟強貸此不當也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事梳櫛而求髮治不可
得也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illegible]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

書但掛壁
洗濯民心澣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 王符節信
仁義不能月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世之疾此固已久矣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
嬰兒病飽貴臣傷寵[illegible]人君過於驕
臣
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

醜治好亂也

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病非無
嘉饌病不能食至亡十死國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
速亡理不得其賢猶治病不得其藥治病當得其
人參反得蘿蔔服之增劇非藥無効也

先世欲赦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隅咸云當赦是
謂天赦遂乃施行

孝明帝嘗問曰今旦何故無上書者左右曰為反支
日也帝曰民廢遠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
無避反支此明王謂民愛日也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
與民同之排擁障風探沙摧河無益於事徒自弊
耳猶大命大將掃除醜虜而州縣與兵不息也

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滞虚者補之實者瀉之猶
邊境犬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

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
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
由宅矣

李勝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遊西海忘歸徐偃作亂
造父主御者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因

以得民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人情也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交上有稱舉之
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
有假借之損

夫官人有跖之惡結駟過市士以謂榮況實有盜乎
處子有顏閔之賢被褐造門人以謂辱況實有損
乎故富貴易為容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
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
謂之倨傲數謂之求食空造以謂無意奉贄以謂
欲貸恭謙以謂不肖抗揚以謂不德此處子貧賤

之苦酷也

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君上治世先其本後
其末慎其心治其行則姦慝不生 古剌著三皇五帝
多以伏羲神農為三皇其一或云燧人或云女媧或又聞古有天
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

意林卷之三

意林卷之四

扶風馬總元會編

風俗通三十一卷（應劭 三國時人）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頊信也嚳考也堯高也舜推也修也言推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謚云夏禹殷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伯者白也長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霸者把也把持天下之政

按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牧守長不亙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二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况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

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類婢者卑陋

里語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况在今時耶

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輛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燔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道幾湮滅矣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曰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諫楚千金賂二踈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不養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時民生二子與之餼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之有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因名子同生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封太山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方之內莫不臣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二十七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太山者云無金篋玉牒探壽之事

東方朔是太白精黄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
又生於越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鴟夷子言其變化
無常也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
神耶
彭城元服父伯楚作光禄卿於服生子自謂年長不
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
作字按元服名賀毋汝南人祖名京作侍中安帝
時元服百官來賀而孫兒生喜其嘉會因名作賀
字元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再娶臨終敕
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

若無知只爲煩耳清高若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
作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
書郎有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即遣兒往迎喪叔漢
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
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
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
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
加爲詔書還錢復本官
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聚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

棰二十又懸足指遂致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
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
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
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
屠兒弊衣繿縷持刃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
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
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
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
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明矣豈

得養他人子乎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
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
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
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
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
知產期至俱臥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
爭三年不決丞相黄霸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
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把持甚急兒大啼弟婦

恐傷放之長婦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
即劾長婦果然伏罪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功定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堯也堯樂曰大章章者彰也帝嚳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高帝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載芒角而生也宮者中也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聞宮聲使人温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好禮聞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羽聲使人善養而好聞琴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弦象四時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師老故三稱祭酒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列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如信者其恩德可信杖也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故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疋

禮云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諫辭亦曰不肖

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

彭城孝廉張子嬌議云劣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illegible]

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風師箕星也王褒揚

能致風氣戊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祀於西北

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衆莫若水故雨稱師丑之神作雨師故己丑日祀之

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皆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京師有胡服胡帳胡牀胡箜篌胡笛胡舞按董卓時兵填塞是也

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公卿倣效價與馬齊

桓帝世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梁冀欲樹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于獄

中呼號路是如鈎梁與如弦李門
按世本鮌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
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
菀菀蘊也薪蒸之所蘊積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郡
者羣也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
方以郡監縣縣平也
傳舍按使者傳言乃得舍於傳也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字居近城門
也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
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夏獄曰下臺周曰囹圄令人
思愆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因字
罪人罹諸圖土故因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
苦憂之秦皇謂辠字似皇故改作罪
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
倫嚴科絕之
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
堅曰此狗喻人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榻上
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挂其耳矣犬

復與人竊前畜火鄰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
不煩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
商君書四卷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螟
蟊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乏食今一人耕百人
食有甚於螟蟊矣
農者少而遊食遊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以強
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肢
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乃立君
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
及今未嘗有也
使民戰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
聖人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
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千立防以隄
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千
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老無帛不績者凶無縗君子

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主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凡人朦朦冥冥學以啓志行以處身進於道則成君子非於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刑傷
皎皎練練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漢家窮天涯究地𠩄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祗負來貢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赤如雞冠黃如蒸粟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積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精

潛藏
天以仙人曰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夭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
桀紂躬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舉猶朽林枯樹逢風則仆
明刑審法驩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加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 姚信

孔子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絲俱生於蠶銅都出於石作緇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鍾則大
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投練匪湯不錦人性推移蓋比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孟軻驅世事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於桂宅

通語八卷

輪者車之跡檝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
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番忠乎荅曰单車作討賊之斧直陷非亂世之資知其忠不如其智也才貴精學貴廣博勝文
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幾也

抱朴子四十卷（外篇二十卷 內篇二十卷）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漢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焉
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詠嘆猶人不學仙也
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虫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坐塚中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塚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
湯師蜘蛛而結網庖羲堯觀蓂莢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瓊芝
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農夫得彤弓以驅烏南城得衮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也
世人唯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新斧斤以日用速敝
朱顏紅膚或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龍淵以靡醫常
井蝟浮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董蒲枚鐵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而新[illegible]之職[illegible]風起則裘鑪

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以
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
仙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千歲燕
窠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
絕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
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餓死有老翁
今食松實遂不復饑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
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善圍棊者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人之
名
彭祖自譽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
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
有人見于流沙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黃庭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
一步去死轉近
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
寸住金樓玉堂
雞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寒丹
以息漏伍員以止沸不可得也
大廈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流滔天伐舟於長川則不
及矣
臣猶手足股肱執熱不得不濡
舟敝將傾非細纖所綴舩而漏將非撓壞所遏
劍戟不長於縫紉可以制割牛馬錐鑽不可制割牛
馬而長於縫紉材有大小不可兼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
當殺不殺大賊乃發錯端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
乳指掌可縻及其乘衝飈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
雖知勇不能制也
棄轡策而乘奔馬涉險途捨楫櫓而泛輕舟於江海
豈不險哉

金丹不能淩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籍或父兄貴顯門而
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
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諺曰古人欲達勤誦經今
世圖官免治生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而不
心揚雄所識明鏡處則倒冠見賤和服則曲影覺
罔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珍者必拾滄水之明珠寶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蓮
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建瓶而萍浮直繩枉

木之所憎清公姦惡之所憎
文王之接呂望柔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
孔明雖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鞄壁媒傳者不必
賢形氣抵狎者不必愚
向也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酒如憎大病則無荒沈之
咎矣民有穴地而釀酒者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
令絕乎管輅頓傾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雄酒不離
口而太玄乃就蔡惡者如肖虫之赴明燭學惡者
如鮭操之慕蟻風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低眉屈膝

趨步家貴毛成躍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猥瑣
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臥於道側簡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
慕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載叔鸞阮嗣宗也達世
所貴則蹇驢蒙而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奔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
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瞻
而不可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

刀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拿
器自鳴及焦釁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衣裳者謂泣軍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余嘗聞稽生曰左太沖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
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
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
而掩衆人之目耶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蝣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蜉蝣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五嶺無冬殞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炙鼓使鳴絃絃令悲賓使鼓速穿絃早絕瘡刀殺馬立可驗也

黄帝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作黄帝之像帥諸侯奉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

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藉見異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

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潢汙也

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覩此二人乃徒儒

雅之士文章之人也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illegible]鞅仁義纓[illegible]禮樂

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史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

上世之人冰霜結而不寒賓燧絕而不饑

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illegible]例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性質拙易冠纓垢弊或[illegible]衣大帶或促身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之士因以爲書名焉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投親族不闚碁枰蒲見人博弈了不觀之其年十五大作詩賦句詞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序云缺欲亦在篇目下作小注

[illegible]

序云條數亦在篇目下作小注

意林卷之五

扶風馬總元會編

周生烈子五卷

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榦桓仲尼作師識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賢哲不可以色貌詭之猶張羅恤鳳施穽誘麟

伯樂相馬取之於瘦聖人相士取之於疎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大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晩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貪求名恭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荀悅申鑒五卷

序云六道本仁義五經以經之群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又申之故曰申鑒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明大夫爭名此亂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訕下作能以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三曰致武事四曰禁數欲

秦之滅學也書於屋壁義絶於朝野學聖不至聖可以盡生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

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

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商山乃知穢妄者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于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昌言十卷

教化以禮義爲宗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平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illegible]小[illegible]者有同氏已來載籍具矣

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悉鄭衛之聲入則騁於婦人而不反出則馳於田弋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

建旗伐鼓偶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知變法駕諸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董賢之於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實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游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於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大醫莫能治也同於我者何必可愛異於我者何必可憎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汝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閣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殼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詞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疏濯胷臆灑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而不可汚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繼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幽暗則巧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又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反

事君不為君所用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未孚也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於臂長毛羽於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燕寒而餞則引日多溫而飽則引日少

湯契後秦益後徐即皋陶子也

典論五卷魏文

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子於陽城

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事見史記

應瑒云人生固有人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虚稱善者道之母群行之主

序云倭邪穢政變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夷吾奢而飽叔儉此其志不同也張敞潔而陳遵奢此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謂已勞求其謂已死求其謂已生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受封其妻泣於內恐琰富貴更娶妾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鍼於杖端有醉酒輒以鍼刺之驗其醒醉

余喜彈棊略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世安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

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寵忝當上嗣發憤懷瞰上疏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

鄒子十卷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於數也薄冰當白日聚毛遇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麥虫在麥則生在芥則死非麥仁而芥賊失於本不可也

諺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君子表不隱裡明暗同度

貧窮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勝於天下而德侔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

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 劉邵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群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任子十卷 名奕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善能歌舞怒能戰鬬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道德之懐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廻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郵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能唯聖人能節之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寛水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罻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蔣論四卷 蔣濟 [illegible]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考實排行莫過於鄉閭校才選能莫善於對策

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

體論四卷 杜恕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纇

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濆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夫行者榮辱

之皂白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至人之治也處
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德於不止之
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於必
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

起性疏情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
喪在禮多愆老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
朝友人問余志余荅曰見大臣論議或賞甲者乙
所親或賞乙讒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
耳

傅子一百二十卷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士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
之心（首句人須貴宅可資衛不可倚也）

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
堯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
哲之事猶夜行瑱珠玉也亦灼然矣蜘蛛作羅蜂
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人而無驕猶衣服之無綏食味
之無酸醎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

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
勿舉生女餔用餔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楨柱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變金落
下

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字德淵）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

蠶雖陋子衣性高崎隱耀深林不食淫穢

內清外濁弊衣裹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堅者亡蝸強者折大健者蹶大利者缺激氣成化

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動則虎發靜如龜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

將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遠之故人喜[illegible]不若[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非雖難也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族叅在旧良苗無所措其根佞
邪在朝忠直無所措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孫毓字[illegible]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知不教則不達
學猶植也不學將落
寄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容者寒暑
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容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美鄉方三

千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 字者孳乳而生
徐幹中論六卷 任氏注 徐幹字偉長作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而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
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君子不
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
人之涉世譬如奕碁局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
唐子一十卷 名滂字惠潤生吳人元年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

累學之功也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
則不敢行行非輿則不可步有父不能孝有兄不
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兄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
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荅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
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
矣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
察百步也

君子守眞伏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耻幽垢之謗
猶傷體毛耳
鷹隼群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脂粉
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
自防
君子不以昬行易操不以夜昧易容夫自有高世之
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群之節必嬰謗嗤之患白
骨擬象魚目似珠遥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丸耳其作不可見
其端不可覺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欲

纂至之策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佐鬭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不可得也

顔彥先難云有味如醨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
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
紵裘不欲綈而麻裡猶論者寧價於辭不價於理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
一仞衆行之美備矣

鍼雖小入水則沉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

伊尹呂望傅說箕子吳季札柳惠顔淵莊周阮籍易地
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
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
大賢其惟阮先生乎按其書晉人也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可
得也

諺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
強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
而礪鉛刃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
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夫文彩之在
人猶榮華之在草

天地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救
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
肉刑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
生育也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
歲生二千人

今有弱子當鬭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
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
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羲曰禁馴駒以緌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刻民以輕
刑亦如死也

但知管子借耳於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
目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

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還母尸三男
子於市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
立法令者亦宜舉要

禮云繼父服齊衰

傳子曰母捨已父更嫁他人與兄父甚於兩絶天也
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

曄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餓少固非孝乎

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同
之一日餓母也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
糧絶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
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
文舉曰管秋陽受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
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
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
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
鸚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
楚師而欲食五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
者乎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
之放皆不見本也止響以聲逐影以形聲爭流蕩
不知所止也

傳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
之徒也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
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
薪而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群羊何隔憚哉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起滅吳已後乘輕舟遊
五湖令人寫其狀恒朝禮之列仙云徐人也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
固漢書因父得成夫孝莫大於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
和養形者不失其敬割地利已天下辭之推心及
物天下歸之以信傲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
子疑之兄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
名也在乎仁義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君子嘗其宗而後學明

其道而後行或云玄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若[illegible]
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吾觀班固漢書論國
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
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
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
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面岐
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

乘車而俱至泰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堯欽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
之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度淵者終世不知
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漢世賤輜車而今貴之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綵謂之繡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漢高祖度濶而綱疎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
而綱密故後世守常而禮[illegible]魏武帝紀亂以尚猛

天下修法而貴理
形自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
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
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荊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
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於一
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作鴻鵠二漢之臣煥爛如

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
勢使然也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
男女變化何從於野衛耶
豈有太乙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
之室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
積功興業事得其宜入無遺力出有餘糧知蜀本
弱而危故持重以[illegible]之
指南車見周官亦[illegible]子先生作辯上下者莫正

乎位與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
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
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
而天下之惡皆除矣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
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因
典之隳猶儀之不建名理廢也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名進士
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
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

而敎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
各有所能攝大廈者先擇匠而後揀材治國家者
先擇佐而後定民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
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錢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天子之宮莫害於女飾盈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
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鑄石作虎碑虎崇偽陳於三衢
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摧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
以興治豈不難哉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
定位而卑不敢逾高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
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
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
惡事遠之唯恐不遠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
兒爭之者分未定也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

亂鴻毛乙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
而浮者託舟之勢也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
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川傾
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
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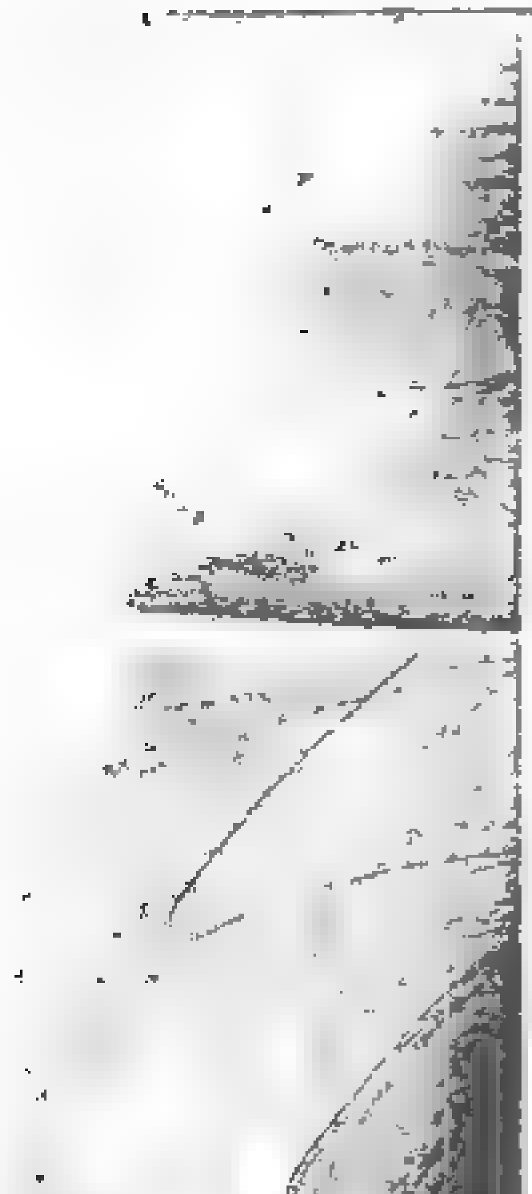
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

不憎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
而犯上饑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
其衝者摧植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
誰禦之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
吳起吮癰書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
利相救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
反天地合而通焉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才
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
瘵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
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
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利如激風之至暴而之集不論是非不議直曲期於
不窮敖放必勝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
言辭捷給而奏善人也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登

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
非旌色益明鐸聲遠長所托得地而況富貴施政
令乎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
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
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與古之交也近
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求賢今之交也為名
多聽者則稱賢才少愛者則謂不肖
馬必待乘而後致遠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
而後興理

意林卷之五畢



書意林卷後

黃風儀曰意林者諸子之所作而以意取之者也道載六經夫子刪述之後炳如也而曷爲多門哉言以宣道也道在天下賢者識之荀孟而下純駁交互豈無一言之幾于道乎是故取之也其意也簡而該博而能擇華而不纖簡而該則要博而能擇則精華而不纖則實要以約道也精以察道也實以守道也備兹三美亦足以求進于六經矣因可以識夫道矣北湄先生以道教我者也遂刻其私本以廣其意焉

此本爲嘉靖丙戌常州府刊本與　嘉靖己丑序自蘇本
出自一時[illegible]

[illegible]
道光戊戌五月[illegible]

刻意林序

予性喜譚書見諸縱橫易說擬形容象物宜即言至賾不可惡而諸子引譬取可方物間裡諸子書自六朝以上逖於殷周靡不收之及讀唐馬元會所集意林共百七子故本泉書肯趨因檢道藏經元文并與使郭君子章校而刻之歸庶古今集子書者广藏用曰予嘗張太素曰說林沈休文曰子鈔孟儀曰子林徐凌曰子府元會獨以意林名篇取其意所協即會心處無必其全也揭子雲擬太玄侯巴謂必傳王充著論衡蔡中郎珍之而苟以爲談資意林所取其可傳如太玄者稷稷也其可爲談資如論衡者稷稷也以書之意會元會之意以逆百七子之意而精相得不慮一致何必全哉夫琢麟者於角相馬者於蹄食熊者於白嗜炙者於覈其精彌得其秋彌精舁其醪既醉其糟粕可棄也仲尼刪詩存三百篇孟子取武城臺二三策意林之選詎非其遺意耶予獨竊怪夫集道藏者至以曾孟儉言與經金樹黃冠赤書紫文共函而並藏之失馬之意矣史稱馬揔儒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奏議集年曆通曆意樞等書百餘卷行於世意林其一耳

萬曆戊子季夏之吉宛陵徐元太書於西粵重鎮之節署軒

意林序

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三聖相師大易是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之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義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旁行而不流小說本況而篇簡繁夥畢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略其要會為子書鈔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集而錄採其旨趣必有歸遊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統通廣博刪淨符信之要無辭放拘制識茲邪蕩之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也

又序

子書起於鬻熊六藝盛於春秋六國皆莊老術宗起廢繼之功換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為天下式故絕於稱言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管晏文□□□□□□□□□□□□可為盛矣而部帙繁廣尋覽顛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汰其沙石難其秕糠而猶蘭蕙雜於蕭艾琇瑩混於珷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略存為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採撮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略論五卷天后朝宰臣朱敬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史大略者蓋四人意在乎扁舟空水亂帶盧陵扶風為余話其本尚且自編錄所取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嘉馬氏之作文約趣深誠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誰其可美述於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麋履河東柳伯存重述

紺珠集十三卷

明天順刻本

紺珠集十三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有紺珠集十三卷，稱爲朱勝非編百家小說而成。以舊說張燕公有紺珠，見之則能記事不忘，故以爲名。其所言體例卷數皆與今本相合。則此書當爲勝非所撰。然書首有紹興丁巳灌陽令王宗哲序，稱紺珠集不知起自何代，建陽詹寺丞出鎭臨門，命之校勘，將鋟版以廣其傳云云。考丁巳爲紹興七年。而宋史列傳勝非以紹興二年入相，既罷，後以五年起知湖州，後引疾歸，廢居八年而卒。是宗哲作序時，勝非方以故相里居，使此書果出其手，何至刊校之人俱不能詳知姓氏，於情理殊爲可疑。或公武所記有誤，未可知也。其書皆鈔撮說部，摘錄數語，分條件繫，以供獺祭之用。體例頗與曾慥類說相近。惟類說引書至二百六十一種，而此書祇一百三十七種，視慥書僅得其半。然其去取頗有同異，未可偏廢。且其所見之書多爲古本，亦有足與世所行本互相參訂者。如方言奕僸容也一條，今本註曰，奕僸皆輕麗之貌。而此書則註云，奕奕僸僸。又今本私策纖茷稺杪小也一條，此書引作私纖稺杪策少也。證之下文策字本亦在杪字下，則此書所引爲長。蓋雖徵摭叢雜，而旁見側出，其足資考證者亦多，固未可概以餖飣譏之矣。

紺珠集十三卷。宋紹興丁巳[illegible]
陽令王宗哲。序其首云。不知起何
人氏。[illegible]遺作者姓名。吸觀曾
慥類說。亦作。自紹興六年。其立言
命意。不少差別。意曾踵其書而作
也。後賈師憲。集諸雜說之會者。如
曾慥類說例。亦為百卷。名悅生堂
隨抄。刊成。未及印而賈敗。人不之見。
其援引多奇書。文亦有可采者。故
後之人會集類書。多踵前人。故知
嘗讀慈谿黃東發古今紀要。[illegible]
史紀傳之條。因嘉其文約而事備。

使檢閱備遺忘之繫其義。及後吾
友春官主事陳君琳。振使於吳。錄
得陳檢討嗣初家藏東萊呂氏兩
漢精華。然後知黃踵兩漢而續其
後先也。昔左氏傳春秋。為編年之
法。司馬子長作史記。為紀傳之法
後之作者。皆不能不踵乎是也。黃
氏之踵兩漢。曾氏之踵紺珠。不亦
宜乎。噫。君子為學致道之方。必窮
六籍。及諸子百家言。由是以及乎
窮理脩身之要。六籍該貫。精約迨
後諸訓傳。及百氏之書。歷代史官

之記。文字之傳益廣，雖窮年精力，
不能盡讀，故有類書節要之編行。
學者相與馳騖乎浮近躐等之習。
遂有捨本逐末之弊。雖然，士不幸
生於窮僻壤，求全本不可得，而得
類集節畧以備觀覽，猶愈於絶學

不聞。兀然無知者，故於是編亦有
取焉。因併識其說于後云。
昔天順庚辰七月望後三日，錢塘
賀禁書。
因讀端臨經籍考云：晁氏曰：紺珠
集十三卷。皇朝朱勝非撰。勝非

當紹興建炎間居相位。紹興四年
始乞終喪，制王宗哲作序，在紹興
七年。俱同一時。勝非在當時位顯
名著，非內約山林者。宗哲作序時，
必能詳究。而云不知起自何代。晁
公武在紹興間家藏書極多，又得

南陽公書五十篋。其守榮州時，自
夕讐校。着讀書志二十卷。此皆必
有所據。殊復識於編以待知者。
昔天順七年秋八月存肴居士禁
識

紺珠集序

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試嘗仰觀乎天文俯察乎地理凡可以備致用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之說枝分派別原始要終靡靡所不載茲有益於後學然珠之為物生於淵而崖不枯閒嘗之矣足珠也其色紺然照乎夜光之類然取其文焜燿而已凡人之思慮有為物所蔽而昏昧者取其珠而玩之則了然心悟渙然冰釋固足以開聰明備記遺忘豈小補於學者於此能動而熟觀之亦若提珠在手歷歷無忘其所能記相去千百歲之久可以坐見其創述之本末則囊括倫類蓋無餘蘊矣以是而名其集不亦宜乎建陽唐公寺丞出鎮臨汀辛登其門一日出示茲集俾之校勘訛舛將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僕因得以詳究焉增益其所未能所得多矣楊子不云乎君子…斯為至與通其是之謂歟

紹興丁巳中元日左承直郎全州灌陽縣令王宗哲謹序

紺珠集

總目

第一卷
穆天子傳
古今注　崔豹
洞冥記　郭子橫
金樓子　梁湘東王繹
趙后外傳　伶玄字子于
楊妃外傳　樂史
異聞實錄　李玫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第二卷
明皇雜錄　鄭處誨
開天傳記　鄭棨
神仙傳　葛洪
續仙傳　沈汾
商芸小說
書訣墨藪　韋續
南楚新聞　尉遲樞
鄴侯家傳　李泌
第三卷
抱樸子
朝野僉載　張鷟
國史補　李肇

[illegible]
國史纂異
譚賓錄
尚書故實
第四卷
伽藍記
杜陽編
雲谿友議　唐范攄
摭言　周後人胡聖
顏氏家訓　之推
嶺表異錄
博物志　張華

第五卷
嘉話　劉禹錫
因話錄　趙璘
荊州歲時記　梁吏部尚書宗懍
明皇十七事　李德裕 [illegible]
南部煙花記　煬帝
宣室志
羯鼓錄　南卓
樂府雜錄　段安節
幽怪錄　牛僧孺
十洲記　東方朔撰
神異經　[illegible]

唐宋遺史　詹玠
第六卷
[illegible]仙傳　劉向
酉陽雜[illegible]　段成式
北夢瑣言　孫光憲
第七卷
水衡記
乾𦠆子　溫庭筠
廬山記　陳舜俞
文房四[illegible]　蘇易簡
廣州記
定命錄

鄴中記
法苑珠林
渭州記
[illegible]
北堂書鈔
成都記
河東記
啓顏錄
景龍文館記
御史臺記
三水小牘
[illegible]南子

□評說
呂氏春秋
論衡　王充
□化記
廣異記
名畫記
黃庭經
第八卷
古樂府
樂府解題　唐吳兢
夏小正
輶軒使者絕代語　揚雄　又名方言
劇談錄　唐康駢
炙轂子　唐王叡
歷代四斷　朱景玄
拾遺記　晉王嘉　字子年
大業雜記　唐杜寶
第九卷
古今詩選
古康陽公古今賢人　劉斯微
襄陽耆舊傳　晉習鑿齒
記聞譚　唐潘遠
本事詩　孟棨
山海經

三輔黃圖
盧氏雜說
述異記
漢武故事　班固
北里志
第十卷
物類相感志
續齊諧記　梁吳均
唐嘉話　劉餗
異聞集
封氏見聞記　封演
真誥　陶弘景
茶錄
幽閒鼓吹　張固
大中遺事
令狐澄新羅國記附　續十四事附
唐逸史
秦中歲時記
芝田錄
余樂齋記
傳記
金華子
第十一卷
松窗錄

蘇氏演義　蘇鶚
翰林志
李肇錫鉦替規張著盛事蘇易簡續志　劉存　馮鑑
劉馮事始
儔奇　裴鉶
甘澤謡　袁郊
乘異記　張君房
青瑣高議　劉斧
諧苑　楊億
春明退朝錄　宋宣獻
歸田錄　歐文忠
金波遺事　錢惟演

談助
麗情集　張君房
第十二卷
旌遺
洞微志　錢希白
青箱記
先公談錄　李宗諤
倦游錄
資暇集
筆談　沈括
窮愁集
法書苑　周越

脞說　張君房
湘山集
國老閒談
玉堂閒話
吉凶影響錄　岑象求
慎淵熊閣錄　畢仲荀
言行錄　王沂公
第十三卷
諸集拾異

紺珠集總目　終

紺珠集卷第一

穆天子傳

燭銀玉果
穆王至崑崙之丘觀舂山有燭銀玉果燭銀銀有光如燭玉果
若石也皆似美玉

八駿
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左佩華
王賜七萃之士左佩華者華綵之佩也

珠澤
此澤出珠方四十里

服緌
如今之裙帶

群玉西山
先王之所謂册府

載玉萬隻
天子行乎載玉萬隻

樂池
王休于玄池之上奏樂三日名曰樂池

瑤池
王與西王母宴集于瑤池之上

銀烏
王賜重𤣥之民銀烏一隻

又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

璧臺
王為盛姬築臺砌之以璧

黃竹詩
王遊黃臺之丘獵於苹澤大寒雪凍人作黃竹詩三章以哀
之曰我徂黃竹負閟寒

苹澤
見上文

歕沙歕玉
王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時人語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
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古今注　崔豹

青田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大如瓠空以水則成酒劉章得二核
供二十人飲不竭號青田酒

黍民
河內有人常見黍米而大入馬洞地取火食之皆作蚊蚋飛去
因號蚊蚋為黍民

三寶刀名
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六寶劍名
又有六劍一白虹二紫電三辟邪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

翠眉
梁冀妻孫壽改翠眉為愁眉

扶老鈎欄
漢顧成廟記扶老鈎欄

紫塞
秦築長城土色紫號紫塞

車轄鞭蓋
越裳氏來貢忘其歸路周公賜以指南車及到車轄皆言

丹棘青裳
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者
合歡樹也

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者
合歡樹也

長喙參軍　鶉
髯鬚主簿　羊
夜光宵燭　螢

蠅狗　即蠅虎也　[illegible]　蠷螋
青丹使者　蜻蜓　仙鼠　蝙蝠
玄鍼　科斗　鳳車　大蛺蝶
歌女　蚓　擁劍　即蟹之大螯者
鳴砌　蛩　河伯使者　鼈
玄衣督郵　龜

雲氣金枝玉葉
黃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花葩之象於帝
所因作華蓋之象

華蓋　見上

秦皇七馬名
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翮銅爵晨鳧

驚帆
曹眞有馬名驚帆

澤芝
芙蓉
洞冥記　[illegible]

碧玉鍾
漢武起騰光臺上掛碧玉之鍾

九色鳳雛
東方朔遊扶桑之埜獲九色鳳雛

含煙舟
漢宮含煙舟以木蘭文杏為檝

連錢荇
太一池有連錢荇

碧麥酒
瑤琨山有艸如麥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

韓終李
琳園生玉李韓終常食之故號

五嶽眞形圖
李充負五嶽眞形圖而示號負圖先生

丹露
善語國人飲丹露云日出初時有露如珠

却睡艸
又有草食之令人不眠號為不睡艸

龍娟

驪姬善歌嘗唱田風曲旋花樹落如溯秋

神馬逐日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乘之逐日三匝[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闕猶未閉

泣珠

跛動國人胥有鮫人宿其舍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

倚蘭殿

漢武所生之殿

掇月舟

龍鳳池有掇月舟

歌聲亞梁

漢武時西卿國獻玉枝以進武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老則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illegible]得之三千年不折

翻鴻菱

玄都有翠水水中生菱狀如飛鴻謂之翻鴻菱

昇旌鴨

又有鴨丹毛而輕登於芙蓉之上[illegible]行[illegible]日昇旌鴨

尖景

即東朔所乘逐日之神馬也

候蟲

漢元封間勒畢國貢細鳥大如蠅狀如鸚鵡以方尺玉籠盛百隻善鳴聲聞數里國人以此候時故名

霜條之笳

漢建元中起鶴光臺臺上設樂有胡笳之曲吹霜條之笳[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依日之曲

龜甲床

漢武起神明臺於上設金床象席雜玉為金龜屏風

躡空草

為谷國有草如茶葉食之能行空中號躡空草

龍肝石

冰谷生石長盈尺名龍肝石

五時鵲

有鵲善鳴隨鼓節一更為一聲號五時鵲

玉燕釵

青鳥留一釵遺帝宮人欲碎之匣中見白燕升天後作釵名玉燕釵

三鵲

帝微行時女城見一玉鵲遊於路

神龜出五頭

黃帝時[illegible]一曰伏羲造[illegible]此龜[illegible][illegible]此龜以來經五出頭矣

刀化鵲

帝賜東方朔刀後化為鵲入雲去

懷夢草

鍾火山有香草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之帝懷之夢見因名

舌耕

黃安[illegible][illegible]乾[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一夕地成池時人曰黃安舌耕

[illegible]卷[illegible]

梁湘東王繹

腸反胃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　胃柤為文有胃反之論　言勝神也

酒甕飯囊

禰衡云荀彧可强與言　餘皆酒甕飯囊

換虎

千金不如一豚肩

吳有不貪尺璧而思經　求換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筵舌

鍋飯筐六盎耳餐

三斗爛腸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

挂筆不貴

挂筆不貴玉卮不當

玉盌

胡中有玉盌徹如水精　謂之玉華盌以供上厨

月額

日月閒謂之月額

雨懸絲

細雨纖懸絲

玉琥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玉葉茅玉琥并一寸棋

白鳥

蚊也　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以一物失所寡人悒悒　今白鳥營營　是必飢耳　因以兩翠紗幬進之

蜘蛛隱

[illegible]飛[illegible]蜘蛛網而死漢曰往作[illegible]

人之網羅也　遂扐氣而退　時人謂蜘蛛隱

皮牛

六月戊有牛名曰皮牛　割其肉明日瘡愈

銅奴錫婢

銅之精為奴　錫之精為婢

燃石

豫章有石　水灌之可以爨鼎

虞吏

山中寅日稱虞吏　虎也

當路

狼也

雨師

辰日稱雨師　龍也

鯨潮

鯨鯢出穴則水溢為潮　鯨魚入穴　故潮有期

金鹽玉豉

五茄一名金鹽　地榆一名玉豉　可煮石

衆香木

南扶國根旃檀　節沉水　花雞舌　葉藿　膠薰陸

采華草

大堠山有華草服之[illegible]

飛車

奇肱之民能為飛車　從風遠行　至于豫州　歸則別給不以示民

仙言雞

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雷門

會稽城門鼓聲聞於洛陽，號雷門

棗珠

扶餘國美珠如酸棗

天鷄

桃都山大樹有天鷄，日出即鳴，天下鷄皆鳴

潢池

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

玉李

星如玉李，月如金波

髮髲

[illegible]綰髮河西之髻

飯羊公

有道者化白石羊，號為飯羊公

黃妳

書卷曰怡神，如黃妳

趙后外傳 伶玄字子于

九迴香

趙后飛燕名宜主，妹婕妤名合德，相繼寵幸，合德沐浴

九迴沉水膏髮

慵來粧

合德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溫柔鄉

帝幸合德，呼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

白雲鄉也

披香博士

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首，教授宮中

唾袖如石上花

后與婕妤坐，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如石上花，令

之以為石花廣袖

露華粉

合德用露華百英粉傅面

宮進

婕妤進后獨搖釵進

璧紫

帝為后貫以璧為紫

九鶵釵

合德有紫玉九鶵釵

留仙裙

帝與后泛舟太液池，酒酣風作，后揚袂歌，帝令左右持其裾，久之風止，裾為之縐，后曰：帝恩我，不得仙去。宮中襞裙

為縐，號曰留仙裙

通德擁髻

宮妓樊通德，流落人間，頗能道二趙時事。或問之，通德曰：方

成時聽者悉安知繁華終歸寂寞，因擁髻淒然而泣

楊妃外傳

[illegible]酌醍醐消

帝與妃賞牡丹命李龜年歌賜李白令進清平調詞三篇白援筆立就以進帝命李龜年歌太真以七寶盃酌西涼州葡萄酒欣笑領意姿態尤妙

避風臺

帝嘗疑飛燕作掌中舞以趙飛燕身輕置七寶避風臺今爾妃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子對曰霓裳一曲足以掩千古

龍香撥

楊妃琵琶以龍香板為撥

飲鹿泉金絲絹玉蹀峯

昔在驪山上不知曲終珠翠可歸

今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衣曲終珠翠可掃

碩茶碑

驪山華清宮側有一溫泉出石碑其石瑩徹宮中呼曰碩碌石之碑也

五綵絲金蓮鞋

迎娘歌扶毛穿五綵絲蠻靴舞帶金蓮鞋

龍腦蟬

交趾貢龍腦有蟬蠶之狀帝以賜妃妃私遺祿山

落妃池

賢妃浴於蜀落誤墮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

金步搖

帝自以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親插妃鬢上

[illegible]遂

妃竊寧王玉笛吹詩人故出之已而獲召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

請纏頭

妾於清元殿自打羯鼓曲終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大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為一局

水精屏

水精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嘗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壚人也采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珮人也為雲人也畫屏人也吹簫人也笑嬖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也結綺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上自後不登樓未幾果敗

照夜璣

帝賜號國照夜璣

玉環

楊妃小字

異聞錄　李欵

長明公

楊損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吊孤影損問其姓氏云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顧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宋為西川夫人因賜珊瑚寶

恨居之有此異生娥郎不復疑惑矣後驗之乃經懷中婦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經行四方各求其好一日相遇於途宿於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談閱以妾換馬可作題目聯賦否乃折庭下舊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無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暖深閨不假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聆噴玉之聲一曰步至庭砌立當軒握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旋借人乘之香散綠鬟意以忘於鬢鬢汗流紅頜變無異於凝脂賦文多不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甘棠館詩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高吟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絹鞚雕鞍鞭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異其詩遂問之忽入一林遂不見

竹葉舟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憩於大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何難乃折階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如願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題之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羨不歸前至家兄弟妻孥迎

見其自悲箱謂其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登舟作作詩別其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為鬼物矣倏忽復至渭水促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在

蜉蚍王漁紫石

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紫衣者行於案上傳呼云蚍蜉王出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入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明視者皆無

開元遺事　天寶遺事　王仁裕

截鐙留鞭

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鞭以為遺愛新牧奏之朝廷加獎

斷頰如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權無厭或遭詬辱亦不愧恥時人語曰光遠慚顏厚於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坐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粧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得升惟帳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焉

楚蓮香

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每出蜂蝶相隨慕其香

暖寒會

巨豪王元寶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逕迎揖賓客至其居置宴飲謂之暖寒之會

記事珠

張說有珠紺色有光名記事珠每有缺忘持玩之則心神開悟

遊仙枕

龜茲進枕色如瑪瑙溫如玉制作甚樸若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見於夢中名遊仙枕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治有聲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姦惡既斷罪又以所犯刻石立其門再犯必置之死時謂記惡碑

自暖杯

內庫有酒杯青玉色其薄如紙以酌酒以煖則沸然名自暖杯

辟寒犀

交趾進犀一株色如黃金盛寒置之坐中一室為之溫然生

交趾人曰辟寒犀

飛奴

張九齡以鴿傳書寄其家[illegible]呼為飛奴

喚鐵

大白山隱士郭休字退夫[illegible]有鐵一片則擊之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illegible]亭下以為玩謂之喚鐵

綠衣使者

長安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色與鄰人李弇通共殺崇義[illegible]謀殺日將吏奚集崇義家有鸚鵡忽謂人曰殺我者劉氏李弇也遂收明皇聞之封鸚鵡綠衣使者後人因以呼之

護花金鈴

寧王每花盛時綴金鈴於花梢上掣之以驚禽鳥謂之護花金鈴

妖燭

寧王好夜集有殿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賓妓雜坐酒酣狂作則燭必昏暗否則明謂之妖燭

饒燈

南方有魚多脂煉以為油點紡績則暗照宴樂則明謂之饒燈

助嬌花

御苑千葉桃開帝折一枝插妃子冠上曰此花能助嬌也

燭奴

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念奴

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奴眼色媚人

興慶醒醉草

興慶池南有草數叢生葉紫而心殷[illegible]醉客過之[illegible]謂之醒醉草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春日結伴各乘矮馬行花下杯酌從之[illegible]名花即駐立飲之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中見黃鶯呼金衣公子

花裀

學士許慎選家飲春日聚落花鋪地而坐謂之花裀

銷恨花

[illegible]千葉桃[illegible]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妓圍

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妓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冰山之諭

進士張彖力學能文有逸才方楊國忠用事士爭詣門獨彖不往或問之彖曰爾輩以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予觀之乃冰山耳皎日一照須臾即滅彖後登科為華陰簿嘗論事而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俠少萃集號曰風流藪澤

知更雀

裴耀卿養一雀初夜及逐更必鳴號知更雀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於檻中下設輪腳挽以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射團

宮中每端午節造粉角射之以粉角黍並堆盤中用小角射之中者方得食為戲

探官

都城上元夜繭以官位高下貼子置其中以相勝為快

富窟

富人王元寶頗好客宅中起堂甚壯務以禮賢時呼其宅為王氏富窟

龍皮扇

元寶家有[illegible]扇[illegible]集賓客坐間則清風颯至[illegible]所謂也

夢筆頭生花

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自是才思贍逸日進也

蛛絲卜巧

華清宮每七夕陳花果酒食祠牛女以乞巧又取極小蜘蛛貯合中至曉開視以蛛絲稀密為得巧多少故也

鬼神破膽

李景為洛陽令威毅公正吏民畏之有鄰縣者過其境宿于村郊夜深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吾輩行事今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聞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泥金喜信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貼子附家書為報喜信

相風旌

宮中植長竿掛五色旌綴以金鈴占風候謂之相風旌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楊國忠以火炎喻人曰此曹皆為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illegible]

向火言附炎也

冰筯

宮中雪霽簷溜成冰妃子呼為冰筯

占風鐸

宮中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搖如環珮聲聞之占風鐸

眠時[illegible]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口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揷花賞詩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甚嘉之親折花插其巾以為雅賞

張公口案

張九齡習事通法律累典刑獄每有勘鞫口占案牘命吏書之情法無不當時謂張公口案

銷魂橋

長安東霸陵有橋人多於此送別謂之銷魂橋

金牌斷酒

安禄山眷寵既深人多嫉之帝恐遇害賜金牌繫臂每王公勸飲則示云准勅斷酒

文陣雄師

張九齡覽蘇頲文卷曰蘇生俊贍無敵當為文陣之雄師

傳書燕

長安富商任宗妻郭紹蘭[illegible]湘間久之未歸紹蘭視堂中双燕曰我聞[illegible]郎可乎燕即飛下止於[illegible]一絲繫于燕足[illegible]宗在荊州忽有燕遶身而飛止于肩足有小封宗觀之[illegible]妻所書也

解語花

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妃子共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遞相如帝幕焉故謂之裙幄

文場元帥

明皇謂張九齡真文場之元帥

含玉魚

貴妃辟暑夏熱苦肺渴刻玉魚含以津液沃肺

永新

宮妓永新善歌帝曰此人一曲直千金矣

肉腰刀

李林甫好賢嫉能潛行謗毀多被其害謂之肉腰刀

叉雲兒

寧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每至出田獵在駕前賜名叉雲兒

錦鴈

溫泉御湯中有七寶湯從道中潛出每以錦繡鳧鴈浮之又鈿鏤小舟以為戲玩

百枝燈

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尺每然之光照數十里

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上元各人秉持紅燭謂之燭圍

有腳陽春

宋璟[illegible]

探花[illegible]

白天才俊逸與人談論言皆成文若春花

醉聖

李白嗜酒後文尤奇號醉聖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議論滔滔不竭時稱辯說若下坂走丸

義竹

帝苑後苑有竹叢密簳不出外帝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謂之義竹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命宮嬪呵筆授白

牽絲為婚

張嘉貞有五女皆有色欲納郭元振為婿令五女各持一絲元振從便牽之得第三女

寵姐隔障歌

寧王有樂妓甚美名寵姐不以示人惟李白至則設七寶障令隔障歌

鳥鵲擁車行

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鳥鵲飛翔依以擁行車

鳳炭

楊國忠家以蜜和炭屑成鳳形爇爐中

風流陣

帝使妃子統宮妓百統中貴以錦幟相攻敗者罰酒號風流陣

[illegible]

合以呼淚結為冰保識

紅冰

楊妃初入宮與父母別淚落凝結紅冰

凌波曲

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覺為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於波閒

箸直

帝以金箸賜宋璟曰以表汝直

蝶幸

明皇春時使嬪妃插花親放蝶隨其止幸之

水西流

一行至國清寺聞院僧布算曰今日有弟子來求吾算門前水合西流而弟子至一行乘之趨出門外水本東流忽改而西遂授其術焉

花妖

沉香亭木芍藥朝紅暮黃午碧夜白帝曰此花木之妖

鵲擁車

李元紘離潤士民遮路烏鵲之類亦擁行

錢柱

富人王元寶以錦紋石為柱以錢[illegible]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杖夜光明照[illegible]

[illegible]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吸花露
貴妃酒後凌晨傍花樹吸花露以潤其肺

紅汗
貴妃汗出紅膩而香以巾拭之色如桃花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坐之如溫火氣

七寶硯爐
內中七寶硯爐冬寒承硯

占雨石
蘇廷有錦紋石每欲雨則潤濕

九孔針
七夕宮人向月以九孔針穿五色線

百寶欄
上賜國忠木芍藥國忠以百寶裝欄

說郛卷

明皇雜錄

鄭處誨

五王帳
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號五王帳[illegible]

[illegible]
談樂[illegible]
見上

玉龍子
帝爲兒時於天皇后前弄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纔數寸[illegible]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久旱祈禱之助[illegible]

蕭嵩虛有其表
帝拜蘇頲爲相命蕭嵩爲制中有云國之瓌寶[illegible]帝謂嵩[illegible]其父名卿宜易之嵩不悟但改瓌寶爲珍寶[illegible]帝[illegible]其表以嵩鬼偉多[illegible]

驂

舞馬
帝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illegible]之傾杯樂者十曲馬皆衣之以[illegible]金鐸[illegible]尾縱橫應節又設一層木床[illegible]取牧[illegible]十足入造[illegible]入回承[illegible]響樂作[illegible]人以爲[illegible]

進食使
諸公主[illegible]以進食爲師日會宮中各進珍饈以中使一人

[illegible]為進食使日至千盤一盤不下千緡

戴竿

帝御勤政樓張樂百技羅列教坊女優王大娘者善戴竿頂

戴[illegible]木山狀如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其上而舞不

[illegible]劉晏以神童召見樓上命賦詩晏進一絕曰樓前

[illegible]競爭新[illegible]纔人不憐謝新羅嗒有力猶自嫌輕

更著人妃[illegible]晏[illegible]於膝上為傅脂粉

雪衣娘

嶺南進白鸚鵡養之宮中頗聰慧洞曉言詞呼為雪衣娘一日

飛上妃子鏡臺曰雪衣娘夢為鷙鳥所搏妃子授以心經持誦甚精

後携至苑中果為鷹所斃瘞之立塚

鸚鵡冢

見上

玉葉冠

持盈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希代

世之寶也

木屐

楊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illegible]以廣其居[illegible]

金盆貯瑟瑟三斛因以[illegible]右後復歸韋氏因大風拔

堂上不損瓦之瓦皆堅木也

笏囊

故事朝臣搢笏於馬上張九齡體羸常令人持之由是設囊

雨霖鈴

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illegible]帝方悼念貴妃

[illegible]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弟子張野狐一人

善觱篥因吹之遂傳于世

凝碧池詩

祿山犯闕王維等數人為賊執拘于僧寺一日賊黨會飲于

凝碧池以梨園數百人奏樂維聞賦詩一絕云萬戶傷心生

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肅宗嘉之維以此詩得免譴

西宮詩

李輔國矯制遷明皇於西宮高力士等悉竄責帝戚戚不

樂日一詠李白詩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

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凌波曲

文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

厚帝自蜀還過華清宮[illegible]阿蠻出金粟裝臂環以獻曰此

貴妃所賜帝持玩淒然[illegible]念

力士薺詩

高力士謫巫州地多薺而人不食力士作詩以寄意曰兩京

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後聞[illegible]

皇崩北望號咷嘔血而卒

象笏盈牀

崔琳族盛每群從內集象笏堆盈牀

多田翁

宇文融為括田使恃權勢賂不附己者奏貶[illegible]從[illegible]

所見帝謂[illegible]不[illegible]為多田翁

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宰盧氏邢和璞來訪歡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竹間以杖叩地令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璞謂琯曰省此乎琯遂洒然悟其為僧時乃永公後身也因與琯終身事無不驗

甘露羹

李林甫將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鬢斑白因上賜甘露羹俾食之曰此能烏鬢平食之翌日兩鬢黑如漆

舞劍助畫

吳道玄善畫將軍裴旻請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一曲玄看舉筆立成若有神助

鼎鬧之異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作相為林甫所傷而罷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未幾而敗日曉中鼎躍出相擊足亦皆折旋之大敗未幾罷政從宜春旬日之間遂卒

鼠化為蒼犬

李林甫將薨一日取書囊諦其中開而躍之一大鼠躍出變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林甫惡之踰月而卒

紙驢

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百里停則疊之置箱中乃紙耳

一星詩讖

鄭少時作大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殘時稱佳句未幾君亡無子惟一女名星星乃詩讖也

進水調歌

興慶宮落成明皇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二樓與諸遊處祿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為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遂不飲而去

齒落復生

張果有道術帝欲試之飲以堇酒連進三杯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頃之齒皆焦黑以所執鐵如意擊齒皆落假寐少時齒復今生潔白如玉色

孔升真人

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升真人未幾而崩

紫金帶

高宗破高麗得紫金帶開元中倭使奏曰本國亡是帶歲荒民散上遂賜其使

小駒下陰

上幸繡嶺宮當暑而暑使力士覘姚宗報曰方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頓忘煩暑

遊涼州

正月望夜上與葉法善遊西涼州燈燭千數里俄頃還而樓上歌舞未終

法善引上至月宮因聞天樂歸傳其音為霓裳羽衣曲

[illegible]琵琶

白秀正自蜀回得琵琶獻上其槽邏逤檀金縷紅紋蹙成雙鳳

五色鸚鵡

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慧

玉魚龍

祿山獻白玉魚龍鳧雁以及石蓮花上陳於華清湯中皆如[illegible]

動

沉香山

又於中疊沉香山為方丈瀛洲

瑟瑟三斗

已見上文

筭生張說

姚崇與張說同相嘗以事相侵崇病戒諸子以神道碑請於說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仍遣鐫刻諸子如戒後數日果使取碑欲重刪定諸子告以奏御張嘆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

開天傳信記　鄭棨

嶽神迎

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岳神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嶽神[illegible]道左朱鬣紫衣若是也今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在廟後帝遂祕迎左庭下呼巫至問之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賀知章為秘書監乞歸召見[illegible]其帝問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名幸賜以為榮帝曰人無不立乎者信也可名孚知章既歸悟曰帝戲我耶我實吳人孚者爪子也

紫雲回

帝夢遊月宮聞樂聲記其曲而寫之遂名紫雲回

石文桑字

函谷關得白石篆文桑字解者曰四十八也正符帝在位之數

麴生風味

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數人會玄真觀忽有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坐中少年秀美言語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共飲之同坐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撲殺佛子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依宣律師然是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律師不悅常令宿於戶外律師中夜捫蝨投之地無畏即呼律師撲殺佛子由是敬而異之

那吒太子獻佛牙

宣律師嘗夜行道臨階足跌有人扶持之顧見一少年問曰弟子何人少年曰某非常人乃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太子也擁護和尚久矣師以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乃獻一佛牙今崇聖寺所藏者是也

綠玉磬

楊妃善擊磬乃以藍田綠玉琢之備極精巧幸蜀還尚在乃

送大唐藏之

剪髮獻意

楊妃常有語侵帝帝怒召高力士以輜車載出其家[illegible]

投力士曰珍異皆上所賜不足獻惟此父母所生可以寄意

戀戀之意上得髮揮涕遂令力士召歸

五角六張

帝幸華清宮有朝霞獻[illegible]雜以俳諧有云者是爾古今

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又有云今日遇千年一遇可謂莫五角

六張帝覽之喜令改五角六張之句朝霞云臣浮賦此若有

神助自謂文不加點不須改易帝曰真當傳人也遂[illegible]以

追之

傳神寫照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明珠

楊頼於妾

冰獸

楊國忠子弟伏日以冰鏤[illegible]以賜王公宗戚未以舉固

之可數日不消潰

玉燕投懷

張說母夢玉燕投懷而生張說

嚴公界

帝御勤政樓大酺人物闐咽金吾不能禦帝召京尹嚴安之

諭令戒約安之於樓下周行震怒以手板指畫地為界犯此

者死人呼為嚴公界終日無一犯者

照夜白

帝所乘馬名照夜白

朋字未正

劉晏七歲獻東封書拜正字上問正得幾字對曰天下字正

惟朋字未正

米斗三文

開元盛時戶管一千餘萬米斗三文

太平天子

上皇為孫嘗叱武攸暨則天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

開元字

上見華山高秀補天因欲以白石填之使數百里見

三絕

明皇幸潞州迴由金橋羽儀甚盛張說曰陛下勒兵三[illegible]

挾石上黨至于太原真宇也命圖之山川綵畫主之[illegible]

之秦主之畜是道玄之時謂之三絕

遊月宮

八月上與太真[illegible]法靜[illegible]

玉岸冷氣逼人侵兩[illegible]

蜀當歸

一行臨死封一物與明皇乃蜀當歸[illegible]

萬回

閿鄉人幼戇癡父母憐之以安西萬回朝往夕返故名

月堂

林甫有[illegible]

一物如猴徑寸過者以竹杖引見林甫亦獲

霓裳詩

蘇遷少作奴詩云指頭十黑耳朶兩匙父見驚於教之授以

文章僊　天下稱小許公

神仙傳　葛洪

飛仙之印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與梁伯遊山海求見其父一日
於山中見之與數人博戲坐白床度世問博者為誰曰洪涯
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度世歸掘之
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亦仙去

與汗漫期

盧敖見一士深目結喉鳶肩而脩頸豈上而殺下攫然而
食蛤蟹請教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乃去

青精先生

先生年千歲色如童子……一日九食

白石為糧

白石生煮白石為糧故

隱遁仙人

彭祖問白石生何不服藥仙去……天上多有至尊相奉……
雖東蒼入耳聆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仙宮……

四方治人疾

百花煎丸

鳳綱生採百草花煎丸服之後仙去

碧落侍郎

沈義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字
拜為碧落侍郎乃仙去

玉壺十二

王遠字方平往蔡經家後去十餘年七月七日威儀如大將
軍時王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壺口

真書蘇落

王遠與蔡陳尉真書蘇落大而不工

女子笞若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跪而受杖使者怪問之云此妾
之子也昔得民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肯致此衰
老故杖之問其年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爾

聚壤成山刺地成川

劉政有道術能化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能吹水興雲聚
壤成山刺地成淵

青赤丸

孫博以赤丸投軍中須臾火起……

引鏡為刀

博又能引鏡為刀屈之復為鏡

泥馬

章震號毛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

酒驅俗態

王子弟子號大醉好酒當醉或問之曰驅斥俗態不除吹以

酒句聰耳

漁杯

[illegible]取釣盆[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取其食之既升飛後
為蝦矣
唱鱗之鯉
以割唼盤成鯉可食
石仙五百年一開
王烈得石髓按仙經云神仙五百年一開有石髓出食之者
壽與天地等
白羊公
黃盧子以法授白羊公　此公常乘白羊故號
以百歲小兒
李八百呼涉至為四百歲小兒
黃石如芋

焦先服白石以熟與人[illegible]如芋
時下玄洲戲赤池
茅盈學道乘赤龍登天[illegible]得初成駕龍[illegible]
上天昇太清時下玄洲[illegible]之
驢嘉之
七試
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過乃授肘後丹經
八公
鎦安請致術士於是八公往見化為童子顏如桃花王畝之
遂授丹經
雞犬諸物得仙
安既仙去餘藥器在庭雞犬舐之亦仙去

[illegible]神丹方
[illegible]到西域山事王君令熟視石壁久之見有文字即得[illegible]
初一年無所見二年滿有文字三年得所刻神丹方及五岳
圖乃去
三十三處見子訓
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爭邀之皆許某日午當往是
日二十三處見子訓衣服語論皆如一焉
九節杖
王遙遊而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箧不沾濕
方瞳
李根字子源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人八百歲則瞳子方
九節菖蒲

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服故來採耳
魏伯陽
魏伯陽與弟子三人作丹丹成先與犬犬死弟子曰先生可
服之否伯陽服之亦死獨一弟子曰吾先生非常人也服丹而
死得無意乎服之亦死二人下山求棺具伯陽即起以丹
納犬及弟子口中皆起仙遂舉矣別
落鷳山
王次仲變篆為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為大鳥振
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必見誅乃以二大翮墮與使者
始皇乃信因名落鷳山
碧[illegible]
[illegible]差瑤階皆[illegible]
[illegible]人記書新言銘曰紫陽真人小玄卿撰杜冕[illegible]

丸餌之龍所居戲珠樹建仕泉距須仙翁鵝古道師求還丹
変丹與九成終聖
陵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彭祖年八百歲陵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肉芝

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食之問何物肉芝也
續仙傳　沈汾

漁父詞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使顏真卿坐上雲鶴翔集飛昇而去

藍采和

藍采和常著破衫繫六胯黑木帶一腳著靴一腳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後於濠梁酒樓騰雲上昇遺下衫靴帶并所執大拍板

童子峯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嵓一日汲於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杞根形如二犬煮而食之味極甘香忽覺有身飛於峯上須臾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空中打麥聲

王老者村居好道有老道造之逗留月餘忽遍體瘡潰

嗚呼嚀道上可但得美酒浸之卧愈如其言道士入甕中三日方出而鬚髮反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并打麥人皆飲之須臾皆醉卧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雞犬亦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龍宮藥方

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為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十遂作千金方三十卷每一卷內隱一方耳

道士化酒榼

明皇召張果至問其壽曰見時丙午年人又云堯時為侍中帝賜之酒曰臣有一弟子能飲帝召之俄一小道士自簷而下年十六七美風姿帝喜賜飲一斗不辭果曰不可

更飲必有所失又逼飲之酒從頂出冠落地化為一酒榼就之乃集賢院中榼也帝異果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煉白硃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時鶴林寺杜鵑花甚盛為三春遊觀之最時將重九花殘已無識謂七七曰汝言能頃刻花開可能此花否七七曰可九日之前一日往宿次日花已發及九日爛熳如春時數日不謝

司花女

鶴林寺每花開常見一紅裳女子護之及殷七七欲開其花忽一女子至曰妾久同此花今為道者相共開之

以水嘗酒一官僚人飲有餘酒似溪哭之已七取盃飲之皆
閉奚香出自衆中准哭上七者云緣鼻中復冒誤欲治不堪
忍須臾自起乾拜皆無復恙自上云此為謝過哭乃墜七
七的水流酒謝木為膽皆飄以往呼自州下禮衍甚多

身居赤城名在丹臺

謝自然問道於司馬承正惟唯而已自然嘆曰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於是造舟就部雖舟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師道士哭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飛仙不能到天台司馬承正身居赤城名在丹臺真良師也自然乃回後見承正盡傳授上清之法

蓬萊山在拄杖前

譚用之詩云綠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是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

烏龍

韋尋後騎一犬號烏龍後化為龍乘之飛昇而去

琅玕樹

謝玄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吹五音相節云此琅玕樹也又設鳳冠栗龍睛稻黑河根炭紫麟脯班螭髓玄洲白榛空洞靈瓜扶桑丹椹黑河文藻又有瓊粘酒桂髓芸天人邳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之歌作迴鸞轉鳳之舞

空洞靈瓜扶桑丹椹鳳冠栗

並見於上

穀父蠶母

三川有青衣童子語人曰此仙人服弃五穀地司已收之穀之神今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當致豐穰

睡仙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皆聞其鼻聲而步不差跌呵至中覺人謂之睡仙

種瓜拔錢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西刺史馬植齋冬月以酒杯巾蓋之種瓜須臾引蔓開花生實食之香美又能遍身拔錢皆青銅錢投之井中呼之其錢一一飛去

白雲記

司馬承禎字子美善篆別為一體名金剪書隱居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唐睿宗嘗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類編遂傳於世號白雲記

隔兩塵

興人丁約給於卒伍韋子威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子威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毛女

毛女名玉姜在華山獵人多見之以其遍體生毛故以毛女呼之自言始皇宮人秦亡來入山遇道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而身甚輕

李八百

李真多蜀人得仙後常遊人間約其年八百餘歲號李八百

[illegible]

韓志和有道術唐憲宗時獻一龍床登之則鱗鬣爪角皆動
夭矯如生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枚令分隊伍舞涼州曲
曲齊一中樂節

炊飯成蜂

昔秦帝時有方慈有道術與客對食食畢漱口中飯皆成大
蜂飛行有聲良久張口蜂皆復入却成飯粒
商芸小說

四寶宮

漢武以雜寶按床屏帳等設於桂宮謂之四寶帳

三雲殿

漢成帝設雲幄雲帳雲幔於甘泉宮謂之三雲殿

彈棊

漢成帝好蹴踘左右以為勞體帝曰擇似此不勞者奏之乃作
彈棊以獻或曰始於魏文帝宮中粧奩之戲帝為之特妙
能用手巾角拂之有人自云能帝令試之以葛巾低頭拂之更
妙於帝

天帝面方一尺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
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
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

凌雲臺

臺上樓觀極盛初造時先稱衆材輕重相稱乃結構故雖
高而隨風動搖終不壞晉明帝登而懼其傾側命以大木扶
之未幾頹壞

問沐

晉明帝為太子時聞元帝沐上啓云沐伏久想勞極不審尊
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勞也

初不擇日

鄭鮮之上啓宋武帝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
好未審可從否答曰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帝親為答出
在其家

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推抱木而死公撫之盡哀以
伐木製履俯視則流涕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蓋自此起焉

合組歌列錦賦

楊雄謂長卿賦不似人間來嘆服不已其友盛覽問賦何如
其佳雄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以成質雄遂著合組之歌
列錦之賦

吐鳳

楊雄吐白鳳凰集於玄上

胡廣得姓

廣以惡同生父母懸之藏之以胡盧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
之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所生則害義背其所
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

炊飯成糜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敏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以延客
二子委甑竊聽客語飯落成糜而進客去太丘將責之具言
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耶

爾汝交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過五十相與爲爾汝交

若汝之言亦復甚佳
司馬徽居荆州以劉表不明度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人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其無別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終免禍

縈蒲
歷城東有蒲谷世傳秦始皇嘗過此縈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縈

肉翅登臺
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未正募工整之有餘下卒者展轉如履平地疑其有術問之云兩股各有肉翅長數許

占鼎無足當乘舟
孔子使子貢出久之不反占得鼎卦無足弟子皆以不來矣顏淵曰鼎無足則乘舟來耶果然

蔡邕作仙
漢王褒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神驅石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有神驅石入海石去不速鞭之流血石皆赤色陽城縣山皆起立東傾有趨赴之狀

璠璵之樂
桀以七寶飾之名璠璵之樂

咽嗄
有人鬼嚼追其曰近年以其咽嗄問此言佳否云佳適真曰若佳言令汝翁唱嗄毋唱嗄時因相推及

一朝科頭
管寧泛海船傾乃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書訣墨藪　韋續

八角垂芒
蔡邕入嵩山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如篆籀

畫被
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思吾學之三十年坐則畫地臥則畫被致穿見萬類皆倣像之乃能臻妙

筆尾波
凡書須緩前急後字有點者字乃安點隸書太急則墨不能入紙隸有擊石波八分書有筆尾波最爲難作

鐵點銀鉤
點欲堅直如鐵鉤欲法而有力如銀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印泥如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見沙地平淨以錐畫字嬌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眞實也

婢爲夫人
梁武帝評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金生玉潤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妙中更妙
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也

水硯爲城池

筆陣圖云水硯者城池也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甲兵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構者謀畧也

三折筆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峯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之法

墨入七分

晉祭北郊文王羲之書已而欲改易命工削去墨皆入木七分

東陽魚卵

王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山松煙

墨豬

又云字多肉少骨者謂之墨豬

入神入妙入能

張芝書謂之亞聖張旭草入神八分入妙入能

拊心嘔血

鍾繇見蔡伯喈筆法韋仲將坐上拊心三日因嘔血苦求之不得及誕死繇令掘其墓得之

透過紙背

張長史云當其用鋒欲透過紙背

常侍登床

太宗作飛白群臣就帝手中競取劉洎登御床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南楚新聞　　尉遲樞

火銀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往絕粮忽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楪兩匣根數十斂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

通腸米

荊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可以潤腸胃

孔子廟衙官

文德中荊沿尹平陸有人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二座鎮將孫惲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夢虱登第

李鳳司空初名虯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蝨也乃改今名果登第

抱芋羹

百越人以蝦蟆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芋候湯沸投蝦蟆蝦蟆皆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羹又云兩者皮最佳故越人云切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進士不掛

閩南有妹能文辭謂人曰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掛襴

鄴侯家傳　　李泌

小友

李泌幼時警敏張九齡呼為小友

青青東門柳

泌識之以楊國忠大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聞乎門合
小心以柳為讖御則李者亦讖朕可乎
作小雨
明宗嘗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占於衆曰大孫乃偕
平龍相惧賊乎
六合大同巾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巾
枕天膝睡
泌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
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
五不可住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住臣遇陛下太早用
臣太重寵臣太深功太高而迹太奇力辭竟去
踢鑪為逐
泌與代宗夾鑪而卧懸求退上令唯下以踢鑪為逐此時若
不得請況它日於香案前奏章豈復可得邪
瑠璃眼
皇孫既誕節臣好誇初剃䰂加酥樹之類求詩泌戲云旋沫當
成碧玉泌添酥散爲琉璃眼奉節臣即德宗皇孫也
端居室
泌得請乃於衡嶽隱居詔即所居營建舍宇號端居室
鍊了骨
泌辟穀身輕能行屏風上每導氣骨節珊然有聲人謂之鍊
了骨

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能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怨
出銀青泌知載必敗也已而相矣未幾果然
醉人為瑞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衆觀
以為祥瑞
六押
德宗既相泌欲令以同例分職泌曰不可宰相代天理物補
衮之職不可分也至於給舍乃分司押事故舍人乃謂之六
押平章事當共之若各司其務乃可也昔得謂之相帝從之
貞元
初議改元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以爲郎
勅乃改號貞元
遵補駁鑪
德宗之亂即官隷馬遂補駁鑪
造命者不可言命
德宗以播遷為天命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小心乃為臣之態
泌謂盧杞
獻生子
泌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更相
遺問携新巧宮中亦然故謂之獻生子
月蝕東壁
八月望月蝕東壁泌以吾當之之東壁圖書府之也且占云

大臣有文章者當之今吾為冠集集賢之職開元中復崇飾
利為集賢學士時亮而肖飾東壁呪吾為相乎未幾果不起

韡者詣也

泌未相時宿内院門之師旦起將泌雅送之帝所帝即送泌
以夫韡者詣也當為師詣事且詣矣

吼到遊帝鄉

泌少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
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鄉安能不貴貧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知
可謂有志矣

軒風上立

泌見府身輕能於軒風上燕龍上行有異人見泌云此兒十
五必升天父母恐之開室中異香以作蘇蒜潑之恐其飛升
故也

明月流青芝出鴈行飛而風息碧翠岩當花現紅霞嶺周人天
白見鳥事絕亂且遠東行而去如山紫澹金綠衣飛仙家地

紺珠集卷第三

五日取陰乾以……下有丹書遺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
置地則流水帶之於身能辟兵若遇人

吹龍

葉法善宗時來西域事云有方士能神咒歸川亂吹則浮出初
長十餘丈又作法吹之每吹輒縮色數寸又取置瓶中聞有
旱處則令龍已往厚斂金帛則送龍於淵復吹之須臾大雨
四集矣

謫鋤芝草

蔡誕好道棄家入山不堪苦而還欺其家人曰吾為地仙位
卑為老君牧龍因群仙博戲輸五色班龍緣此被謫崑崙
山下典鋤芝草

蟻磨

天圓如蓋地方如棊局天左行日月又行如蟻之行磨上磨
左旋蟻右行磨行速蟻不得已隨磨行耳

甘谷菊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
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

御雞犀

通天犀中一白理如綫者置米群雞中雞見欲啄輒驚卻故為真
亦名駭雞犀刻以魚形持入水水亂自開

飲丹井
葛稚川洪爲臨沅令縣民有廖世年百歲者因徙居子孫多夭
它人移其宅亦世壽乃非以水色赤若疑有丹藥掘井作求之兆
得丹砂數斛自後水色不復赤

千歲龜
千歲龜五色額上骨起如角解人言集於蓮葉上或在叢蓍
之下

魚魯之訛
寫字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紫微降光
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赤靈符
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以辟五兵

流霞一杯
項曼都俯遊山中忽遊紫府飲流霞一杯忽思家爲上帝所
斥河東呼爲斥仙人

仙蓂
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注云堯時有莢夾
階而生隨月開落名曰蓂莢又曰曆莢又仙茅

天鼓
雷曰天鼓

雷公
雷神曰雷公

周氏

出峽兩作瞿唐灔澦其名灔澦

消世隨意
淘物性不同

仲飫
凡三百歲名仲飫

玉粘
鍊玉爲粘漬金爲粱故曰玉粘

七明九光芝
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爲九光

芝名
七明九光者石芝名也或曰昊飛木芝名也獨搖牛角虎仙
皆草芝也

無腸公子
蟹

先知蝕也

求丸消散
立夏日服六壬六癸符或玄水丸飛霜散蝨不能侵也

謫守天厨
鍾安升仙見上帝誤稱寡人謫守天厨
朝野僉載　張鷟

駝李
後魏肘定四姓隴西李氏上姓也恐不得與乘明駝是夜入
洛而李已定人謂之駝李

綴珠悲

武后狩補闕喬知之有美妾名碧玉而善歌舞武承嗣借教舞僅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其末四句云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逐君盡碧玉得詩飲泣而卒承嗣閱之遂殺知之

獬豸

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本賣餅人以羅告授五品官乞作御史后曰卿不識字思止曰獬豸不識字但能為國觸奸人而已后悅遂授之

訊囚名狀

李嵩武后時為御史鞫獄備諸慘酷其訊皆有名號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拘驢兒拔橛鳳皇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欄尾之類

玄衣素衿人報赦

貞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餘食飼之甚馴熟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於獄屋氣樓中下視景逸喜躁似人之而已聞赦將下有一玄衿人來說乃信其鵲躁是也

斷窗舍人

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他適無從取本檢視乃斷窗取之時號斷窗舍人

則天喜偽瑞

則天好祥瑞臣下競作偽瑞以紫石未墳于白石中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聞置永昌縣又填曰武興即置武興縣刑寺囚衆於獄外牆作大人跡亦云有仙人見即赦

元曰大兒

題目人

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謂之趁蛇鸛鵲王短而醜謂之煙薰木根楊仲嗣躁急謂之熱鏊上胡孫

志射

晉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所在則中有王靈智者學其射父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鏑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之法爾

繫錢靴帶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賄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問之對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攝御史巡按江南嗜牛肉所至多受人金故號金牛御史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敢違時號為鶴鳴雞樹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鄙為內史時號為鳩集鳳池

驢騾宰相

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吏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時號為驢騾宰相

霜鴨東餅

蘇味道嚴王方慶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

[illegible]

淮陽王與衍等[illegible]帝聞[illegible]二王稱以麻[illegible]

車令為帝

[illegible]綿軍

徐[illegible]陸州刺史多不法[illegible]之山王怒令左右捆

[illegible]以車入[illegible]具[illegible]手[illegible]向[illegible]前後八捆助

[illegible]逢隋[illegible]帥[illegible]曰何其令[illegible]九捆當入五品[illegible]閣者啞

號八捆將軍

[illegible]

[illegible]說[illegible]寧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之[illegible]之而舞鳴

其樂矣

孟青

侯思止罷侍御史因大棒名孟青

[illegible]西舞夜叉歌

[illegible]高昂[illegible]長八尺鬚髯長丈餘[illegible]

[illegible]如往酒行自為金剛舞以送之[illegible]以東行酒焉行

[illegible]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illegible]如何為[illegible]其頭[illegible]

[illegible]頭[illegible]如其敵

[illegible]公子[illegible]酒不[illegible]即市[illegible]酒

刺史不守鞋

鄭仁凱至鄂狠常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仁凱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探巢俾奴竊其人鞋而去吏下訴之則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澁體

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鵷闥以龍門為虯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岳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魄兔以風牛為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白臘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之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方舉九上不第號白臘明經與鷟為對

補闕連車載

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眾鑄印不給至以白版封侯者[illegible]

烏金

唐洪州有富猪而致富因號猪為烏金

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眾又病跛元一目為失[illegible]相又曰衛靈公言從衛靈樞亦方相也

鶴捋

唐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捋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不正滿則傾側

鵲尾杓

陳思有鵲尾杓植㕥長置之酒樽凢王公歡者呼之尾則指其人

舞胡子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盞揖之

手重五斤

隆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高談於判決時号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傳芳畧

狐蹲雉伏

鄭指狐蹲貫介雉伏權門

賢聖不過五人

放安常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不遜如此

虎筵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筵

兎魚龜符

唐初為兎符以兎為瑞也又為銅魚符以鯉魚為瑞也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手捘床稜

蘇味道為相或問其處事之道無言但以手捘床稜時謂摸稜宰相

方相姓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者人必認為親或戲之曰豈邑公相何親遠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乃是方相姓只堪誹場豈邑坊造凶器出賃之所也

耳冷不知有卿

唐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諭輔臣此人躁妄欲求内相黜之

琵琶多於飯甑

江陵在唐錦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

不伏致仕

武后時吏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健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舅得詹事

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說不語他日復問說但指支床龜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後果然

熊枕宜男

韓滉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

禾頭生耳

俚語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
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蛩龍
洪紹弟有力能越百尺被謂之蛩龍

雞肆
富人羅會以剔糞致富人謂之雞肆言跑者有所得

夸父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高數十丈古語云昔夸父與日爭走至此煮食
此支鼎石也

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趙州石橋望之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至
橋忽馬不進見青龍斷橋上乃去

魏丞鳥
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鳥每於衆中乞錢銜歸号魏丞鳥

飛坡
永昌中泰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
桑畦麥壠依然不動

葬壓龍角其官必斷
唐郝處俊為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官必
斷

縮葱侍郎
侯思止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
郎籠餅即饅頭也

魁餬須末央漱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白湜曰某能曲踊善射湜笑
曰若壯何不求兵選兵部答云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
即選

祝媼
祝欽明肥大人目為媼媼者肉多混無七竅蓋擬公
時野人得之

改忌日
權龍襄不識忌日何名私忌吏對父母亡日請假季日伏臘
改到明日好作忌

疾從指入
崔渾至孝父母不康祈神請以身代覺疾從指入俄而痛
身母安

騎豬
武懿宗遇敵棄城而走張元一嘲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
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縱拋却騎豬正南竄后曰
何不乘馬曰騎豬夾豕也

點鬼簿
楊炯文好用古人姓名名點鬼簿

算博士
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名算博士

神仙童子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童子

六宜刺史
權懷恩刑州刺史令參軍脫靴襪時劉仁軌曰公為事須刺史

言神州不可奉安當可馭帆

白鵝盞

孫亨飲未嘗醉有白鵝盞取其迅速

月華

歐陽通自重書以象牙為筆管狸毛心秋兔毫皮松煙為墨林以薰

方丈鏡

王幼臨造盃照人馬

百寶爐

安樂公主百寶香爐

辰車

十二辰車如正南則午門開人馬出之類

國史補

鼠虎俱為將屬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識年輩相遠愈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婦翁與婿

張均尚主在翰林獨賜珍玩常誇於同列張垍曰婦翁與婿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裴旻遇真虎

裴旻守北平地多虎旻善射一日斃三十餘虎虎憩息山下有老父至曰你所殺皆彪也似虎而非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父曰此北去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叢薄間有虎子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動旻馬辟易弓矢皆墜不敢自是不復射

王維竊句

王維好佛故自靡詰性致高遠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絕勝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所作也

碧落碑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皆李陽冰見而變之驗其文是唐初而不載書人姓名止有碧落二字因謂之碧落碑

錦靿致富

明皇至馬嵬坡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梨樹下店媼拾得錦靿一隻過客求玩每出須百金媼由此遂致富

光弼號令精彩皆變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旗幟也舊將士也光弼至鎮號令而精彩皆變

出家是大丈夫事

崔趙公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爵位不如族望

李稹酒泉公義琰之侄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嘗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懷州刺史與人書惟云隴西李稹

釋伽周孔設教同

李周與妹書曰釋伽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伽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時以為名識

喜鵲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遂賜死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士庶競輸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

賭軍

麻姑送酒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一榼會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畢門者乃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還略無愧色

蛇酒

李舟之弟病風或說烏蛇可治乃求蛇置之瓮中醸之蛇聲數日不絕比其熟香氣酷烈倍於常酒飲之須臾悉為水惟毛骨存焉

論伐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槐為薪別植小者渭南尉張造造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光寺錢

韓令為宣武軍節度使張元止為邕管經略使王宗為壽州刺史皆自大理評事起拜微光寺錢相從而至皆以為榮

准勅惡詩

德宗幸梁時有頌于臣下莫及渾太保在山南道崔叔清詩百篇帝謂使者曰此惡詩何用進時謂准勅惡詩

熱風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居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逵雲逵亦為診候曰熱風頗甚客求藥雲逵曰藥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慚而去自是京師有弄譏儀者云熱風

襄陽節度

襄州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為帥名暴虐鄭元鎮河中亦虐殺人皆呼為襄樣節度蓋謂此也

上不疑我

德宗自復宮闕常恐生事稍鎮有兵處姑息之惟渾令奏事不過則喜謂人曰上不疑我

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家無制草或問之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家無制草

楊穆兄弟優劣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鄉不相下若楊氏賓客皆同穆氏賓客各殊以此優劣之

筆冢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因埋之號筆冢

枷有三脫

王悅為左金吾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百日乃脫不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赦則脫由是不犯令

以為第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俗方之故以贊為酪質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

茶治熱

故老云五十年前多患熱黃坊曲有專以烙黃為業者灞滻諸水中常有晝坐至暮謂之浸黃近代悉無而病腳腰者乃飲茶所致也

私謁知選

李林甫知吏部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以賣之於是榜其人曰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寧王且放冬集

偏釋同否

或問羅浮生為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羅偏釋同否對曰在則同

鈒鏤王家

四姓滎陽鄭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約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之號蕭齋

婦人之貴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河東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弘靖也其婿韋皋也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比也

沙堤火城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每元日冬至立仗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則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至則眾皆滅燭以避之

花押

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有所異同以黃帖

白袍紛紛

或有朝士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曰由緋袍子紫袍化之使然

文章風尚

元和已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風皆在因人倡之尔

果實名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萄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芝雜以諸香品雜茸俟朱崖攝百官本艸皆此類

蛟龍破笛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夜月泛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舟至登岸請笛吹之其聲清壯山河可以裂牟平生未見之及入破呼吸盤擗遂忽破碎客忽不見疑即蛟龍也

相府蓮

丁司空以樂笛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易之客曰南朝相府蓮製曲韓相府蓮語訛如此

下馬陵
董仲舒墓門人過必下馬故為下馬陵而訛為蝦蟆陵
西番論茶
党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之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番人
曰我亦有乃出數品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張顛
張長史旭善書法傳崔邈顏真卿公旭自言始聞公主擔夫爭路
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娘舞劍而入妙旭每醉書造精或擲大
叫以頭揾墨中號曰張顛
王積薪遇奕仙
王積薪棊術甚高初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於逆旅
夜聞一媼呼其婦曰良宵難遣可棊一局乎婦曰諾第幾道下媼
曰第幾道各言數十媼曰爾敗矣婦曰伏局積薪竊觀之
既無燈燭旦日禮其媼竟皆不以授其仙也由此其藝精矣
詩擅場
唐人集賦詩惟一人擅場謂尚昇平公主席集李端
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緣擅歌
元載久擅權客有為都盧緣橦歌以其危殆喚載令笑謝之
洪美
讀書不如寫字
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
翠衫獨舞
于頔聞高宗進樂亦撰順聖樂舞以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
而一人舞於中[illegible]乃曰何用寡[illegible]
鵝雞 以避[illegible]
一錢算
于頔 [illegible]使[illegible]拔如聽之曰三分中一分築聲二分
[illegible] [illegible]
鳥[illegible]
宋[illegible] 有[illegible]成界[illegible]之鳥[illegible]
[illegible] 有名
[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妃[illegible]
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取題目[illegible]者也皆著名者
[illegible] 語曰[illegible]名[illegible]之[illegible]分[illegible]頭之實宋付一句
取[illegible] 之乙[illegible]以充中[illegible]進傳往一卷
[illegible] 均
水竹 [illegible]最險以[illegible]為則敵[illegible]遊源大如之勢以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下
功德山 公始聞徑山以為妖妄既游之見其形狀不覺生敬出
[illegible] 以[illegible]知乃一[illegible]徑山曰功德山後自杭來凡有婦人來乞
[illegible] 以此名之
[illegible]村 [illegible]村本惟光自太原引兵至[illegible]鼎下營問其地名曰[illegible]懷
村[illegible] [illegible]思故懷

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陽城居夏縣拜諫大夫鄭絪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謂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陸羽筮姓

竟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育為弟子及長不知姓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所作茶經行于世鞏縣造瓷偶人號鴻漸置茶器間

李載士

李載生燕代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棲筠為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棲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柔懦公慚卿卿轉蓋近之也

韋山甫

韋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欲宜術大行服其藥者多暴死其徒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其術長慶二年卒于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徧告人曰山甫病死死而速朽無少異於俗人者

王彥伯醫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四五釜于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翌日各持金帛來相謝云無不効者

賣藥宋清

宋清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人有急難傾財濟之歲計所得之利亦有百餘倍長安人言有義者必稱宋清

白麥麪

竇氏子言家方盛時奴欸群從數宅之賓供白麪言白客姓平由是忘食不疑人數歲後有人告奴妄言所輸乃常麥價諸人暴熱一時皆作

七貴

御史故事殿中得立花塼閑紫綬之號得為七貴

哄堂

御史全官雖共座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先[illegible]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流灩澦大如樸瞿塘不可觸

颶母

南海有颶母四面而吹倒屋拔木每數年一作則多虹蜺虹蜺謂之颶母

雷如彘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冬則伏地中狀如彘人取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為藥餌

蚊母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於叢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樹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流桂泉

南中有一泉多有桂葉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祖廟而祀之又有為祠者各條分其鬚謂之五髭鬚廟有靈應也

江心鏡

楊州有江心鏡五月五日楊子江心所鑄

麋鹿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晉公終其身

登華山絶峯

韓退之登華山絶峯不可反乃大慟華陰令令人百計取之始得下

毬場草生

憲宗問趙宗儒曰聞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雖則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大笑

堂老

宰相相呼堂老

省眼比盤

吏部為省眼比部得廚不食號曰比盤

四軍紫

貞元中有四行軍司馬同賜紫金郎署因呼為四軍紫

雷琴徽

蜀中雷氏琴上者玉徽次金徽次螺蚌徽

石花紫筍

茶名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

石梁春

酒名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名石梁春

麥信風

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

拋雲車

暴風之候有拋雲車

舶鴿

舶發海路必養白舶鴿放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

沈祝聲

董庭蘭善為沈聲祝聲皆琴聲也

斯翁之後

李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

誠歎

詩賦常有生氣

宋袞少有文才常謂人曰我詩賦常有生氣須急掇取不爾便飛去

一株桃李

王泠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

一株桃李也

丁公藤

齊解叔謙母病風夢中人告云得丁公藤為酒飲之其病頓愈

別後闌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

國史纂異

卿自難記

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也

八洞照連續

謝靈運美鬚臨刑施於南海爲維摩詰像寺人寶惜中宗時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其物色遣人往取之仍剪弃其餘

玉樹

雲陽縣多漢離宫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而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

二十八宿笑人

貞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本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作華省名郎若如此斷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也

北斗七星飲酒

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宗遣人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

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爲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譚賓錄

看毛離蜀

唐張循之爲參軍時先張入集賢院校文選注著令之字子即是著毛離蜀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兒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忤意者必加抅陷人謂笑中有刀

作牙官

杜審言恃才寒傲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嘗曰吾文章合得屈宋作牙官書跡合得羲之北面

錢文甲跡

錢文如甲跡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此四字之文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樣后掐一甲跡因鑄之

蒲帆百尺風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膾憶松江滿箸紅誰憑就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唐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服鳥獸備集亦宜圖其事貽于後命立本圖畫之盡不及該毫末備得精神

醫乃意也

許胤宗名醫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後者曰醫者意也脉者須悟也不可言傳

鴨灘之險

元稹爲拾遺貶官作檄文云不知有鴨灘之險貶稹文報云敬聞命矣移恭于之鴨項學事流竄

尚書故事

改根爲銀

韓昶愈之子雖教有文學集賢校理

[illegible]而和以□誤□改根以□後□□遺□此言□

蘇州金佛

今昌陵下分遣使得蘇金佛實像有監察者盜取一銀佛帶□□十□餘或問溫庭筠何以為對曰無過絳州□□

七步詩

魏文帝嘗令陳思王植同出遊見兩牛在墻間鬭一牛墜井死令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井不得言死不得言鬭走馬百步成以上言不成即加罪植馳馬即成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横骨行至凼上頭峻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又令作七步詩三十六言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敏如此

大書合字

張昱彥□裴行儉大書一合字□其□數皆成為□□□

三百繩易清圖

請夜遊西園圖題之畫者張周封得之一日或是有償三百縑叩門問曰此中尉欲以此易其圖與之乃詐也

王書二千六百紙

太宗有大王書凡二千六百紙皆以丈二尺為軸獨有蘭亭□□王涯貯之複壁藏昭陵

五院御史

臺儀自大夫至監察通謂五院□□□□稱者三人本尚隱□

延賞鑑造

紺珠集卷第三

紺珠集卷第四

□□記

三三橫兩兩從

後魏孝文皇帝嘗會群臣酒酣因舉巵曰三三橫兩兩從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乃是習字

懷塼之俗

魏孝帝易李延寔為青州刺史以辭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用好心腹副朝所委時黃門侍左側不曉懷塼之義問舍人溫子升溫曰昔彭城王作青州牧問其俗賓客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至皆懷塼叩頭以見其意及其代去以塼擊之言其始終向背也是以京師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到家無懸腸中無懷愁事始如此

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祖問之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以味言之皆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重於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卿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

水厄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

老嫗吹篪
後魏河間王有婢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飛鳳銜鈴金龍吐穗 杜陽編

金麥銀粟
咸通中同昌公主下降寶之盛無以為比其異者金麥銀粟連珠帳却寒簾犀簟牙席龍鳳繡如意玉九寶釵碎香之類

九花虯
代宗時范陽節度使李德山貢馬額高九寸毛拳如麟以身被九花紋故號九花虯後賜郭子儀珠數也

軟玉鞭
天寶中異國獻軟玉鞭屈之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乃以聯鏈繡帛為袋碧蠶絲為繫者彌陀羅國所貢有然碧色屈之一尺引之一丈

詰多珠
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形如中國綠豆色紅而光芒長數尺有餘又名多詰珠同石菖蒲煮之則大如鵝卵食之數日不飢

龍角釵
亦日林國所獻釵玉紺色刻蛟龍形帝以賜獨孤妃一日帝與妃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命置掌中以水噴之遂化龍矣

萬佛山
新羅國進萬佛山雕刻沈檀雜以珠玉成佛像大者逾寸小者八九分其頭只口耳皆備又有行道僧數千像有紫金鐘徑寸許蜂撞則衆僧皆禮拜至地而起

辟邪
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玉之香可聞數里輔國每置之坐隅一日方巾櫛辟邪一忽大笑一悲啼輔國碎之未幾果李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闐國其白如冰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以名之

金龜印
元和中內給事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遇神人以寶贈中有金龜印龜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具進是月殿前連理木生靈芝三株宛如龍形上曰鳳芝龍木豈非驗乎

雙麟芝
憲宗好神仙之術有方士伊祁玄解者帝頗敬之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家于海上嘗種靈草食之因令種於禁中一曰雙麟芝二曰合葉芝三曰萬根藤玄解餌之良驗時西域進方物三天玉玄解見之曰此生於水中龍實之方生於虎豹之巢遂問所貢之使云果得之山澤間也

菩薩蠻
唐大中初女蠻國貢獻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因此製曲以為名後人則之乎

賞堅冰

唐順宗時拘彌國貢此冰及麥書草

手談池

大中間日本國貢王棊子云本國東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談池池中棊子出焉

雲溪友議　　唐范攄

靈徹詩

韋丹與林僧靈徹為忘形交丹師江西寄詩與靈徹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靈徹答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郭素擬王軒

王軒嘗為詩曾遊苧蘿山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水不見浣沙人是夕有所遇後有郭素者聞軒之事每於浣沙谿邊采歷吟歌賦詩或嘲之曰春至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韋皋代張延賞

韋皋張延賞之壻也皋素負氣傲人延賞惡之因去為隴右軍幕會德宗幸奉天以功拔擢不數年自金吾持節西川與延賞為代張公愧甚不相見而去時無名子有詩云官父辭固又適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

胡釘鉸詩

鄭圃有列子墓廟里中有胡釘鉸者每祈朔祭禱求聰慧一夕夢人剖其腹納一卷書既覺遂有詩思如章縣尉見訪云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粗有可觀皆類此

二十八字致上科

章孝標好詩元和中下第作燕詩以獻主司庾侍郎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頗稱之會再求試遂擢第時謂二十八字致上科

元郎偈

蜀僧元郎性理通悟嘗作頌云天公未生我我貧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遣我飢還我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虞姬婿

唐李陽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留詩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爲衣人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不能解後遇老人教之遂通其義

乞買錢

符山人以青書抵于頔乞買山錢百萬與之

詩集中日得相見

馮道明謁陶公與員外舊識閽者啓之陶言昧平生道明曰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陶喜待之

活半短李

白居易詩云閑勸迺年僧閒吟短李詩言平生變李紳也
才出墨池便登雪嶺
崔涯吳楚狂生嘲妓李端端曰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
月初生李氏求改詠乃曰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
或戲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嶺何一日黑白不均
耶
雪山賦
平曾遊蜀謁成都李固言獻雪山賦言雖深白而無草木華
說洪人採擷以李公平作文章也
裴諴溫飛卿艷歌
裴諴云不是廚中串安知鬲裏愁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
又云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夜夜不遇蓮之

云餘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飛卿
云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云玲瓏骰子安紅豆
入骨相思知也無
三日拂塵
劉夢得贈年高李拜相云待公三日拂塵埃
敘言　咼後人胡塑
金剛杵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大和中公卿世門貢士叁劻
填委寧為闥人脂燭之費以相告語求從遜所投
進士登科記
重□以前後一斗猶與進士並列後凡由文學□□
於□□首竟係于□□刻山□□等則有後□□

□門進士登科記之名如千四也
所入吾彀中
唐太宗見觀中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
雄入吾彀中矣時人語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
頭
進士譜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
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
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放而升者謂之等
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
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
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曲江亭子謂之曲江

會此會謂之聞喜後亦謂之關宴後分散亦謂之離會籍而入
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飲謂之打眊匿名造榜謂之無名子
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曰秋卷挾藏入
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
白衣公卿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間搢紳雖位極人
臣不由此選終不為美往往以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
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李權責李昂
唐後秀才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
急集貢士與之約曰文章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行黜
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之於昂昂怒集貢士數權之

又斥權輿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禮尚往來鄙文不臧
既得聞命矣執事昔有雅什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許之權
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詩乎昂曰然權曰昔
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位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
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甚懼訴於
執政謂李權著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後有請囑無不從由是朝
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為禮部侍郎

神州等第錄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
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可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或濫者
多則撓貢院請落由故有神州等第錄以紀得人之盛後多
為形勢之人所占遂不足貴矣

二子矛盾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
冠為已任徐凝後至同會樂天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為
解元宜矣凝曰君子何是句祜曰甘露寺詩云日月光先到山
河勢盡來金山寺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
善矣奈何野人有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祜遂愕然果獲首選焉

奮鐵頑石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以[illegible]
山試官深慚名第為什首[illegible]
豈非首冠也

期集院事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
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主茶探花之類咸以其日請主
學二人內一人主飲妓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
第二部日至院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則大科頭主之雜
綴宴席科頭亦自有請給第一部日給一千第二部減半皆
須出陪給過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
觀焉公卿家則以是日揀婿車馬闐塞于彼也

宴名有九

一人曰相識主司在其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在偏侍者三
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勑下宴也五曰櫻桃六
曰月燈月燈者閣名也又曰月燈打毬七曰牡丹八曰
看佛牙上佛牙樓寶壽寺[illegible]皆有之寶壽寺最盛九曰關

宴最大即離宴也

錄事判罰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術近聞喜請假往洛及還同
年已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幞載妓微服縱觀為團司所發
沆判之曰深攙席帽密映毡車紫陌尋春便隔[illegible]之會青雲
得路可知異日之心遂加以重罰

壓倒元白

寶歷中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
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諸生班坐時元
白亦預皆賦詩于席惟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而成最佳
元白歎服汝士醉歸語其子弟曰我今壓倒元白其詩中警
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狀元筆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日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楚娘潤娘蓋妓之尤者也

御得錦標歸

盧肇袁州人少賤為人所薄後狀元及第既歸刺史接之甚厚一日迎肇以觀競渡肇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啣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少年時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駒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逢斥令避道逢遣一价語之曰莫貶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阿房宮賦

崔郾侍郎拜命於東都試舉人朝士祖於長樂傳舍吳武陵任太學博士亦在坐謂郾曰侍郎以俊偉德望為明天子選才武陵敢薄施塵露向者見太學生讀一卷文書就視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五人郾未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郾曰敬依所教也牧果得第五人

樂句

韓愈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牛僧孺携所業謁之二公會集各以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愈覽題即掩卷而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所居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

宜傳京師

王冷然書

王冷然上宰相書曰公作文章時宜不識文章者見之乎公富貴時宜不嫌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如何哉

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食久之僧頗厭之一日播出度其未至而先飯訖乃鳴鍾焉後播作鎮江都因訪舊遊所題字皆紗罩之矣因書二絕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趙倚樓

杜紫微讀趙嘏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咏不已因目嘏為趙倚樓其愛賞之如此

冬烘

鄭侍郎薰主文疑顏標為魯公之後將求遺直在激勸忠烈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寒進無以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錦襖上著襆衣

許孟容進士及第無前登科時錦襖上著襆衣

千佛名經

狀出若東之孫殷眾進士不第後登科頂戴之曰此即千佛

紙也

名紙先生

劉魯風江西投謁頗爲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詩書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用通

述溫憲屈

溫庭筠之子也舉中及第爲山南從事詞人李巨川表述憲屈曰甄行先奴明妃爲去國之人援背何儀李廣乃不封之將

繆島雲詩

繆島雲工詩尚奇險有云四五岸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又云拋芥子降須彌佛佛折楊柳㳟㳟探猩猩又湯佛詩云白鳥遠行掛玉虹孤飲潭

胡玢月詩

桂根寧有土光外却無塵

比紅兒詩

羅虬善詩與宗人隱鄴齊名號三羅避亂往鄜州依李孝恭有官妓紅兒善歌虬爲絕句詩百篇令歌之號紅兒詩以百物比擬紅兒而作詩也行于時

吳子華與陸龜蒙文

文千餘言其略云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淪漣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雲枯枝半折挺爲子文有上無絕風下霜清寒鍾自鳴發爲子文鏘鏘香清武陵深閑川長畫白洞爲子文渺泛乎寂寥突鯨狂其來也當雲沉鳥沒其去倏忽賦若蜒蚣軟於無骨亦淡溟淡淡泊泊食旨冷秋鮮妍觸即不道下月拭

不識主上座

方三拜

方干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多諧示村叟老識凝也干嘗謁廉使連跪三拜

孟浩然誦詩

襄陽詩人孟浩然頗爲王維所知往訪金鑾殿私召浩然入忽上幸維所居浩然遽匿床下維不敢隱具以聞上欣然曰朕素聞此人召見索詩浩然對以未攜所業上令口誦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卿自不求仕耳命放歸南山終身不得仕

朱灣別崔使君書

唐朱灣有逸才別湖州崔使君書時所傳誦其略云誰某之山藏者實之中或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濬波之中或可識賢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自假道當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請執事一塵門門人謂之私來也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哀私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人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於漂母夜臥於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栗登如龍之門心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哭倚望甘棠而浩歎自引分而去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乘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騎於儕大戲謂之曰令長鞭力請座

男兒猶自可憐中愁殺鄭昌圖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薛濤詞翰後爭令酒器擲公傷公由此遂出薛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筆詩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竹詩云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他詩皆類此

溫八吟

溫庭筠作賦不起草但籠袖凭案每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謂之溫八吟

報道金釵落

張祐客淮南幕中宴集杜牧之時為度支使同坐牧有屬意官妓以骰子與之賭酒因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因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上水船

朱梁時姚洎為學士一日梁祖問之近來頗知其人聰敏洎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梁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好看客莫倚柁

唐令狐綯公鎮淮揚處士張祜嘗與狎公因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為祜應聲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目連變

張祜嘗謔祜牧詩云鴛鴦帶抛何處孔雀羅衫附阿誰樂天呼為問頭祐答曰公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卽目連訪母也

謝衣鉢

狀元以下到主司主事皆謝謂之謝衣鉢謂與主司名第相同者

鐵跡

燈臺北胡征與裴晉公令畢紀令者號以鐵跡

一字師

李相讀春秋婼字本敕略反誤讀勑略反有小史言曰素昔從師誤呼字者公檢釋文云小史之言是因呼一字師

腹笥

吳子孝為賦一夕而成時謂腹笥

一謙三十年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語詩未有駱賓王一句已呼阿楷為老兄矣

有句如此居有何難

白樂天以文謁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原上草詩乃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難前言戲之耳

松闌三尺

鍾輻作松齋手植一松若呆衣吏曰松闌三尺吾子[illegible]後三十年始成名其松闌果三尺

五老牓

杜德祥放曹松王希羽等五人年俱六十餘時謂之五老牓

芳林十哲

竝翔十人交遊中貴遊芳林十哲芳林名門也

白頭花鈿

蔣疑應宏詞試賦上四四韻遂出頃刻擲時謂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面妝

宋五坦率

宋濟老於場屋嘗試賦波層韻擲筆曰宋五坦率矣從此名著

冰兎雪鬼

劉德仁苦於詩竟不成名嘗卒僧栖白以詩弔之云忍苦詩之詩身劉此冰兎雪鬼已無人招立教桂子落塵土生得一片紫始消

不怠所試而喜所許

吳子華以詩百篇示許渾渾稱有絶唱云殘雲遠道子情遊處引鹽子華不悅所試而喜所許

截金結繡而無痕跡

趙牧效長吉為歌詩自題載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云雲翁鼓鉦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細繁日未是愚有鍋館鏡摘白鬚飢見弔骨吟古詩遇書八十無高軍人生如瘡在須臾何巧自苦八尺驅裂衣換酒且為娛勸君日飲一瓢夜一壺杞天崩雪勝勝祭非竟是何足焉樹君桂父豈勝我聘象走鳴多工昇爲君開鳧尾花金于玉斗延君命

無塵袖

徐夤遺花詩曰何人解借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尺八空喉

姚當嘗與顧非熊會飲江亭端華尚令云遠望漁舟不闊尺八空喉但戒而言兒闊一吐已覺空喉矣

一餅熟成一韻詩

段維智性嗜餅一餅熟時成一韻詩

錦繡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錦繡堆

高軒過

李賀七八歲能文名動京師韓愈皇甫湜謁其父請見之賀辮衣而出面賦一篇頃刻成即名高軒過賀集所載是也

眞珠室

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恕公不爲己詩曰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眞珠即公侍妾名也

九肋者稀

盧肇初赴舉先達問所從來曰某袁州民也先達曰袁州出舉人耶答曰袁之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

汗腳跐龍尾

顧雲歎見劉子長請爲達休齋爲先容潛啓之但一番云雲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跐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繼薄德不任披前人羅織雲吁嘆而咸之

録案

舉人多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鉄出試千春萬春

苦海

蒙山圖有一巨皮箱九枚皆有可嗤之者即按其中詩曰落海昆季人會集穿苦海關之罪不能脫

原夫之輩

賈島不善文每入試巡告曰原夫之輩乞一聯

潛救八人

溫飛卿文思甚敏凡八叉手而成侍郎主文移飛卿簾前試之日晚溫請先出仍獻啓千餘言或云已潛救八人矣

留李端一篇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數百薛能盡毀之唯留李端巫山高詩一篇

淡墨書榜

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字

賜紅箋名字

鄭鎬放榜宣宗以紅箋作一名云鄉貢進士李某馳使以賜鎬

綴玉聯珠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銀餅餡

宣宗賜韋澳孫宏銀餅餡之甚美皆乳酪膏腴之所為

卷有頭眼

進士諺謂投獻必得其地也

爛銀袍

李晾公詩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夢戲稱才

孫樵參求數百戰其上自謂必狀元居眾材之上也已而果然

九重知己

劉鄴特賜及第常峋賀之曰三十八名得年皆有九重知己

職代所無

顏回忍飢面

秦韜玉貴公子行云階前莎毬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鬪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卻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

風騷將

杜荀鶴贈趙嘏詩云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弁分四般同

李郢與李敬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李有詩云因緣三紀異弁分四般同

猶著麻衣待至公

劉虛白與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尚舉子獻詩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金龜換酒

賀知章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易子而教

顏氏家訓之推

君子易子而教何也詩有諷刺之辭易有嫌疑之戒書有悖

亂之事春秋有邪辟之識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所宜
談不親授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不可不學亦不可精至爲人後乃覺累身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世唯知其學書是以小伎而掩其善

邵陵王僞字

邵陵王頗行僞字書體摸拙以百念爲憂更爲變不用爲罷追来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甚士謂也

雞口牛後

史記載戰國策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口當作尸後當從

秦稱權銘

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北齊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得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其一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一明之凡四十字其一則二世時刻詔五十八字書兼古篆只一字磨滅餘皆分明則史記言隗林當爲隗狀也

吹扊扅

古樂府望古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按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謂之扊扅謂其貧無薪以門牡㸑耳吹當作炊

夜漏以五更爲節

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必以五爲節者言自夕至旦經歷五時雖冬夏之晷長短參差而盈縮不盡六縮不盡四不至四退在五時之間故謂之曰五更者如此

論釋氏

歸心一篇論釋氏戒世人不可以耳目不及便爲虛誕如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葉吐絲而成

文章三易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謂沈約文章用事不使人覺深以此服之

上車著作

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起居何如即校書

連花驍

雜藝篇投壺貴以豆忌其矢躍也今則以躍爲貴謂之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妙者有蓮花驍又爲小障置於外投之驍一驍

豬蓴

荇菜江南謂之豬蓴

龍葵

苦菜河北謂之龍葵

馬莧

馬蘭俗稚謂之馬莧 岩衣與錢

鷓鴣鳥者

鷓鴣雖東西迴翔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名自呼海外
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故李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
鉤輈格磔聲其好詭如此

鬼車

鵂又名鵂鶹夜飛晝伏能拾人瓜甲以知吉凶則鳴于其屋
上故人除指必藏之爲此也又名夜遊女好爲嬰兒爲祟又
名鬼車遇陰晦則飛或云鬼車九首嘗爲犬所噬一首故聞其
聲則掌犬使鳴吠以厭之故也

海鏡

蟹爲腹水母蝦爲目

越絶書云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殼相合以成形外圓而
中甚瑩有少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如豆而螯足皆具海
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每者閩人謂之蚱濛紀
凝結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
浮泛水上則歘然而沒乃蝦有所見也

舞象

蠻王宴設漢使於百花樓前設舞象令纓絡首錦襜珠牙隨
指皆合其節奏

紫貝

研螺謂之紫貝

雷公墨

雷州每大雷雨多於野田得黳石謂之雷墨又於霹靂處得楔
如斧謂之霹靂楔小兒佩之辟惡

寶記

八寶

唐開元中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大夫卒爲尼號曰真如其行高
潔天寶元年七月七日忽於寺庭見五色雲墜聆之一囊中
有五物真如藏之祿山亂真如流離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
建子月十八夜真如爲神人召往化城見天帝授以八寶俾
獻于朝以消沴氣真如乃并前得五寶皆獻之

玄黃天符

長八寸闊三寸形如笏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
栗潔若凝脂可以辟人間兵疫之氣

玉雞

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

穀璧

亦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非雕鐫之迹王者得則
五穀豐稔

如意寶珠

大如雞卵而圓正光色極瑩置室中明如滿月

紅靺鞨

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若不可觸而觸之甚堅不可破

琅玕珠

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許

玉印

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

皇后採桑鉤二枚

各長五寸其細如箸屈之似金以銀又似銅

雷公石二枚
形如斧長可四寸闊二寸無孔膩如青玉藏寶置之日中則光氣連天既進肅宗已被疾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爲太子令天賜寶於楚州天祚汝也宜保之代宗受賜即日改年寶應既臨國賜真如號寶和改縣爲寶應令是兵革稍息海內小康亦其應也

博物志 張鷟

精衛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說者謂赤帝之女名女娃往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爲此鳥故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至死不休

駝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千里無水沙下伏流惟駝知之每至泉脉則以足跑地掘之必得之

帨融造市
帨融造市高辛臣也蚩尤造兵炎帝臣也造揮弧牟夷造矢倉頡造書空成造曆伶倫造律隸首造數劍授朔忽恍善忘官黃帝臣也儀狄造酒禹時人綿駒善歌即齊人也

孟勞
寶刀

擊閭巨闕
寶劍

繁弱之弓
繁弱之弓夙盧之矛谿子之弩狐父之戈皆古之寶器

北風圖
劉褒漢桓帝時人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地下柱軸
地下有三柱三十六萬軸犬牙相牽

地以石爲骨
地以石爲骨以川爲脉草木爲毛肉

河精
夏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歐冶五劍
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寶劍皆歐冶所鑄傳於世

太陽草
天老曰太陽之草服之長生即黃精也

江珠
琥珀別名

羽氏
羽氏國有鵝鴈不到

虎僕
有獸緣毛似毛可作筆名虎僕

天孫
泰山一名天孫言爲天地孫也

兔目鼠耳
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

桴鼓
爾雅鳥名

姊歸 高堂賦子歸別名

田鵑 題鴂別名

鷛渠 相如木鷄名

紺珠續集卷第四

紺珠續集卷第五

泉詩

劉禹錫

詩用餳字

劉詩為餳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今賣餳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余作重陽詩欲押一糕字徧尋無據不敢用之

三公入市

司徒杜公在維揚日嘗語賓客曰我致政後看一龜兹錦衫跨小驢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後致政果如其言議者謂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欲以自污耳

御流汗

滁州[illegible]命道士[illegible]於紫極宮[illegible]議

生祠裴晉公度以為宣[illegible]之日[illegible]大衆以誠德政碑[illegible]

流汗成泥

百納琴

李沂公勉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琴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又名綿泉韻磬[illegible]絲為絃一十餘年不斷

狸骨帖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世謂狸骨帖

[illegible]易

陸[illegible]作[illegible]易於[illegible]平地[illegible]待[illegible]

之秦二字

□□疑造兵器刻之漆二年既死人以此稱其聰暢上
□□之言且在蜀見造兵器之漆之乃存其名姓耳由
是得以見釋

魏碑三絕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世謂之三絕古人儁須遠
書者故令繇

虎帳欲兩

南中呈其跡以虎帳授有龍慶跡而作能激□之怒也

淨洗集

成石當御武成殿閣書問宰相王方慶曰卿家稍得其書存乎
方慶遂集之右軍以下至僧虔等二十餘人書帖序命進
融作敘號名曰寶章集

析逢談項斯

楊祭酒愛才喜推獎嘗知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
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由此得名

飛白書始

飛白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於書
雲館書武帝謂曰蔡邕一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
任卿斟酌耳

三詩用茱萸已批

茱萸三詩人用亦有已批杜公云更把茱萸子細看已右逕
六偏把茱萸少一人朱做云學他把茱萸節紀公亦人傻也

良馬須逸軼泛駕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母怒之曰健特須走車破轅然以為□

□以此為欽後人重致遠言董子不奇其非異器故也

寒具

晉書有食名寒具無注解後於齊民要術及食經中見乃是
令條餅

借船帖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盧尚書甚寶之張賓護致書求
假谷云以可就有未嘗借人後盧公守潞州忽有人持此帖
詣張公求售張公驚問之云盧家郎君寄與賣耳張嘆而
郤之

三臺

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鄴都有臺今臨三臺每宴集公人拍手
奏上臺以送酒耳

次韻千文

千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乃梁武教諸王書令
殷鐵石於大王書摸一千字不重每字一紙雜然無序武帝
召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進鬢髮皆白帝
賜

鐵門限

右軍孫智永禪師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瓮每瓮
數石人求書者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
裹之謂之鐵門限

退筆塚

每十瓮筆頭作一塚瘞之號退筆塚自作銘志

□□三絕

渡始寧溪思無紙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日取紅葉學書之歲久殆遍書自此進

名下無虛士

開元中善畫者荆州見張僧繇畫迹曰定虛得其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吟嘆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乃去

宿索靖碑傍

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馬觀之良久而去行數百步復還下馬立觀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欲行依然若有所得

搊琵琶

貞觀中裴洛兒者善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俗呼為搊琵琶是也

上官儀咏詩

高宗時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當國政嘗凌晨趨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望之若仙

東方虬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與西門豹作對

不暇唱渭城

劉伯芻嘗曰有賣餅者每當爐謳歌一旦鄰憐其貧資以為錢貿是不聞歌聲問之曰本流既大心計轉念由是不暇唱渭城之曲矣

諸葛所至則令兵士獨種蔓菁因呼為諸葛菜

亂離錄　　趙璘

遽遷月令

德宗嘗暮秋獵苑中天色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候不相宜欲遽遷一月如何左右皆賀聖旨降旨議之李吉甫為翰林學士承旨先進言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宜編之於是李程時亦為內相議曰臣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所定恐不可易上遽止其議

人傑子安得居山

武宗呼李德裕為處士王龜忘某為東官帝問龜誰之子對以王起子帝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王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對

不肯父之欺

郭汾陽在河中禁軍無故馳馬犯者輒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王且言都虞候縱其之狀王叱之曰不肖父之將吏不惜母之乳母子不謂愚也

好解嘲

李逢吉知貢舉榜放未放而入相及第之人謂之時謂之好解嘲門生也

鎖招隱寺

高峻府君趙公初至金陵於知府李庶人坐上屢請招隱寺一日錫宴於寺既歸問趙公曰尚謂招隱寺何遊者何勝中州也邪公哭曰某所賞者疎豐山若以遠山將緊喉遐古松用綠羅裹腥膻泥所宦泉音樂亂山鳥聲不勝

茶須活火煎

李約嘗於供白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之活火者蓋謂炭之有焰者也

晉公不服食

裴晉公不信數術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口占進玉帶狀

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却進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聞者莫不嘆其不亂

陸羽歌

羽本遺小兒為竟陵龍蓋寺僧收養至成人後他適聞師卒作歌曰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淑者聚衆論說內典託言鄙褻事不逞同輩合其聲調為歌曲呼所居為和尚教坊又有僧鑑居作姦尚法行于世

文章託名

才命論稱張燕公作非作者所作文公先生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作後人所託託名非作者也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為端公知雜事者謂之雜端非不雜事謂之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居左巡號兩使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言笑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

臺中無不拜

故酒無起謝之禮但公拜酒赴朝候於待漏則有卧拜上馬有馬拜他悉以拜為禮

諸察院題名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禮察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謂之魘廳寢多魘兵察常主院中之茶以上院中茶茶必以陶器置之躬自緘啓故也吏察主朝宗名籍謂之朝簿廳

東讓客非禮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東讓客蓋禮非

閤下

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諸侯亦有閤故有閤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或言下執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不必稱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七子亦可通稱非特從道釋也又自尊也近例云座前不非也閤下降殿一階座前則降几前一等尊卑可以同執

文章李益

李益能文多有與家子同姓名人謂益為文章李益為門戶李益

門戶李益

七七

李沂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箏

山公

李約有山林之致養一猿目之曰山公也

孟詩韓筆

韓愈能古文孟郊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偏意蜂蝶

李賀作歌詩多屬意於花草蜂蝶間見不能遠大

時世妝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

會稽二清

越州有名僧二人一曰清江二曰清晝故稱二清

幾至失名

遂然以詩謁韋蘇州皆效其詩體韋全不稱賞明日以舊制投之韋大歎味曰幾至失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也耶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也

南榻北榻

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乃舊儀也

鬱壘

歲旦繪二神貼于門之左右俗謂之左神荼右鬱壘之門神按於此山下東北樹下……一名鬱一名壘……以何不祥之鬼……之名

爆竹

歲旦爆竹于庭世傳以為逐祟之禮由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長尺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爆烞有聲則驚遁去爆音剝 烞音朴

鞦韆

每春節懸長繩於高木上女戚集袪服靚裝坐立其上共推引之以為戲曰鞦韆楚俗又謂之施鉤涅槃經又謂之罥索

禁煙

過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皆介子推三月五日為火所焚并人哀之每歲春暮為不舉火因以寒食謂之禁煙至今晉人重此禁云犯之則有雨雹傷其田

杏酪麥粥

孫楚祭子推文云餳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廚今寒食節物有杏酪麥粥即其類也

如願

錄異記云有商人過清湖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自是商人有所求如願悉能致之後因正旦如願晚起商人撻之走入糞掃中忽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於糞掃中云令如願

七種菜

正旦至七日謂人日採七種菜作羹

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名水車又名水馬

以械為馬

人以為水車戲為馬

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繫臂謂之長命縷

豆花雨

八月雨爲豆花雨

南陽菊水源

豫章記云南陽有菊水居山側者多壽菊實用致三十斛水

源芳菊被崖故以名

仙木

桃者五行精能制百鬼謂之仙木

膠牙餳

元日食膠牙餳取膠固之義

人日

正月七日謂之人日者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鷄二日狗

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陰晴兆

其豐儉

辟惡餅

伏日食湯餅謂之辟惡餅

艾先生

端午日以艾爲人形置戶上辟惡故師曠占云歲多病則艾

先生

蟾蜍辟兵

五月五日取蟾蜍辟兵習繫帶齒條

天帝借二萬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

室中

[illegible]十七卷

李德裕　柳理常侍言行

剪綵

顏真卿青衣小髮稱曰剪綵

真卿地仙

顏真卿嘗得神仙丹服之後爲李希烈殺希烈既平人發真

卿棺猶改舜貌如生遂掩之隱士曹庸山曰此後三十年

能生羽翼飛騰而出救刑衣行山澤之間即所謂地仙者也

客土無氣

泓師與張說卜宅戒勿動西北土以損旺氣後見氣索果掘

三坑說欲填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也

顏郎衫色如此

真卿問范氏尼吾得五品否尼指坐上紫絲布云顏郎衫色

如此

上清

竇參青衣後入掖庭嘗參之訴

陸九

德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常喚伊作陸

九

張果老

刑和璞能算人壽夭使算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者能視

鬼召果老令察視之反問果老安在終莫能見也

齒落復生

上以董飲果老進三危宮以焦乃以鐵如意擊落齒傳以

藥齒復如舊

長致雨

上令求仮六甲數嘗然炁龍適足致暴雨耳乃盡去求雨之具以一鉢水以小刀攪之作胡言須臾有龍如指大入鉢中役攪之叱之白氣自鉢中出如煙出炁如一疋練少頃大風閙雷電

金甌

上命相以八分書先書名金甌覆之

以餅飾刃

肅宗為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餅飾刃徐啖之上甚以爲[illegible]如是愛惜

玉環琵琶

肅宗所御上欲西幸衍命賀懷智奏之

四十年不知酒味

上入斜谷宗偶得新酒馬前獻之上不御偶帶自飲之上曰卿謂我疑也吾始即位嘗因酒殺一人因自戒四十年不知酒味矣

嗤釵小龍

嘗出遊宮垣後上欲西幸一夕雲雨南去後幸至茂陵上欲御舟有龍夾舟上法然曰此吾池中龍也以酒酹之

南部煙花記　煬帝

問花女

帝御女袁寶兒嬌冶多態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帝令持之號司花女帝詔虞世基口寶兒多態憨帝試嘲之世基爲絕句云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今世花枝傍輦行帝甚悅

蛾綠螺

鳳舸殿御女吳絳仙善畫長蛾帝憐之由是爭爲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也

璧月詞

帝憑緩賦陳後主相遇後主左右一人迴美指謂帝曰此麗華也因憶桃葉山前[illegible]時麗華方倚臨春閣試東郭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擁[illegible]直來衝人都無去就

紙紋使鑑

後主以側紋海蠡杯酌紅梁新醞以勸帝

舞玉樹

帝命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自井中出腰肢不復往時情態帝持杯再三請之起就一曲

春蘭秋菊

後主問此如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秀也

小窓寄玉詞

後主遂詩數千篇帝獨愛小窓一篇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illegible]應辭相思[illegible]

問寶帳

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合香四曰迎秋月皆寶所成也

不識細失度每睡須喚侍兒撼動方就一夢侍兒韓倰見尤得
意每就枕必令掀幹支頤常特夜睡常呼侍兒爲來夢見此
故也

女相如

帝以合歡水𨻻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箋小簡進詩謝帝曰絳
仙才調女相如也

宮室志

杖花懸崖

楊隱之謁唐先生將別先生以杖畫地視其處忽懸崖萬仞
嵩谷重疊帝隱之回陵谷遂遷于將發歸隱之誼告乃以帚
掃之其處户如故乃得歸

掃雲留月

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
之懷袂因取箸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
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耀寒入於人肌骨焉

賜錦半臂

竇參爲御史中丞參德宗以文繡半臂賜之帖者曰半臂以
肱之衣其義居精任手後數日果大拜

獵鹿

玄宗冬狩射中一大鹿張果老曰此仙鹿也已千年矣漢武帝
時狩獲之帝從此赦其命以銅牌識其歲月俾獲之果於角視
得一小銅牌

巴西侯

綠
領侯
虎
清遠君
猴
鉅鹿侯
鹿
玄丘校尉
狐
洞玄先生
龜也昔張魴遇此六人焉

玄陰池

石崇與群僧遊於申云此玄陰池曾驗之乃群蛙

齊人曾氏之子

鏴錯

紅麥枕

安金齊字玉清宗王清女貢以三寶一曰瑤杯二曰紅麥枕
三曰紫玉函

清水珠

微生得一珠胡人曰此清水珠置之濁水則渙然清澈

止戈龍

上元初惡大師嘗以戈龍獻武后也

柳將軍

有人於古宅遇柳將軍者驗之乃一株枯柳爾

絕三彭之仇

僧契虛將椎川仙人問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對以未能遂歸去

流花寶爵

天帝流花寶爵致於日中則光氣連天

謝鶯遇鬼詩

謝鶯云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鬼云愁態上眉淺綠淚痕侵臉滴殘紅

平淮西石讖

元和元年九月裴晉公往征吳元濟至境上因掘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之者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之期在巳酉乎後果以是日入城

蝦蟆天使

李揆未相前忽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天使吉兆也未幾果拜相焉

羯鼓錄　南卓

破空透遠

羯鼓尤甚促急作連敲碎之聲破空透遠特異於衆樂

八音領袖

玄宗曰羯鼓八音之領袖

天工

帝當初曉景物明媚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耶羯鼓輂之自製一曲名春光好曲終柳杏皆坼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

秋風高

又嘗秋風高一曲每奏之則有秋風徐來庭葉亦墜

曲終而花不墜

汝陽王璡嘗戴研絹帽打曲上摘紅槿花置帽上極滑而久安曲終花不墜以為能上曰花奴資質明瑩必是神仙中謫墜來耳

阿瞞自是相師

上嘗稱花奴寧王從而毀之帝曰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之氣花奴但端秀過人耳

羯鼓解穢

上嘗聽琴未終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來為我解穢

南山起雲

宋開府璟尤精羯鼓詞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皆宋所作也

青山石末魯山花甕

帝與宋論鼓曰不是青山石末即是魯山花甕此乃漢震第二鼓也

頭如山峯

宋開府以頭須如青山峯取其不動手如白雨點取其急此羯鼓之最妙處也

明背聲

[illegible]二字並失傳

樂府雜錄　段安節

永新歌詩

明皇大酺勤政樓萬衆喧嘩大令宮女永新歌一曲樓下皆寂然無人聲

記曲娘子

張紅紅善歌每聽新聲一過即能記其節奏後入宮號記曲娘子

鵾絃鐵撥

開元中賀懷智善琵琶以鵾雞筋爲絃鐵爲撥

段師教崑崙

康崑崙善琵琶開元中號第一手兩市結樓鬬技康登東樓彈曲未畢西樓出一女郎名段師下撥如雷市人皆聽崑崙歎服帝聞之段師曰且令崑崙不近樂器二十年本領純一然可以語此

曹綱右手興奴左手

曹善運撥若風雨興奴長於攏撚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蕤賓鐵躍

樂工廉郊嘗於平泉池上作蕤賓調有物鏗然躍出池岸乃蕤賓鐵也

參差

笙一名參差

銀字管

尉遲青善吹觱篥取銀字管吹般涉調

水蠶絲綃

唐若寧嘗買一櫝綃有波斯見之乃曰此水蠶絲所織若月映於屋室猶存

河滿子

白秀才者言一宮人善歌因遊靈武刺史李靈曜設宴座中有客姓駱唱河滿子皆稱妙絕白曰家有聲妓能歌此曲音調殊不同乃召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非梨園駱供奉耶相對爲之泣下皆明皇時人也

琵琶

推手前曰琵引手後謂之琶

幽怪錄　　牛僧孺

鸚鵡能歌

柳歸舜至君山忽見鸚鵡群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花鳳皇臺莫邪兒多花子亦有善歌者音調清響

阿春有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有客忽一青衣來空下相見

[illegible]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時金戲泛積翠池吹綠玉之笛

玉巵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巵娘子也

輕紅輕素

曹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詔惠曰鴛鴦入帶柒鶴嘴黃角甲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illegible]此者當

柱貴翻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矣
三耳秀才
董慎爲太山府君呼爲録事令決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
之甚當府君喜其聡敏爲於額上更一耳既還額極痒遂出
一耳尤聡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鵰窠
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童子亦損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
兜玄國
戚汚蝬
隋末君綽夜行投宿埜人家主翁曰戚汚蝬奴曰蝸兒館之
甚厚翊早訪其處乃陂澤沮洳有蝸螺在焉
顧𢘅是劉稹後身
梁顧𢘅始爲縣吏曰若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某徐某且
謂𢘅曰公乃劉稹後身因論前身之文𢘅乃頓悟前事得
其遺文數篇投於令令待之甚厚且謂死劉稹猶庶得生縣
𢘅
炎沙之罰
開元中葉天師蒲経於明州奉化縣𢘅一老父來禮且云守
藏龍宫此千歲方受炎沙之罰今爲僧咒水散救吾師以符
救之
和神國
李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
二男二女爲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

州州如黃濁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緜緜可以爲
衣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禽獸百
許祈於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於東谷嚴四嚴四曰若令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不復游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
不復出也矣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橘園中霜後見橘如缶剖開中有三老叟象戲一叟曰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爾一叟取龍脯食之
食訖餘脯化爲龍衆乘之而去
王塵九斛
橘中叟札爾曰汝輸我瀛洲玉塵九斛
癭中琴瑟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癭癭中有琴瑟笙竽之聲一日忽
破裂內一猱跳去癭乃無
四真
楊敬真忽有仙樂綵雲來迎一女一處云宋金峯有四人來謁
號四真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寶守真曰須謁大仙伯問爲
湛即茅真君也
鄰登廁
廁神名
坤明國
顧𢘅前身是劉稹曾爲坤明國侍中魏開國鄰地也

十洲記　　東方朔撰

壽祖洲　瀛洲　玄洲　炎洲　長洲　元洲

流洲　生洲　鳳麟洲　聚窟洲

瓊田不死草

祖洲有不死草

火鼠

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鼠

麟洲

鳳麟洲以鳳喙麟角作膠名集絃膠能屬連弓弩斷絃又名續絃膠

割玉刀

流洲以昆吾石作刀冶鐵作劍割玉如削泥

碧海

扶桑國東有木如桑實如椹而赤仙人食之以為珍每九千年一實

蓬丘

蓬萊山也

圓海

蓬萊別有圓海黑色

閬風巔

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星辰之輝名閬風巔

天墉城

崑崙山有積金為城名天墉城其面方千里上有玉樓十二

東風入律青雲干呂

漢武帝時西域遠夷來貢云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披奇縕以神香為獻

養鬼

冬至後日養鬼於廣寒宮

神異經　　東方朔

銀盤

北荒外國有銀盤大五十丈中有以珠大數丈照千里

長男宮

東明山有宮以銀為牓碧鏤字曰天帝長男之宮

會風扇

郭翰暑夜織女降其室衣玄綃之衣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縠之幬施水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

之翰有同心龍腦枕翰以松書青縑一幅以寄翰

牽牛郎何在

翰曰牽牛郎何在女曰河漢隔絕不得相聞

天酒

甘露一名天酒

五色露

吉雲之地露起五色紫綻大如小杯

食邪

南方有人長七尺腹圍如之朱衣縞帶赤蛇繞頭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三百名曰赤郭又名食邪又名黃父

餓鬼

又曰黃父以鬼為飯露為漿

唐宋遺史　　詹玠

衣錦將軍

錢鏐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嘗戲其下後為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以錦繡名其木木號將軍

范攄子詩

唐末吳人范攄子處士子七歲能詩贈隱居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作夏日詩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其不壽爾未幾果卒

金蓮燭

宣宗詔命令狐綯為相前數日夜召吏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以送歸院吏望見燭以為駕幸也而綯至時以為榮

南楚材妻詩

進士南楚材始娶薛氏後遊潁川潁守欲以女妻之楚材遣僕取琴書以示無歸意薛氏善書畫而能詩知楚材欲見絕乃自圖其形題詩其側以寄之云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得詩大慚而還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招飲密會具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為設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研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寤御命搜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紋而道士已遁矣

賦詩得妓

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嘗赴杜鴻漸宴醉歸驛宿館舍既醒見二妓在側窺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等來侍其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侯門深似海

崔郊之姑有婢甚美郊嘗私之未幾婢出賣入于頔家郊因寒食出遊於車中見之馬徘徊相顧郊因為詩贈之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頔見詩以婢歸郊

渠伊錢

張崇帥廬州多不法上民苦之一日入覲郡人幸其改任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其語乃計口率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傳再罷府人亦不敢顯言以崇多髭惟捋鬚為慶崇歸又率捋鬚錢焉

如意女子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試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乍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推敲字佳

賈島苦吟赴舉至京師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改敲為推於驢上舉手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衝京尹韓愈之節為左右擁至具述其事退之咲曰作敲字佳乃命乘驢並轡論詩久之

黃蛇食藤

明皇微時嘗游潞陽令僮日用家口用錢未具明皇竊於書齋前有藤盛開忽一大蛇逐食其花須臾入明皇所

飢寒日用逐之不去明皇乃號曰窮飢其後家孫漸衣食之去矣

玉簫之約

韋皋未仕時寓於江夏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荊寶待皋甚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皋贊而悅之後絕即以贈皋凡數年皋歸覲與玉簫約七年後來因以玉指環贈之皋踰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死後皋鎮蜀荊寶往見問玉簫知其已死甚憐之皋後因東川盧尚書獻歌姬名玉簫呼視之宛然舊人中指玉環隱然起

三天子氣

五代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天子氣戰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從行

龍興倉

汴都興國寺也舊有龍興寺周世宗廢為倉國初有僧求復為寺太宗怒其煩瀆遣使封劍誅之且曰懼即斬不懼即釋再奏僧竹臨刑不懼使以聞太宗壯其如此可從其寺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草堂問曰何所乃隱士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援琴教鶴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甕中龍

尚唐時有茶頭持龍不圖求貨或得之將疎以服忽甕中然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三世男子

開寶末神降于鳳翔府張氏家其聲如嬰兒有禱必應自言上天尊神詔即所居置太平宮嚴奉之以張氏爲羽士掌宮宮先是張氏居里中無行人或以爲言神曰有陝以西二世爲男子者惟張一人鄉曲縱逸不累爲累

清非先生

太守中允王綸有女十八一日晝寢若有物憑附而語稱清非先生呼其女爲燕華君能三十六體天篆文能詩後數月如故皆不能記矣

紺珠集卷第五

紺珠集卷第六

列仙傳　劉向

鳳鳴祠

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名弄玉好之公遂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乃作鳳臺居之一夕吹簫鳳來乘之仙去後作鳳女祠以事之

偓月子

許碏遍遊名山所至題字云寄偓月子到此忽作一日詩云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於醉攀乘雲而去

金牀玉几

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中有金牀玉几

魏立君

魏立君泰山下道士嘗謂漢武帝東巡採芝朝謁

負局先生

謂隱於磨鏡

玉女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曰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鬢髮如鴉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鴉

錦帳故宅

許真君拔宅上昇惟車轂錦帳墮故宅

青鳥啣符

吳真君嘗遇大風書符置屋上有青鳥啣去風即止

[illegible]之河

舜遊南方有國曰揚州入于龍之門江流四之河有玉城琺闕曰九疑之都

飆車羽輪

王母所居玉樓十二瑤池翠水非飆車羽輪不可到

酉陽雜俎　段成式

蝸跡成文

唐宗為忠王寢室壁間蝸跡成天字數去復成後即位離王鑄金為蝸形分置道釋像前

女媧携鯉

肅宗以太子起兵討祿山至靈武一日黃昏時有婦人携鯉于寶皆謂軍門曰皇帝安在衆異而叱之即失所在後虢州奏女媧墳傑一夕大雷雨失之至曉如故計其日正靈武見婦人時即其神也

玉符

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遇邪用圻戰鬬用琥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即節也大喪則用琮

卻鬼丸

梁武每歲旦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卻鬼丸

納采九物

近世婚禮當迎婦以粟填臼以席覆井以枲塞窗婦上車婿騎而遶之三匝婦入門先拜豬樴及灶明日作黍臛世俗相傳莫究其義惟納采九物義乃可見膠黍取其合凝綿絮取其調柔蒲葦惟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兩固之義

也

嘉禾分福

見上

吳剛斫桂

舊傳月中有桂高五百丈其下有人斫之創痕即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或言月中桂地影也空處即水影也本無物

此則坐近

覺䆒北斗

僧一行長於數術善王生其子以殺人繫獄求救于一行一行曰吾數推之當有赦矣明日遣其徒授以布囊七戒令往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其徒如言而往至晡時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填之大瓮中密覆封以六一泥朱書大梵字誌之詰朝明皇詔使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此何祥也一行奏曰此古所無惟後魏時常失熒惑亦其比也惟施恩可以感之釋氏云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臣謂莫若大赦從之其夕太史奏一星見七日如故

閣編郎

太極真仙中注周為閣編郎

三尸

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紅姑伐人胃命又曰一居人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腹令人好飲食恚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九庚申日言人過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

木鑽穿石

傳先生修行在山遇異人授之木鑽一枚石厚五寸許云此石鑽穿當得道積四十九年石穿穴下得丹服之果仙去

八人過

瞿天師乾祐峽中人常預言事一日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當有八人過可善待之人莫能曉是夕遺火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也

月中樓閣

常於江上與月坐客或問曰此中果何有天師曰可隨吾指觀之俄忽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刻乃如故

紙月

長慶初楊隱之訪道人唐居士因留宿是夜月暗而不設燈唐呼其女曰可將一弦月子來其女以片紙作月形貼之壁間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須臾滿室朗然

碧筩杯

魏鄭慤守濟南夏日率僚佐避暑於使君林下以大蓮葉盛酒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傳吸飲之名碧筩杯

點字法

晋法奴始亡點兩眼再亡點兩頰三亡橫眼下皆長一寸五分梁法凡盜未斷先劓面頰上作劫字

借霹靂車

介休縣百姓嘗宿于晋祠夜半聞人叩門曰介休王借霹靂車某日縣界收麥祠內即有應者遂見數持一物如幢環綴旗旛可點領數此幡十八隨有光如電百姓者翌日告於

村落曰可速收麥將有風雨至果然人以為妖訟之于縣尹
見案牘中
辱金
金曾在丘墓及為釵釧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陶隱居說
覺元
腦神名
玄華
髮神名
虗監
目神名
沖龍
鼻神名
始梁
舌神名
天鼓
學道必叩天鼓以召衆神謂上下齒相叩又左叩為天鍾遇
不祥叩之右為天磬遇邪僻叩齒
天鍾
見上
天磬
自然灰
凡雕刻琉璃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軟其灰出於南海間
湖目
表翩寄於歷城蓮子湖上實集鴉天告於作血蓮不成者乃
令從他所汲水乃成時湖主在坐問之公曰可思湖目主不
喻歸問其主湯旁淑道房曰糯能散血湖目蓮也
屠馬避火
徐敬業年十餘歲時善騎射英公歎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
一日遊獵令獨入窮谷逐獸因縱火欲燒之敬業火逼即屠
所乘馬剖其腹跧伏其中火過浴血而出英公由此奇之
爭先術
一行師本不能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一局遂與之敵
手語燕公曰此但爭先術爾若念貧道四句乘語則人人盡
為國手矣
壁松
大歷中玄覽禪師住荆州陟屺寺張璪嘗於寺壁間畫古松
符載為讚衛象為賦名士題之三絕師見曰何為亦吾壁命
加堊焉
顏非熊符生
顏況只生一子年十七歲暴卒作詩哭之云老人喪愛子日
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
其父泣遂復作顏氏子已而果然至七歲能呼其族人小名
後字非熊生其家
柏歐罔象
周官方相氏歐罔象謂者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柏與虎墓
植柏于墓路石為虎所以歐之
崔子洪
元魏時菩提寺僧因發墓得一生人自然姓崔字子洪

地下百餘年常如醉人時時遊行不甚辨了晝日光及水火兵刀等物又言見地下鼓鬼兵惟栢棺者皆得免

蝦蟆油

長安宣平坊嘗有市油者張帽驅驢而行或與鄰道擊之應手而倒乃一大菌已折驢負二油壅遂飛去衆逐之一嚴閭至大樹下乃鼓地求之下有大穴有蝦蟆如數斗盆大背有二筒木津皆滿旁有大菌成蓋蓋變而為怪也所貨油價賤而味甘食者多嘔

白元通

開元中長安東市有民使父乘驢入市欲易之以辨俵驢忽作人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惟欠錢四千五百足可以恭償其家易之如其言而往果如前數因易之後數日往闖之驢已死矣

物食不同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多勇而悍齕呑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蚕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物鳴不同

蜩屬旁鳴蜻蛚注鳴發皇者鼠鳴蚣蝑股鳴熒原胷鳴鳳皇鳴節節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麒麟鳴曰逝勝嶋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初闘杜鵑鳴不詳宜作犬聲應之

物不同鳴

蔡邕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蚯蚓為蟋蟀詩疏以蟋蟀為蟋蟀高誘以乾鵲為蠨蛸

物有知

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物化為人

世傳肆化為石鳥化杜鵑

寶苗

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下有玉者木旁枝下垂亦明之寶苗

芝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之類者田蚕耗

烏城

貞元中田緒李納境中羣烏啣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焚之信宿如舊烏口流血啣木不息

鵲子為鵰

世傳鵲生二子若三子則為鵰

虎威

虎脇兩旁皮下及尾端有骨如乙時名虎威宜佩以臨官

犀

犀尾一孔三壁其角通者乃其病然其有正插有倒插有腰鼓插正者一半已上通倒者一半已下通腰鼓者中斷不通

南人云有蚺必有犀

黑暗白暗

海賈以象牙為白暗以犀為黑暗

明駝

世傳明駝千里腳，駝當作明，謂駝臥屈足腹不着地而漏明者，最能遠行。

狼狽

狽亦狼之類，前足絕短，每行必駕兩狼，無狼則不能行，故世傳言事乖者謂之狼狽。

蒙貢

猫一名蒙貢，一名烏員，其目睛旦暮圓，日午前如一線，凡洗面過耳則有客至耳。

赤鯶公

唐律捕魚得鯉即放，號赤鯶公，鬻者杖六十，斷罪以識者言鯉為李也。

一木五香

海南有木，根旃檀，節沈水，花雞舌，葉藿香，膠為薰陸。

昔耶

博雅云在屋者昔耶，在垣曰垣衣，廣志又謂之蘭香，生於久屋瓦上，俗之瓦松。魏明帝愛之，命於長安故宮殿上取其瓦載入洛，以覆屋。梁簡文帝薔薇詩云：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崔融作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又曰：煌煌特秀，狀金莖之產雷；燦燦懸空，若星榆之種天。間紫苔而浥露，發碧花而含煙。崔公號博洽，豈不知

松有說

垣衣

見上

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謂之水栗。

牡丹

前史無說，謝康樂集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非珍玩也。隋種植法七十卷亦無名。至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過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株，移置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城奇賞。當時名士有裴給事看牡丹詩。至德中馬僕射總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今則至多，與戎葵比矣。但慈恩寺昔有一株開花至一千二百朵，有正暈、倒暈、紅紫、淺黃之色，各自不同。

落蘇

茄子一名落蘇，又名崑崙瓜。沈隋侯行園詩云：渚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今兩浙多茄，有獨根成樹，花時取葉布路，人踐之

則實多

崑崙瓜

見上

風下

嶺南人有病以風下之，何謂某言其身為邪。

祀用梟破鏡

傅玄賦云祀破鏡。注：用一梟，漢祭祀黃帝用一梟破鏡。以梟食母，破鏡食父，黃帝欲絕之，故祭祀必用，多殺以其類絕其

類

罘罳

世以殿榱間護雀網為罘罳，誤矣。禮記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刻之為雲氣蟲獸之狀，如今之闕

蟻城

有卅淄者因營葬穿地遇蟻城方數丈城壁樓櫓皆備城内分次街衢小徑各有蟻居之中有樓高二尺大蟻居之長寸餘一紫色其足如金一翅有金脈端思而掩之

石橋圖

李緯性好古常於保壽寺得一楮橋圖裴治以示柳公權權曰此乃張萱所畫石橋也後日使士良至果以勑取去矣

物膽

象膽隨四時在其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蛇長十丈可吞鹿其膽上旬在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

膽殺則有自死則無

丸龜

術士王瓊取一丸以藥作龜甲懷之以頃取出置地則成真龜循行庭下經數日復成丸

滕王蝶圖名

滕王畫蝶圖有數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來菜花子

河伯從事

世傳烏賊魚為河伯從事以其吞墨也又曰烏賊魚懷墨歲久盡脫如空紙無所行以備為妙

數丸

生江岸如彭蜞取泥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舟人以為候名之曰數丸也

論蒲萄

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仕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形狀

勞遠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

舞草

出雅州獨莖三葉聞人歌動搖如舞

王清本

有人伐枯木有大黑蛇蟠其下舉首曰我王清本也其人畏而掩之後王清往伐得錢數萬後因致富焉

人面瘡

有人膊上生瘡如人面口鼻皆具以酒飲之則面赤以食物與之則膊脹因歷以諸藥試之至貝母則面聚口閉不納因決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五鬛松

松言兩粒五粒者粒當言鬛今有一種名鬛皮無鱗中而結實多新羅多此種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然有數千偃者乃根下遇石則偃

構楮

穀楮久廢必生構楮葉有瓣曰楮無瓣曰構通謂之穀書言桑穀即此也

夢草

漢武帝時異國獻夢草似蒲晝縮夜伸懷其草則如所思而夢帝思李夫人因懷之輒夢

書帶草

鄭康成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所居山下生草如薤長一尺餘謂之書帶草

乾朋

徐州一七人甚爭復出云初退孫云天使行雨隸名落隊
行兩種一瓶貯水作人間雨一如銷不米名乾雨

斜川將軍

梁上林作飾表云伏覩除書以臣爲糝兵將軍御梁校尉脯
州刺史

色試

周長史臺畫得色試當理采色於霤下旋取飛刷之

鼻中鬭神

王帥有女甚美鼻兩孔各有息肉甚大百治不瘥有一梵僧
來治之即以火藥吹鼻中須臾摘去相繼一少年造門問
有胡僧來否布具其事少年曰上帝失二樂神此奉命來取
令遂爲此人先得皆獲責譴矣

金背蝦蟆

有人八月十五日夜望林中白氣如足練就視之乃一金背
蝦蟆疑月中物也

修月戶

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一人枕一襆物而睡呼之
乃云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也
因開襆視之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遺二人食之云
畢世可以無病矣

上帝戲臣

邢和璞嘗遇一客皷琴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而去或問
之曰上帝戲臣也

選羅求象

有術上合五色爲一器飲饌隨成象維摩問疾經曰乃盛

碎塵巾

處士皇甫玄真以碎塵巾遺高琨因出郊風埃大作高琨馬
及左右皆塵獨無纖塵

白舍人行詩圖

荊中街子葛清自頸以下皆刺白舍人詩如花中偏愛菊郎
一人持杯當菊叢凡三十餘首號白舍人行詩圖矣

月點錢點

婦人面飾用花子因上官昭容用以掩其瑕人皆效之有士
人妻妬其妾灼面成點令用花子掩謂之月點錢點

紅沫

錬丹砂金色研以染筆書木石皆透謂之紅沫

湯湖

句容有湯湖其熱可瀹雞豚湯泉也

逐鼠丸

王肅以銅爲逐鼠丸晝夜有聲

化生人

大食西有國樹上生人首如花不語能笑人視之輒笑久之
落謂之化生人

麒麟函

韓公晉令人編錄州界碑刊一函碑詞義華美最高常藏
韓公小字麒麟因以名函

忽雷駮

秦叔寶所乘馬號

抓

明皇時有妹嫁[illegible]惠帝常[illegible]之肉掀後因出外陵剝上帝杖殺之

夢墨

王蚤夢人遺一丸墨盈袖自是文辭日進

太白入月

李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月果見太白蝕月

長鬚國

有士人泛海吹至一處問之云長鬚國也其王以公主妻之公主亦有鬚士人賦詩云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不恕有後驗之乃群蝦所聚

七寶砂

龍王所居岸砂皆七寶也

舞袖弓腰

有人嘗見古舞上所畫婦人裙於[illegible]內錦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illegible]蛾眉空帶九秋霜一人問曰如是弓腰歌者反首至地[illegible]女規鳴呪之皆不見

耳

碧鏤牙筩

罘罳龍中賜北門學士口脂蠟以碧鏤牙筩

丹山寃

雄黃

青腰女

北帝元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雲黃

硫黃

風狸杖

南方有獸名風狸穴有木名曰風狸杖可以蔽形及指[illegible]獸猶難得

海神鎖山

齊郡歷山上有小山鎖鎖纏繞世傳此峯本海中好移徙海神鎖之晚來斷飛于此

冰夷

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

形夭舞干戚

形夭黃帝臣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不止

莫才人囀

明皇時莫才人善奏聲號莫才人囀

射必溢的

徐敬業射必溢的

越三[illegible]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者每月夜[illegible]三領[illegible]置前躍而過

寒骨白

單雄信幼時植一棗，作十八環為鈴斧，賀取重與比者稱

寒骨白

風條

謂枝

苛寒

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

奇快

梁徐君度勸尉遲一飲而盡，稱奇快

楓脂

楓脂入地為琥珀

冰為頗梨

千歲積冰結為頗梨

昆吾月鹽

昆吾陸鹽周十里，月滿如積雪，月虧如薄霜，月晦則無

烽火樹

漢宮有珊瑚高一丈，柯四百餘枝，每遇夜有光焰，號烽火樹

衮衣倚槐

唐廣陽夢衮衣倚槐，元稹占之曰：死後當作三公，槐本木傍鬼，後果然

鱗鈌星鐔

鄭雲達得一劍，鱗鈌星鐔，有時鳴吼

四明公

夏侯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

天漿

石榴甜者天漿

千人捏

柹而無盤極堅硬，名曰千人捏

擒風捋草

鷹兩翅各有稜翎，左名擒風，右名捋草，具兩翅者獲以多獲

蝦姑

蝦姑狀如蜈蚣

遼山忌鼠金子忌蠶

遼山金子二妓名，一忌鼠，一忌蠶，後嘗因夜會，共徵鼠蠶事

多至百條

築辣拔鼻

新羅從海濟見鬼國，群鬼執之曰：汝能與我築辣三版，手汝欲身長一丈乎。其人請築辣久不成，乃為鬼拔其鼻如象

駝峯炙

將軍曲良翰作駝峯炙甚美

木飲州

朱崖海內有一洲，民居其地無井泉，海水特鹹，取草木汁飲之，號木飲州

餛飩湯淪茗

長安蕭家餛飩，漉可淪茗，庾家粽子白如玉，韓家櫻桃饆饠，色味不變，皆珍食也

獻婆羅木狀

西國獻婆羅木狀，辭月宇之丹桂，對天上之白榆

鵲井
江淮間鵲群飛盤旋謂之鵲井俗曰採取穆天則浮以鵲能
飛揚霄漢激散雲雨
蝗腹梵字
蝗腹有梵字云自西天來驗其字作本天增法可禳之
吏致蝗
世傳蝗食苗由吏貪錢所召所農語云身黑頭赤者武官蝗
頭黑身赤者文官蝗
竈馬
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曰竈有馬食必足
馬留
馬伏波南征十餘年卒於鎮外壽洽縣後為二百餘家號馬
留
婆侯伎
同時西域貢幻伎能興雲噴火或為獅子巨象龍蛇之狀中
國頭殺之其國本名扶婁語訛為婆侯伎爾
人臘
李章武有人臘長三寸許百骸皆具云是僬僥國人
連錢草
南方谿間生草葉圓而相連名連錢草
草龍珠帳
具丘之南有蒲萄谷有僧遊谷食蒲萄因折一枝為杖以歸
植地遂活明年結實紫瑩號之曰草龍珠帳也
木威
橄欖樹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冷蛇
明皇以申王畏暑賜之冷蛇白色而不傷人冷如冰雪玩之
不復有煩熱也
辟寒金
魏時昆明國獻嗽金鳥常吐金屑鑄之成器名曰辟寒金此
鳥不畏寒也
通肖畫
有人牽馬訪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韓幹曰
真吾設色歸驗所畫脚有一點黑缺信矣醫所得錢成泥
吐女子
續齊諧志云許彥山行遇一書生共坐吐一女子容貌絕倫
女復吐一男子明悟可愛又吐一錦行帳日晚復相吞吐雲
營火芝
常山有營火芝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枚七竅洞徹能
夜書
水精鹽
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君王鹽
桃核翁
常見市人以桃核量米一升云於九疑溪中得
牝牡銅
鍊銅時與一童一女俱以水灑銅當令分為兩段凸者牡銅
凹者牝銅
鳥獸長短

雅劫云鵲巢避風雉去惡故乃是劫之一長狐凝猶豫
歟之一經

寶胎宮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入口而孕凝神三千七百年誕生

青盧

北朝昏禮青布爲屋盧在門內外

河伯小史

烏賊魚名河伯小史

衣素裏

陳昭問庾信諸葛味何如橘柚信曰洎渡所勝若芳城之尉謹曰睢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消良不及

勝風

明皇令裴諝隨呼舒西征常得勝風 北夢瑣言 孫光憲

連字句格

杜荀鶴曾得一聯云舊衣新篆同間之曰不如吾印條鎖鎖無用玉鈎鈎

東川市令

西川人謂東川乃我之草市耳時楊師鄭爲東川節度謂參佐曰吾立朝三十年始得東川市令耳

悔讀南華

令狐綯問事於溫岐對以事出南華中經因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大怒故岐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也

朱耶赤子供我之筆

盧汝弼爲檄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此爲梁檄言李

自是吾家文字

吳融爲韋昭度作文年不如意曰此自是吾家文字非卜老天改之乃愜意

破天荒

荊州舉人多不成名曰天荒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

鼠燒尾

寶歷久不第銳取宇文翃女遂登科時杜尚書遺之因鼠尾或大而作蛇說因謂曰此將化龍雷焚其尾近日是鼠亦有燒尾者嘶其慚

乞食歌姬院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

摘樹葉或卓倒詞

李琪每於坐臨石橋摘木葉或草倒詞宋時爲絲條七

騎對可以銜稱

鄭綮作老僧詩其得意云此騎對可以銜稱杜甄重之不偏也

詩思在灞橋

或問鄭綮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

何以得之
李程賦在
李程賦日五色賦登第後試有耶人浩虛舟卷中行此賦程
盧其帆已耿讀至末韻云漫挽水以出動俯寒山而秀發程
乃笑曰李程賦且在諸日何得言挽秀歟
一片宮商
沈光有洞庭樂府韋岫謂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
紅篆
李滄瀾詩云一封紅篆書泰壓箋事
間氣布衣
皮日休傲誕有號間氣布衣
星辰可摘

韻雲為高騈賦詞云天静則星辰可摘
賈島佛
李洞慕島常欽鑄其像戴之常念賈島佛
山巾子
包賀詩云雲是山巾子虹為水靸鞋
舡撩鬢
又曰掉搖舡撩鬢風動水縋背
祝雞翁
李德裕與段成式書云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
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也
手汗模糊
嚴遵表與一紫衣僧來謁以所謝語書置掌中及取致手汗

模糊文字莫辨但云伏以筆者而已
累累餉梁祖龍腸
揚節之淮上賦云辭箧璜珩歸阿房矣小星變焚咸陽矣
累累餉梁祖龍藏矣
周禮庫
李浩博學禮樂之事多洽之人號曰周禮庫
矢像前拔刺
師寶住於百尺大像前拔刺不肯師常僧也
鴉挽鈴
溫璋為京兆尹有鴉三挽鈴璋曰此必訴冤遣吏隨至城外
果有探其鷇追其人詰附決之
天帝召碁客

滑能善奕忽有小子自云姓張請與能對奕思甚精敏能異
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看碁能忽奄然
盧三節
李全忠所居忽有蘆生一枝盈丈而三節後其家三人秉節
鉞者
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不成一箇錯
羅紹威帥魏州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
竭帑藏以奉之恐其圖己乃謂所親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
鑄不成一箇錯也
見李忠戒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因言寢膳之間宜思調衛因指御前食
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忠戒

行綴即彈有孔即吹
溫庭筠善鼓琴吹笛曰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故也
輟櫛綴文
庾鈞理髮思來即罷櫛而綴文
夢得天絲
王氏女夢授天絲由名有玉霄宮天衆羽紅綃爾玉仙爾之類
六甲行廚
術道功深者自然感六甲行廚有所須隨意即至
檢譜角觝
顏雲論兵必奮袂叱咤若對大敵人命之檢譜角觝

五絲梯
文士馮涓臨終以五絲縧梯其冠帶躡梯一級而逝
詩思二百里
蜀士唐求有奇名然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間
龍泉鋼
武陵溪以浮大木截寒水七人剖劍合一
消纍木節
朱朴自博士為相殊無所成云消纍木節彼說也至
書鎮
石可用為書鎮
齊山截海
天祐中造巨艦名齊山截海

賞見未聞新書策
或問李德裕所為好對以此
吉弔
龍生三子一為吉弔多出水與鹿合或遺精木際浮槎遇之即生花如瑞桃名紫稍花大益陽事可以入藥
燒驪龍
江南汾江多蘆荻冬月縱火焚之多燒起驪龍
雷公鏃
世傳雷公鏃可受而不可就蓋一壯夫以拳扠地為非巧勞叔井又畫一人負火來鏃端一谷柴又一人以七手撮大鼓弟之擲七山鼓其他率類此
造榜天
陸泉衆進士既倚宗辛棄洋是年六月狀頭及第後在禁林時著頗成甚同列戲之曰好造榜天

紺珠集卷第六

紺珠集卷之第七

水衡記

淩澌水 黃河正月水名

桃花水 二月三月水名

麥黃水 四月水名

瓜蔓水 五月瓜延蔓故以名

礬山水 六月水名

荻苗水 七月八月荻花故以名

登高水 九月水名

復槽水 十月水落復故道

蹙淩水 十一月十二月水凝復結

乾臑子 溫庭筠

短簿畫地起草

每擁衙入試青主像於庭樹下以短簿畫地起草

快語 八

韜汭寄象使之快語

乾臑

不冷不熱非炮非炙能說諸公廢乎乾臑之義

大郎罷相二郎拜相

韋承慶除禮書嗣立作平章事時謂大郎罷相二郎拜相

分無堂食

張文瓘分無堂食則傷痛

雙與

裴越石楚金同舉有司以兄弟不可兩收欲俱退李勣曰貢舉本求材何妨兩雙與

國奢

竇懷正娉韋后乳母時號皆國奢懷正欣然

著毛蘿蔔

蕭嵩注文選見爲先進釋蹲鴟云今之芋子是著毛蘿蔔

嵩大笑

班固作孟堅

張由古無學對衆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賦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

長歎相嘲

無忌嘲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俒襠畏肚寒只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

上大笑

御史初

則天問張元一外有何可笑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逯仁傑著

朱閭知微衆禹馮吉甫稱鑒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吳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即胡元禮也天后大咲舉除別官

翠毒

附子也董烏頭也

二負

漢宣時上郡山崩得二物長數丈髮丈餘彷彿似人森森而動問不答劉向云出山海經此二負之臣有罪繫獄帝桔於疏屬之有胎息之術

輕紅

崔玄亮與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徒焉

狐精

何讓之春經原陵見一老翁歌曰野田荊棘春閑閑綺羅香出入頭上日死生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又曰洛陽女兒羅綺多無奈狐精老去何奈爾何讓之逐入草中作一狐遁去案上得文字一帖紙如麥過不可曉解有曰何以光祥山納大麓何以贖課復禍案卻之語後作一僧以三百緡求之不與作其弟奪去後囚牢失鞭犯於讓之以死

太一

蕭同州嘗游齋子恐贊詧奴楊諷遊梁過一道士曰吾奉天帝使往華山此處北上曾闢回店有太一君焉乃正衣冠而去楊諷之詢彼以老回店陳嘗叔十三矣未嘗言過之來

河濱挽翁

郭汾陽鎮蒲沙苑浮橋而激流毀壞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西木生埠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像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濱親家翁

猖狂

猖狂之名滿天下

牛僧孺制科在捷甚參常乾度不知而問之僧孺甚訝錢退之曰公猖狂之名滿天下常尚不知何惟焉

銀海

裴鈞僕射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座銀器盡數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許手鈞許之遂竭座上小爵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即填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機抱之索馬而去鈞使人問弘泰方其踏而坐稱兩得銀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房琯惟欠不言

房琯爲鴻頊尉事陸象先不曰宮覺茶相遇避遲琯決之入白象先曰如芬術犯決亦得不決亦得琯謝之公曰謝亦得不謝亦得後值公入召琯相與語琯至黑不言爲御史曰房琯爲人百事不欠惟欠不言矣是堪用也

廬山記

匡裕先生

姓匡名裕殷周之際遯世隱居廬于此山

陳舜俞

杏林

董奉以每治人病俾栽杏五株得杏已遂成林

峯前下有甘泉冷暖與衆異焉
香爐峯
孤峭特起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煙
山帶
天將雨白雲冠峯俗云謂之山帶不三日必雨
浪井
灌嬰所開極深邦人謂之浪井蓋以盆江有風浪井水輒動
太白詩浪動灌嬰井
碧虛上監
晉秦上升號碧虛監
分風
宮亭湖神能分風上下船

九天採訪
玄宗夢神仙稱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以廬山作宮基址木
彩不求而足
神運殿
遠法師初至夢神告曰此處幽靜足以棲神忽於夜半雷雨
明旦視之素沙匝地良木構然因作殿名神運
龍泉
遠師欲作寺苦無水以杖刺地泉即湧出後旱祈之有龍現
馬
三笑澗
遠公送陶元亮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故此亭
三笑澗

虎溪
遠送客過此虎輒號鳴
白蓮社
遠與十八賢同修淨土
虎跑泉
遠公與杜附遊此峯虎跑石出泉
聰明泉
殷仲堪與遠談易林間泉傍師愛仲堪辯博乃指泉曰君辯
如此泉涌因號聰明泉
香谷
慧永禪師于此有芬馥之氣因名
辟蛇行者

遠公初來山多蛇虫行者侍師驅蛇蛇為之去號驅蛇行者蓋
山神云
遊山虎
山有一虎未嘗傷人時見行跡因謂遊山虎
醉石
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中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人
墨池
歸宗右軍所居中有墨池
鸞溪
昔人謂歸宗有剛鸞棲息之地因名其溪
船底池
吳猛乘舡龍負而行舟人閑
闚林木聲懼而竊窺龍遂去

山頂令有敗編

玉膏

吳猛與弟子度石梁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不一老人以玉杯盛甘露漿授猛又設玉膏弟子取一寶器忽雲霧紛如

指遂之得反

群玉洞府

秦亂有十二人棄官學道經于此山內三武七唐建成李德殳宋雲刁敖逵種馬下人曰初忘歸群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假言此一夕雷雨化成二溪溪中有盤石七有玉簡天篆曰神化靈溪余簡標題真人受指玉府諸神

停霞館

陸修靜下樂京邑文帝作停霞館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

後爲有太和之事

崇虛館

明帝強招之作崇虛館通仙堂以待之使使講道

潮泉

雞籠山下有潮水深一尺餘泉湧如潮刻刻不差朔望尤大

金門羽客

梁大中道士譚紫霄小賜號金門羽客於閩中八

辟流

宮亭湖神能分風擘流當日呂時云分風今一擘流成內

瘞符之潭

昔吳郡太守張公直過于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此妾後夢汝婢怖而遇沒中流船不得行船驚曰豈愛一女令門受禍

公只不令汝女下之妻乃以此女代之公負知下井女遂曰吾何面於當世復下已女水中將渡遙見二女於岸側一吏白曰吾蓋君主簿敬君之至誠遂二女皆無恙

江湖桎梏

或問周續之時跡王庭何也笑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放而忘者市朝亦巖谷耳

潯陽三隱

劉遺民陶淵明周續之

祿如腐草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乎曰棄祿如腐草

家盛幾何

文房四譜 蘇易簡

紙爲良田

劉氏小說秦洪起洛人門無宅中積業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半面啼笑

無寶錄聲形學扇吳頭翊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啼半面笑

硯凍開

崔寔四月令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冰凍命

[illegible]

天雨降羅縠

邯鄲仲舒在廣天雨降羅縠甚多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輿作悲剡溪古藤文云今衍筆為士數

多號非曹則滕上章謂爲假子曾是大閑劍將相也

廣州記

五羊

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

六國時廣屬楚

水弩

水弩永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八月後卸弩

定命錄

屑尾之歎

令狐相未達作詩自歎云何日得三累終年尾百僚

伏犀貫玉枕

袁天罡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

龜息

袁天罡相李端曰耿則氣從耳出名曰龜息必貴

鄴中記

莫雞

扇之商巧者名曰莫雞

錦名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又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之名

鳳詔

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口中飛下端門謂之鳳詔也

法苑珠林

人生如寄

文選注劉琨安與書曰人生如寄終日感感遷若東流

謂之

般若臺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其金書云名般若臺待文達

也

諸天雨

搏摩天雨摩泥珠護世城雨美膳阿脩羅天雨兵杖閻浮提

世界雨清淨之水

荊州記

酉陽逸典

酉陽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之酉陽逸典

分風

洞庭湖神廟分祈詩以驗分風送船

湘州記

玉象之

玉精曰王象之祐木精曰李飛金精曰黃直

南山木強人

馬與鎮淮南有一兜鍪之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法驗之乃

一棋局耳

北堂書鈔

韋編折擿

孔子晚喜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

成都記

六詔

南蠻六部本無統屬大子矮下詔各分一封謂之六詔唐開

節度使王昱受賂乞合爲一乃封大蒙舍詔歸義爲雲南王
上始猶稱南詔既盛乃爲蠻患
河東記

常持滿
汝南王頊葉等能箕曰有一生徒能飯當令來試翌日有通
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儒也啖啜渾一道飲以酒五斗
乃醉倒是一氣甕
啓顏錄

臣卿尚少
後魏孫紹爲少府少卿帝問卿年何老答曰臣年雖老臣卿
尚少遂遷正
景龍文館記

脩文館學士
唐中宗景龍二年置脩文館學士大學士四人象四時學士
八人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象十二月遊宴恐從以爲親
近也

造化小兒
杜審言好大言臨終宋之問等往問之乃曰甚被造化小兒
相苦尚復在文既公等今死固當慰心但恨不見替人耳言訖
遂絕

閏重九
閏九月九日作宴賦詩李嶠云閏節開重九

柏梁體
連句爲柏梁體一句一韻

紅情綠意
趙彥若萌綠花云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

國奢
竇從一爲御史大夫中宗諭以卿久無中饋爲卿成禮此夕除
於守歲殿宴設極盛中席迎其婦與之同坐徐徐卻扇入衫
服之乃一老嫗帝與侍臣皆大笑後知是皇后乳母從一由
是曲近中宮之遇有國奢之號

醜綠牙緋
沈佺期作回波詞云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帝大笑
遂賜之

蹀馬之戲
安吐潘使作蹀馬之戲皆五色綵絲金校具裝於鞍上加麟
首戴超綵仗馬皆隨之蹀足宛轉中節胡人甚大駭

四部書
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
通謂之四部書

儒首
祝欽明學博號一時儒首

後罰三杯
宴白鹿觀御詩序云人題四韻後罰三杯

天歡
李宗楚等謝曰既陪天歡不敢不醉

天杯
又曰敢舉天杯飲

薛蛭
寡聞錄云松門縣產翠薛蛭列皆抵
綸省
除中書舍人李乂爲學士云綸省推高
文江
鄭谷連句云文江學海思濟航
桃花行
李嶠作桃花詩帝令擇二十篇入樂府謂之桃花行
帖綵毬
寒食賜秋粥帖綵毬鏤鷄子
拔河之戲
清明節命侍臣爲拔河之會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細柳卷
上巳祓禊賜近臣細柳卷云辟之免蠆毒瘟疫
文貍綺栢
日蕆轂以文貍綺栢爲材
合笙歌
內殿奏合笙歌其言淺穢平武一諫曰妓女衒街爲言共談妃主之情况列王公之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笙不可施於宮禁也
八風舞
內則歌數曲作八風舞以手據地作諸醜狀嚴識因同觀公使五經掃地矣
松板
宋之問曰西域松板其禁仙派
御史臺詞
横床
侍御史說雜端最爲雄劇台中聚會則於坐南設横床號南床又曰凝床登此床者倨傲若凝焉
御史本草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爲合口椒最毒監察爲開口椒殿中爲雞蘇侍御爲脫皮椒言慟入佳味遷員外郎號甘草言可以久安故也
五墨三仍
唐右臺御史還南省仍供奉者三退劾按者五右臺謂之以爲五墨三仍
百官本草
唐侯味虛著百官本草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報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可用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可以令人冷峭
獄尉六道
獄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獄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三水小牘

杜举翫月
趙知微有道術皇甫玄真等師事之中秋積陰不解衆惜夜
辰知微曰可備酒肴登杜举翫月既出門天色開朗及登山
峯月色如晝會飲月落方歸下山則儼風雨陰晦如前

魚鏡
元稹登黃鶴樓望江濱有光若星使人就視得一鯉剖腹得
古鏡如錢大背有雙龍其龍口中常吐光焉

登蓮花峯擿火
王玄冲欲登蓮華峯寺僧咲之玄冲曰到峯頂當擲燈爲信
翌日攜火而登僧俟之數日果有煙起留二旬乃復下僧問
之云峯頂有池適菡萏盛開可愛然於其中又有破鐵舟存
焉

廬山精
劉棗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槖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
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林麓劉命致
之乃所放駝也

峴山張蓋雨滂沛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則雲起池中若車蓋必致
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
淮南子

悲練泣岐
墨翟見練絲而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泣爲
其可以南可以北皆本同而末異也

白猿號
楚王獵見白猿射之猿善避而莫能中乃命養由基射之方
執弓而猿乃抱樹而號始知由基神射也

曾泉
至于曾泉是謂早食注云早食時也東方多水故曰曾泉

下春
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注云未瞑時也
家究春曰高春歇瞑下家曰悲春曰下春

桑榆
日西垂景在桑榆謂之桑榆

桐魚請雨
董仲舒請雨用桐木爲魚

亢鵲
鵲之別名曰音下

女夷
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女夷神名

槐市
太學曰槐市

孑孓
水中致設曰孑孓
搜神記

種玉得婦
楊雍伯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
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
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得璧遂娶

氏

赤虹化玉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青蚨

青蚨以蟬而稍大生子草間如蚕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八十一文以子血塗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子錢或用母錢皆復飛歸輪遶往來無已

鴨化帶鉤

長安民有鳩飛入懷中化爲金帶鉤子孫遂富

阿香車

有人逵次寄宿道傍草舍惟女子居之夜半門外有小兒呼曰阿香官喚爾推雷車女子乃去迨曉其舍乃一古冢耳

龍精

蚕口龍精

神光照舍

應媼着生子而有神光照舍四子皆以才名顯

審雨堂

盧汾夢入蟻穴見堂宇危豁題榜曰審雨堂

笑電

電曰笑電

鵲谿

北史禁門鐙前曰鵲谿

更漏呼風

趙炳從舟人乞渡不從乃坐水中長嘯呼風而嘯

呂氏春秋

雞跖

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水雲魚鱗

小雲爲祥水雲魚鱗旱雲如煙雨雲如波

六戚

父母妻子兄弟謂之六戚

熊席

衞公文熊逃言不寒范春君依狐裘坐熊席四隅置火所以不寒

委裘

堯之官若委裘言以事也

禹箴

禹命皋陶作九成以昭其功

承雲樂

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名曰承雲

葛天八闋

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投足猶蹀足之謂

論衡 王充

細柳

日出扶桑暮入細柳細柳西方日入之地

一角羊

獬豸一角羊也性知有罪者即以角觸之

齋動
敎令將至蟹皆齋動有所感也
史匠
織雕琢文畫者謂之史匠
堯何力於我
堯時百姓閑暇擊壤於途觀者曰大哉堯之德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
腹育
蠐螬化腹育腹育化蟬
木囚
李子長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形鑿地爲牢當罪木囚不動或冤木囚乃傷

原化記
栢葉仙人
田鸞入華山見黃冠師指樹曰此長生藥也教以服之法後得道受朝上清列仙皆呼栢葉仙人
私花酒
有老人雪中詣崔希真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漉無味以丸藥投之酒味頓美
錬白兎
王卿爲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視之一白兎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忽有一道士化爲鶴飛去須臾擒兎來遂復投之於竈
以球易餅
賀知章嘗詣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
寶母
魏生嘗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云此寶母每月望設壇海邊石上可以集珠寶
禍斗
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荊溪忽得一大螺已而化爲女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虐堪曰今要蝦蟆毛鬼臂二物不獲罪之堪語螺婦即致之令乃謬語曰更要禍斗堪不曉又語螺婦曰此獸也須臾牽至如犬而食火糞後爲火令取火試之忽遺糞火燒縣宇令死焉

廣異記
鞭擲敷朽
有人乘馬山行見洞中二老人樗蒲乃以鞭拄地而看俄忽鞭擲而敷朽
金羊玉馬
有積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玉馬高三尺許
沙苑射鶴
天寶中玄宗重陽日獵於沙苑有鶴孤翔帝射中帶箭西南而去益州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徐左卿常寓一日自外至謂衆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傷已無恙因掛於壁書其日月且言後年箭主到此付之後明皇幸蜀遊此觀乃見其箭

王瑯作守門童

辰州有人出獵，逐入石室，見老翁問何爲射獵傷禾，斫即呼一童子責之，命守門，令獵者出。引者問何人，童子曰：吾爲上帝所謫，諸仙講易，我即王瑯，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摩頂松

玄奘往西域，見其松，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東回，使吾弟子知之。既去，松枝年年西指，一年忽東回，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化銅劍

武勝之嘗於江灘見雷公，逐一黃犢，戲以刀斫之，一聲然不見。雷公飛去，乃一銅劍，有文云：許旌陽斬蛟第一劍。

嬰武喚花開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花忽一鸚鵡喚，花開，[illegible]花苞皆折，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俱飛，各[illegible]亦有[illegible]

衣中

尉論袍

王維[illegible]爲岐王[illegible]

可錄數篇，及作一[illegible]

或問何名[illegible]

[illegible]

英粉

行道一打湯餅之人，曰：此英粉，食之七日必羽化。

宋帝

華岳三夫人，婿乎是[illegible]

蝴蝶如山

有海賈人見兩山相對，千啟間各高數丈，已忽不見。舟人云：此近海蝴蝶也。

三笛

呂洞賓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泛中，有一老人，許一遂以笛名，大者如合拱，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者如世所吹者，曰：洞府仙人樂也；小者筆管大，此人間之笛也。遂吹其小者，始一二聲，湖湧波，又三五聲，舟揖數躍，呂大驚。老人以笛朗吟曰：湖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作碧草。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忽不見。

神人詩

有神人作於郎侍家，吟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老君剪舌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後夢老君剪其舌，覺來語言乃正。

石阿措

崔玄微嘗遇美人，其一曰石阿措，一曰封十八姨，封則風神，石即石榴也。

山丈山姑

山魈嶺南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

敲元頭

夜叩人門，雄求金錢，雌求脂粉。

說小說

寶櫝名稱小說類卷

名畫記　張彥遠

精紙

王世充自言我嗜酒肉好音聲蓋人有美酒珍食精紙何所不可

世情未盡

戴安道善佛像庾道季見之曰神猶太俗蓋以世情未盡耳

畫本

隋鄭法士求田賜畫本楊指宮闕人物衣服車馬曰此吾畫本也

綵障為衣

有人收張璪畫松石障既死人辭之其妻以練為衣障將斫惟一雙石松存焉傳後世以為名筆也

廄馬師

帝問韓幹曰内廄馬皆臣之師也

黃庭經

蕋珠闕

上清云閑居蕋珠闕作七言注云松要在仙宮有陽客之殿蕋珠之闕七綴之房

胎仙

琴心三疊舞胎仙注云琴心和也三疊積也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則曰胎仙猶在胞中結實而生也

神盖

三素雲

上有黃注云丹田上中下俱有紫氣又云日晃有紫黃綠三色謂之三素雲

赤珠靈

天中章云赤珠靈裙華蒨粲注云此言心神所服之色然也

蒼華

至道章云髮神蒼華字太元注曰白黑謂之蒼首上故曰蒼

太和官

口為章云口為玉池太和官注云為諸祭百味和適五臟

玉練顏

注云明堂夜則脫膚若冰雪也

精根

髮神曰精根字泥丸注泥丸腦之象也

明上

眼神明上字英玄注在首上故曰明上

玉壟

鼻神玉壟字靈堅注隆龍之骨象如玉

空閑

耳神空閑字幽田注耳静則能聽幽閑神所舍也

羅千

齒神崿鋒字羅千注取排列象獄之義

丹元

心神丹元字守靈注心為臟腑之元南方火之色也

皓華

肺神皓華字虛成 注肺為華蓋潔白也

龍煙 肝神龍煙字含明 注東方青龍之色

育嬰 腎神玄冥字育嬰

常在 脾神常在字魂停 注脾中央戊己黃庭之宮曰常在

龍曜 膽神龍曜字威明 注膽色青光故曰龍曜

白元君 肺部 注曰白元君主肺宮之神

玉羅 心部之宮非家被玉羅 注心色骨上有白氣象玉

天宅 腎謂天宅而也

桃康 臍長三寸已下神名曰桃康

玉廬 注玉廬鼻也

黃野 靈臺連脾曰黃野

三關 三關 口為天關手為人關脚為地關

瓊宮

……之象

寸田 謂三丹田各方一寸故曰寸田

五牙 當合五行故五牙不飢渴 五牙者五行之生氣配五臟

六丁 若君六甲符圖六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

伏牛 五行並伏牛幽闕羅品列 注云伏牛腎象幽為闕

雌一 父曰泥丸母曰雌一 注云明堂中有一君神洞房中有夫婦

[illegible]父[illegible]故曰

[illegible] [illegible]衣飛裙日之精結鄰奔月之精

[illegible] [illegible]五行色紫氣

[illegible]日月[illegible] [illegible]光以[illegible]五十[illegible]行[illegible]入口[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四宿[illegible]光入口中

紺珠集卷第八

古樂府

夕靄神帳
劉繪巫山高云散雨收夕靄行雲卷神帳

鳧封鯉素
王筠長相思鳧封歸飛鳧鯉素還流綿

犀鑣
鮑孝威驄馬行犀鑣玉鑲鞍寶刀金錯鞘

鏤衢鞍
徐陵驄馬行云白馬號龍駒雕鞍名鏤衢

清酒特炙
陸機百年歌清酒特炙樂何

蘊粲
陸機當置酒云三酤既醇四始方粲

後新前禽
陸機悲詩後新隨後積前禽後來前□

瑪瑙鍾
湘東王云屏中汎酒瑪瑙鍾樽中□酒琉璃龍

璠霜
王融云珠露春華反璠霜秋照晚

三婦兄弟
長安俠邪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大兄珥金璫中兄纓玉貌小弟無所為門雜東門遊

淫豫大如服
簡文淫豫歌淫豫大如服瞿塘不可觸淫豫即灔預也

黃姑
梁武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可母何時見曲名東飛伯勞歌

三六三五二八二七
梁簡文帝擬古云少年年紀方三六新妝年紀纔三五守號二七猶未笄今年二八新紅臉

綢妍
徐陵雜曲云歌有當窓似秋月君王宮奴白綢妍

鶴膝
梁武帝相逢狹路間公參差列鳳管容與起鶴膝

神丘
昔稚遊仙云靈龜戴方丈神丘儀嵯峨

兩頭纖纖
徐朋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膈膈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沈約亦作每句已上四字為格易下三字要叶韻

五雜俎
沈約云五雜俎岡頭往復還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悲歌一篇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又云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三叟
應璩老詩陌上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腹節所

下叟前致辭本自不敢言

木蘭辭

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焉能辨我是雄雌

樂府解題　唐吳兢

伯牙聞海水得琴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意與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汩汩山林窅冥禽鳥悲號乃嘆曰吾師將移人意者是也乃援琴而歌頓悟其妙旨

白頭吟

[illegible]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云淒淒重淒淒[illegible]女云願得同心人白頭不相離如以何能乃不聽

雉朝飛

齊宣王時犢牧子五十無妻見雉相隨而作此曲

別鶴操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令改娶妻聞之作此曲

烏夜啼

宋彭城王義康與義慶相見而哭帝怪之徵還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閣曰明當有赦乃改南州遂作此曲

藁砧今何在

藁砧為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何時大刀頭問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時還也

閨恭燒敗祀

[illegible]定厭人詩云閨恭燒敗祀有子故依然

泰山吟

薤露歌一名蒿里行又名泰山吟

挽柩歌

漢武時李延年分二曲以薤露送王公貴人以蒿里送士庶令挽柩者歌又通謂之挽柩歌

烏生八九子

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illegible]當[illegible]令東坐樹間故為彈所殺

陌上桑

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王仁妻仁車趙王為家令羅敷採桑陌上趙王見而悅之置酒將奪焉羅敷乃作[illegible]

東門行

古詞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能安後劒將去其妻止之曰特清不可為非類共餔糜不求富貴

君馬黃

言君馬黃臣馬蒼三馬同逐臣馬良實無罪見逐也

明君

明君曰請往單于

明君即昭君晉文君諱改焉本姓載昭君齊人七積女極美獻之元帝數年帝未見之因單于入朝帝安之禁中後宮執事婢御皆侍昭君在列酒酣帝曰欲以一女遺單于誰能行者君王總帝御出請往帝見悔之舊說不同

大垂手

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及獨搖手之類

坎侯

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造坎坎應節也侯工人之姓因曰坎侯後訛為箜篌也

[illegible]篇

漢蔡[illegible]所作若[illegible][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致和[illegible][illegible]脱致問[illegible]王結以[illegible]婦人叙怨之詞也

合歡詩

晉楊方所作言其派根株飲共連理杯衣同蠶絲綌有後其無縫衽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心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逾膠漆也

大山小山

[illegible]總詞本楚辭淮南王安所作大山小山擬詞之大雅小雅也

離合詩

孔融作合其字以成文

薤露歌

田橫門人為之其詞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歸何時

夏小正

鴈以北方為居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其居生且長耳

魚負冰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者[illegible]也

農緯厥耒

農緯厥耒緯束也

俊風

時有俊風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獺祭獸

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其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小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萬用入學

二月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鳩言
鳩言怡堉命也
祈麥實
三月祈麥實者五穀之先也故以急祈而記之者也
執陟攻駒
四月始執駒執駒者離之去母也陟升而升之君也攻駒者教
服皁也
降燕乃睇
五月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
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燕
言室者操泥而入人之室也
斗柄正在上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
知壯斗柄不在當也
狸子肇肆
七月狸子肇肆始也肆者遂也言其始遂
栗零
八月栗零降零取之服剝也
陟玄鳥蟄
九月陟升也玄鳥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者陟而後蟄故
也
黑鳥浴
十月黑鳥烏也浴也者謂乍高乍下也
養夜

時有養夜養長也若永
狩
王狩十一月王狩者言王之時冬獵為狩
玄駒賁
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輶軒使者絕代語 楊雄 又名方言
憮㤈惟慮願念思也
㥏晉宋魯衛間謂之㥏悠猶懋㥏也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
欲思也念常思也
眉梨耋鮐老也
東齊曰眉言秀眉也燕代北鄙曰梨言面色如凍梨也宋衛
曰耋言八十為耋秦晉曰鮐言背皮如鮐魚也
餥飵食也
陳楚間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餥注云饘糜也楚曰飵上音非
下音昨
朦厖豐大也
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厖燕趙北鄙凡大人謂之
豐燕記曰豐人杼首長也燕趙度物圓者謂之圓朦音忙紅
厖鴻也
娃㛂㜲㚫美也
吳有館娃宮秦有㛂娥宮秦晉間美貌為娥一曰娥娙也美狀
為窕宮閣為姚也美色為艷言光艷也美心為窈言幽靜也㛂
音秦
奕偞容也

注云奕奕、偞偞，輕麗皃也。自關以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
偞。又好目謂之順，言流澤也。偞音葉同

私纖䅭稺杪策小也

自關至秦晉間凡物小者謂之私，繒帛之細者謂之纖，凡草
生而初達謂之䅭，言䅭鏃鋒頴始出也。稺，年少也。木細枝謂之杪，
燕之北鄙謂之策，齊又謂之䅭。注云如馬驟也。傳曰慈母之
怒子也，折葼笞之，其惠存焉耳。

臺敵

東齊海之間謂之臺，自關以西凡物力同者謂之臺敵。

餬飥䭇寄也

寓食為餬口，傳言餬口四方是也。凡寄為託，寄物為䭇。

釐孳僆子

東楚間凡人嘼雙產者謂之釐孳，秦晉間謂之僆子，自關以
東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言往適人也。東齊婿為倩，言可借
倩也。宮婢女廝謂之娠，女廝，言婦人之供給使者也。僆音輦，
孿音所患，娠音振同。

亭公弩父

楚東海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言主擔弩因以為名。

臧獲奴婢賤稱也

淮海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間凡男而婿婢謂之臧，女
而婦奴謂之獲。又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醜稱也。

褸裂須捷敗也

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須捷，或謂之褸裂。注云衣壞皃。
左氏曰篳路藍褸以啟山林，篳路，柴車也。褸音縷。

祗筩褹倒頓校杉

秦晉間謂無緣之衣曰袛裯，江湘之間謂複襦曰筩褹，大袴
謂之倒頓，小袴謂之校杉。校音皎了。

屝屨履

徐兗間謂之屝，音翡。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
絲作者曰不借。

酢餾

甑自關西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甗音言，鬵音岑。
餾音溜。

繘綆

關東謂之綆，關西謂之繘。綆音汲綆也，繘音橘。

渠挐

杷，宋魏間謂之渠挐，或曰渠疏。又有齒為杷，無齒為朳。挐音

菬諸

特介

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逢澤有介麋。

鋪頒索也

東齊曰鋪頒，秦晉曰抖擻。鋪音敷。

魏盈怒也

燕之外郊朝鮮之間凡言呵叱者謂之魏盈。

李父

陳魏間稱虎為李父，江淮南楚之李耳，言虎食物值耳即止，觸
其諱也。又謂之於䖘，䖘音烏。塗關西或謂之伯都。

鶡鴠

鳥似雞五色冬亦無毛常赤倮晝夜鳴音侃旦求旦魏閒謂之定甲或曰獨春言好自低仰也

飛鼠

蝙蝠自關以東謂之服翼或謂飛鼠或曰仙鼠北燕謂之蟙䘃音職墨

守宮諸名

秦晉謂之守宮或曰蠦蝘又曰刺易又曰蝘蜓其在澤中者易蜥楚曰蛇醫又曰蠑螈又曰蝾螈桂林又大者蛤蚧汝潁蜥斷候榮原六青

舟楫諸名

江湖間大舡曰舸小舸曰艖音小艖曰艒縮小艒曰艇長而薄者曰艜音帶短而深者曰艄音小艄謂之艆音方舟謂之艁艞舟謂之浮梁艞音造楫曰橈或曰櫂所以隱櫂曰槳搖小橇也所以縣櫂曰緝繫艇索也所以制舟曰篙艄謂之景係舡也首謂之閣今江東呼舸為舭閻或曰鷁首今舟前所作青雀是也後曰舳今呼為舭舳制水也偽謂之作伍不安也伍音吾動偽音訛舡㧾動偽側之貌也

螻蛄曰杜狗

南楚間名

筒師

燕趙間名曰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大而蜜者曰壺蜂穿竹木作孔有蜜者謂之筒師

鼻祖

鼻始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初或謂之祖

上介

宛豫閒謂[illegible]為上[illegible]

劇談錄　　唐康軿

黃中君

賓庭芝與卜者胡盧生相善一日謂庭芝曰君家當將全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庭芝名色求之得於鄭侯泌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之亂庭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代其死德宗中所許黃中君蕭抑謂鄉爲鬼谷子何也

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汲水浸一龍皮於坐側須臾凉飇爽氣凜然如高秋

玉蕊真人

唐昌觀有玉蕊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色姝麗迥出花所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

鍊炭

洛下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豪侈而具召之會不下筯至飯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先燒熟謂之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難也

白傳舟

匡僧孫遊伊水別墅忽見二童採蓮舡中有白衣人與僧偶坐後以舠觀而狀貌若神仙問之乃白傳舟往行香山也

御史灘

河南王門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至者則水中灘出石磯金沙清潤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孺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雙鸂鶒飛下灘中不旬日聞僧孺遂拜察院

天津老人

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廷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云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云蔡州未平須此人為將僕還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調戲爾

謫仙怨

明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遺使祭之吹笛詞號謫仙怨也

李賀却元稹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時元稹年已年以明經中第亦攻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謁[illegible]賀見刺却之曰明經及第何事見賀稹銜未發制策登科擢為禮部郎官乃議祖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亦排之賀竟不第

炙轂子　唐王叡

百合履

二儀錄云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建中間進百合草履

八牛弩

漢初得八牛弩以射楚軍矢過十里外

迎春鼓

婦人名

飛仙髻

漢武時王母降諸仙髻皆異人間帝令宮中效之號飛仙髻

芙蓉髻

晉惠時宮中髻據如芙蓉因以名也

紅藍

二儀錄燕脂本起紂時所造以紅藍花為之中國紅花為紅藍

水芝

蓮花

歷代畫斷　朱景玄

時知成圖

吳道子畫圓光又作僧衆觀音筆如風落電轉規成圓也歎呼為遊奕

道玄一日之跡

明皇令道玄往嘉陵觀山水回奏云臣無粉本記在心乃令圖之一日而成是時李思訓亦寫山水帝後令貌數月方畢帝曰思訓數月之功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也

嬌嬈相

吳道子畫也俗謂之鄉人嬌嬈京人多詬不集

蟠千枝

張僧繇畫也六法生枝則潤如春澤也

長鬚心

及公巧圖鬚心皆是張萬其也

搖草木動

□□畫花鳥奇鮮蜂蝶雉孔雀一足一背有如飛生動

王墨

王洽遇潑墨乃作畫障先以墨潑脚蹴手抹隨成物像皆妙絕故謂之王墨

輞川圖

王維畫此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通神之佳手

開元中將軍李思訓得山水之妙明皇令畫大同殿壁詔諭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

拾遺記　晉王嘉字子年

華胥洲

春皇者伏羲之別號所居之都有華胥之洲

青虹繞神母

神母遊洲上有青虹繞神母而娠歷十二年生伏羲

丹渠

神農時陸地生丹渠駢生如車蓋

蟠龍圖

甘露下流成池因以蟠龍圖

霞漿

時有流雲洒液名為霞漿

九穗禾

丹雀銜九穗禾

昆臺

黃帝厭世于昆臺乃鼎湖極峻處也

沉榆之香

詔群臣受德教者先燃沉榆之香

沙瀾

洹流如沙湧起成瀾名沙瀾

沙海

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復生世呼甯先生其遊沙海頌曰青渠的皪千載舒百年暫死餌飛魚

璇宮夜織

少昊母曰皇娥處璇宮夜織白帝之子降其宮作歌曰驂遊景窮水火識璇宮夜靜當軒織去璇宮夜織

浮金鍾

顓頊有浮金之鍾沉明之磬羽毛微物拂之則聲聞百里

貫月查

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重明鳥

秖支國獻重明鳥似鳳而小云能攘祆災國人每掃戶以望其集也

五老

舜時有五老人遊於舜乃作五星祠祭之其夜五大星出

珠丘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吐五色氣如雲名憑霄仙土成墳又珠成丘號名曰珠丘有風動名珠塵

司南入地

禹鑿龍門入神祇王簡授之長尺二寸可度量天地

乘雲繞日

傅說夢乘雲繞日而行㪷飾所聘之

峰旗

武王伐紂有峰如丹烏集王舟因以繪旗其舟曰烏舟

雲貫

成王時外國獻四雜載以瑤華之車飾以赤象飲以瑤漿之名

以雲貫

鸞扇

昭王時外國獻丹鵲以其翔羽以為扇其奇姿名鵲扇

冰荷

穆王以冰荷綴綵以冰荷不使光遠荷出水得火不能焚

冰桃碧藕

西王母見穆天子王帳而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

百子蓮

又進素蓮一房百子

靜琴

舜山有林風振地而林不動以為琴瑟又曰靜琴也

鮮麟綬

孔子始生徵在得麟以繡紱繫其角而絕之後二十四年後

麟角有繡紱猶在孔子嘆之乃作春秋

月鏡

靈王時外方貢月鏡其光如月照人暝暗冰室名曰月鏡

手畫日月

朝方異域人能以丹砂畫手作日月狀光可照見百步

方瞳老叟

老聃居山有老父五人方瞳玉面手握青筇杖共論五地五

方五行之相也

金壺龍檢

浮提國獻善書人二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壺中

如漆滴地皆成篆隸佐老子作道德經凡數萬言老子刪除之

留五千言也

劍屏

范蠡藏劍鉞之處也

紫塵

燕昭王有舞女躰輕名紫塵

指端浮圖

休須國道人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人長五尺分

各執樂器繞塔而行

螺舟

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行形似大螺云行海底而不濕

子午臺

燕昭王起雲明殿其窮極珍巧子時起工午時成名子午臺

含銀兜鍪

燕昭王落中以含銀為兜鍪後或見出有人得之者

雲雷宮

成帝遊宴行殿其形敞[illegible]風雷雲[illegible]宮也

[illegible]靈瓜
漢帝時燉煌獻異瓜云崆峒靈瓜四劫一實焉
一七三四
安帝時王傳穿井得銘曰一七三四百川水[illegible]以後錢輸[illegible]
得中郎校尉
不雷兩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
瓊廚金穴
京師謂郭氏為瓊廚金穴
經神學海
鄭康成為經神學海何休[illegible]
經苑
任末學好河洛秘奧皆記於柱壁學者就錄謂之任氏經苑

書倉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名曹氏藏書倉
針神
魏文美人[illegible]妙於針工能暗中裁製號針神
絲絕
吳王趙夫人能於[illegible]絕又能於方尺帛上繡五岳河海之狀號針絕[illegible]於[illegible]成幔[illegible]一[illegible]折為[illegible]散綾帷若煙氣號絲絕
百濯香
孫亮為四愛姬造香[illegible]沉不歇號百濯香
九醞酒
張華為九醞酒若飲不醉不叫笑不動則消爛腸胃謂之爛腸酒
玉錢
晉因[illegible]國獻玉錢其文曰天壽永吉
側理紙
張華進博物志武帝賜側理紙[illegible]南人多以海苔為紙其文理縱橫因謂之側理紙耳
金管
晉文帝大始中外夷獻[illegible]管[illegible]宮人有年者以管賜之光照室中又名夜明管
芳老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妙別玉[illegible]色年[illegible]

排斥為芳老
瑤臺十二
崑崙山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
芝田蕙圃
瑤臺第九層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人種植
吞石獸
瀛州有嗅石獸嗅地則知金玉之處[illegible]吹之則開
干將莫邪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鐵[illegible]吳武庫中兵刃[illegible]識者如故檢之得二兔殺之膽腎皆鐵因鑄以為劍雄者曰干將雌者曰莫邪
二金

海中三山其形如壺方丈曰方壺蓬萊曰蓬壺瀛洲曰瀛壺

八鴻

八方之名鴻大也

鼎占休咎

禹鑄九鼎五者以象陽數四者以象陰法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休咎夏桀之亡鼎水皆沸及周之衰亦咸震動

師消四時樂

師消衛靈公時以四時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

消暑招涼珠

黑蚌珠能消暑熱燕昭王得之常懷此珠身有涼號消暑招涼之珠

太一吹青藜

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吹杖端煙然因以照向授以洪範五行之文問其姓氏云我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乃出懷中竹牒天文地理之書以授向而去

舌耕

賈逵口受經傳竭力誦之經耕[illegible]人曰[illegible]而不耕[illegible]

[illegible]走周耳

望舒草

晉武時浮支國獻望舒草如衛葉而紅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八塵

晉武於太極殿起樓春雜寶異香屑候風作則以之吹名八塵

芳塵

粘雨

又於樓上以酒灑塵名曰粘雨

四面風

崑崙山有四面風東南西北一時俱作

社塵風

又有社塵風若衣服垢污吹之則潔

金霧

岱輿山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風起吹沙名金霧或謂金塵

風扇

後梁人作游風扇俠二十四風每一氣至有扇焉

龍駒

東海有島曰龍駒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語曰一株龍芻化龍駒

紺霜

[illegible]紺霜[illegible]

瑤宮

后宮曰瑤宮

續脉

周昭王夢羽人[illegible]仙敢易王心以手指畫前點心乃痛寤

壺中取藥名曰續脉人食之痛止

毛巾

異國入貢犛毛之車長□

甜雪

周穆王時西王母獻嵰州甜雪嵰丘儉反

雲薇

晉武宮中於金墉城種賜□名雲薇□之

頗陵

西國菜名僧携其子入中國訛為波稜

八駿名

穆天子八駿名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霜

大業雜記　隋杜寶

五色飲

仁壽間籌禪師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青飲拔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為玄飲江笙為黃飲笙音□

五香飲

沉丁檀澤蘭甘松

四時飲

謝諷造春桃夏□以酪秋蓮房冬枸杞

樓閣淺

東都主之狀如樓閣又□□□淺字者

水飾圖經

煬帝令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以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黃龍負圖黃魚變躍白魚入舟呂望釣磻溪□金人捧劍周處斬蛟許由洗耳莊惠觀魚於濠□□河川□□

七十二車能刻木為之

紺珠集卷第八

詩林集談第九

古今詩話　京集　歐陽古今修撰　劉崇徽

杜詩治瘧

有病瘧者杜子美曰誦吾詩可治之令誦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猶瘧如初又令誦手提髑髏血模糊仍瘧如故

苜蓿盤

薛令之開元中為右庶子時官僚清淡令之有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未嘗見之題其傍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乃謝病

眼中安障

方干缺唇有龍丘李主簿目有瞖干嘲之曰將軍喫酒點鹽措大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火鼠氷蠶

王貞白寄鄭谷詩曰火鼠重燒布氷蠶猶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詩可泣鬼神

賀知章見李白烏棲曲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與桃源稱其吟咏

憲宗擢戎昱詩曰此人若在可與武陵桃源稱其吟咏

春日得春衣

柳公權從駕已謂之曰我有一事還衣久不及時今年二月已皆悉散給可作詩賀公權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

探驪獲珠

元白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樂天舍各賦金陵懷古劉詩先成白曰四人探驪子先獲珠乃遂罷作

減小裝

李涉發越城聞收希乃往元節抒仙女眾餞之令小裝歌詢因以賦詩

詩瓢

唐求吟咏撚稿為丸貯之大瓢臨死投瓢於江中曰斯文苟不沈沒得之者方知吾心耳蜀人新渠得瓢者曰此唐山人詩瓢取之詩乃傳焉

無辭詩

詩人以寘無辭詩

得句撞鍾

唐詩僧賦中秋詩云此夜一輪滿久未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不自勝夜半起撞鍾以落眾　此僧南唐人

劉採春

元稹廉問浙東有官妓劉採春稹嘗題詩云因循歸不得不是戀鱸魚注云戀鑑湖春色耳

蠻素

白樂天二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長而蠻方豐豔因為楊柳詞以傳之樂府文宗問何以詞左右與對詔取永豐柳兩枝植禁中

冷淡生活

裴令公夜宴公素臨元白有得色在楊汝士曰皆[illegible]數筵北谷有尚人白知不能加遂以推歌[illegible]

附元白樂天可謂能保其名也

綸像

禮部郎掌省中文翰謂之瑞綸 [illegible] 必廷詞 [illegible] 故詩亦須

知百寶掌絲綸之句

既對假對假聲疊韻

楚詞九歌惠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謂之既對 [illegible] 人以

鈎衣 [illegible] 子摘楊梅謂之假對 [illegible] 家村古東 [illegible] 閑江 [illegible] 謂之

雙聲 [illegible] 月影侵簪冷江光逼 [illegible] 謂之疊韻

古今名 [illegible] 集

正格偏格

詩第一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杜甫詩多因

正格杜詩側入十無一二

碑帖子

柳子厚謂韓退之平淮西碑猶仕帖子 [illegible] 為之便說用兵

伐叛事

捉語意合處

唐詩僧齊己論詩尤善捉語意合處 [illegible]

送人應舉得不第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自謂古人未道 [illegible] 亦有 [illegible]

李樹 [illegible] 春是也

四雨字

王荊公嘗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 [illegible]

西山雨皆不及 [illegible] 沉 [illegible] 雨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四雨字

詩中虎

羅鄴 [illegible] 川云 [illegible] 館 [illegible] 看到子孫能幾家人皆謂之

詩虎也

潤脂拭粉

徐鉉 [illegible] 李九皋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艷李多用 [illegible] 謂徐曰公詩

如 [illegible] 拭粉徐曰公詩乃 [illegible] 死人耳

銀花合

蘇味道詩有火樹銀花合 [illegible] 有合同 [illegible] 以花合

對之

七山頭

晉宋以來尚 [illegible] 員外郎分川 [illegible] 不歷此

為郎中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為戶部郎中

[illegible] 員外郎 [illegible] 粉若東 [illegible] 士山 [illegible] 答曰

為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文

明河篇

宋之問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乃作詩以見意云明河

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 [illegible] 歸中

賣卜人

狩獵犬力

[illegible] 投 [illegible] 若 [illegible] 投 [illegible] 饒之 [illegible] 暴

燒 [illegible] 破獵 [illegible] 何為人 [illegible] 所親 [illegible]

[illegible] 獵犬力

秋懷詩

[illegible]

隋堤蘇紅

麴塵

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

三條燭盡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承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迷樓

煬帝時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令如圖營建揚州既成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自當迷乃名迷樓帝賦詩群臣和之

鮫綃

世傳吳江鮫女圖上有李王漁父詞二首有鮫綃一□□語

三花馬

韓幹畫開元御馬圖有神馬甘行三花馬剪鬃為三瓣由來天□詩云雜衣裁四幅馬鬣剪三花

清涼丹

呂端知安州日忽見碧衣童子曰玉帝南遊炎州命子乩正群仙炎州苦熱賜清涼丹一粒公取而吞之未幾卒

句可呈佛

貫休嘗得句云清風江上月霜酒中酤語人曰此句可以呈佛

移離畢

刁約使虜為詩云押宴移離畢大臣名也看房賀跋支使令名也贈行三匹裂小木盤也密賜十貔貍似鼠而大虜人為食之珍也

川哭呼稱公為丁□□作三老上時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鸂鶒

水鳥也其羽毛不生綉□詩云□□□前翎□□□□□

笑是鹽

交趾有黃帝鹽曲乃杖鼓曲按唐譜有突厥鹽阿鵲鹽等曲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歌成曲媚嫵吳娘笑是鹽故名此也

登庸衣鉢

和凝第十三名及第後知舉取范質第十三名□□□□□公文合在中選屈就此傳老夫衣鉢耳未幾質入相後質拜相有詩曰從公衣鉢亦相傳之句也

黔吻

禮部試舉人不給茶湯但飲其硯水皆黔其口吻

一字不到

陳從易舍人偶得杜詩舊本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因與數客各以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後求得善本乃是過字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到也

月鍛季煉

唐末詩人雖無李杜之豪放然亦務精苦有月鍛季煉者雕琢聲病月鍛季煉詩多備撥自一字不到以下歐文公詩話

梅聖俞論詩

梅聖俞詩必以意新語工得前人未道者為善又須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

[illegible]

如縣古槐根出官道馬嘗[illegible]爲工也王維云柳塘春水漫花

塢夕陽遲則是衆物態[illegible]

凡人[illegible]橋霜又賈島云[illegible]日落恐行人[illegible]

愁思見於言外也

甲凡斯

陶穀詩云尖簷帽子甲凡[illegible]短靿靴兒末厥兵用當時語而

令不曉

西崑體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illegible]西崑體[illegible]人爭效之或[illegible]用[illegible]

語[illegible]不知自是學者[illegible]之弊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

烏[illegible]露下金莖鶴未知[illegible]爲用事又如[illegible]帆搖[illegible]

柳[illegible]鷺驚飛岸[illegible]其不用[illegible]者亦自佳矣

韓退之才強

退之[illegible]用韻[illegible]其得韻[illegible]寬則泛入旁韻如此因足可惜之

類[illegible]不[illegible]傍也如病中贈張十八之

類是[illegible]何以退之本[illegible]是矣

未知[illegible]

陰物[illegible]江鄙[illegible]以[illegible]逐[illegible]

爲[illegible]以[illegible]中初[illegible]逐成堆爲勝句未知得[illegible]

錦[illegible]

[illegible]若云是令狐楚之[illegible]

杜[illegible]

楊大[illegible]

飲食[illegible]生[illegible]見[illegible]

蓮[illegible]大年不喜老杜詩嘗謂之村夫子未[illegible]其意

[illegible]微一[illegible]

[illegible]謝[illegible]司空馬詩云[illegible]排筆[illegible]移[illegible]初到貧家舉

眼[illegible]而眼多鶩[illegible]解[illegible]而顯

唐[illegible]價

真宗[illegible]問近臣唐時酒價[illegible]不能對丁晉公云一斗三百上

問何以知之對曰杜甫詩[illegible]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

銅錢上稱善信乎杜詩爲詩史也

[illegible]葉

海陵人[illegible]綸文爲鬼所[illegible]稱爲許文[illegible]人有[illegible]

日娥歎不[illegible]風飄[illegible]葉[illegible]云天上有[illegible]木[illegible]

綸爲[illegible]非獨[illegible]以詩云[illegible]若爲秋桐我春風春風會使秋桐

[illegible]秋桐不識春風面鬼友[illegible]復[illegible]然也

[illegible]詩

[illegible]古[illegible]去病傳穿域[illegible]以皮爲[illegible]實毛[illegible]而戲之[illegible]

唐[illegible]氏子弟[illegible]皮[illegible]八片尖皮[illegible]作[illegible]中[illegible]了水中

[illegible]包[illegible]如常花[illegible]不用毛[illegible]正如今

之[illegible]花[illegible]自

[illegible]大[illegible]步[illegible]多[illegible]

花蕊夫人

蜀[illegible]花蕊夫人[illegible]一卷[illegible]

餘篇[illegible]云[illegible]新[illegible]無非[illegible]

[illegible]

飲蒲萄宮娥近數千選者唱名多不應各矣元府侍床前
點處亡作寸

而世稱馴儈令謂之牙韓退之贈玉川子詩云水北山人得
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從軍聞所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人謂退之與處士作牙
以其高價直也馴儈作牙不曉其意劉道原云本謂之牙
郎主互市事唐人詩互作牙轉訛爲牙其說似有理也

舞以達歡

古人飲酒皆以舞相屬長沙王小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至
唐太宗亦自起舞屬群臣因蓋古人淳質舞以達歡不必合
度張燕公詩云醉後舞更好今勝未醉能動容皆是舞出語
總成詩

野狐落

宋次道爲西洛詩以野狐落云亦風樓言野狐落唐人宮名宮
人所聚也

襄陽耆舊傳　習鑿齒

精魂爲芝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曰瑤姬我夏帝之季女也封於
巫山之陽精魂爲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阿承醜女

黃彥承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才堪相配孔明
許之時人諺之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呼鷹臺

劉表任荊州刺史築臺名呼鷹今作野鷹以采

峯壇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峴山南峯壇刺史初至必齋一年請增
令統之以其遺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爲刺史夷行不遠不
止強止之果八年而還

竹器酌酒

南雍州記云居士名宗仲微竹爲器以酌酒曰吾所甚愛竹
及酒欲令二物並耳陵王謂之呼兒取豹皮下五丈錢買瓜

槎頭鯿

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宋
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櫓船置魚而獻曰
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玉版青絲簡

南雍州記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冢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
絲簡編

拜德公

諸葛孔明拜龐德公於床下公殊令止

龐種來歸

龐煥太官還鄉里中人以殺豕酒兼資待來歸

冠蓋里

漢末嘗有四郡守七都尉兩千石卿一黃門侍郎二尚書六刺
史二十長史朱軒高蓋會山下因名其里曰冠蓋里中山亦

冠蓋山

九卿山

襄山東三四條名三公山內九山亦山謂之九卿山名上著

千頭木奴

襄陽記李衡作宅種柑橘千株臨終勑其子曰吾宅之里有千頭木奴

拔十得五

龐統為郡功曹所稱人才多過其實或問之曰龐拔十得五猶不減半

紀聞評　唐焰達

辨碧落碑

絳州有碑篆文二十餘字李陽冰見而愛之其中有碧落碑二字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等為母造道門尊像

鳳尾諾

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

詩語暗合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筒及云有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其句都是暗合處耳

空梁落燕泥

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為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忌其出己因事殺之臨刑問道衡空梁落燕泥否

錦帳三十里

京師名倡曰嬌陳如姿藝俱美陸州尹一見求納焉陳如曰得錦帳三十里乃蓋可致之也

[illegible]

明皇與楊妃彩戲將北唯重四可解連呼之一擲重上悅賴高力士令賜緋遂不易

胎髮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世莫傳其法焉

金[illegible]光

子順在海南日一夜方二更忽明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循南恐時復有客言某日夜見海中大蛟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孫徐俊汝驗其日正同

號唐山

太和先生服餌得道請於嵩客牢山合煉明皇許之改牢山為唐山之

定婚店

韋固求娶道遇異吏持婚牘令固以赤繩之乃曰此店北賣菜嫗女乃公妻後為貴人取去果然

本事詩　孟棨

紫雲

李司徒宴杜牧之在坐會中女妓皆集杜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曰名不虛得宜以相惠衆妓皆笑杜朗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餅師

寧王[illegible]夫而娶之逾

嫁因問已嫁撼御問下了令之後果沽於海下以用本此
結今生緣
開元中賜邊衣制自宮中有兵於袍中得一詩云蓄意多添線
含情更著綿令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詩白帥帥以聞
帝聞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以嫁得詩者曰吾與爾結今生
秘耳
金鎖詩
僖宗朝出冬衣以賜邊士或於袍中得一金鎖幷一詩云𤥨
製錦袍衣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帝以聞之
亦以得詩錄者賜之焉
桐葉詩
顧況嘗于御溝流水上得梧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
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復題葉於上流泛之
十餘日況又得一詩其詩之意若復況者耳
紅葉詩
盧渥於御溝得紅葉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
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藏之後宣宗即位放宮人盧得一
見紅葉曰當日偶題不謂君得之也
胡麻好種
朱滔軍中有一士人善詩滔令作內詩云復令作外內答詩
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
歸時君不歸
章臺柳
韓翃得友柳氏既成名不敢携去留都下三歲不果中寄詩

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有長條似舊垂也應攀
折他日手
與此韓翃
德宗擇制誥批曰與韓翃時有姓名者遂具二人以聞復批曰春城
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
五侯家與此韓翃
崔護
崔護風姿甚美清明日遊城外叩一莊門求飲有一女以杯
水遺護且屬意甚厚明年思其人復往叩門久無人應因書一
絕于門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歸
何處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則聞哭聲遂叩門問之
一老父出曰子非崔護耶曰是父曰子殺吾女吾女自去年
清明後若有所失比見門扉題字遂絕食云崔亦感慟請
入視之因大呼曰護在斯護在斯女遂復生父即以女
歸崔護也
玄都觀詩
劉禹錫召還作贈看花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
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執政
若引此詩爲謗復出爲連州刺史後還又題云正元二十一年
春余爲屯田員外郎此觀未有花後出牧朗州居十年召至京
師人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又出牧今
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因再題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
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李嚴生

作詩論詩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良於操
觚哉故其戲杜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
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青樓薄倖名

杜牧之後三年逸遊嘗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
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盖謂此也

張好好

杜牧贈張好好詩序云牧佐沈公傳師幕在江西時好好年
十三以善歌入籍後一年公鎮宣城復置好好宣籍中之二
歲為沈著作以髮納之又三歲於東城復見感舊作詩
三十韻以贈之

事類賦卷九 十五

剪水作花

陸暢雪詩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

米家榮

劉禹錫贈歌者詩云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有米家榮近
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石頭城詩

劉禹錫云白二十六字[illegible]山圍故國周遭在[illegible]
打空城寂寞回[illegible]帝十九詩云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山海經

招搖桂

招搖山多桂

迷穀

有木其華四照名迷穀

丹栗

匈山丹栗

[illegible]

注云玉之精華也黃帝取食之

密都

青要山帝之密都

霜鳴鐘

豐山有九鐘霜降則鳴

鳴石

長石山石逢之可以聞數里

事類賦卷九 十六

三青鳥

龜山西王母有三青鳥主為母取食

天吳

水伯名也

九代舞

夏后作九代舞九代馬名也

率然

常山有巨蛇首尾九大物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
腰則兩首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
若謂此故也

五色花

少室山有木其花五色注云花五出如[illegible]

懷芭

榆次山有兒名懷芭食之不畏雷也

三輔黃圖

倚光荷

一莖四葉實如元珠益脉治病食之口香

斗城

長安古城南為南斗形城北作北斗形故曰斗城

石父祠

昆明池有二人象牽牛織女立於池之東西今有石父石婆祠

椽桷化龍鳳

通天臺元鳳閒自毀椽桷化為龍鳳從風飛去

冰樓

建章宮北積冰為樓

屬玉觀

水鳥似鵁鶄因以名觀

鵲館

宮闕疏云秦所曰鵲館

壁門

宮正殿門曰壁門飾以玉璧

椒風

哀帝特寵董賢女弟為昭儀所居殿名椒風

駘蕩宮

春色駘蕩為名

馺娑宮

馬行疾馺宮中一日可徧也

天梁宮

言梁木至天

彩履

昭帝即位更葬鉤弋夫人棺中但有彩履

靈波殿

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在昆明池中也

十池

上林有十池

劫灰

漢武穿昆明池悉是灰有方士言此天地劫灰之餘

鶴禁

宮闕疏云仙鶴天子所居故曰鶴禁也

四寶宮

武帝為七寶床雜寶案廁寶屏列寶帳設於桂宮謂之四寶宮

金牝玉階

明光殿金玉珠璣為簾箔金牝玉階晝夜光明在桂宮中

玉戶

北宮珠簾玉戶如桂宮

玉樹

甘泉北有槐今謂玉樹

火齊屏

溫室殿香桂柱火齊屏鴻羽帳規地以罽賓

[illegible]

瑟瑟琥珀瑪瑙玉蟲梁如屈龍蟠寶飾之

玉晶

貯水與水同千塗國所貢

弄田

在未央宮內天子所戲耳

柏葉露

鄧紹入華山見童子以五綵囊承柏葉露

含消梨

如玉亦落地則破號含消

石鯨

昆明池刻石為鯨長三丈雷雨則吼動

雙珠

武帝夢魚求左鈎池濱得明珠一雙

環州

金璧觀飾以泉環火精為日黑玉為烏水晶為月青瑶為兔

芸茵

如蔥蒲食葉則醉食根則醒

藏珠

有鳥如鳳名藏珠鳴翔吐珠

烽火樹

珊瑚也夜設燃

虞氏雜記

鶴艇

有舉子以詩投于沂公王曾其詩曰更有鴝艇子否何為無句也

洋州綾綸

有別嵗者見盡崇部此撰州業我遇召工試之衆指皆同

小錦繡亦同

有錦工隸官錦坊祿山亂後尋尋其舊坊不收曰如今花樣

與前者不同遣之

筆管從軍行

有人於筆管上刻從軍行人馬毛髮皆備云 用鼠牙筆

香煙成樓臺

劉寰國者焚成樓臺

塗歸

詔勅有不便於事者金鑾詞臣塗歸之

剗寒溫

李德裕在相位不以顏色假人及南遷或作詩嘆之內一聯

日月積狀僚忘已鋤氣春同夕剗寒溫

寡而惠也愚

唐有人學作別紙或遺其詮公書云寡惠也愚若干

帝王無德政碑

德宗時中人吐突承璀為帝立德政碑龍石請文內相李絳

奏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德之事恐

貽咲天下遂止之

進士不得刺史

文宗時進士持盛舉等語曰鄉貢進士不得上州刺史

諸王修事

翰林學士楊食有物並承翠龍大而味美謂之諸王修事

龍綃宮
水仙織綃處

珊瑚市
鬱林郡市珊瑚處

女珊瑚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其狀以婦人故名女珊瑚

珠市
合浦珠市

一日十瑞
堯時一日十瑞芻化禾鳳止庭龍召沼歷草生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景星出甘露降箑脯生厨

龜礎
吳王射堂柱礎皆刻伏龜

橘籍
越多橘柚有稅戶名橘籍

香水溪
吳故宮有香水溪云西子浴處也

鏡湖
世傳軒轅于此鑄鏡

吐金
邵江縣渡口有黃衣人登舟及岸迷舟中而去視其所唾皆成紫金也

細[illegible]

[illegible]有陸各種五色香草香草有一女子采以草食[illegible]成女大為女與客上仙去湖存焉

爛柯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童子對棊而歌質因留終局視其所執伐薪斧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

七尺棗
北方有七尺棗

元緒
永康縣有人入山得一大龜擔行夜宿古剎中忽呼龜曰元緒子死矣龜復呼桑曰子明明日攜龜語張華令伐其桑以烹龜即立爛也

神鉦
洞庭山有石樓下有兩石叩之其聲如鉦因名神鉦

鼠國
西域有鼠國大者有如狗

仙杏六出
于名有杏花六出五色謂曰仙人杏

龍肝瓜
龍肝瓜長一尺生冰谷中

水晶宮
闔閭造水晶宮

金李
杜陵有李名金李

中山縣李大如拳兩般色
十里香
千年松香聞十里之外
木鶴
魯般刻木為鶴可飛數百里
重錢
苔之別名
療愁花
萱草別名
桃都
桃都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鷄天鷄鳴則人間雞鳴
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曰香尉
雨金翁
漢翁仲孺居渭川一日天雨金斛於其家
續水
雖渙二水其波文皆五色名章水又名續水
龜曆
堯時得神龜方三尺許背有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漢武故事
李如瓶
李少君言冥游之東次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　班固
以述易遲

帝作賦即成相如累日方成帝每歎其妙曰以吾之速易子之
汝遲可乎對曰於臣即可不知陛下如何爾帝亦不責
玉杯
帝葬後茂陵人持玉杯貨於市吏捕之忽不見而得其杯乃
其陪葬具者霍光問持杯人狀兒頗類帝焉
黃眉翁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始以見時東
方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望空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
母采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吾却食伏氣三
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
毛矣
吉雲
朔告帝曰東極有五雲之澤其國有吉慶之事則雲五色着
草木屋宇皆如其色
玄霜降色
仙家上藥帝得之
蘭殿
后所居之殿
風實雲子
亦仙家藥名
鳳綃
七夕王母降履玄以鳳文之綃
甲乙帳
帝以琉璃夜光珠飾珍寶為甲帳以次為乙帳以居神乙自

居

八字眉

宮中守畫

金屋貯阿嬌

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帝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三世不遇

上至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曰何其老耶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上曰何不遇耶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雲旗

畫日月斗大史奉以指所伐國而祈焉

青鳥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上問方朔何鳥對曰西王母將降宜洒掃以待之夜漏七刻王母果降

木帝精

王母遣使者致三桃使至而東方朔死使曰方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朱鳥牖

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善作過然原心無它亦當即還

甘泉鐘鼓

帝作後甘泉宮嘗有鐘鼓聲又見後宮函簾如天子侍衛

承露盤

上於未央宮作承露盤仙人掌之以取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求長生

北里志

一鳴先輩

名妓萊兒呼趙光遠為一鳴先輩光不荅

平康三曲

平康三曲諸妓所居妓之錚錚者多在南曲

香獸

新圍香獸不禁煙

連頭眉

一畫連心細長謂之連頭眉又曰仙蛾妝

細味集卷第九

小窗[illegible]卷第十

物類相感志

雷變鼓

大荒經黃帝以雷獸骨為桴聲聞五百里

麝辟桃

置麝桃中可絶惡夢

楓人

嶺南多楓遇雨雷則癭長或三五尺如人狀謂之楓人

龍滾掛

不敢得龍滾掛置之帝室蛟蜽不敢入

金銀汗

凡山石盛夏必汗出亦有若金汗白而辛者銀汗

香雨

負香燒之煙為香雲雲濃則下香雨

陰陽石

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則常燥旱則鞭陰石沾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投醉

越絶書句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之不若與衆迺投於川命三軍飲之三軍皆若醉

樹化鴛鴦

宋韓憑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生相枝樹根交王欲伐之化為鴛鴦飛去

[illegible]

唐同昌公主有[illegible]如彈丸[illegible]之能[illegible]

[illegible]王

大如八寸[illegible]明徹如琉璃[illegible]身中[illegible]

[illegible]火

唐東夷所貢色赤長數寸積之可以燃[illegible]室中不復挾纊

走珠

閔風籠問出置之于[illegible]謂之走珠

九祿草

東方有九祿草一樹上生一州有九万七千[illegible]斧伐之[illegible]九州

[illegible]者州[illegible]不復著[illegible]

水仙樹

海[illegible]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illegible]飲者七日醉

[illegible]

[illegible]蜂之類[illegible]五彩[illegible]

[illegible]

茄樹花開時取[illegible]

珠母

[illegible]經義[illegible]珠[illegible]者大珠在中小珠[illegible]

續[illegible]記

朱衣[illegible]

費長房[illegible]九月九日[illegible]

胥登高飲菊酒禍可消如其言至夕還家雞犬皆死

眼明囊

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色囊盛柏葉露如珠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近世俗以八月一日作眼明囊此也

吐錦行障

許彥山行遇一書生留飲書生忽吐一女甚端麗飲數杯書生醉眠女子又吐一男子明悟甚可喜又吐一錦行障以遮書生至暮書生欲醒女子還吞男子行障書生復吞女子乃去

天台遇仙

漢明帝時劉晨阮肇二人同入天台迷道乏食見澗流一杯中有胡麻飯取食之因忻然尋流以見一女相顧呼為郎引至所居出胡麻飯山羊脯設酒及罷其女送出乃歸鄉閭皆變推尋得七代孫耳

筒糉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以其日用竹筒貯米祭之名為筒糉

黃雀銜環

楊寶見一黃雀為梟所搏置梁上採黃花飼之毛羽成數日忽有黃衣童子來曰我西王母侍者往蓬萊不慎承君恩養求將辭別以白玉環四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登三事如此環矣後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明公天下莫比

織女渡河

成仙人武丁一日忽謂弟子曰七月七日當織女渡河暫詣牽牛諸仙悉還宮吾向被召不得停與汝別矣三千年後當還

石磨轉疾則年豐

扶漢山有石轉如磨聲如風若雨土人云石轉疾則歲豐遲則年儉

隋唐嘉話　劉餗

庭草無人隨意綠

煬帝為燕歌行群臣皆以為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煙作燕

二十為大將

英公常言我年十二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快意者殺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也

元超三恨

薛元超自謂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沈三第一

沈佺期工詩張說曰沈三兄直須他第一

承露囊

八月五日明皇生辰號千秋節王公戚里進金鏡士庶結承露囊相遺

水調

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

煬帝宴群臣以唐高祖面皺呼為阿婆唐高祖聞不悅以語竇
后曰此吉兆公封於唐唐者堂也阿婆即是堂主高祖遂大
悅焉

萬釘寶帶

隋楊素破突厥文帝賜以萬釘寶帶

金虀玉膾

吳郡獻松江鱸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日飲鏡

蘇威有鏡日飲則昏後半飯則半如黑

飲乳而美

侯君集死其家有二美人容色絕代常飲人乳而不飯

金寶車

君集破高昌所得甚衆御府所無

行秘書

太宗出請載副書以從上曰虞世南行秘書也

火珠

狀如水晶得於利羅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

糊名

武后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白糊其名自此始

油築毬場

楊慎交武崇訓以油灑地以築毬場

異聞集

丹丘子

唐神堯嘗遇老父謂公相非人臣但居丹丘子之後若彼無
意於世則公當得之問丹丘為誰曰鄠杜間隱者也帝聞其
所居袖劍往將圖之既見望其氣貌不覺駭服問以濟世
之道不對帝悵然自失而還他日再謁之室已空矣

龍駒持月

隋王度有寶鏡歲疫度令其僕龍駒持鏡詣里有疾者照之
即愈皆云龍駒持一月來光彩破體清涼而愈

紫珍

龍駒夢一人朱冠紫衣曰我鏡神名紫珍

邯鄲枕

開元中道人呂翁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與翁同止逆旅
主人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盧不覺長歎翁問之具言生世之
困翁取囊中枕授之曰子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俛首就之入枕穴中遂至其
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
無比忽欠伸而寤黃粱猶未熟謝曰先生以此窒吾欲耳
此不復求仕矣

常仙翁

代宗時常侍徐奉使往華山拜西岳壇至山下谷中見一丈
老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言述世系乃侍
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每不
及至一石室見三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拜揖畢尋還其
室已不見

橘社

柳毅求見龍君叩海岸橘樹樹即其橘名橘社也

雨工

洪以經川婦牧羊問之曰非羊雨工雷霆之類耶

織女斜河

沈約過張女郎廟作詩云歷庭春風至微微吹度輕可惜關
山月遂成無用以後與其女郎遇將別女郎以姮娥妬人不
肯留與織女無數已復斜河盡見織女斜河

槐安國

淳于棼醉夢二紫衣吏召曰槐安國王致命

南柯太守

棼為南柯太守後驗之乃槐之南枝也

三女降星

總章中桃氏三子讀書中條山忽有老婦呼大人將三女配
之召宣父指教六籍周公授以玄女兵符玉璜秘訣莫不神
識開悟學業異常父詰之具以實告父疑其妖魅不遣指訪之
術士術士聞之曰此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無光皆其精降遂
遣還山則三女已不相顧夫人飲三子以湯悉遺忘如故

綢絲老人

李行修喪偶行綢絲店見老以術見其妻如生

夢傳十曲

開成中李伽外婦崔氏女夢亡姨教以十曲以[illegible]教衍移宮
皇宮中樂坊此十曲燕山有梢林歎紀念影當令歌上曲者
之類

修文舍人

又曰此十曲移宮令修文舍人元稹撰詞甚美

見也崇間

中傳過漸河府等詩有月地雲階之語

鍾山壙銘

天寶中南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云五代祖
仕梁為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地壙中得古銘
不言姓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
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二又二九重三[illegible]比文字
分明銘昨大同四年之秋也

寶鏡氣

隋王度家有寶鏡大業中有胡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
連日辭氣寶月此寶氣也

金煙玉水

僧又曰但以金煙熏玉水洗之金膏塗之朱粉拭之雖藏泥中
不晦矣

灌錦小兒

龍君女常嫁涇川灌錦小兒

風鬟霧鬢

毅見龍女風鬟霧鬢

元珠論火經

洞庭君與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論火經吾龍君也以水為神
道士以火為靈用各異也

檀蘿國

淳于棼為南柯太守檀蘿國來伐亦蟻穴也

碧玉摘指

李章武與王氏相往來死後李經其居見王來同宿將別取一

綠碧似玉而冷狀如小指贈貝函欲玉京夫人所出[illegible]味
寶也
已以不肯乘脊
太后曰今夕誰人侍牛秀才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奴故身死
因除不擬負也

戲冠郎

雞

封氏見聞記　封演

釣鰲客

王嚴光有才不遇自號釣鰲客巡遊郡邑求麻鐵之資云造
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釣鰲時取此等懞漢爲
餌其言類如此

七過誦萬言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遍誦千言張燕公召問
曰能十遍誦萬言卒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矣

細看亦未能好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乃作詐右軍帖故暗[illegible]示邕曰此乃
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
能好

伍伯空手

嚴安之崔漳俱爲府尉安之令伍伯執大杖漳亦大其杖至
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漳亦益小其杖至如箸安之令伍伯
空手乃不復笞也

一[illegible]所佛寺有二大鐘大者容四十石小者容二十石權
[illegible]十卯其宅鐘用以待食李依毀爲兵器

靈光釣魚處

廣德中御史李季卿謁曲阜文宣廟縣吏前導至一處輒
指言曰此顏子陋巷也此靈光殿基也至一水池乃曰此是
魯人靈光釣魚處也李嘆曰魯人敗矣

祭石

嶧山碑云刻此祭石人多不識顏師古謂以酒脯祭作碑
者也

石賢士

有田家每於墳前石人下以肉祭之云此石人能愈疾人皆
禱之多愈因號石賢士

斛二瘕

綺接[illegible]有人飲茗至一斛二斗忽飲過量數升吐出一物
如牛脾以茗澆之容一斛一斗因名曰斛二瘕

隔十五年

隋十五年有澄溪虎高似禪師林泉承咳後不飲酒古木禽
之類識者陳道士笑指其碣作霹靂鼓斗水寄[illegible]將

顧子畫山水

大曆中吳子顧子畫山水甚奇惟先布絹於地研調[illegible]各使
數十吹角擊鼓數回顧子着錦襖纏頭飲酒半醉以[illegible]汁
寫絹上次寫[illegible]色以布揮開試爲峯巒島嶼之狀以[illegible]
也

[illegible]虎必尾[illegible]謂之[illegible]或者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
為[illegible]大乃得成人又說新[illegible]入群衆下所網不親附燒其尾
過定又說黑躍龍門化龍時必有雷電燒其尾而化

伏豹
御史臺[illegible]例初入臺臨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也謂
之豹伏亦然

贈綠華 [illegible]
贈綠華自云是南山人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降羊權家

綠華詩
贈權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

珠約臂
有神女有白珠約臂

靈簫扇
九華真妃安鬱嬪字[illegible]靈簫

[illegible]法
靈簫扇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臍安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向者神之廣是著靈之華亦不童而之經還白之法

三刻蘭
何母第十三女名為芸林夫人

[illegible]交利小
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為荊棘相雜故二樹未可見

觀香
王子喬[illegible]

[illegible]

觀香之名

錦輪
紫元夫人歌云命駕王錦輪

植滅度根
上帝太君云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栽

許玉斧
王夫人謂許長史火棗交梨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
間許長史玉斧者長史之子名也

八景輿
仙人有玉鉞佩金璫以登太極有八景之輿以遊上清之界

服日月芒
日有九芒月十芒諸公有服日月芒法

為道如射箭
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從[illegible]

飛飈飛輪車
東海君乘獨飈飛輪車案行諸洞天

含真臺
處女之得道者以居之

蕭閒堂
童男之得道者以居之

服霧
霧者金石之氣盛於山澤者水火之精華女真張微子服霧得
仙也

重思

稱名也以供御官食

帝表

儤直號

茶董

許長史女名

金縧脫

博綠華降羊權遺以金縧脫

茶錄

雲腳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乳面浮

茗戰

建人謂鬬茶為茗戰

茶名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揚雄注云蜀西南謂茶曰蔎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茗又為荈

候湯三沸

茶經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為一沸四向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則湯老

秘水

唐秘書省中水最佳故名秘水

火前茶

蜀雅州蒙頂上有火前茶最好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謂之

火後茶

五花茶

蒙頂又有五花茶其片作五出

文火長泉

顧況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煙小鼎長泉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咸呼為報春鳥

酪蒼頭

謝宗論茶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

漚花

又曰候蟾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故細漚花泛浮餑雲騰

昏俗塵勞一啜而散

換骨輕身

陶弘景云苦茶換骨輕身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花乳

劉禹錫試茶歌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瑞草魁

杜牧茶山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

白泥赤印

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茗粥

茗古不聞食晉宋已降吳人採其葉煮之謂之茗粥

幽叢鼓吹

張固

長日一局棋

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宰宣宗曰李遠云長日惟銷一局棋

可臨郡利口言人之言非有實之也

判狀求字

張良史為學甚勤今有父老欲乘判狀公詰之曰實非訴事欲求君墨迹備公問何以愛書曰先父能書兼有著述取視之天下之善書者張自此書益進

香案峰峰甚

香案京兆府解試准達馬賦其破句云四蹄或練湖翰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湖山之亂葉欲首送尹曰峰峰甚乃以副解薦之

投李賀文藁溷中

李藩嘗欲編集李賀歌詩所得無聞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因示之其人甚喜且請借閱久之不還李公屢索乃曰累恐與公賀嘗忌報之遂文以投溷中公大恚賀之由是傳者少

錢至十萬通神

張延賞閒度支有一冤獄久不決每不平之事及公判度支期旬月平及視事之日案上有帖云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怒悉收公吏左右詰之次日於公退處又一帖子云錢五萬貫公益怒併治其姬妾次日於案所又一帖子云錢十萬貫公歎曰錢十萬貫可以通神矣乃不問

一見三百縑

潘炎妻劉晏女時京尹某有故伺候潘閽者三百縑求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尹京願一見潘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

勿與少年議事

崔鉉愛知張公公與議行正成共成之前此少年學者在上一末文評後門館閒話暢戒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議之

大中遺事　令狐澄　新羅國記附　抄甘續十四附

投葉成錢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名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挼之悉成錢

氣攻髮直

先生又能散髮箕踞又用氣攻其髮一一條條如植

對脉

唐宮中以詩脉為對脉

天子須惜覺

裴休進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執奏晉平吳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須惜覺不然致錯悔由是耽味經史夜觀書不休宮中號目上為老儒生

第一骨

新羅國記其國王族謂之第一骨餘貴族為第二骨

望德寺塔動

國為唐建此寺故以為名兩塔相對高十三層忽震動開合如欲傾倒者四其年安祿山亂疑其應也

花郎

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裝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

老儒生

宣宗夜文備觀書至四鼓秉燭近侍呼為老儒生

播皇猷

上明於音律嘗製曲曰播皇猷舞者高冠方履連袂而舞有葱嶺西曲踏歌隊者大率其詞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為唐民又有執旛節者如翔雲飛鶴之狀

醴水為[illegible]

上微為光王時常從獵墜馬困渴求酒欲飲忽變為芳醪

[illegible]逸史　盧子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乃去後任病卒為吏追去道遇旌旆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之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以數錐畫既相遇不得[illegible]云更與六三年吏與任曰此乃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今須活生乃償後經三年果卒

擲巾為橋

有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久之還家往問形術於道者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追者往後隔洞見其妻令[illegible]之妻擲其領巾成五色虹橋崔生過後即滅追者遂不及

洞庭朱字

李生者其男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遊邀李生其居與一妓善箏欲令侍欲李生持箏後上有朱字云雲帝辨江樹天然識[illegible]小人名[illegible]陸長源女乃所[illegible]於[illegible]渡者問何能曰善箏[illegible]取箏彈之複視之李生宛然李生其說曰往嘗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符作赤龍

有李生謁者新婚過華岳廟攜其妻謁之妻方拜而倒地氣絕遇葉仙師過往告之仙師以墨作符噀之如風而去久無耗又作符聲漸大久亦無耗師怒取朱為符叱之[illegible]如小符吉丹如雲霧少頃婦蘇乃言初拜時聞金天王使不覺好夫人留取左右遇擁入一院適方命侍王側少頃聞敲門聲王曰何不逐去又少頃門外聞聲有附耳者王曰且未可遣俄有赤龍飛入延把上喉王連聲曰放去放去其婦遂活

許飛瓊

許瑤者婁卒三日復生問其故乃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頭上焰光

江淮間有術士姓[illegible]見有應客詞者謂之曰公何人頭上焰光高一丈其人以對曰必登進士第

太白酒星

成都有一賣酒家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不醉而去遂因奏其事明皇聞異之曰此太白酒星與遊人間飲酒也

眉長數尺

唐楊[illegible]馬至正陽宿于逆旅有老人至楊揖其老[illegible]遂招飲以酒問其姓曰楊因詰其世乃楊之六代祖也眉長數尺絕

在[illegible]

秦中歲時記　李綽

金吾杖儀從前引百司皆由角雅云鞾牛也此欲觥觶故觸
其子午上加龍虎節以肉囊盛之
探花使
進士杏花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遊
明園若他先折得名花則探花使先被罰也
曲江拾菜
二月二日曲江拾菜士民遊採盛
玉杯承露
慈恩寺有裴譖白牡丹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
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無名子嘲詩
九
大和八年放榜有無名子作詩曰乙兒還有大通年二十三
人榜狀全龐虎惟前騎瘦馬老鄭依舊盡含蹄
鬧市
端午前兩日東市謂之鬧市東馬於時特盛
槐花黃舉子忙
進士下第當年七月後復獻新文投解故語曰槐花黃舉
子忙
菊花節
王維重陽日應制詩云四海方無事三秋有大年無勞問化
節長奉柏梁篇
吏部四扨
切本出文書卻謂之選門開四日事畢卸出選門謂之選入名
在今史前詞之其家有姓狀在判後又却須粘在判前以名
四扨
儺翁儺母
歲除日儺皆作鬼神之狀內二老人其名儺翁儺母
芝田錄　丁用晦
雞碑
其序云予不愽鼠戒智昧雞碑
元魯山誄
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
七日不通餓死空室中書舍人盧載為之誄曰誰為府君天
必喑啞誰為府君焉必食栗使我元君餓死空谷
乳出論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諸侍郎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
乳飲之皆感而悟遂復同居
閉糴救旱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迸吏至公首問米
價幾何州有幾倉倉幾許出指揮語曰從但價若干四倉各廢米
若干定價出糶則可以取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
蓄發其所蓄物價頓平民欣然得兩遂成豐年矣
亡牛在鵲巢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吏失牛請乘國師卜師曰爾牛在賈相
公帽筒中吏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撥鞍作卦曰
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樹鵲巢中吏往探樹下見有牛合

魚鑰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盤龍齋

桓玄於江州造盤龍齋後劉毅為刺史居之毅小字盤龍

杜書記平善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御李子

魏武遷獻帝于許昌有小李子色黃大如含桃帝嘗食至今號曰御李子

善勝實勝

陶貞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實勝往往飛騰如二青虵

水遞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遞號為水遞

金鑾密記　韓渥

學士試五題

渥於昭宗朝首入院試學士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使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漢圖形表其繳狀云臣才不逮瑤琨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橫玉窮經有愧於籯金而乃遭遇清時[illegible]霑湛澤[illegible]佩已塵象闕之班[illegible]鈴掌和飲更登金門之選[illegible]林[illegible]王撫巴猶[illegible]以朱為[illegible]

樊壇

汴令列十餘柵圍岐城掘蚰蜒壕攻城城中大窘婦人有賣人肉而食昭宗在岐城李茂貞不肯與梁和宜諭曰全忠兵未退城內窘急十六宅宗諸王日奏兩人下世皆凍餒所致公主夫人一日食粥一匙飢亦竭矣遂與梁和

傳記　劉餗

著綃褌

後魏末周齊交爭周人有得其常擄一齊卒書曰得一時何以如之曰著綃褌

與魏公藏拙

梁遣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字為北朝之冠錄其文遺陵陵過江沉之且視曰吾與魏公藏拙

望言朝雞言市

洛陽南市即隋豐都市也掘得一塚塔中有石上猶未滅銘曰望言居朝雞言居市五百年間於此見矣被其月日當魏黃初二年

為姊煑粥

李英公為僕射姊病嘗為煑粥焚其鬚姊止之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可得乎

飛騎

正觀中揀趫勇力驍捷善騎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六閑馬上出遊幸即從焉行

金剛石

正觀中有僧言得佛牙所擊之物無堅不碎[illegible]聞之曰我聞金剛

石堅手用以破試往擊之應手而破

門標六闕

宋敏則代著考義曰宇文周至唐並旌表門標六闕焉

張底

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因議事出人意表湜驚謂同列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終當坐此湜死後十年張公遂為中書令也

解奉先

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畫鴻取其直王責之即於佛前作誓曰若負心願死為王家牛未幾其卒而王家適生一犢背有白文曰解奉先

代面

北齊蘭陵王長恭白皙而美風姿乃著假面以對敵數立奇功齊人作舞以効之曰代面舞也

金瓶子　劉世遠

來蘇徯否

杜部公守揚聞於遊宴有獄市之具公宜除閙之除崔鉉為代以詩送之有方來蘇獄市之句揚州押衙傳命開御詩即教習來蘇舞以迎崔公公覽詩笑之彼歧時治於過維揚人即曰來蘇徯否謂傳希也

泥傀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有者抗疏附皆謂之景泥塑也

泥臺

[illegible]文六海之[illegible]內有八大拜仰唱之

點頭崔家

崔雍兄八人皆登第進士科謂之點頭崔家

改名畢

杜牧夢人謂之曰爾改名畢未幾卒

阿婆舞

鄭傪出鎮以宴翁婿而舞者年老伶人孫子多敵口號曰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人曾聞阿武婆今日親見阿婆舞

龜寶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渡小海於波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龜及寸旋轉不停而瓶口極細不知何自而入置之舟中夜半覺舟偏重視之則群龜皆繞其瓶子懼而棄之後問舶主曰此乃龜寶也

二十五聲秋點長

李郢詩云江風徹曉不成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面部三無

李寬為常侍有門下者姓盧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兩無者無子無官無家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池州隶舟歸舟破況其骨

孫進還丹

許宗晚年登第不齊謂人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孫進之還丹

雞亦[illegible]

有燕巢長城又忽化為鴉[illegible]巢有[illegible]雛飛出群[illegible]
去又一燕巢中有赤光毀之赤雛子長尺許[illegible]
騰而飛去

海眼

比海縣因發地得五銖錢取不盡中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
以錢鎮之衆懼復以掩之

吉風奢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舞於市稱曰吉風奢後於市中
白日乘雲而去

紺珠集卷第十

紺珠集卷第十一

松窗錄　王叡[illegible]

內起居注

明皇幸寧王宅飲甚歡謂王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為上客
明日寧王等奏言天子言動雖左右史書之恐不能載聞之
美乞臣與兄弟日輪一人書之以時附送史官從之至天寶
末成三百卷經亂失亡

木芍藥

開元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當時甚重之命李白
為新詞有沈香亭離第一飛燕倚新粧之語

正封詩

文宗常因燕閒侍臣曰輩人牡丹詩最好奏云李正封詩云
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時帝謂楊妃曰粧臺前飲一紫金
盞酒則正封之詩可以見矣

展東封圖

文宗一日取明皇東封圖展示左右宣觀為指說歎息久之謂
左右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濃酒以解之

萬里橋

一行在唐帝行至萬里及西將至城都有橋名萬里方悟一行
言

善馬經

上問黃繡經何以通馬經答云三丞相皆善閱其故云臣見沙
堤上丞相所乘皆良馬因知其善為經

紫半臂

王后覽之泣曰三郎不記阿中脫紫半臂為生日湯餅耶上為戚然阿中后父號

蘇瓌有子

中宗嘗召李嶠蘇瓌問所通書頲曰木從繩則正 李曰斷朝涉之脛云 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不事女主

狄梁公姨盧氏一子維獨不仕狄白曰某今為相表弟樂何從願悉力盧曰相自貴爾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夜明簾

張說有一門客通說侍兒說奇門客不問後為姚崇所構者生請以夜明簾結九公主其事遂解夜明簾乃雞林國物

秦淮鏡

漁者投網秦淮覺甚重極力舉之得一鏡照之歷歷見五臟六腑驚懼失墜後竟訪終不得

蘇氏演義 蘇鶚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言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則非也

樓羅

幹辨集事之稱世傳謂樓敬甚羅甚非其理也

乾沒

漢書注此二字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沉之義同

龍鍾

[illegible]不翅之貌[illegible]之類[illegible]說皆非也

[illegible]銀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相骨白如銀

觚稜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進牘或以觚為筆非也班固賦曰上觚稜而栖金爵此乃闕角也

翰林志 李肇 楊鉅續規 張著盛事 蘇易簡志續

大小三昧

翰苑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上馬謂之大三昧言去縲絏而就解脫也

凌玉清溯紫霄

[illegible]翰苑者為凌玉清溯紫霄

光院例

翰林規云陸展撰光院例旁三院堂[illegible]

勞攘出盛[illegible]

至於[illegible]風俗於一方[illegible]

出金錢用光玉署

長借馬

學士初入院賜馬一匹謂之長借馬

心織

盛事云王勃為文請者塡之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舌筆耕而食也

事類五退居則賜第宗嘗幸其第即席拜賜題公名所居
歷源曲谷

奪錦袍
天后上巳日宴從臣[redacted]龍門命賦詩曰右史東方虯詩先成
賜以錦袍未畢宋之問詩成后[redacted]奪錦袍以賜之問

六絕
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辯義烈并稱皆過人時號六絕

千秋觀主
賀知章[redacted]官詔於會稽置千秋觀命賀主之

神仙職
續志太宗嘗曰詞臣神仙職也

翰林學士
後唐同光中置此官以趙鳳為之

三接見而三易稱
[redacted]顏左右宣召[illegible]入對者還未及院上又曰
學士來再對方回又召院又傳聖語宣承旨來者注之存古來
有也

改殿前承旨
舊官名有殿前承旨[redacted]臣下列之稱及蘇易簡翰學士承旨
太宗以名稱混雜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

僕白奇
宋白和蘇易簡詩以翰苑比我古風詩速翁所謂僕白奇

已盛
年號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除贈者
帶鞍馬十月朔錦袍特定草麻例物改賜內庫法酒俸給錢
見給親事官隨從就院勅設凡七盛事

足趾復生
孟宗伾至孝太宗疾親足趾皆脫弟宗倫無乳哺公親乳之
累日乳白下足趾復生

生祠而醉
朱壽泰知海運吏人立生祠後奏事忽醉上問之云臣不飲
酒當是州人饗臣使獲此果然

高逸
賀知章[redacted]時謂高逸

新師
蕭穎士有盛名新羅使者請為師

含像亭
開元中張說等十七人並寫真含像亭御製贊
劉禹卓始　劉存　馮鑑

詩三字至八字皆自毛詩
三字若鼓淵淵醉醉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
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六字若俟我於庭乎
而充耳以素乎而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
字若節南山云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

曲張續長
世本曰揮於作弓夷則作矢皆黃帝臣弓之神名曲張矢之
神名續長

齋戒六丁

春秋命成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可以成注云丁取丁寧戒戒慎也

神魚子英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捕魚得赤鯉愛其色養之經年長丈餘角翅皆具子英乘之飛升而去後歸亦乘此赤鯉人為立祠焉

童子郎

續漢書曰秦微公卿子為諸生有志操者舒之號童子郎

黃帝六相

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地理風后明天道太常察地理蒼龍辨東方祝融辨南方大封辨西方后土辨北方謂之黃帝六相

崇玄館學士

唐明皇置崇玄館命生徒習道德經莊列文子以門下侍郎陳希烈兼崇玄館大學士檢校兩京宮觀又別置道舉謂崇玄館課試如明經謂之道舉

拽白

天寶中御史中丞張倚男奭應舉入高等為人所訴明皇於勤政樓親臨覆試終日不能措一詞謂之拽白

中書通事舍人

魏置通事郎掌詔命進置中書通事舍人北齊改為中書舍人隋號內史舍人唐初因之龍朔中改為西臺舍人光宅中改為鳳閣舍人開元中改為紫微舍人復為中書舍人

列[illegible]

唐天后垂拱二年置匭四枚共為一室以銅鑄四面各依方色東曰延恩有以養人勸農之事及獻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抱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天寶以匭音同鬼改為獻[illegible]院後又改知匭使掌其四匭

門狀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為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至唐時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加禮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

苾芻

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清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傍布為佛之徒弟理亦宜然故以為之名也

僧爵秩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輔國宜城子累加忠信侯安成公卒後贈老壽將軍胡靈公隋文以[illegible]為翻經館學士[illegible]

解脫履

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永泰[illegible]為之曰解脫履

羃䍦

唐初以隋制宮人乘馬者[illegible]為羃䍦服而全障蔽永徽後帷帽施裙漸成為淺露天后朝帷帽大行羃䍦遂廢

帛拜代香纓

古者婦始見舅姑拜香纓以拜五色采為之唐牛弘議以素

絹八尺中嵌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卷白波

古有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耳

偏提

酌酒器元和間謂之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謂曰偏提

白肥脩脯

貞元中穆寧為刺史令其子列侍饌白及鹿脩曰乃白肥脯脩相賀為寶即以白果脯而進因以羊糊白為生

虎幄雲幕

說文在上曰幕在傍曰帷女媧作雲幕錦衛侯為之虎帳帷亦

帷帳之類

情陸

贊諸曰情陸采名也六隻骰子皆六

傳奇　裴鉶

感甄賦

曹植遇神女曰六漢甄后以枕陳思王為文帝幽死從遇王於洛川王為感賦改曰洛神

絳雪丹

薛昭遇仙女一曰張雲容一曰蕭鳳臺一曰劉蘭翹得絳雪丹

丹度世

松醪香

鄭德鄰居江上遇一賈姿叟每以佳酒松醪香飲之鄭德曰悅

悅一大商之女鄭治岸下以詩詞之一日舟覆女溺死叟乃水府君活其女以送鄭

劉唐韻

文蕭遇吳綵鸞謫妻之文甚貧吳日寫孫愐唐韻一部遺掌如飛鸞五體

回鴈使者

元微柳賓遇水仙既別約曰有信可託回鴈使者後於回鴈峯山得使者廟

尹語

崔生第三品問疾其妻　見上

槐王

江叟於宿閿鄉盤豆館中古槐下聞有神來呼槐王槐應之也

藍橋神仙窟

裴航與樊雲翹夫人劉仙君之妻也因作詩諷之雲翹侍婢裊煙以達意云夫人答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過藍橋乞漿於居人家遇之夫人云有妹雲英可以為配乃出一刀圭藥云須得玉杵臼能碎此藥則雲英可得航果得之乃聘雲英焉

紅綃

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遣省一品疾既見一品侍姬三人皆絕色生退一品令紅綃者送之生回視紅綃乃立三指又三反掌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大感而莫曉其意家有崑崙奴俠士也生告之乃曰彼有十院三指必第三院也三反掌

十五數也指鏡言月圓夜也然一品宅重瑞樓屋吉有猛犬
噬人惟老奴能往至夜奴以青綃為衣挾大鐵椎以入未旦
殺犬負紅綃以遺生其奴名磨勒

金釵玉龜

明皇念楊妃令方士楊什伍求之至蓬萊頂高宮西廂上元
女仙張太真者即貴妃謂什伍曰我上帝侍女謫下元宮聖
上太陽朱宮眞人偶以宿緣為侍衛爾乃取開元中所賜金
釵鈿盒各半玉龜子為信付伍以進上為潸然賜西道幽

百花橋

元微挑賓渡海風吹船抵孤島遇王虚尊師與南溟夫人會
之二人告求歸路夫人曰有百花橋可行俄有長橋上有異
花二人乘之遂登岸

鮑姑丈

崔煒常救一老嫗嫗曰吾善炙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奉以授
煒墮井一蛇載往黃帝廟四女子求納姑丈煒不晤女曰即
前姬鮑倩女葛洪妻也蛇即龍安期生常跨之游于京流王
京子頷有疣因為炙之黃帝廟即尉佗廟是也

紅拂妓

李靖微時見楊素白事有紅拂妓目靖久之其夜來奔曰我
楊家紅拂妓也閱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願託故來
奔耳

龍膏

金剛仙於潭畔振錫作法水即涸以瓶置泥中一鰍躍入曰
此龍也吾持至海門以藥煮為膏以塗足則渡海中若坦途
也

壽倒三松

女仙王元夫人降封陟陟不顧夫人曰我令令君壽倒三松
能

千秋柏子

陶太白隱芙蓉峯遇毛女毛髮翠潤曰我秦宮人餌柏脂柏
子如此乃以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分遺陶太白也

班特班寅

齊雲山居夜有一人來訪一稱桃林處士班特一稱南山將
軍班寅相與論難久之乃去明日見牛虎跡耳

甘澤謠　袁郊

花月之妖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訪三思請出之忽失所在於
壁隙間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則娥在焉細語曰某乃花月
之妖上帝遣奉公言哭梁公時之正人某不敢見願公勉事
梁公勿萌他志也

三舟

陶峴彭澤之後自制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具酒饌

懶殘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寓其之一日往
見正撥火出芋啗之取其半以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
相

圓澤

李源與僧圓澤為忘形之友同至三峽次南浦見一孕婦圓
澤曰此是某託生之所與源相別約後十二年杭州相見是

夕果卒而婦人生一子。時如期至杭州訪之，至天竺寺□□
牧童乘牛扣角歌竹枝，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
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
畢倏然而去

紅線

唐潞帥薛嵩有婢曰紅線。嘗至德之後，兩河未寧，田承嗣有
異圖，欲併潞州，募武勇超絕者三千人，號外宅男。嵩聞之以為
憂，每出咄咄。紅線因侍問之，嵩具告。紅線曰：此易耳，請
到彼觀其形勢。初夜首途，三更可還。出戶忽不見。未曉果攜
來取承嗣床頭一所金盒。嵩遣使持送金盒，諸承嗣書曰：有客從
彼來，云自元帥頭邊得此金盒。承嗣大懼，散外宅男，河北遂
寧

許雲封吟笛

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遇其外祖李牟□□守任城見之，
示以家藏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者。雲封執示曰：此非
外祖所吹笛也。公問何以驗之，雲封言取竹之法，以今年七
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燥，不及期則音浮。
浮者外澤中乾之竅不全，則其竹夭。此笛竹之夭者，為李暮
以破。今試吹之，雲封乃吹六州遍一□，其笛未終遍，忽中裂，公
嘆異之

乘異記　張君房

晝第三等眼

陶□少時及第為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安第一
等眼，彼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得安第三等眼矣

既覺眼睛淚君色後迢迢舊者一道上□□□物相救曰一□鬼眼
因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

論雌雄龍

劉沙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曰：龍有
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
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
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知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
化作雙龍而去

沈彬石棺

御史沈彬既塋，掘地得古塚，中有石蓮花燈三琉，無他物。傍
有銘云：開成一年閒雖閒，□不堪添燈猶未滅，留待沈彬知。
因就葬之

伏鵲丹

許遜有幻術，為人燒丹不密，取其資云市藥造爐，使其人
自守而伏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貓觸其爐破。又
燒，此去復如此。時人呼為伏鵲丹

青瑣高議　劉斧

御愛檜

亳州太清宮以真宗將幸，其殿有老檜，前枝一□將加□□。
一夕大風，吹皖檜枝已□□□□□□□□之□□之□

愛檜

叢鄉

宿鄭郛於徐州莊道歇，為一大嶺門路坊，後有人遁，徐夜迷
失道，入一村落，居民甚眾。問之，曰：此名叢鄉。留公兩宿，乃其

塚也
紫府眞人
韓魏公
崑臺眞人
富鄭公
地羊
高言避罪附海舟之大食國國有羊生於地羊將出以捻隔之羊出而臍連地必呼躁以驚之臍乃斷
一捻紅
驪山牡丹最佳者號楊家紅一株盛開楊妃因看花開捻之次年花開果有指痕因謂之一捻紅又製一捻紅曲焉
錦里遊
西蜀有兄造[illegible]香油本州之宮中為之錦里遊蜀之語也
巨鼇冠玉釵
趙后答漢帝曰昭儀以累綬吾子謂為巨鼇居北海之陰綬北六月氏王獵海上見巨鼇首冠玉釵
神清之洞
歐永叔為西京推官遊嵩山見石崖之上苔蘚成文曰神清之洞同遊皆不見
紅葉緣
唐于祐嘗於御溝得紅葉上有詩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一聯投之後祐因娶宮女韓氏暇日見此取視之乃韓所題而祐所題紅葉韓得之韓為一絕有須知紅葉是良

妹之語
玉乳梨[illegible]平斤李
皆煬帝苑中所植也
醉妃紅
牡丹同上
解生
煬帝時有獻巨鯉者帝問漁者何姓曰姓解乃用書解生二字於頰縱之池中後見此魚益大出沒波間解字已不完唯存角字帝惡之欲射而魚遂沒搜池搜之不獲乃其唐受命之兆故也
朱浚元
有人得朱[illegible]放之後來致謝稱進士朱浚元
雲姬
朱浚元所遺之姬於試闈探得試題遂及第
周厚德
梁祖夢天下城隍土地神來視其額云周德厚
過湖三升米
巢湖間舟人語曰過湖三升米不問三石米言願善之人過湖甚遠而有負於神者百往不可過也
枕龍卧鳳
地理家云葬地欲得枕龍卧鳳來山去水
錦㢘兒
有人夜夢一彩衣婦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女樂笛部頭云已遣錦㢘兒相邀

一佛出世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嘗謂近侍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聞朝廷命一舍人六親相賀諺曰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六朝舊本

雍熙中太宗以九經多偽謬俾加刊校而史官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等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本來自南朝不廷援據而檢杜引正觀四年勑以經籍好訛蓋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寖微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為證維遂無以對

金石厄會

周世宗時王溥為相拱守鳳翔又為守京兆拱臨行問溥所欲溥曰長安石刻悉欲得之拱至三千本以獻溥命分錄為琬琰集百卷未成而卒拱之求碑遍及村落民以為患多潛毀之亦金石之厄會也

籠罩

李沆作相見客寡言或問之曰吾每思[illegible]是謂[illegible]能也每言居相位無他術唯中外所陳未信一切報之以課國耳

灰釘

徐鍇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具暗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illegible]恨不知灰釘事乃後漢杜篤論都賦焚康居灰[illegible]釘鹿蠡商隱之雕鏤也如此

破瓜年

呂洞賓[illegible]張泊[illegible]之後四子溫恭[illegible]泊終海州刺史泊[illegible]海州房贈泊云功成當在破瓜年而泊以六十四卒破瓜為二八是其證也

獺祭魚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人謂獺祭魚

肆赦用金雞

杜鎬曰律赦立金雞宋孝王嘗問司馬膺之對以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此說非也西方主兌兌為澤而雞者巽之神巽主號令合是二義取象揭竿以示衆時肆赦故立金雞

三多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三中持論尤難為文須辭理相稱不然則乎按[illegible]不足取也

葑田

二浙湖上有葑田相結積久厚至尺餘潤沃可種稻[illegible]段可以水中牽引往來土人謂之[illegible]

畬田

江南人多畬田先縱火[illegible]

眠兒歌

內翰所作文字名曰[illegible]廣唐學士撰[illegible]

剃脂頌文也

元禽為客

李昉以司空致仕所居有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之白鷳曰閑客鷺鷥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

轆轤體

唱和聯句之起其來久矣自舜作歌皋陶賡載及柏梁聯句至唐始盛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皆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劉白和之亦同令狐楚所和詩多次韻始於此凡聯句兩句或四句亦一對用之或只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轆轤體耳

擫押鈎格抵

唐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擫押鈎格抵又云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謂之撥鐙法言此法傳自二王陸以授沙門𧦬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以詩寄之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雲雨化遊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𧦬光應為陸江南李主亦得此法書絕勁又增遵導送二字

黑牡丹

劉訓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賞劉氏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在前曰此劉家黑牡丹也時牛極貴頭牛不下一百千也

造五鳳樓手

韓浦弟洎皆能文浦善聲律洎能古文洎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贈洎蜀牋為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吾兄繩樞草舍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洎大慚焉

春明退朝錄　宋宣憲

文選悟養生

任忠恭布說年康強或問養生術公曰讀文選有所悟所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

壓角

舍人院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于庭西北向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宣獻作掖垣叢志而不載其事按唐惟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廳表其禮為舊矣予為舍人都與宗人入院初不疑為閣長逐壓角時議美之

南宮舍人

唐稱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破之文獻通考瑞錦亦屬員外郎廳所掌令孫詩云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今廢印宜依故事碎之

宮人斜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祭之見唐人文集

鼕鼕鼓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以警昏曉太宗時張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建議置鼕鼕鼓劉禹錫云雞人一唱鼕鼕鼓是也今不聞鼓聲金吾之職廢矣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

宗開成中建燃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東華後能中下元而上元遊觀特為繁盛

孤山誤為姑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獨字也有廟江濱乃為婦人差誤以孤為姑能圖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但乞靈

草底檢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正院書也

過馬廳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渥詩云外使進鷹初得試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中官牽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乃蹀躞嘶鳴也唐藩鎮皆僭擬以名其廳

重戴

國朝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官並出入重戴因初兩制亦然王黃州罷內翰知滁州謝表云臣頭有重戴身衣朝章是也後自祥符間兩制並徹去非故事也

葛將軍

仁宗嘗夢至大澤中迷錯失道左右侍衛皆不見忽自天際有旌幢乘雲下以來奉帝問何人對以葛將軍也送帝還宮乃寤因令尋其名稱云道藏中秦帝圖示大門有三人守衛一人云葛將軍當遂詔圖其象令宮觀供奉之張安道為此

赦宥有三

國朝之制凡赦有三曰大赦曰曲赦曰德音宋宣獻云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聒帳

太宗嘗謂侍臣曰後唐莊宗嗜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自昏達旦不息半酣之後置畋酒筵沉醉射弓招箭前者以物擊銀器聲言中的與排優結十兄弟每與近臣議事必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由此數事不見書傳詢故老得之

詔勅用黃紙

唐日曆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諸州縣並宜用黃紙書之

歸田錄　歐文忠

文中虎

謝希深初以啓事謁楊文公億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為蒼生何大年書此四句于扇上吾語人曰此文中虎因此知名也

賣油翁諳射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一日射于家圃有賣油翁過而睨之公問曰吾射如何公曰手熟爾公怒曰汝能射乎翁曰不能以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地以錢覆其口初注之如線入錢孔從而錢四邊不濕曰此某其雖約亦無他但亦手熟爾

宸衷非人臣之稱

丁度罷政除紫宸殿學士議者稱人臣謂可非此名乃改為
觀文觀文亦煬帝殿名理宜避之當時不知耳
江南句當回
曾武惠王彬既平江南回詣閤門求見其牓子云奉勅江南
句當公事回其謙恭如此
學士著姓
學士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自盛度丁度同在翰苑遂
著姓以別之遂為例
四色官
唐制三衛有司代司階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令正衛拔刴
惟金吾一人每日唱不坐謂之四色官可笑
咲得面似靴皮
三司舉辟庫務官而權貴請託甚重田元鈞寬厚長者在三
司深厭於請而不拒人皆強咲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
咲得面似靴皮
薄持薄夜
飲食今古不同名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餺飥晉束晳
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今存餘不曉荀氏
謂薄夜亦不曉之
葉子格
葉子格自唐中世有之唐人藏書多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
制似今冊子以便檢閱于格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楊大
年真門人仲簡仲戩亦能之也
鶴格
大年取葉子格名紅鶴皂鶴者別演為鶴格今亦無人曉者
翡翠有金
翡翠如琉璃屑為杯盤金屑之則如硯磨墨又云人氣粉犀
將犀角為小塊薄紙裹于懷中俟微急投臼中搗之即如粉
矣
金坡遺事　錢惟演
一堆灰句
張洎文章清贍在江南日將命入貢還作十詩[illegible]
有風物一堆灰句蘇易簡得其親書洎歸朝為學士與易簡
同院爭寵不相下易簡語同列曰清河吏相矛盾將灰莛之
詩進呈洎聞為卻
靈鶴
翰苑有雙鶴常栖於玉堂後[illegible]熟不畏人每鳴衆聞
有大詔令晁迥詩曰靈鶴心驚喜錢思公亦有詩云靈鶴先
停玉樹西謂此也
談助
不語先生
牛革曰唐以白居易光為不語先生
太宰筆少牢口
京師語曰大宰筆少牢口南北東何處走太宰牛僧孺少牢
楊虞卿也
花稜
戴凱之竹譜云竹將枯花稜乃轉注云竹生花實其年必枯
稜實如禰橘

龍鍾

譜云龍鍾之竹是日黑龍鍾竹名也黃帝使伶倫伐之以
作樂

節為船
負丘帝一節為船

扶老
節竹可杖琢硐不凡物之扶老

竹子
張華神異經云竹子乃笋也

八月春
竹根曰[illegible]竹譜云[illegible]多西南行故謂之東種竹西家理
地以西行時八月為春三月為秋九百歲皆以始生為春成
熟為秋也

簀實
陸雲笑林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笋問何物也曰竹也歸煮
簀不熟曰吳人轢我

多面女
昭君村生女皆多其面白居易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
瘢

天河生
唐景龍令揚華膠天經以羊頭天河生

麗情集　張君房

浣紗桂子
霍小王侍兒之名

消魂郎
鄭上淵季姨[illegible]見姓徘徊不能去許遺以駐馬後[illegible]自呼曰
前消魂郎來也

卷中人
唐裴敬中為[illegible]奉使浦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
從為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
人矣

寄淚
灼灼錦城官中妓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
軟紅絹聚紅淚為寄

環者還也
崔郎寄張生信有玉指環云環者還也

燕子樓集
盼盼徐之名倡張建封納之於燕子樓張卒盼盼思之聞者
輯合以詩僅三百篇名燕子樓集

秋雲羅帕
賈知微曾城夫人杜蘭香既別贈賈秋雲羅帕裹丹一五十粒
云此羅是玉女織玉蚕絲以織

流迴翅
文宗時宮人有白玉方響以犀為椎以紫檀為架後出宮歸
秦氏秦出翅製曲以寄之名曰憶秦郎

非煙
咸通中武公妓也善簫與其鄰趙象窺見因門媼以王業牋
題詩寄之非煙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贈象以通其意

薛瑤瓊

開元中第一箏手中官楊志潜選後億賽飲志董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羨令崔作詞方得見瑤瓊崔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近得佳人纖手箏羅裙上放嬌聲

柳枝娘

洛中里孃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香兒

元載姬薛瑤英幼以香擘飲食故上長有肌香

紺珠集卷第十一

紺珠集卷第十二

拾遺

烏衣國

唐王榭航海為風飄至一洲見一翁曰此吾主人郎延至其家以女妻之問其國名曰烏衣國將歸贈飛雲軒四以羽毛池水之浴至其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乃悟所適燕子國也

頭顱可知

陶弘景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而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題詩得水仙

桂陽王會客分韻賦詩弘景探題得水仙

日窟月阿

東巷日窟西研月阿弘景賦詩

蓬萊都水

夕見宋祿府丞來日欲以公代蓬萊都水使者

洞微志　錢希白

鷄窠中九代祖

太平興中年守中為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白稱楊避舉守中請其居見其父曰叔達年一百二十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雞窠中有一小兒出頭下視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天麥毒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

春浴秋風和霰斷人間白髮冬又歌曰五靈靈曉玲瓏失刻由來蛩柳中惆悵興情言不盡一九雜翦大吾宮後遊道上作左右汾之乃至夢中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口口小小姑令歌道上曰此乃犯天麥奴女即心神小姑聞柳坐鼓醫經雜藥洽麴身故大吾宮即以藥弄甑前食遂愈

燕奴

有術士於臨川得彈子一丸皆五色呪令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中

絳縷夢曲

盧絳夢白衣女子以白羅縷絳絳食具一女子曰若食盡絳京當貴乃歌詩詠曲云人去秋起梧桐落欹枕悵無聊片和殘夢中急山攢芭蕉生絳問何人曰姓白後當于固子吶絹見絳後爲江南李氏將被誅于固子陂其行刑者乃果白姓也

石押衙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合公墓前一石人號惟人或遇之稱魯校書石押衙

敕賀

僧辯聰遊五臺將還京師行先告託以書其上迺公東京城北寺敕賀分付僧鶴啓封聆之云慶聚生巢早來芮更強住切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於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犬猪名敕賀者乃趙氏猪能令群猪不亂逐變食葉許故以名僧呼其名以書投之猪遂從此其人亘而化僧經之五臺訪其者僧亦化去矣

呂口

咸郎中周仁約監水豐倉有通判者曰進士呂口及見之如十許歲小兒出一客焉賀仁約讀之有云我郎之經已空乳猪之肉仁約問乳猪之東出何書乃厲聲呼仁約父祖名諱仁約叱之遂化爲大鼠入冷窟去

妙花

有鄭超維者洛人赴官西蜀道遇田參軍與偕行田多聲臨別以一人贈鄭名妙花其美麗鄭至官赴調京師復見臼參軍者問妙花且云居西蜀鄭後歸里妙花告別曰余狐八乃狐耳問田參軍者亦狐也將後問田君鄭送郊狐化爲狐而去矣

敗土色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黯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即明潤復來以後歷貴仕面色甚瑩將敗前數日忽枯黑如故

鴉枕

有人遇食鴉㭗探鴉雛之味者以隔釜之後置鼎甲中大不毛取食之號鴉枕後其妻產一物正如其形狀也

青箱記

金櫻蜂糖

浙人以錢醸之故呼石榴爲金櫻江淮以竭代客之故呼為客爲蜂糖

野馬黃羊

杜祁公詩云野馬來嘗深塢野鳥黃羊亦過易人亦知下

句事乃唐張鷟傳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其食非野鳥不
畏其剽用此事也

津步

嶺南謂水津為步韓退之羅池廟詩云步有新舡是也

市虛

又謂市為虛柳子厚詩云綠荷包飯趁虛人是也又有痎市謂
一日集如痎瘧然

吞印

劉滋未第時夢人携印滿籃吞之凡十四枚後見印累累然
於腹上後登科歷十四任

五相一漁翁

王禹偁稱於四六有同在翰林而大拜者王有啓賀之云五
神山上曾陪鶴馭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蓋有白樂
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囝哀閩

閩人謂子為囝音蹇謂父為郎罷唐多取閩奴為宦顧况有囝
哀閩一篇云囝生閩中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金玉
滿堂又有囝別郎罷郎罷別囝之語以諷諫

碑陰入字

義縣有漢太尉許馘碑久磨滅許氏諸孫再刻之或題八字
刻于碑陰曰談馬礪翠王田數七人桑能睨徐鉉父近休一
見則解曰即言午許字也礪翠右碑王田即千里重字也數
七即立一立字也許碑重立字也

大清寺本漢梁孝王鼓吹臺宋祁過祁嘗閱武於此因改
為講武臺其後有繁氏居側又號繁臺

蘇臺

蘇有姑蘇臺故曰蘇臺相有銅雀臺故曰相臺滑有劇宗臺
故亦曰滑臺

腰黃

本朝知制誥待制止服黑犀帶惟學士始服金帶公肅
為待制十年不遷遂作陳情詩曰權遷今日白腰下欲須黃
不久果遷也

先公談錄　李宗諤

照袋

以烏為之四方有盖并襞中貯紙筆等五代世人多用之

問三事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
時政有何缺失有可采者即日上聞

鹿官

唐之盛時內重外輕任方面者因為貶謫燕公張說湖州刺史
固能旋辟能謝人患恭詩云鹿官乞照負謝郎教有許衛合
得嘗綽之

竇氏五龍

諫議大夫致仕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僖俱以進士及
第俱歷顯仕俱為將學儀儼有擅文名于時馮道贈詩云燕
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故號曰竇
氏五龍

下汎消之坡

唐諫議大夫班在給舍上一遷為給事又遷為舍人有自官為諫議者班給舍上班中戲語號陟上坡却須下坡言遷給舍却在下也

尚書裏行

舊語太常不是卿書省不是監以其職品清重不與他卿監等本為翰林長以術求大遷之餘又太常卿在六曹尚書之即同慕大謂之尚書裏行 上

備遺錄

武壘

[illegible]山東人喜食武[illegible]曰陟陽

[illegible]

侯柱脉

孔嗣宗有言善侯柱藥麻布掛其上即知虛實

家鹿

嶺南人會胤謂之家鹿

陳希夷戒

真宗召陳搏至闕下士大夫多請見求其言告之曰從好之所無久戀得意之所無再往如此而已

山藥

山藥按本草名署蕷唐代宗名豫改下一字為藥本朝英廟諱上一字改為山今合謂之山藥

善謔驛

萊州南有驛名善謔孟唐之善謔驛乃淳于髡故詩處也 柳

今學作和尚多得善謔驛英淳于髡先生是也

節取條

行李

左傳云行李之往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人以裝為行李非也正當作行使傳文使字作岢疑訛為李字

藥欄

今園庭中有云藥欄者欄與藥是二事非花藥之欄也按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有蘇林注云以竹為繩相接連綿為禁蘂使人不得往來耳

覓貨鋪

市肆以貨名與鋪各其物以贅者曰贅鋪[illegible]

星命鋪呼作大鋪也

參戎

令人以奕局取一道人以石棋子謂之[illegible]戍此戲生於唐帝感觀在軍戎又更元射者摩右方所言感戍是也

夢溪筆談 沈括

聽宣堂

學士院玉堂太宗曾幸令惟學士上日許正坐它日則不敢也堂中設視草臺制則以衣[illegible]

燃燈

玉堂東承旨閣子窗上有火燃處[illegible]

自己[illegible]起無燭[illegible]

蛾有班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前有一大槐號槐廳傳居此閣者入相令入院者爭據此廳

校書官稱學士
開元集賢院故事校書官稱學士今三館皆稱學士焉
故也

一麾
今謂守郡曰麾蓋用顏延之詩阮始平咸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此皆指麾之麾有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後人承誤用之也

馬尾胡琴
胡為西邊凱歌云馬尾胡琴隨漢車曲中猶有怨單于

曼卿豪飲
曼卿與劉潛為酒友每露頂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飲已復縮之謂之鱉飲夜置酒空室中謂之鬼飲後隱于四旁忽然人出飲飲已復匿謂之鬼飲後為海州通判於公守後營一庵名曰捫虱庵
雞犬俱

玉虎鳴
河圖謂雷聲

雨虎
關山圖催山有雨虎知蛸雨則出

銀灣

韓洞詩號銀河

玉女披衣
王禾女居郡萍鄉有玉女岡天將雨則出五色雲人謂玉女披衣

天乳星
列星圖曰天乳明則甘露降

參旗井鉞
傅奕作參旗井鉞十二軍錄

神漿
盧思道詠雨曰神漿可挹天沼自雲

八穗書
辛氏云神農因嘉禾作八穗書

銀浦
李賀謂天河

孤雲兩角
興元南有路通巴州極高險謂之兩角諺曰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因謂此爾

去天尺五
韋曲杜鄠近長安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浮玉堂
太湖記云湖是仙人浮玉之堂

鱗屋
楚詞注河伯以魚鱗為屋

平泉石

李衛公詩序曰後世以甲第一石一花移放他處若非李氏子孫

交魚符
唐擇殿門絲文魚符

金杯金椀
承遺芳請公卿宅曰永寧坊是金杯破可重製安邑里是金椀一破不復全矣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王元之送人詩云綠莎廳畔[illegible]

甲乙丙丁名
樂天作牛奇章石記曰公嗜石以甲乙丙丁爲品太湖爲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爲下

拒風冠
南齊永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弁之遺像

鈎絡帶
吳錄云革帶是也

五兩
北堂書抄伏風之翮楚人曰五兩

妓衣
梁夏侯亶妓妾客至令隔簾作樂後以爲妓衣之

縹丸
劉隨詩云縹碧以爲丸

婪尾酒
最後飲酒也太平廣記唐部中侯從事

導龜
酉陽雜俎導根長英名導龜

玉筍生
李相知舉門生多清秀謂之玉筍生

名在月中
會稽先賢傳闞澤年十三夢姓名炳然在月中

雲藍紙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相思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瘦者郎中庾威在坐見之曰此是雌樹生公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君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乃是雌甲辰也

鍊雪丹
二儀錄蘭吏造鍊雪丹與垂雪之即今之水銀粉是也

反魂樹
十洲記以玉釜煮反魂樹

天子南庫
市舶錄金山珠海天子之南庫

鳳閑
宋太子妃表冊飛芳鳳閑

萬日頭
杜牧作李戡墓誌云溫殤生於育母夢其臂曰予校書學黃衣吏去道逢人告曰彼將至大功汝須萬日遂號令萬日矣

急目米不敢矣

呵叱木偶

王弼注易刻木為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象錐

元白應制用韓筆名象錐作詩云象目牙如孔毫鋒銳似錐

此地十部

沈約郊居宅成，劉杳贊之，約報曰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但愧

此地十部

飲墨

北齊策秀才，有冒濫者飲墨一升

充伯紙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充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

漆，充伯人之名也

山庭月角

論語象顏淵山庭月角

蟹朝魁

陸龜蒙蟹志云江東人[illegible]執一穗早夜指江而行名

蟹漁人以蘭蒼承之[illegible]

獅子驄

隋文時大宛獻馬號獅子驄，隋末不知所在，後唐文皇於

封薩問皮骨來穿食以鍾亂生五駒皆神駿

三眠柳

李義山賦注云漢苑有人形柳三眠三起

旌節花

唐王處田家居有道士以花種遺云此仙家旌節花也後處

田歷三鎮焉

瓜發二華

齊民要術瓜早晚及中三輩文發三稱更生歲終得華

小門下

通典謂給事中

宦海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曰可度世不宜沉名宦海

象耕鳥耘

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踐耘欲疾如鳥之啄他說舜之神

怪皆非也

書法死　周越

鶴頭蚊脚

二書皆漢詔板所用各象形

瘞玉埋香

玉溪編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

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瘞玉

鬱鬱埋香之語也

篆虎

實泉謂李陽冰篆

鼎玉蚊金

實泉又作小篆贊曰李相斯法神處清深蚊頭鼎玉鼎足之

金

李陽冰書

陽氷李大夫書云緣志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拈擺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爲豊李丞相以束爲朿便學者無據耳

論右軍書

陽氷又與李嗣真書論王右軍體云羲之每不同者以變離體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曲蹤碑容皆慘悴有孝子之象逍遙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illegible]揮染皆見義以成字以得意

僧傑

附僧敬脫善作方丈大字號曰僧傑

戈法逼真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于戈法一日書戩字空其戈[illegible]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仰觀聖作内戩字戈法逼真帝[illegible]

鑒識

茯苓芝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靈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章草

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詔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

[illegible]

[illegible]公與懷素同觀[illegible]草書於烏[illegible]張長史[illegible]

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狀[illegible]皆有之乎懷素以古釵

脚[illegible]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illegible]復問師何所得

曰觀夏雲奇峯及壁坼路常師之

手畫肚

王昭宗云書翰由少[illegible]精[illegible]秘中以手畫肚

腹說　　張君房

張紅紅

大曆中才人張紅紅善歌

飛陵華

西王母見漢武帝左右侍女四人帝問其名氏曰[illegible]

飛瓊安陵華段安香[illegible]合令執樂

漁童樵青

張志和有奴以漁童婢以樵青或問其故曰奴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婢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illegible]杯

海東有姓劉人[illegible]作酒盛器可傳千里人謂之[illegible]

廣陵散

韓皋[illegible]嘗謂廣陵散[illegible]

節已前王陵[illegible]毋丘儉[illegible]以揚州[illegible]

志皆為魏父子[illegible]復以揚州故廣陵之地[illegible]

魏之忠臣皆以[illegible]敗則散亡矣

尚[illegible]

子057-261

元和長慶中尚陸暢善[illegible]

耳譜

拍板無譜明皇令黃幡綽造譜乃上一大耳以進曰有耳何聽乃不失節

湘山集

鶴相

丁晉公稱化鶴之裔為相[illegible]時謂鶴相

閑忙令

貞觀時日本國入貢求[illegible]光寺記舍人辭不了令學士裴君房代之裴退食多[illegible]獻[illegible]求之不[illegible]故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忙令云世上何人最[illegible]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好[illegible]紫微失却張君房

[illegible]閑妾

園妾即胡妾世傳有右[illegible]時以謂衆則滋茂故士大夫以[illegible]談為[illegible]閑妾

[illegible]閑談

骰子選

丁謂[illegible]或[illegible]楊文公[illegible]曰骰子選[illegible]何之道哉

一條冰

陳彭年在翰林[illegible]文[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曰[illegible]

直縫[illegible]

陳恕為三司使[illegible]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魚頭公

魯宗道剛直人呼為魚頭公謂其骨鯁故也

退思巖

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蓋山水以退獨坐謂之退思巖[illegible]亦不許入

殷血山

真宗在宋初時造一假山[illegible]曰此用民力殷血山耳帝即[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玉堂閒話

[illegible]

以有[illegible]人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隨母

[illegible]隨母月初生者在前中旬在傍下旬在後[illegible]

不差

罷喚風

有輕薄子令樂工吹笙曰不須尚度更教喚風耳

古今[illegible]　[illegible]

元濟之

[illegible]於洛陽[illegible]一[illegible]大[illegible]於河後有元氏史名濟[illegible]也

武后獄

治平中[illegible]國[illegible]中[illegible]一所曰[illegible]至大[illegible]以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吏[illegible]有獄也

[illegible]附錄　[illegible]

来知大尋

楊礪未第時夢入引見一殿有少年南面而坐引者叱來和
天尊真廟為襄陽王礪除記室入謁見帝宛如夢中所見者

孫供奉
昭宗播遷隨駕伎藝只有一弄猴者其猴頗馴能隨班起居
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如何買得胡孫弄
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於殿下隨班
猴望陛見全忠徑趁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亡此猴
多矣

上帝扇題杜詩
咸文甫夢朝上帝殿上扇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意謂天人誦乃記是杜詩爾

蝘蟟字誤
杜鎬云虞部有按字經部有蜂字指蒲以軋聲訛作
乾遂入虞部蝘蜓乃魚以漲為消訛為消字遂入經部蓋
韻中似此之類亦多故也

禹納九
律有不應為法家多為補律之說六九犯罪決杖試補一吏
令斷案引法乃寫不應為從重問之乃曰中丞要重則七下
添難端要輕則旁邊注也

驪山鐸
漁人海上濱得一鐸擊之聲如霹靂聞之悚識云此始皇驪
山鐸也

言行錄
王沂公

公為參政尚以地界封禪堂吏公曰我創設小謂之將相科
嘗屈以之賦試乃止

槐瑞
沂公青人鄉居門直大路夾以槐兩行陰路連理邦人為沂公
生而作相之祥耳

細珠俳字第十一

紺珠集卷十三

諧集拾遺

竹約 説文竹節曰約

竹笑 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竹笑

云穀

麥

足袖

襪

珠琲 珠五百枚為琲

霜娥 月始生之魄

不律 秦曰筆吳曰不律燕曰弗楚曰聿

愁城 庾信集攻愁城終不陷欲盡愁愁終不盡閉户欲驅愁愁終不肯去潛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覓愁 何物煑愁能得熟燒愁能燃

愁鬼 特鮮虎不帶偏能損而攻詣

量斛愁

且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

眼纈

醉眼纈

遊月宮 明皇中秋夜羅公遠擲杖化為銀橋請同遊月宮見廣寒庭女群仙舞問是何曲曰霓裳羽衣帝記其聲歸遂製其曲舞

往西涼觀燈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

吉光裘 王母遺漢武吉光裘入水火不濡熱

九品丹 仙丹九品第一曰刀圭伏腴

解珠佩 鄭交甫於漢江遇二女出語解所佩珠遺交甫已而不見亦失其明珠矣

麻姑 漢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蔡經家令麻姑自接待見東海三為桑田方平曰行為揚塵矣姑手似鳥爪經心念爬背必佳方平已知乃鞭經背既而曰吾鞭亦不可妄得

盧杞遇仙 杞求第時遇仙嫗以藥以葫蘆如二寸許令杞乘之騰入青漢至一處曰水晶宮太陰夫人問三事曰公有仙相能居此宮中能為地仙時到此中能為中國宰相杞公願何

如禪和夫人懶然道還

尚田師

太原張始生八歲其兄戍西安夫家貧無父母命之師請持齋朝夕募田始裨其之號曰尚田師

木入斗

唐乾符中木入南斗術士邀岡以為帝王之兆木在斗朱而其應在朱全忠也

鈸鐃攢射

盧懷慎與張說同作相盧忽暴亡夫人崔氏不哭謂家人曰公命未盡公清儉廉潔張說今尚奢公應不死已而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處張說鈸鐃攢射我豈可同未幾遂卒

一韭

李崇為僕同性拙儉不肉食其客戲與人曰李公一食十八品問其數二韭耳

陸氏一庄荒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乘閒勸令求田耶以子孫為莊二十所群曰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當文柄約其子簡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遂無辭可答

稜等登

故事放榜畢放謝時宰榜首致辭有丁稜者語吃欲言稜登科趨而前連聲曰稜等登科竟不成語而退

韓山石堪語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愛溫子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北方何如曰惟韓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不足若驢鳴狗吠耳

點鬼部

王楊盧駱有名人譏其文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部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

銀筆

湘東王為書有三品忠孝以金管德行以銀管文章以竹管

改國字

則天好改新字有口國中或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乃改為國後有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口字

是勿兒

明皇問黃幡綽是勿兒為何人幡對以自家兒可憐時楊妃以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甚危是勿猶是何也

費用疊帽

盧光啓受知於張濬濬出征并汾光啓與專事為帽其用疊帽自此始也

把麻

通事舍人宣詔拾遺黜伊令涉時又代聲摘句助之故謂之曰把麻

籠中人

李相藩未第有僧相以公必登籠中人問其故曰何可送公其家以紙籠送之後果至入相也

金銀榜

崔紹暴不復生云見冥間列牓人間姓名將相列金牓其次
銀牓州縣小官並列長鐵牓

李適周詩讖

李有適竹天寶中作避讖山之亂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
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把李小名阿環

清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求見者曰上清童子元寶後驗之
乃一古錢

臼中炊

夢者夢炊臼中占之者妻亡臼中炊言歸無婦也

成侯器

有人夢成侯器見人求覓覓之乃一破酒瓮

茅濛

桐山傳云茅濛字初成盈之孫飛昇仙有童謡曰若欲學之
臘嘉平始皇乃改臘月為嘉平月

蔡與階齊

名臣傳真宗李殿下柴留長哉階齊望日唱名狀元蔡齊召
前視之得人矣

丙火為榮

李畋為國子直講求鄉晨登滋諸生見畋巾上兩焰火起
是日報得榮州

種眉藉鬢

談藪李恕無鬢崔郎無眉即畋恐以錐刺頭作數百孔以好
鬢栽之恕種眉李然藉鬢

婢命

李賀集杜牧之序曰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而或過之

奴命騷

又云逸才奇意足使且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

油辟車

蘇小小歌云油辟車文相待

天廟器

唐歐兒詩云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
天廟器一双瞳子剪秋水

敲日玻璃聲

秦王飲歌云羲和敲日玻璃聲酒酣喝月使倒行

楚腰衛鬢

洛姝詩云楚腰衛鬢四時芳

詩作花骨

長吉張郎三十一天遣裁作花骨

桂葉眉

注曰櫻桃大添眉桂葉濃

腰裊紫鈒

腰褭使紫鈒

風轄

李義山玉溪集次雨津

乳姐

稱之乳姐傳以灌母

卷十

隨寓市

絛獄

謂史本捺見與遇以罪下獄

字如車軸

黯黑細字如車軸麗

朱居士橋

蜀隱士朱桃椎以草𩋾爲業皆路間人識之曰此朱居士𩋾

以木易去

氷甲

陸機詩評潘泥如帝不具得乳龍只甲麒麟一毛

風鳴瓢

逸士傳許由居箕山有一瓢掛木掛樹風吹瀝瀝有聲以爲煩遂

棄之

鳩杖

續漢儀賜老人杖杖端刻鳩取其不噎

斑衣

列女傳老萊子孝行年七十常著五色斑衣爲小兒戲庭下

以娛其親

縮地

壺公數費長房索竹杖縮地至其家

九環帶

兩李德林脩律令詔賜九環帶後進平陳之策文帝以環

成以七寶裝嚴之

馮衍三同

劉宕撰字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與直二同馮衍有忌妻

自操井臼予亦悍室家道以坷三同也

九疑

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峰相似故以名

尺木

漢帝春秋曰龍戢騰者刻先而尺木

作杖

風土記以六月雨也

上切人

唐從神慶上言云太子用上契則入從之

申符

文與太子監國爲龍符合驗內外

日觀

太山記東南峯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

比脚皆頭

唐逸史杜牧求爲小儀小秋皆不遂夢人告曰此脚皆頭

辭春不及秋除皆部

擢頭膳部

唐制郎官前行要後行爲閑臣上巷自侍御史除膳部員外郎

之曰有赤嬉兵部專心取考功

部首省東

休休亭

司空圖作休休亭自號耐辱居士作歌書壁曰休休休

[illegible]

無恙
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乎

草占歲
大戴禮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藜也皆以孟春占之

玉葉
梁元帝賦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乍從風

五木之祥
象以寶因樗蒲曰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皆盧人謂五木之祥

七入書府
唐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

結鄰
唐李衛公蓄硯至多其妙者曰結鄰言與綠結為鄰

瞿所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此何名對曰善哉他日樹凋復問之曰名瞿所帝詰之曰凡物長少大小死生榮悴皆異名豈可同哉

花王
歐永叔花譜云洛中花極多也必曰某花至牡丹直曰花但謂云花王耳

鈸兒
洞州曲侍從補裝號鈸兒見杜牧集

主簿虫
倭賊湖中舊無蝎因北人為潤州令增縣用竹筒携數十置于公宇土人遂呼為主簿虫

青翁
萊州經圖隋世有二人居牢山食松久之肉食與松同人呼為青翁今山中青翁觀乃故居也

聖箸
嶺南諸山谷茅蒐中生筆甚大篠皆竹而根乃茅也土人食之名聖箸見陳相愚集

學名接脚
唐會要正元中吏部奏銓選以來文籍人多因冒更或詐敗分見官謂之學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

卷書漢
劉商隱愛義典卷書漢乃喜居

扶桑蚕
四公子記扶桑蚕長七尺卵如燕

雷耕
投荒錄雷州陰晦之夕土人謂之雷耕田必有開墾之跡

念珠廳
閒奇錄京兆士曹判案至一百八通因謂之念珠廳

借猪集
唐張由古謂同僚曰比買得借猪集同僚應之曰某亦買得佛袍集

狐

燕王休巧士有人曰我能於棘刺端刻沐猴然王須三年絕酒
色方可見王不能從

嬰頭

國史補都會善歌時有四嬰會為嬰頭

水部不數

唐人語司門水部入省不數

琴名

傅玄琴賦序云齊桓琴號通鍾楚莊琴名繞梁相如琴曰綠
綺蔡邕琴焦尾

五夜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謂自甲夜至戊夜也

雞男

陸龜蒙詩挑菜云行歌每依雞男影挑時頻見鶴槌心

篛席

篛巾篛席避暑詩也

衩衫

漁具總詠答林漁服曰衩衫

釣鰲客

張祜謁李紳自稱釣鰲客李怒問之曰既解釣鰲以何為
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鉤以月為鉤以何為餌以短李相公
為餌公默然厚贈之

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二百千

承泉

納容詩即淚也

青松毛

天倚杵

河圖記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之後天可倚杵

雲輿

仲長統詩云春雲為輿秋風為馭

青士

樹宗師園記柏曰蒼官竹曰青士

文霧露

春秋佐助期文露稱宣武露布

荷雲

京房易占曰雲二色曰荷荷雲也

稱野

文選注古者尚絳道曰稱道亦為野田野古賈反

焦旗

古賦焦旗竹纛

龜鼎

後漢宦者傳鍾神器曰龜鼎

三灑

古今輿服志后同蚕禮曰三灑

墨兵

孫樵謂文書曰墨兵

玉科
劉恭義新謂刑法曰金條玉科

觥政
說苑謂令曰觥政

觵主
騷雅集謂觥饌以次令觵主

丹若
龍姐榴名

日及
廣志木槿名

選年
梁簡文卻老術曰選年云一路

友風
荀子曰雲友風子雨

黃鸝
詩疏幽州人謂黃鳥曰黃鸝

毛席
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

金堝
司空圖謂鍛曰容成侯心堝又司寒光先生

陽馬
何平叔屋角梁曰陽馬

欲界仙都
陶弘景云山林奇處乃欲界之仙都

蝃蝀
爾雅說為蝃蝀雌曰蜺雄曰虹凡出必双明虹暗蜺也

河陽一縣花
庾信春賦云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避暑飲
魏文帝典論袁紹在河北每遇三伏酣飲云避一時之暑

大宅
枚叔七啓面揄揚以大宅目間曰清陽

清廬
揚雄謂目瞳子曰清廬揚眉曰揚衡

竹馬鳩車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戲

鐙鄉
劉孝儀明北狄曰鐙鄉

盧郎
陸倕賦學滿官謂之盧郎

虎闈
王融謂國子學者曰虎闈

角黍
風土記曰以菰葉包粘米謂之角黍

靈匹
謝惠連七夕詩

神鵲
庾有五歲能詩金母遂神鵲集記帕果凡

稗海
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耳有稗海環之如此者八又有大瀛海環之總謂之八極

金折
凡兵謂刁斗曰金折　銅鉦是也

嵩原
漢皇后哀策曰我躋嵩原嵩原謂陵

孤釣寡餌
選七發云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餌以爲鉤　鉤取孤寡之物以其琴要有茲聲九寡者九爲寡婦也

羊腸虎臂
酈元水經江中灘名

眼黃
爾雅蝙蝠別名

五湖
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
州記曰太湖一名宮亭……
即彭澤也一名青草湖以青草……

略彴
爾雅獨木橋也

楔撥
後漢紀小紀注以搏作撥撥形

高昌寒食
談苑興國中高昌入貢……

一月九日寒食至今遵用之

木妖
唐天寶間中官鄭特起亡築柱上木識者曰木妖

騎詔
長慶集騎詔徵還便殿對

遺扇
會稽雜錄朱買臣爲會稽守自懷章綬至舍亭人不知也而善錢物見而勞之遺以一畫扇後引爲上客

分香賣履
陸士衡弔魏武序云遺令餘香可分諸夫人舍中無爲可爲履組賣也

九釘盤

唐御厨進饌用九盤裝飣故也

鼓角相
南齊將王敬則少賤相者謂有鼓角相後果爲大將

公者仁德之政歸
孔融立鄭公鄉告大史公蓋謂其公諡者鄧公四皓亦稱公是則公者仁德之政歸不必三事大夫也

金衣鶴
李白曰詩使求峯金衣鸭…錦音

草鍾乳
巻生…錄…性暖號草鍾乳

茶奴
…

子夜歌
子夜女子名作此歌
杯柈舞
晉接杯盤反覆之漢人唯有柈至晉加以杯又公莫舞者世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謂莊公莫舞
幻樂
太宗時江南李王獻畫牛晝則齕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晝曉其理僧贊寧此幻樂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晝隱夜見沃焦山有石摩色染物夜隱晝見事見海外記
澤鶴
世說羊祜鎮荊州澤中出鶴取以教舞
遁甲開山圖
此書述天皇興迹云壽一萬八千歲
四乳
春秋元命包文王體四乳
深汚
尚書中候曰堯即位榮色出汚
三皇垂策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于[illegible]
三皇步
白虎通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
品字柴頭
南華僧懷志曰三个柴頭品字煨
[illegible]

詩[illegible]門令章句春社日祀高禖祈子嬪御等皆帶弓韣弓衣取男子之象
三署郎
秦初置郎令其官有三署一曰五官中郎將二曰左中郎將三曰右中郎將謝署又有郎中侍郎西漢因之唯田[illegible]以為諸曹郎以尚書郎比之如馮唐為郎中署長直不疑為郎余[illegible]三世為郎楊雄為侍郎鄧通黃頭郎以貲為郎之類皆此三署也
執戲子
齊職儀漢侍中掌乘輿物[illegible]有戲子之稱故世呼侍中為執戲子
銀甲
李義山詩十三學彈箏銀甲不曾卸
天[illegible]
嶺表錄[illegible]南海收蚺子為[illegible]主人尤重之呼為天[illegible]
馬頭娘
稽聖賦[illegible]女[illegible]在綿竹[illegible]以為馬頭娘
雒田
南越志交趾田隨潮水[illegible]
清平官
南詔錄南詔宰相曰清平官
[illegible]老
西京雜記[illegible]元寶[illegible]以錢[illegible]因以錢為[illegible]老

野賓
王仁裕畜一猿號野賓
狐足囊
桓溫獵得狐其足帶絳綃香囊
荼蕪香
燕昭王時波弋國貢此香用以薰枯骨則枯骨肉
雲程
龍行雨所及曰雲程獨異志
鳴沙
靈州有沙踐之則有聲故曰鳴沙
青牛騎奴
代宗著無鬼論所至禁淫祀後遇鬼曰君絕我血食以君有
青牛騎奴殺亡得相制也故曰某年
三爵名
魏文典論劉表責騎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五升又次曰季雅受三升
三錢舞
王庭奏舊語五明道士卜舞曰三錢皆無見耳目記
四法判夢
釋典以四法判夢一曰[illegible]二曰[illegible]三曰四大
編增四曰善惡先兆
西鶼東鰈
謝莊詞對表曰西鶼北東鰈之[illegible]尚書中候曰帝王將比目魚
[illegible]雅注比目魚曰東鰈

都記曰綠竿之伎有都盧尋橦按封復旋也
操
風俗通曰凡琴曲和樂而作爲之暢因憂愁而作者爲之操
令人通呼謂之操即非也
琴歌操引
古琴曲歌有五如鹿鳴騶虞之類操有十二將歸拘幽履霜
別鶴之類引有八列女伯妃思歸走馬之類又有雜曲
二十一章如陽春弄連珠玉龍行清溶清之類
便了
蜀郡王子泉買奴名便了王褒券書百役
步叉
釋名步叉矢器也
陶陰
劉歆七畧序云古文多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
十十五五
江淹丸圖賦說木鳥云十十五五合復散
渴烏
李蘭漏刻記銅爲渴烏以引水
大王燈
江淹燈賦有大王燈庶人燈
牢九
束皙餅賦春饅頭夏薄持秋[illegible]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
字

錦城
益州記錦城在州之南笮橋東江南岸蜀時錦官又號錦里

五色香
魏文帝書云新城秔稻五里聞香

陰威
本草菊名

狐名
陸抗狐賦云其種有黃狢筍金叙狸𤝞尾玄䖝素貒之名

相牛經
寗戚相牛經云闌株欲大豎尾欲高歎高膝骨欲圓
高肩跡上肉方柱欲大頸骨欲肯

鳳九苞
孔演圖曰鳳有九苞一曰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詘伸五彩色光六冠矩朱七距銳鉤八音激揚九腹文戶行

神屋
南越志龜甲名

玄夫
宋元王夢玄元丈夫占之龜也

珠品
珠一寸已上謂之大珠珠大而底平如覆釜曰璫珠次曰走珠次曰滑珠次曰璣䃓珠又曰税珠

花翁
陸龜蒙郁李賦有花翁之語

文如元氣
李義山平淮西碑詩云文公斷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相鶴經
鶴陽鳥也宗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翥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蓄毛生泥不能汚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之騏驥也其相以長頸竦身則善鳴龜背鱉腹則能舞經本浮丘公作王子晉得之藏於嵩山石室中

六出公
太平廣記謂雪也

羊踏菜園
陸雲笑林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illegible]
李如從宿都省夜聞人呼驚起適都尉司城主簿者見一小人入古甎下一穴明日發視乃鼠耳

百兩金
本草牡丹一名百兩金又名鼠姑

鴻頭
芡別名

長孫東
蒼耳別名

調唑符
宋景文刀筆云江淮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調唑符也

柳條青

摭仙記唐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一日恭李珮発其塚上
常有紫氣夜照之棺中唯一青杖耳
蝕忍寒
桓譚新論元帝時有一士王郝言能忍寒隆冬袒於昆明池環
以冰侍者狐裘寒戰仲都曉然
飛廉神禽
能致風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豹文蛇尾漢漢觀
白蛇劍
太上皇有佩刀其銘難識傳高祖伐鬼方時所作上皇遊沛
山中有人鼓冶鑄云得公佩刀即成神一而剋定天下天星精爲
輔匣問所得上皇秦昭王時野人陌上逢叟授予云是殷時靈物
劍成上皇得之以授高祖後斬白蛇

高祖鍾
重十二萬斤聲聞百里
雲舟
以雲母飾於鷁首上五事出三輔皇圖
玄冥鏡龍
老人姓龍名護有小童呼玄冥全水心鑄鏡所云是人辭造
真龍遂令鏡龍入爐所三日夜鏡已成有鏡龍號玄冥所在後
明皇祈雨不應令葉法善祈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起大雨
冰鼠
神異經北方有層冰厚百丈有鼠在上中食冰下草木重萬
斤
騶白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不用有歸色歸一讀如愧
美女破舌
荀息引周書云美男破老
投杼
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或以告參母初不信告者三至母
不覺投杼
神叢
范雎說秦王曰有人祝神叢曰請與叢博叢勝因我勝藉三
日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投罪勝叢三日而叢枯令國者王
之叢勢其神也其可藉人乎
輿瓢
雎又曰百人輿瓢瓢必裂不如一人持之

畫蛇足
有一卮酒令曰畫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持杯曰吾能爲之
足後成者曰蛇固無足乃奪其杯
一日薦七士
淳于髡一日薦七士於齊王王訝其多髡曰今求柴胡桔梗
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矣
物各有儔髡賢者之儔也求士如挹水於河取火於燧將復
見之而豈但止七士而已耶
三當
顏斶辭齊宣王曰斶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
貴遂不仕

齊使入趙書未發威后問歲無恙邪民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謂所問失次第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王乎

食玉炊桂

蘇秦謂楚王曰國之食貴如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

紺珠集卷第十三終

類說六十卷（一）

（宋）曾慥輯

明天啟六年岳鍾秀刻本

類說六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曾慥編、慥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家居、撰述甚富。此乃其僑寓銀峯時所作、成於紹興六年。取自漢以來百家小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其二十五卷以前爲前集。二十六卷以後爲後集。其或摘錄稍繁、卷帙太鉅者、則又分析子卷、以便檢閱。書初出時、麻沙書坊嘗有刊本。後其版亡佚、寶慶丙戌、葉時爲建安守、爲重鋟置於郡齋、今亦不可復見。世所傳本、則又明人所重刻也。其書體例略仿馬總意林、每一書各刪削原文、而取其奇麗之語、仍存原目於條首。但總所取者甚簡、此所取者差寬、爲稍不同耳。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於裁鑒、故所甄錄、大都遺文僻典、可以裨助多聞。又每書雖經節錄、其存於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嘗改竄一詞。如李繁鄴侯家傳下有註云、繁於泌皆稱先公、今改作泌云云。即一字之際、猶詳愼不苟如此。可見宋時風俗近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語矣。

訂刊類說序

嘗聞徐節孝先生好讀人所未見之書其所云未見者卽在人所常見之中唯是寒門歎孫樓之無從世族苦鄴架之難徧又且以相如之俳奪元凱之癖于今而譚博物葢其鮮哉余

治新之暇每從馬康莊先生問奇字以先生讀書中秘見人之所未見者多矣一日以所參閱宋人類說俾余訂正而刊行焉命之曰是編久藏笥中每與家弟仲良揚搉今古取以印證獨憾寫本未刊難公諸

衆因謀汗竹鳩工於前令
司公一時羣情踴躍有郡
伯趙公偕內鄉董公淅川
饒公葉縣王公俱欲捐俸

贊成竟以司公轉官甫殺
青而止子是之來若有待
也余受簡以訂正自任丙
夜政暇次第取而讀之悉

加考覈雖不能辨蹲鴟之
手庶或驅渡河之豕隨肆
梓人而鐫廩之殫精一載
始告成矣維時康莊先生

奉
召歸朝鼓篋成均至張文
教余請撰序文并諸簡首
至其遡源流紀年月倘亦

訂正者事乎于是取編緝原序讀之盖此書成於宋紹興六年曾公慥之手計六十卷名之曰類說者非如事文類聚合璧事類等書取資帖括之爲類也上自紫蓋黃壚下及昆虫草木無不包羅焉內而脩身

養命外而經國字甿無不該徧焉食息起居之節怡情玩物之宜無不寘搜而駢集焉若是乎弗類也者獨其取類極博而擇類極精珠滙璧萃語語會心事事中解雖云無遠弗屆乎與彼荒唐俶詭之書弗類

也雖云無細不備乎與彼
凡庸俚俗之書弗類也無
問人之見與未見總爲人
聞世不可少者類與不類
相與爲類則其說也長而
其爲類也大矣粤稽古人
淹貫靈通多是神明寄會
或不借照於記事之珠乃

今勝士韻流往往寓聽明
於耳目倘按籍而有獲焉
則平日用之不訣問之不
知者一旦印證於斯編寧

不觸類而稱快也哉此疇
昔曾先生編緝之初心而
亦康莊先生參閱之美意
也雖然事理不易時變日

新由紹聖丙辰迄今天啓丙寅五百年來記事之書又不知凡幾矣宏詞大訓野史稗官倘盡在天祿石渠間乎于茲瀲芳潤而採菁華以爲類說者續莫便於康莊先生尤莫善於康莊先生是所望於詞林鴻筆者云

皇明天啓六年丙寅清和月知新野縣事山陽岳鍾秀于宣甫書於署之氷玉堂

類說序

前言性行君子貴於多識稗官小說[illegible]之九流曾公所編類說蓋此意也余舊藏麻沙書市紹興庚申年所刊本字小而刻畫不精且多舛誤意必有續刊大字善本分符此來偏令搜訪咸無焉併板亦不存矣因取所藏舊本稍加是正鋟板于郡齋庶可壽此書博士或有志於聖門及多聞之訓當謂不為無補

寶慶丙戌八月初吉古杭葉旹書於建中堂

類說序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喬寓銀峯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筯之處水陸具陳矣覽者其詳擇焉

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慥引

類說目錄

穆天子傳　漢武帝內傳
楊妃外傳　列士傳
高氏傳　逸士傳
襄陽耆舊傳　鄴侯家傳
名臣傳　列仙傳
神仙傳　續仙傳
王氏神仙傳　高道傳
西京雜記　病坊雜記

秦京雜記　番禺雜記
大業雜記　玉箱雜記
青箱雜記　燕北雜記
洞冥記　拾遺記
賓祥記　齊諧記
續齊諧記　荊楚歲時記
秦中歲時記　洛陽伽藍記
南部烟花記　河洛記
傳記　景龍文館記

御史臺記　封氏見聞記
開天傳信記　廬陵官下記
海物異名記　唐寶記
水衡記　名畫記
教坊記　廬山記
諸山記　海棠記
獻替記　東宮奏記
金鑾密記　原化記
搜神記　述異記

廣異記　集異記
錄異記　卓異記
乘異記　佚池記上
佚池記下　幽明錄
幽怪錄　芝田錄
紀異錄　定命錄
唐餘錄　稽神錄
異人錄　紀異錄
樹萱錄　杜戸錄

瀟湘錄　羯鼓錄
琵琶錄　歸田錄
花木錄　使遼錄
茶錄　啓顔錄
因話錄　談賓錄
劇談錄　賈氏談錄
晉公談錄　先公雜錄
侯鯖錄　松窓雜錄
明皇錄　樂府雜錄

見聞雜錄　倦游雜錄
東軒雜錄　沂公筆錄
集古目錄　江南野錄
湘山野錄　雲齋廣錄
異聞錄　駭聞錄
見聞錄　三朝聖政錄
春明退朝錄　幕府燕閒錄
吉凶影響錄　傳燈錄
漢武故事　開元天寶遺事

明皇十七事　大中遺事
大唐遺事　南唐近事
荊湖近事　本事詩
博物志　續博物志
物類相感志　宣室志
博異志　獨異志
徂異志　括異志
炙轂子　玉泉子
金華子　淮南子

國史纂異　國史補
後史補　五代史補
史逸　唐宋遺史
南唐野史　外史檮杌
史遺　異聞集
麗情集　資暇集
新序　談苑
世說上　世說下
續世說　傳奇

語林　真誥
摭言　摭遺
爾雅　集韻
本草　事始
意林　迂書
戰國策　風俗通
甘澤謠　古今註
蜀本記　齋職制
內史　難經

黃庭經　神異經
山海經　相馬經
相鶴經　相牛經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
七書　吳子
尉繚子　司馬法
黃石公　三畧
六韜　李衛公問對
稽神異苑　朝野僉載

三輔黃國　南部新書
雲溪友義　酉陽雜俎
北夢瑣言　幽閑鼓吹
法苑珠林　醉鄉日月
文心雕龍　顏氏家訓
蕕氏演義　杜陽雜編
齊民要術　尚書故實
南楚新聞　嶺表異錄
三水小牘　大唐傳載

聖宋掇遺　青瑣高議
續青瑣高議　遯齋閑覽
壘客揮犀　地理新書
修真秘訣　漢上題襟
籍川笑林　啟芸小說
盧氏雜記　古樂府
樂府解題　東齋雜記
津陽門詩　詩品
詩苑類格　續金針格

紀聞談　桂苑叢談
戎幕閑談　秘閣閑談
牧豎閑談　燈下閑談
翰府名談　國老閑談
談藪　談苑
隋唐嘉話　劉禹錫嘉話
茅亭客話　玉堂閑話
玉壺清話　冷齋夜話
大酒清話　漁樵閑話
古今詩話　歐公詩話
溫公詩話　劉貢父詩話
王直方詩話　陳輔之詩話
西清詩話　墨藪
書斷　書法苑
畫品　續畫品
畫後品　畫斷
法帖釋文　文房四譜
硯譜　香後譜

酒譜　拾遺總類

類說目錄終

類說目錄卷之一

穆天子傳 據五種藏稿齋校本校
七萃之士　玉果璿珠見上
八駿　金鹿銀麕
策府　樂池
食苦　王母觴于瑶池
木禾　天子之弓
造父三百　左佩華
大木碩草　珠澤

懸圃　稱麥
白鶴之血　與井公博
馬敦玉　黄竹歌二章
盛姬璧臺
漢武帝内傳 據守山閣本校
紫蘭室女　命侍女鼓吹
乞度世之術　上元夫人
五牲　尸解下方
五岳真形圖　十二事

東方朔窺窻　雲林之璈 此一条出洞冥記不應次其內
方朔乘龍去　火齊鏡
趙后外傳漢河東都尉伶玄撰 據顧氏文房本校
宜主合德 體無齋東 注見人　新興髻墉來粧
禍水滅火　遠條館
溫柔鄉　唾袖
婕妤謝護　七香莆瓮湯
萬年蛤不夜珠　二十六物
合宫之舟　著擊玉甌

留仙裙　赤鳳自爲姊來
紫玉九鶵釵　少嬪館 缺海鵑金 香邢勝
荒田野草之悲
楊妃外傳 據書鈔外傳校
霓裳羽衣曲　得寶子
紿粉犀千緡　杜甫詩
七寶冠　瑣子金帶
竊寧王玉笛吹　生女勿悲酸
紫雲廻　凌波曲

謝阿蠻　請一纏頭
綠玉磬　木芍藥
妃子任風吹　水精屏
合歡橘　雪衣女
明駝使　端正樓
荔枝香　重三百五十斤
猪龍　與娘子併命
善地受生　術士詩
雨霖鈴曲　錦香囊

梨園弟子　刻木牽絲作老翁
玉妃太真院　櫻桃蔗漿
元始孔昇真人　錦襪
落妃池　珠翠可掃
列女傳　張小讀書堆本重校
鳩王徃　胎教
婦人無二天　柳下惠誄
母師曾　蘧伯玉車聲
女宗　通壁隣國

目錄終

類說卷之一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王子巡狩得盜驪綠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涉流沙西登崑崙見王母竹簡素絲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付秘書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啓

七萃之士

飲天子蠲山之上北征乃絕漳水觴于磐石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乃樂鴟七萃之士獵獸于滲澤得玄狐玄貉河宗栢夭逆于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率將六師命吉日天子大服冕褘帔帶搢笏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河宗受璧西向沉于河再拜稽首天子大朝于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玉果石似美玉所謂文果

也璿珠燭銀（銀有光精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栢夭
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
玉果璿珠（見上）
八駿
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
騮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狗重工徹止雚猳口
黃南口來白（皆駿狗名亦猶黃耳韓盧宋鵲之類）

金鹿銀𪊨
天子北征曹奴之人觴天子于洋水之上賜
金鹿銀𪊨（今有池中得銀純金狗之類皆古諸夷狄奇貨）
策府
天子東還封長肱于黑水之西（即長臂人也臂長三尺長臂人國在赤海東）循黑水至群玉之山（[illegible]）先王
之所謂策府（古者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天子取玉板
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
樂池
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
曰樂池天子乃賜之竹是曰竹林
食苦
天子休獵苦山於是食苦（苦草名可食）
王母觴于瑤池
吉日甲子天子執白珪玄璧見西王母好獻
錦組百純白組三百純（純疋端名）西王母再拜受
之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謠曰白雲在天
山陵自出道里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

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
平均吾顧見汝
木禾
天子東征至黑水之河爰有野麥荅堇（荅葦）西膜
之所謂木禾（粟類也長五尋）有采石之山（文采之石）飲于
文山之下文山之人（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牯牛二百[illegible]）
天子之弓
行流沙天子予豪馬龍狗豪牛
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口器千金天子

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

虎豹

造父三百

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爲御者）耿術多反（術者造父善御餘未聞也）

左佩華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於樂後世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百姓瑶富官人執事與民其利世以爲常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玉華之佩佩之精者）

大木碩草

天子西南升王居（佀說古聖之君）有大木碩草疇口之人獻酒百于天子（百卜脫盛酒器名）

珠澤

天子北征舍于珠澤因獻食三百（可供膳者）羊牛三千

懸圃

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之所謂懸圃天子得玉策枝斯之英

穄麥

天子西征至于赤烏獻酒千斛穄麥白𢧐（穄似黍而不粘）天子賜墨乘黃金具帶乃膜拜而受天子取嘉草嘉木以歸樹于中國赤烏之人亦獻二女于天子曰赤烏氏

白鶴之血

巨蒐之人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與井公博

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居于臺以聽天下之政

馬歕玉

天子東遊黃澤宿曲路使宮樂謠曰黃之陂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

壽穀

黃竹歌三章

天子南遊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獵苹澤大寒雨雪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盛姬璧臺

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取漿而給是曰壺輴（輴與輲通用）至于累璧之臺殯于轂丘之廟葬于玄池謚曰哀淑人天子丘之是曰淑人之丘

天子除喪始樂素服而歸降休于兩栢之下永念傷心七萃之士諫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南征入于南鄭

漢武帝內傳

紫蘭室女

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玉女）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雲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駕九色斑龍別有天仙皆身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

命侍女鼓吹

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笙）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嬰歌玄靈之曲

乞度世術

帝叩頭曰徹（帝名）愛爵不才沉淪流俗政事多闕

兆民不和仰慕靈仙幸瞻上聖是臣宿命得度世母曰汝恣欲淫亂殺伐奢侈欲解脫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

上元夫人

王母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曰劉徹好道
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
五臟不淳肉多精少三尸狡亂恐非仙才客
至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須臾侍女
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先被大帝君勅詣玄
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徃如是當還時頃夫人
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女子夫人可二十餘
服赤霜之袍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
靈夜光之冠帶六出火玉之佩垂鳳文琳華
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

五性

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
祠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
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五臟
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返諸柔善常為陰德
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
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爾今阿
母迂大道之重駕降蟪蛄之窟屈霄虛之靈
竊請孤鳥之狙子厲之哉

尸解下方

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不遇良師尸解下方
吾甚不惜今何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
蒼猝捨天下之尊便入林岫如其迴改吾方
數來

五岳真形圖

帝見王母巾箱中有卷小書盛以紫金囊帝
乞瞻覽母曰此五岳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
就我請來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秘禁豈汝
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先生經可以通
神帝叩頭不已母曰欣子有心今以相與

十二事

上元夫人曰阿母發紫臺之文賜八會之書
五岳真形顯睹妙理而無五帝六甲靈飛之
符太陰六丁玉女之錄太陽六戊之書左乙
東象之文右庚攝殺之律壬癸六道隱地八

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月華之法六巳
化形之方八禀十央長生紫書內聊中方凡
十二事何以總攝萬精驅策百鬼帝曰願賜
括授夫人曰扶廣山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祕
字相告篇目辛加搜訪帝叩頭固請不已王
母曰吾既賜徹真形夫人告以十二事當爲
成之夫人曰阿環初學道於廣都之丘僩景
君無常先生授十二事二君曰初學道者聽
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

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阿環受書以
來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以授男也青真
小童所受者文同青真男官也即命侍女往
扶廣山勑青真出六甲十二事來以授劉徹
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云弟子
阿昌受教金書祕字十二事輒封一通阿昌
近在帝處見上言劉徹者甚衆山鬼哭於叢
林孤魂號於異域淫酷自恣必不度世詎宜
以術傳於行尸奈真尊見勑不敢違耳王母

笑曰此子誠多慾夫好道者精誠齋戒刻巳
反善存真守一行此一月除過一年上元夫
人離席起立手執八色笈示帝母曰若汝反
惡修善後三年七月更來告汝要道也

東方朔窺窻

南窻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
侍郎東方朔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
偷桃此子昔爲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
但務游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螭陸

行山崩海竭太上謫斥使在人間近金華山
二仙人及九疑明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
俗之徒也

雲林之璈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於是
酒酣宴畢與王母同乘而去

方朔乘龍飛去

帝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而淫色自性殺伐
不休受書六年意旨自暢以爲神真見降必

獲度世輿起臺館勞敝百姓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之妙誡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栢梁臺災真形圖六甲五帝靈飛十二事靈光生經並燒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岳圖授董仲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二書遂行於世帝既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帝愈懊恨

火齊鏡

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大二尺六寸暗中視之如白晝人向鏡語則鏡中響應之 拾遺記

趙后外傳 漢河東都尉伶玄撰

伶玄字子于學無不通善屬文簡易尚真朴揚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友子于歷刺守為淮南相出入有風情買妾樊通德嬺之弟有才色知書頗能言飛燕姊弟故事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方盛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拮袖顧燭影以手擁髻泣下曰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此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説不能止其流唯感之以盛衰可以防其壞王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嬺子拊形屬影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嬺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右伶玄自敘

宜主合德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聲絕色也

新興髻慵來粧

樊嫕進言合德美容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沐膏九廻沉水香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宫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髪教授宫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禍水滅火見上

遠條館

帝爲后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

温柔鄉

帝謂合德爲温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樊嫕賀曰陛下真得仙者合德號爲婕妤

唾袖

后與婕妤坐誤唾婕妤袖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也以爲石華廣袖

婕妤翊護

后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后終無子

七香荳蔻湯

后浴五蘊七香湯婕妤浴荳蔻湯帝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后燎降神百蘊香婕妤傳露華百英粉

萬年蛤不夜珠

真臘國進萬年蛤不夜珠光采皆若月照人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即并以不夜珠爲后壽終不道帝語

二十六物

后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結一盤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緑毛貍藉一鋪通香虎文檀象

一坐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廻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菱花鏡一奩金彄環四指絳紈衣一襲文羅手籍三幅文犀辟毒箸二隻碧玉膏奩一合后報以雲錦五成帳沉水香浴壺婕妤怨帝曰非貴人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木香飾樓

合宮之舟

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起瀛洲榭上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帝令左右持其裙久之風止裙爲之皺后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或襞裙爲縐號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

簪擊玉甌

留仙裙 並見上

赤鳳自爲姊來

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樓閣兼通昭儀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吹塤擊鼓連臂踏歌歌赤鳳皇來曲后曰赤鳳皇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來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樊嫕扶昭儀拜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耶今幸得貴且無外搏其忍內相搏乎后抽紫玉九鶵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

紫玉九鶵釵 見上

少嬪館

帝爲昭儀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來安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金玉爲壁連遠條館號通仙門

霓裳羽衣曲

楊妃外傳

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
后服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注劉禹錫詩
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
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
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
間空有秋風詞按逸史云天寶初中秋羅公
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柱杖擲空爲
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
飄然舞於廣廷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是

夕授金釵鈿合却暑犀如意辟香塵雲母起
花屏風舞鳳交烟香爐潤玉合歡條脫紫瓊
杯玉竹水紋簟一白花文石硯上又持紫金
雙歩搖親與插鬢上喜曰朕得楊氏女如得
至寶製曲曰得寶子

得寶子 見上

給粉翠千緡

七載加貴妃從兄國忠御史大夫銛鴻臚卿
女兄弟韓國次虢國次秦國三夫人皆歲給

粉翠千緡

杜甫詩

虢國夫人不施粉粧自有美艷杜甫詩云虢
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
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上賜虢國照夜璣七寶冠
國忠瑣子金帶皆希代之寶

七寶冠

瑣子金帶 並見上

竊寧王玉笛吹

明皇舊置五王帳與兄弟同處妃子竊寧王
玉笛吹故張祜詩云小花靜院無人見閑把
寧王玉笛吹因此忤旨放出妃泣謂中使曰
妾罪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
生從父母耳引刀剪髮一結以獻上遽召
歸

生女勿悲酸

十載上元日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
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公主墮馬駙馬程昌

脅扶上因及數撾上泣奏上令决殺楊家奴昌脅停官於是楊氏轉横時謠云生女勿悲酸生兒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

紫雲迴

上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有仙人曰此曲神仙紫雲迴今授陛下爲正始之音

凌波曲

上又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爲凌波曲後於凌波宮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女子也上因於池上立廟每歲祀之

謝阿蠻

新豐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就按於清元殿寧王吹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咸粟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秦國夫人端坐觀之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

請一纏頭 見上

綠玉磬

妃善擊磬上令琢藍田綠玉成磬妃琵琶以龍香板爲撥

木芍藥

開元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花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於沉香亭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上命龜年歌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飲罷歛繡巾再拜高力士終以脫靴爲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太白入骨髓何乃拳拳如是妃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上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任風吹多少
上覽漢武內傳犄妃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須入覓去乃飛燕身輕爲造水精盤令宮人掌上歌舞又作七寶避風臺上曰爾則任風吹多少蓋妃子微有肌故也妃子中寬衰一曲可掩前古

水精屏
水精屏上刻前代美人可三寸許器玩雜用果實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

日屏風上諸女悉下各道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也拾翠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畫眉人也竊香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又有纖腰十餘妓曰楚宮章華踏謠娘也又三妓曰楚宮弓腰人也便爲本藝呈訖一一復歸屏風國忠懼走下樓未幾果敗

合歡橘
江陵進乳甘橘上種於蓬萊宮結實一百五十顆有一合歡實上與妃持翫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一體所以合歡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呼爲雪衣女妃授以寗多心經記誦精熟忽曰夢爲鷙鳥所搏上與妃遊別殿致雪衣女輦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葬于苑中號鸚鵡塚

明駝使
交趾進龍腦香有蟬蚕之狀波斯言老龍腦

樹節方有之禁中爲呼瑞龍腦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安祿山明駝者腹下有毛夜明日行五百里

端正樓
華清宮有端正樓卽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妃沐浴之室

荔枝香
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小

部者梨園法部所置

重三百五十斤

安祿山晚年益肥白秤重三百五十斤於上前旋舞如風上於勤政樓設大金雞障施大榻令祿山坐其下肅宗諫今古臣下無與君上同坐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耳又嘗夜宴祿山臥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曰猪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猪龍見上

與娘子併命

祿山反帝欲以太子監國自親征國忠大懼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妃事遂止

善地受生

帝幸蜀至馬嵬軍士殺楊國忠上使力士賜妃死妃泣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梨樹下才絕而南方進荔枝到上長號使祭之妃時年三十八帝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

術士詩

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之敗潼關也山下鬼馬嵬也妃小字玉環及死力士以羅巾縊馬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好

服黃裙天寶末謠云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是應焉

雨霖鈴曲

上發馬嵬道旁見石榴樹愛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霖雨涉旬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錦香囊

至德二年上皇自成都還密令中官移妃瘞

髮他所初髮以紫䙆裹之及是肌膚銷釋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

梨園弟子

上皇居南海內夜登勤政樓烟月滿目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聞里中隱隱如歌聲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明日力士潛召問云果梨園弟子也其夜(作)上皇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凉州詞上因廣其曲今凉州流傳者益加焉

刻木牽絲作老翁

上皇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上四顧淒凉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玉妃太真院

方士楊道幽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命致貴妃神出天界沒地府求之不見東絕大海跨蓬壺有洞戶署其門曰玉妃太真院碧衣侍女詰其所從來方士稱天子使者延入妃出冠金蓮被紫綃曳鳳舄問帝安否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曰尋舊好也方士請當時一事(詳)不聞於他人者為驗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妃曰驪山宮七夕上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此特君王所知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

惟自愛無自苦耳

櫻桃蔗漿

上皇移入大內日悼妃子張后進櫻桃蔗漿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可送與大牧大牧代宗小字也即令具湯沐浴曰我就枕慎勿驚我俄聞睡中有聲已崩矣

元始孔昇真人　見上

錦襪
馬嵬嫗得錦襪一雙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
錢無數
落妃池
貴妃生於蜀嘗誤墮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
珠翠可掃
上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
珠翠可掃
列女傳

鳥工往
瞽叟使舜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
曰往哉鵲汝裳衣鳥工往羽鳥飛之以往鵲錯也乃反使
舜浚井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去汝
衣裳龍工往龍紃水泉脉理也
胎教
大任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
出惡言能以胎教
婦人無二天
婦人未嫁以父母為天既嫁以夫為天其喪
父母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
柳下惠誄
柳下惠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
母師（魯）
母師魯九子之寡母也穆公賜號母師
蘧伯玉車聲
衞靈公夫人夜聞車聲至曰此必蘧伯玉也
公戲曰非也夫人賀曰始妾獨謂衛有伯玉

今又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人也是以賀
公大悅遂告以實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通壁隣國
臧文仲母曰魯與齊通壁隣國也

類說目錄卷之二

高士傳 [illegible]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

九龍井　桓公五往

屋埃墮飯中　外門車馬迹深

容膝之安　斜其被

四皓作歌　尀居士

吾病耳非不足　君房素痴

渡海遇風

逸士傳

一瓢　居士鑰

百結衣　生女彖而

盜入豕柵

襄陽耆舊傳

精魂爲芝　牽羊壇

竹罌　搓頭縮項鯿

玉鏡玉屐　呼鷹臺

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拜麗德　三公峯

冠蓋山

鄭侯家傳

青青東門柳　德宗儋耳龍

六合大同印　枕天子膝睡

五不可任　香案前奏事

茶詩　端居室

鏁子骨　八公詩

函内黑石　後召以銀爲信

門匠　醉人爲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年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受獅子百救　誑論語

中和節　盧杞小心

鞋者諧也　巳刪

燒梨　懶殘

名臣傳

王旦　王曾
寇準　晏殊
丁謂　趙稹
石延年　蔡齊
范仲淹　陳尭佐
狄青　謝絳
鄭戩　石介
杜衍　王質

類說目錄卷之二終

類說卷之二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高士傳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

洪崖先生創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易有束帛之儀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史班之書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敘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元尭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九龍井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著子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

井前有昇仙榜老君煉丹井井北虛無堂石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干戈垂五十年略無燒毀老君靈應也

桓公五往

小臣稷者桓公凡三往不得見公嘆曰布衣[illegible]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

顏回墜飯

顏回者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一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為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予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太史言回年二十九而髮白早卒惟家語三十二歲若二十九當定公七年厄陳十四年回實未卒當以家語為正

門外車馬跡深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應妻於市來曰門外車馬跡何深通曰王遣使持金百鎰令治江南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紡為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從之違義不如去之於是變易姓名遊名山食菌櫨實服黃精隱居於蜀峨嵋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

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陳仲子字子中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

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斜其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蓋形何以謚爲康乎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而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

粟而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四皓作歌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所居士

摯峻字伯陵隱所山司馬遷致書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才能絕人高尚其志冰清玉潔不以細事累名然未盡太上所由也峻報曰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否遠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僞守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二人自是各從所欲遷果以悔吝被辱峻卒於所所人立祠號所居士

吾病耳非不足

嚴遵字君平賣卜成都市蜀有富人羅冲問何以不仕遵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致尚有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

我身竟不仕

君房素痴

嚴光世祖以安車聘之侯霸使掾侯子道奉書霸戚子道曰子陵素高而陵宜畢體下之光發書曰君房素痴今為三公小小善否子道曰位居鼎足不痴也子道曰公問先生至即欲詣近於典司是以不獲光曰卿言不痴此非痴語耶天子三徵我來人君尚未見況人臣乎我手不能書以床邊牘板與子道劄書之光口授數語子道曰書何大少可以益也光曰何可益乎

渡海遇風

管寧渡海遇風同行皆沒溺寧船獨存咸云積善所致

逸士傳

一瓢

許由居箕山唯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為煩擲去之

居士屩

蜀隱士朱桃以草屩為業以屩置路隅人識之曰此朱居士屩也以米易去

百結衣

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衣

生女炙面

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蝨入豕柵

蝨入豕柵議擇食曰肥豕不度臘相與食其

瘠者

襄陽耆舊傳

精魂為芝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瑤姬曰我夏帝之季女封於巫山之陽臺精魂為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牽羊壇

襄陽有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一羊繞壇以
其遺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爲刺史行六遺
不止疆止之界八年而後遷

竹罌

辛宣仲居上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
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槎頭縮項鯿

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
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

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玉鏡玉扆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扆又得古
書青絲簡編

呼鷹臺

劉表爲荊州刺史築呼鷹臺作野鷹來曲

龍種來歸

龐煥去官還鄉里人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李衡作宅種橘千株臨終勑其子曰吾有千
頭木奴可以不貧

拜龐德

諸葛亮拜龐德公于牀下公殊不令止

三公峯

岑山東三峯名三公西九山名九卿次名山

王簿

冠葢山

漢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

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葢會山下因名
其里曰冠葢里山曰冠葢山

鄭俠家傳

青青東門柳

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
宴必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爲譏卿則
賦李者爲譏朕可乎

德宗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

儋耳龍何畏賊乎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枕天子膝睡

泌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城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坐一動天文足矣

五不可任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任臣

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奇力辭果去

香案前奏事

泌與肅宗夾鑪而卧懇求退曰今陛下以隔爐為遠此時不得苟宅日香案前奏事豈復可得乎

茶詩

皇孫奉節王煎茶加酥椒之類求泌作詩泌曰旋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瑠璃眼奉節王即德宗也

端居室

泌得請於衡嶽隱居詔即所居營端居室

鏁子骨

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

八公詩

有隱士八人衣冠甚異來過泌數日言仙靈事無不至臨去嘆曰俗緣竟不盡可惜其心與骨泌求隨去曰不可須與他為相十年出門不復見於是作八公詩託其事亦不知為真仙歟山精歟

函內黑石

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云有故須南行值此男痢疾既同是道者願寄之仍留一函子曰若疾不起以此瘞之乃問男曰不驕留此

得乎曰得遂去八九日而殂以其函盛葬庭
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不回試發其函唯一
黑石四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貞煉形年未
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塋之刻玄玉仙路
何長死何促

後召以銀爲信

代宗欲相泌元載令其黨排毀百端帝不得
已出泌爲江西觀察判官曰後召當以銀爲
信後路嗣恭代魏少遊爲江西觀察使載與
路書云泌亦莫令在南亦莫令在北路奏泌
爲虔州別駕明年春勑下除銀青光祿大夫
及見上喜甚曰別卿八年方處置得此賊亦
幾落其計再與卿相見何㝵如之賴春宮仁
孝發其謀不然不得見卿矣對曰往年已具
奏大臣若陛下以爲不可即去之需事而賊
皆由含容大過使之惡稔至是上曰卿知三
品以上皆是賊乎且面屬卿而去乃取載意
奏卿爲虔州別駕云卿意欲之其欺朕如此

且平嶺南進瑠璃盤面潤九寸朕以爲寶乃
破載家得一尺面者乃其所寄非賊而何

門匠

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夫併
牽一船仍和雇相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
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
觸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
見上三門篙工謂之門匠悉平陸人爲之執
一標指麾以風水之聲人語不相聞陝人云
自古無門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門之下河
中有山名米堆穀堆每綱上三門無損傷亦
近百日方畢所以漕運艱阻

醉人爲祥瑞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醲酒者後京師稍寧
有一醉人衆觀以爲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德宗既相泌令與同列分職泌曰宰相代天
理物補袞之職不可分也至於給舍乃分司

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平章事當共之若各司其局乃有司也馬得謂之相帝從之

年號貞元

德宗初議改元帝謂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德宗聽泌言始加給百官俸料初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舍丞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郎官皆乘蜀馬遺補或騎驢加料兩月後郎官盡乘大馬及有從馬矣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初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兼爵特泌以為四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後五代孫祀既祧諸正以晟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

遠長之圖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李晟功與郭子儀異至德收復玄宗雖幸蜀肅宗自靈武至鳳翔時先皇為元帥親總戎行外蕃及諸道之師其十餘萬子儀自同州來會戰只朔方節度耳戰勝收復回紇及四鎮之功多晟之收復也陛下再幸梁洋旁有懷光以朔方之强又反諸道已抽兵回者收復之日渾瑊在咸陽亦不來會其時又無元帥駱元光等皆有所統率也此乃克復全在於晟子儀豈可比哉上曰誠如卿言於是許立五廟而空西室

受獅子百枚

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處有如許金又人家用一百個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

遂敢誣罔故處置之

註論語

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是聖人之言弟子記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何晏集解又多舛誤臣少欲編次註釋而未暇今加學士樞務稍簡欲成素志上曰朕幼好論語以其篇名淺近註釋又踈有意與碩儒爲之卿先有此請卽爲置一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泌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

下著述爲御製朕意不如此自幼讀書頗有義性今欲同商量撰註朕義長則註稱御製卿義長則稱臣曰令後代知君臣同心精於古訓一時盛事非欲占卿義也泌曰陛下虞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尼祖述堯舜者也臣識見淺短方欲解釋七十子之言豈覆占臣義乎所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周軍至猶講老子不輟故庾信賦云綪紳以干戈爲兒戲宰衡以淸談爲廟畧高貴鄕公與鍾繇等較量精義何救於敗今吐蕃劫盟其屯集去京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懈怠且爲後代所笑臣忝學士偶成夙志則可君臣同註乃是不急之務願待理平後圖之上曰卿凡事精深如此可謂眞宰相然卿亦未得便自註終待平定後與卿同爲之於是乃止

中和節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巳與寒食

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矣欲於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値又近晦日以晦爲節非佳名也二月一日正是桃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鎭勳戚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靑囊盛百穀果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醞酒謂之宜春酒村閭祭句芒神祈穀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上大悅卽令行之幷與上巳重陽謂

之三令節中外皆賜錢尋勝宴會

盧杞小心

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姦臣之態

鞋者諧也

泌未相時宿內院旦杞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汝諧事且諧矣

燒梨

泌絕粒肅宗自燒二梨以賜穎王請聯句爲

宅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次一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飡兩顆梨帝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懶殘

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也中夜前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煨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名臣傳

王旦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 眞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眞宗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參政召爲宰相眞宗彌留之際沮明獻臨朝之議

請太子監國明大義以安社稷天下賴焉

寇準

寇準字平仲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用必濟大川後通判鄆州召見太宗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爲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宅日必爲桀紂欲廢之則宮中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

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上以爲然及東宮出因搜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東宮服罪遂廢之立章聖爲太子景德初拜相會契丹寇澶淵大臣議宜圖西南之幸準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乃請親征大敗戎虜至今講和者準之力也嘗會食中書有羹汙鬚丁謂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章聖倦政謂迎合太

后臨朝之謀準奏曰太子睿德足以任天下之事丁謂侍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明日謂之黨以不軌中準坐是罷相貶雷州司戶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不然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葉石詩言準無辜上將復其位其月死於貶所天下以比魏鄭公狄梁公

晏殊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文章聖判南衙時章獻太后以微時得幸張耆有力天聖中太后以耆爲樞密使殊曰朝廷雖乏賢亦宜中材處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也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僕隸出守府京召爲參政　太后謁太廟欲衮服殊言周禮有王后服不可亂其法度慶曆中爲宰相及塋賜碑曰舊學之碑

丁謂

丁謂字謂之天禧中拜相充章聖山陵使與

押班雷允恭擅移陵域事敗貶崖州司戶在朱崖教民造屋口賦一詩號知命集嘗以家財數萬與士人商販不取利其人問所欲謂曰欲煩費家書至洛陽乃作陳情表與家書令之寄西京留守候有中貴人到洛與留守同宴即投之君當收下獄後有酬賞其人如教留守得書大驚不敢拆遂奏之其表敘冊立之功曰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上釋其人厚賜遣還徙謂雷州諫官劉隨曰

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因合取彼頭顱寘諸郊廟初爲布衣時遇道士曰他日似李德裕而稍優果如其言

趙稹

趙稹字仲微爲益州路轉運使天聖中上殿上曰先帝將詔益州市錦六千疋時有姓趙者知州止市千疋還是卿否稹曰是未幾大用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　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蔡齊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菜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事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上書救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不肖指若訥也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黜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修　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

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尭佐不試而授景祐中拜相星變地震尭佐上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林位在臣下其變皆臣之責上章求罷出判鄭州薨謚文惠兄尭叟終平章事弟尭咨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尭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尭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尭咨精於弧矢天下謂之神射自號小由基

狄青

狄青字漢臣時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卒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及討儂賊回稍自矜大而禁旅多附時議頗疑之

謝絳

謝絳字希深章獻臨朝日久頗信方術之士出入禁中絳上言此皆左道亂政之本自古衰亂之世女謁用事方有此等事又引襃姒滅周以諫廢郭后皆合經旨擢知制誥文章有元白風爲郡務在教化時以比杜詩

鄭戩

鄭戩字天休除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京師號爲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栢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爲四路招討置府於涇州慨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戩勒兵巡邊趍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絳野鉦鼓聒天虜衆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護諸將其畏如此

石介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循那清廟無以加也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兹爲盛介作慶曆聖德詩

杜衍

杜衍字世昌慶曆四年拜相力止内降之獘時有權要干請者上曰朕内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勑或有不得已而降者

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即封還之上嘗曰衍助我多矣然權幸交惡之未幾罷相初衍既貴有女其夫人怜之必求佳壻衍以文章器業爲天下第一無如蘓舜欽乃以妻之及衍在中書權幸欲去之以舜欽監進奏院市故紙監臨自盗除名以撼動衍衍亦以此求退

王質

王質字子野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質時知開封府出餞東門或曰何爲自陷朋黨質曰昔徐誨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慶曆中杜韓富范諸公在兩府名士並布臺諫於是道不同者有朋黨之論既而諸公皆出外補而蘓舜欽輩以酒食之過下獄黨逐質大慟曰天下所以治者衆賢扶持之今賢者日退此可憂也人世一頃耳吾不樂在於世矣遂以憂憤而卒質以七月二十六日生以是日卒人皆異之

類說卷之二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弄玉吹簫
尋偓月子　金床玉几
負局磨鏡　玉女洗頭盆
稷丘君　行玉子之術
玉城瑤闕　拔宅上升
服水玉　呼鷄名
青烏　五色烟

一丸泥封戶　漢江解佩
鉤弋夫人

神仙傳

五色雲母　碧藕白橘
琴高乘赤鯉　飈車羽輪
修本草　與汗漫期
一日九餐　白石為糧
採百草花　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女咎老翁
一人作千人　赤丸起火
泥馬　石髓
乘赤龍　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九節杖
八百歲瞳子方　九節菖蒲
二十三處見子訓　作丹
新宮銘　六甲行廚
分杯　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落翮山

肉芝　彭祖喪妻
王母玉環　老子僕徐甲
玉女投壺　彭祖經
未央丸　月中人帶甲
能理民則馴虎　李常在
唾盤成鯉　縮地脈
仙术　竈杯

續仙傳

一木上破天

漁父詞　踏踏歌
掘枸杞　空中鬬打麥
龍宮藥方　集賢院酒盞
蓬萊弱水三十萬里
白雲記　琅玕樹
穀父蚕母　睡仙
種瓜　毛女
两塵　李八百
殷七七　譚峭詩

烏龍　龍床
飯粒成蜂　仙臺郎
青雲芝
王氏神仙傳
總眞眞人　聞道易修道難
養神芝　澤瀉丸方
服黃連　王簿化
未央　王喬有三
胎息術　水母

眉上肉塊　核桃大如數斗
彈一弦琴　名補仙官
玄洲宮主　白雲如百尺樓
高道傳
蘅薇香　化出玉屑
絳雪丹　小兒誦經聲
白蛣　白蝙蝠精

類說目錄卷之三終

類說卷之三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叅閲
山陽岳鍾秀訂正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得仙後語栢良曰告我家七夕待我於緱氏山東乘白鵠而至

弄玉吹簫

簫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鳳臺居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乃作鳳女祠

尋偃月子

許碏徧遊名山所至題云尋偃月子到此作詩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書於酒樓乘雲而去

金床玉几

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中有金床玉几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隱於磨鏡

玉女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稷丘君

泰山下道士稷丘君遇漢武帝東巡擁琴朝謁

行玉子之術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鵶

玉城瑤闕

舜游南方有國曰楊州入干龍之門泛昭回之河有玉城瑤闕曰九疑之都

拔宅上升

許真君拔宅上升帷車轂錦帳復墮

服水玉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呼雞名

祝雞翁居尸鄉北養雞雞皆有名字呼名即至

青鳥

吳真君過大風書符置屋上青鳥啣去風即止

五色烟

甯封子為皇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

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氣煙上下

丸泥封戶

方回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時言得回一丸泥封門戶終不可開

漢江解佩

鄭交甫游漢江見二女佩兩明珠交甫悅之不知其神人也下請其佩女解佩與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右手拳武帝發其手得玉鉤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為弋

神仙傳

五色雲母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偏游山海

求見其父一日山中見之與數公博戲坐白石牀度世問博者為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出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仙去

碧藕白橘

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素蓮黑棗碧藕白橘

琴高乘赤鯉

琴高旣仙去設祠奉之時乘赤鯉來享

飈車羽輪

崑崙閬閬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右瑤池左翠水環以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王母所居也

修本草

陶隱居遇仙栢閣曰君之陰功著矣以所修本草用虫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而去

與汗漫期

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踞龜殼而食蛤蜊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乃去

一日九餐

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餐

白石爲糧

白石先生煮白石爲糧彭祖問曰何不服藥仙去對曰天上至尊相奉甚難更苦人耳時號爲隱遁仙人常游行四方治人疾

採百草花

鳳綱生採百草花煎丸服之仙去

碧落侍郎

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版拜爲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王遠字方平嘗在蔡經家 去十餘年七月

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口遠以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

女笞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一人作千人

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

又能噓水興雲聚壤成山刺池成淵

赤丸起火

孫博以赤丸投軍中須臾火起更投以青丸乃滅又能引鏡爲刀屈之復爲鏡

泥馬

韋震號玉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其弟子號太陽子好飲酒或問之云晚學俗態未除故以酒自娛耳

石髓

王烈得石髓按仙經云神山五百年一開有髓出食之壽與天地等烈先服白石煑熟與人味如芋

乘赤龍

茅盈乘赤龍登天先是童謡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升太清時下左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欲學之臘嘉平

肘後丹經

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通乃授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劉安請致術士於是八公往見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遂授丹經安旣仙去藥器在庭雞犬舐之皆仙去

九節杖

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

八百歲瞳子方

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八百歲則瞳子方

九節菖蒲

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服食故來採耳

二十三處見子訓

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多邀皆許其日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皆見子訓衣服論議如一

作丹

魏伯陽與弟子三人作丹丹成先與犬犬死

一弟子與先生同服之亦死二人下山求塟具伯陽即起服以丹納犬及弟子口中皆起仙去

新宮銘

蔡少霞夢人託書新宮銘曰紫陽真人玄卿撰其畧云碧砌鱗差瑤堦肪截珠樹規連玉泉矩洩仙翁鵠立道師冰潔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六甲行廚

左慈召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廚

分杯

左慈謂曹公曰今當遠適願得分杯飲酒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

四百歲小兒

李八百呼陟正為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帛和仙西成山事王君令熟視石壁初一年無所見二年漸有文字三年得所刻神丹方及五嶽圖

落翮山

王次仲變篆為隷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翮山

肉芝

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食之人問何物曰肉芝也

彭祖喪妻

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王母玉環

王母以白玉環授舜并獻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老子役徐甲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驚吐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貝役徐甲約日直百錢白云

隨二百年計欠七百二十萬錢甲詣閣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口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玉女投壺

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不入者　爲嚙嘘（嚙呼監切開口笑也）

彭祖經

錢鏗即彭祖也有導引之術每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即體和嘗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

未央丸

鄴子居山遇神人授以素書未央丸長生不死

月中人帶甲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蓑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

能理民則馴虎

郭文得道能馴暴虎晉帝召問其術對曰人無害虎之心虎無傷人之意何術之有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讎民猶虎也能理民則能馴虎

李常在

有人姓李得道居山不老人世世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

唾盤成鯉

劉綱唾盤成鯉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

縮地脉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仙术

劉商居山有賣术者善價得之後異人曰劉

君巳賜仙朮服之得仙

龜杯

南极子挪融取粉塗杯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殻復為酒杯

一木上破天

王敦謀逆夢持一木上破天以問卜者[illegible]君時爲旌陽令因見敦解曰此是未字晉祚未終公未可動耳

續仙傳

漁父詞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為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顏真卿坐上雲鶴翔集飛升而去

踏踏歌

藍彩和嘗著破衫槃六胯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彩和世界幾能多紅顏一春樹流年擲一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後於濠梁酒樓騰空而去遺下衫靴帶并所執大拍板

掘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趂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待不

死因號童子峯

空中鬬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徧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卽愈遂爲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老王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龍宮藥方

孫思邈嘗救一青蛇乃龍子也後爲龍王

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十道作千金方每一

卷内秘隱一方

集賢院酒榼

明皇召張果至問其年壽曰堯時丙子年出

旣長爲侍中帝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令召

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而下年十六歲美風

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果曰不可更飲

必有所失又逼飲之酒忽從頂出仆地化一

酒榼乃集賢院物也拜果銀青光祿大夫號

通玄先生

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

謝自然問道於司馬承禎唯唯不答自然歎

曰每登天台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於是

別去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

師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

飛莫到天台司馬承禎身居赤城名在丹臺

眞良師也自然復回見承禎乃傳授上清大

法

白雲記

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金剪書隱居天

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旣歸朝士賦

詩送之盈編自號爲白雲記

琅玕樹

謝玄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拊叩五音

相節云琅玕樹也又設鳳冠栗龍睛稻素麟

脂斑螭髓玄洲白柰空洞靈瓜扶桑丹椹清

河文藻又有瓊柏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

璈叢衍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歌作回鸞轉

鳳之舞

穀父蠶母

三山飢有青衣童子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

已收其種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當致豐

穰

地仙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

種瓜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毛女

名玉姜以其徧體生毛謂之毛女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遇道士教食松葉遂得道

兩塵

異人丁約隱於李佐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李八百

李眞多蜀人得仙後常游人間約其年八百餘歲號李八百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琴彈碧玉調爐鍊白硃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時鶴林寺有杜鵑花每春甚盛時將重九或謂七七曰汝能令開此花乎七七曰可為九日之玩前二日往宿其下次日花發九日爛熳如春此花平日每開常見一紅裳女子護之及七七欲開此花女子忽至曰妾司此花今為道者相共開之七七嘗一官僚召飲取栗散與娼妓皆聞異香唯咲七七者栗綴于鼻不可脫但聞穢氣須臾狂舞粉黛狼藉共為陳過栗

乃墜七七又能酌水為酒削木為脯指船即住呼鳥即下

譚峭詩

譚峭詩云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是無多地祗在譚生拄杖前

烏龍

韋善俊携一犬名烏龍後化作龍乘之飛去

龍床

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床坐則鱗鬣

爪角皆動又於御前以毦虎子數十令分隊
舞梁州曲皆中音節

飯粒成蜂

葛玄師事左慈與客對食嗽口中飯皆成大
蜂徐徐入口却成飯粒

仙臺郎

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
我爲仙臺郎今去矣

青雲芝

羊惜夢入洞府石穴中有物飛出甚長神人
曰此青雲芝也

王氏神仙傳

總眞眞人

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知吉凶漢桓帝
問災祥不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預說方來
帝惡之令人削除外字雖滅内字復見墨跡
徹入板裏在太尉陳耽家四十餘日一旦曰
期運當去不得復停三日忽失其尸大上老
君賜方平七轉靈符爲總眞眞人領仙士萬
五千人東遊括蒼過道民蔡經家知其骨相
合道曰汝應得度世補仙官但少不知道氣
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
經忽身熱欲水灌之如沃焦狀因失其尸後
十餘年忽還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
一百石飲以供從官其日果至因遣人召麻
姑姑至年十八九頂中作髻餘髮垂腰旣坐
各進行厨金杯玉盤鱗脯仙饌非人世所有
姑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

萊水復淺於舊矣殆還爲陵陸乎方平曰海
中行復揚塵也姑求米少許擲地皆成眞珠
方平笑曰姑年少作此變化吾已年老不喜
爲之矣

鬧道易修道難

鬼谷王先生名詡受道於老君居青溪之鬼
谷蘇秦張儀問道先生曰鬧道易修道難二
子世心未寘可學遊說必相其國不相死矣

若不懼當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
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
養神芝
秦始皇時大宛中多疫死者有鳥啣草覆其
面即活鬼谷先生曰海中十洲祖洲有不死
之草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
澤瀉丸方
王探漢初抗跡南山居於樓觀知名與身疎
德爲道本廣行賑惠念及含生趙先生授以

黃庭內景之法及澤瀉丸方後遇太玄仙女
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復師司馬季主得神
化無方之術忽疎身散爲雲霧或立平地即
爲崇山其貌儼然止在沓處
服黃連
王傳字公學道服黃連一百四十年氣力如
四十時
王簿花
王與爲蒲江王簿罷官隱於秋長山山下洞
穴有千歲金蟾見者當得道山頂瓊花葉若
白檀花開即有人升天與於此山九載修鍊
忽見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雲車來迎白日升
天後人相傳爲王簿花
未央
王嘉字子年久在東陽谷口符堅征晉遣人
問吉凶嘉曰金剛火強堅不能解嘉乘馬徐
行因墮靴棄裳奔馬而還堅又不解更問世
祚嘉曰未央堅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

大敗於壽州遂亡是殃在未年也以泰西居
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姚萇定長安
問嘉應九五否曰略得萇怒誅嘉及二弟子
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弟子計已千餘里正
是誅嘉日也萇令發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
枚
王喬有三
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非仙才
靈骨莫能致也王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喬

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王子晉王喬有葉
令王喬今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胎息術

王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
十餘年力兼數人

水母

王玄芝夜見一道士因隨之行在西江水底
月光中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如
龍又若虵長十丈許道士曰此水母也見者

長生

眉上肉塊

王守一貞觀初自稱終南山人在布衣賣藥
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
塊布衣空中探藥一丸傅之須臾塊破有小
虵躍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虵
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虵而去

桃核大如數斗

王䘏爲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
義龍宮絕穀咽氣入洞中有石室石床案上
古經一軸䘏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
今將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
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註授於子復與
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了未可
居此更二十年期䘏携核與經而歸

彈一弦琴

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每彈一弦琴即百禽
飛集時乘一白龍周游四海

召補仙官

丞相王徽姪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
宮有召命當補仙官題詩曰亂木登山無足
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
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明日雙鶴音樂
異香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玄洲宮主

女仙王抱臺得道居玄洲之宮洲四面玄濤
沃天抱臺爲王仙道君之侍女道君命披綵

韞瓊笈出隱書青龍文八靈眞經以授青虛王
眞人

白雲如百尺樓

二道眞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
如百尺樓道眞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雲
亦歛入臺内

高道傳

衡薇香

張道陵母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

感而孕

化出玉局

桓帝永壽中太上降成都其地化出玉局升
坐之授道陵以要道

絳雪丹

開元中内人趙雲容問王元之乞延生之藥
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
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

小兒誦經聲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
小兒誦經聲泠泠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
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室逼而聽之乃承禎
腦中聲也

白驢

張果常乘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貯箱中以
水噀之復成驢矣

白蝙蝠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人法善曰混沌初分

白蝙蝠精也

類說卷之三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

西京雜記

綈几　常滿燈
七夕穿針　九枝燈
珠襦玉匣　菊酒
飲酎　連枝草
遠方異果　紫泥璽室
寶跗　金彄環
吉光裘　金屋貯阿嬌

玉搔頭　歲星不見十八年
蚕文石　龍生九子
相憐愛　竹下圍棋
九逸　戲象
東閣三館　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佳城　蛟龍入懷
字挾風霜　塵落帽飛
鷫鸘裘　白頭吟
作美人賦　麥貴衣翁
校馬文章　此中多有
日睭得酒食　算術
乳母告急　五侯鯖
金彈丸　懷鉛提槧
單鵠寡鳧　夢白鳳
蒲桃錦散花綾　讀賦千首
至誠金石為開　三雲殿
金衣菊裳　凋胡
幽王家

病坊雜記

病坊　紗籠中人
則天改新字　民間刻榜
念珠廳　佛袍集

秦京雜記

唱杖　佛牙
報羅使　繩橛之戲
內人科　音聲樹
潑皮　石橋上下行馬

壓驚錢 市語
鷄粟 随駕老鵶
番禺雜記
五羊 火宅僧
雷藏 雷郎
看潮 歌堂
臘一伏二 水璺
盪風 占卜
瘴母 鬼市

諱虀 以玉抵鵲
篙帆 鍊風
沓潮 潮田
天蛉 稻孫
合歡菜 魚子草
競火樹
大業雜記
船脚 沉香堂
圖經 四時飲

五香飲 芝草
玉箱雜記
二龍 繡虎
伏鸞隱鵠 擲玉於門
無愁酒 三棨三倅
藏鈎
青箱雜記
魏野獻詩 藥名詩
下觀楊子小 五更三七上八

官職是國家底 [illegible]
上壽失容 張齊賢詩
望火馬日遊神 香印
避諱 父名岳不聽樂
諱取枉法贓 看尚書詩
水津爲步 村市爲虛
痎市 秀才可低處過
斫頭留項在裏 舌上有毛
論相 心相

識貴人　武有之德禹別之州
文章有館閣氣　文章官樣
論富貴　集句
文公謝啓　復本姓謝啓
文莊詩　喜遷鶯詞
淮陰廟詩　老兒詩五五五十韻
詩有障礙　吟詩見志
詩讖　自盡二詩
牡丹不成一事　求食

二臺　驛券
繁臺　惠崇詩
立程嬰杵臼廟　臨終偈
張方平偈　訪荷澤像
裴晉公賦　范文正賦
王沂公賦　宮詞

類說目錄卷之四終

類說卷之四

宋溫陵曾慥　編
新野馬之騏　參閱
明內黃司迺疆
山陽岳鍾秀　訂正

西京雜記

綈几

漢制天子玉几冬加綈錦謂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以酒爲書滴以玉爲研皆取其不氷夏設羽扇又設綃扇

常滿燈

長安巧工丁緩爲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蕖又作被中香爐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又作七輪大扇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七夕穿針

漢宮七夕穿針皆會于開襟樓針皆七孔

九枝燈

秦咸陽有青玉九枝燈下有蟠龍燃則鱗甲皆動項羽入關取之

珠襦玉匣

漢制諸陵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

武帝匣上仍刻蛟龍

菊酒

漢俗九日佩茱萸房餌蓬餌飲菊酒其法以菊雜黍米醸酒封室中至來歳重陽日開

飲酎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酒

連枝草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懐風

又曰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光采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遠方異果

瑰栗文杏緗核桃青房李皆遠方異果植之上林

紫泥璽室

漢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皆緑綈其上

寶跗

進御筆管以錯寶跗間以璧玉翠羽之飾

金彄環

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又以百錬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玉等

吉光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異國獻短人東方朔問曰巨靈如何叛阿母今徙否

金屋貯阿嬌

武帝爲太子方數歳陳長主欲以女配帝曰

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喜即以配帝阿嬌陳后小字也

玉搔頭

武帝過李夫人賜玉簪搔頭又賜象牙簟

歳星不見十八年

東方朔臨終曰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大任公知之帝召問之曰歳星不見十八年此夕方出

吞文石

弘成子少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吞之心識開悟遂爲通儒後病吐石出以授弟子五鹿充宗亦爲碩學

龍生九子

𤞞子初央有蛟龍從九子自決口逆上溯波流沫數里

相憐愛

漢宮七夕臨百子池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憐愛

竹下圍棋卜

八月四日竹下圍棋卜勝者終年有福不勝者有疾

九逸

文帝在代邸有良馬九匹號九逸如赤電麟駒紫燕騮綠螭驄之類

戲象

鞠道龍古有黃公術能制虎又能立興雲霧坐變山河後衰老飲酒亡度術不能神爲虎所食故三輔間以爲戲象

東閣三館

公孫弘爲相開東閣分三館一曰欽賢以待大賢次曰翹材以待大才次曰接士以待國士

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內廚五鼎外膳一餚詐也弘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佳城

滕公往東都出門馬鳴踊不進跑地成坎公命掘之得石椁銘文古異叔孫通曰科斗書也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歎曰天也某死其安此乎後葬其地

蛟龍入懷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字挾風霜
淮南王安著鴻烈云字中皆挾風霜
塵落帽飛
東方朔每嘯塵落帽飛
鷫鸘裘
司馬相如與文君久益貧以所著鷫鸘裘貰
酒
白頭吟
相如欲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

自絶相如乃止
作美人賦
文君眉色不加黛飾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
蓉肌膚如脂長卿素有消渴疾作美人賦以
自刺卒以此疾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夢黄衣翁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黄衣翁曰可爲
大人賦遂作之
枚馬文章

枚皐文敏時有累句長卿淹遲首尾温麗故
知疾行無善迹矣楊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
檄用枚皐廊廟之中高文大册用相如
此中多有
惠莊與朱雲論辨口吃不能對指其胸曰口
雖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
目瞤得酒食
陸賈云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鵲噪行人
至蜘蛛集百事喜

算術
嵩真曹元理並善算術真自算年七十三正
月二十五日晡時死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
妻曰見真長下一算處別有旨故不言果差
一日死有遺恨矣陳廣漢貯米二囷請元理
計其數元理取食箸作數轉曰各若干開囷
校之東則數同西差一升有死鼠焉元理慚
曰不知鼠之非米不如剝面皮矣它日元理
詣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

主人元理以七箸算曰俎上蒸豘厨中荔枝何不設廣漢大驚

乳母告急

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激之乳母如所教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巳大豈念汝乳哺時耶帝乃舍之

五侯鯖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

金彈丸

韓嫣好挾彈以金爲丸日失數百當時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懷鉛提槧

楊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

單鵠寡鳧

劉道彊善琴爲單鵠寡鳧之弄聽者悲不自勝

夢白鳳

楊雄作太玄夢白鳳凰集其上常云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友曰何如其往日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成質遂爲合組之歌列錦之賦

蒲桃錦散花綾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散花綾五十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霍顯召入其第作之六十日成一疋疋直萬錢又與珠排金錢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淳于衍女醫也光妻使以毒藥殺許后者後皆族滅連數千家）

論賦千首

或問楊雄爲賦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至誠金石爲開

李廣獵冥山見卧虎一矢而斃宅日又見卧虎視之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退而更射鏃破簳折而石不傷葛洪以問楊雄曰至誠則

金石爲開洪曰昔有游東海者遇風漂船至一孤洲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舟沒洲乃大魚吸波吐浪而去又陳縞入山采薪見巷前石馬謂鹿也斧鈌柯折石馬不傷所者亦至誠何金石所感備乎雖無以應之

三雲殿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金衣菊裳

黃鵠下太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金爲衣兮菊爲裳

凋胡

顧翺事母至孝母好食凋胡菰之有米也

幽王冢

幽王冢羨門甚大百餘尸枕藉唯一男子形色如生

西京雜記

病坊

祕書省監號宰相病坊少府號給舍病坊丞大著號省郎病坊祕書郎及小著號宗官病坊

紗籠中人

李藩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其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果至台輔

則天改新字

則天好改新字有言國中有或或者惑也乞

以武鎮之乃改作國復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圀

冥間列榜

崔紹暴卒復生見冥間列榜備書人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小官並列長鐵榜

念珠廳

京兆士曹判案至一百八道謂之念珠廳

佛袍集

張田古謂同僚曰比買得僧孺集蓋謂牛僧孺也同僚曰某亦得佛砲集

秦京雜記

唱杖

開元格律應科責人惟守令許唱杖宅官不許

佛牙

京城五寺有佛牙右街總持寺左街安國寺崇聖寺薦福寺瑞聖寺次第設齋多至半月至七八日皆遣使賜香都人大集

報羅使

進士放榜後至春闈前須有一人謝世名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

繩撅之戲

寒食節內僕司車輿諸軍使為繩撅之戲令車轍道兩頭打大撅張繩撅上高二尺許須緊榜定駕車盤轉碾輪於繩上過不失者勝落輪繩下者輸皆裝飾車牛賭物動以千計

內人科

咸陽舊墻內謂之內人科（一作針）宮人死者葬之長二三里風雨聞歌哭聲

音聲樹

都省桉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漢陂

漢陂以魚美得名

石橋上下行馬

京兆尹新上者吏多於石橋上看行馬以卜其行事若上橋馬行速此尹必善若馬行澁此尹必嚴惡甚驗

壓驚錢

李蕃為尹故事延英中謝閤門等諸司事例共用三千緡以公使錢充蕃至見在緡數緡問吏何以取足吏請問捕賊官韓銖銖曰此易耳請來日排衙拖拽銖於庭問西市波斯客與漢客交雜久而乃釋之蕃偽者不測其

由翌日如言責銖銖出蕃商一百許家各送
壓驚錢凡得數千緡乃以三千緡供庫羨餘
甚多

市語

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語
練語三摺語通名市語

雞粟

大赦樹金雞雞口銜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
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

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

隨駕老鴉

行幸及內宴常有群鴉翔集謂之隨駕老鴉
後以弓矢彈去

番禺雜記

五羊

番禺二山名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
五羊

火宅僧

僧之有室家謂之火宅僧

雷藏

村民鑿山為穴以多品供雷冀雷享之名曰
雷藏

雷郎

民家女或為神所依即呼為雷郎得子曰雷
子

看潮

番禺令初到三日謁潮神看幾神知在任幾

年其人善政即洋洋而上徐徐而下其數多
至七

歌堂

南人尚鄉歌每集一處共歌號歌堂

臘一伏二

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水醫

殺牛祭鬼治病名毛藥每熱病作以水自首
淋之名水醫

溢風

廣俗未見妻之父母所嫁女先飲一大杯謂之溢風

占卜

嶺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篾竹卜俗鬼故也

瘴母

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鬼市

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詩甕

容州好食甕士人以為詩甕或云以甀甊為之

以玉抵鵲

黎洞之人以香代爨荆山之下以玉抵鵲

鶯帆

鶯背上有骨如扇乘風而行名鶯帆其衆如簰筏名鶯簰

錬風

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錬風又有石尤風亦颶之類

杳潮

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杳潮

潮田

以潮水溉田名潮田

天給

天給大如田蛤每大雪從空而下名天給

稻孫

稻經穫再生者名稻孫

合歡菜

葉如指甲每節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

魚子草

溪湖中草上多魚子收草曝乾春水種之池中須臾化成魚

鏡火樹

有草名鏡火樹言火不能燒多植以厭火又

曰火河言若河隔火

大業雜記

船脚

煬帝幸江都自洛口御龍舟高四十五尺闊

五十尺長二百尺分四重上一重有殿堂次

一重有一百六十房下二重安内侍及船脚

船脚即水工之名

沉香堂

楊素東都起宅窮極奢巧中起沉香堂既成

開之三日後開則四壁皆灑新血腥氣觸人

圖經

煬帝令杜寶修水室圖經十五卷以上巳日

會群臣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黃龍負圖黃

魚雙躍白魚入舟呂望釣磻溪金人捧劍周

處斬蛟許由洗耳莊周觀魚屈原沉湘凡七

十二事皆刻木爲之

四時飲

謝諷造四時飲春以桃夏以酪秋以蓮實冬

以枸杞

五香飲

仁壽間籌禪師造五色飲以扶桑葉爲青飲

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爲玄飲江

笙爲黃飲茳芎桂又以沉丁澤蘭甘松爲五

香飲

芝草

東都生芝狀如樓閣又或如出字者

玉箱雜記

二龍

蔡邕崔寔號並鳳寔又與許受號二龍王仲

宣號泥下潛蛙

繡虎

曹植七步成章號繡虎

伏鷙隱鵠

鄧艾號伏鷙陸雲號隱鵠

擲玉於門

李盛作安南太守夢人擲玉於門盛曰門玉閨字也必有榮門果暴富貴

無愁酒

漢武作無愁酒飲之令人無憂

三榮三悴

晉楊都城北角有槐木一日之間三榮三悴

藏鈎

鈎弋夫人手拳而國色世作藏鈎戲因此

青箱雜記

魏野獻詩

王文公曰相真宗近二十年處士魏野獻詩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歐陽公撰日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真宗常倚曰決事故也

藥名詩

陳亞仕至太常少卿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近軒窻半夏涼苓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縮砂裁贈新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憐作葫蘆巴嘗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何可贈游謁窮措大亞與章郇公友善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飢寒食薄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當作閑情生查子二首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

檀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志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半夏紗廚睡起來閑坐在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婿辛勤去折蟾宮桂三日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後理相思必撥朱絃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强生稜角別有詩百餘首號

澄源集有歲旦詩云收寒歸地底俵老向人間送歸化王宰詩云吏離如賀日民送似迎時郊遊詩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

下觀楊子小

曹琰郎中亦滑稽有僧以詩卷投琰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下觀楊子小琰曰畢未狗兒肥又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淒琰曰犬吠張三嫂

五更三七上八

劉騂龍圖亦滑稽常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曰湯滚也未左右皆曰已滚筠曰僉曰鯀哉騂曰吾與點也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為五更三七點蹄也騂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落欲其下馬徒行也

官職是國家底

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非卧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與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耳

馮道詩

馮道詩雖淺近而造理有詩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論馮道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考其所言所行未嘗詭隨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怨無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選人道批奏云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謂墮於虎口道竟生還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曰

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上壽失容

張文定公齊賢相　太宗眞宗以亮直重厚

稱曉娶薛氏婦　眞宗不悅元會上壽齊賢巳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酣酗杯觴欹傾冠弁蓋爲是也

張齊賢詩

張齊賢詩云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巳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處厚廣爲八篇其一有云須信樞機法寧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二云堪嘆波羅密可憐歟利王從心更從刃字意有消詳三云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四云在他誠所短於巳有何長五云公清多歛怨高亢易招危六云直須和軟卧和頳血交私恃直終多忤偏和又少剛七云氷馮几杖力更遺子孫謀八云舒慘雖無定榮枯自有常

望火馬日遊神

皇祐嘉祐中禾有喎禁士人多馳騖請托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日有奔

競故也

香印

太祖廟諱語訛近香印故今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巳　仁宗諱語訛近蒸今呼蒸餅爲炊餅

避諱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爲金家　留任爲駐任楊行密據江淮至今謂蜜爲蜂糖

父名岳不聽樂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游嵩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頗相類

諱取枉法贓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與人何預公帥并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唯諱取枉法贓公後致政作詩曰雙鳧乘鴈常

深愧野馬黄羊亦過憂唐張説云若肉非黄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公詩蓋用此

看尚書詩

真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觀畢一書卽有篇詠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春秋三章之類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水津爲步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津爲步故罟步卽漁者施罟處船步卽衆人渡江處楊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

村市爲虚

嶺南謂村市爲虚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虚所賣之又詩曰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虚人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虚嶺南村市滿少虚多曰虚不亦宜乎

痎市

蜀有痎市間日集如痎瘧之發其俗又以冷

熱發歇爲市喻也

秀才可低處過

鄉人危敛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卽從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與摭言所載後來必銜得相類

斫頭留項在裏

劉相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赴省試夢被人

斬其首心甚惡之有鄉人解曰狀元不到七
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公詰之答曰雖斫却頭
留項在裹蓋南音謂項爲沆果第二人及第

舌上有毛

馬亮知江寧府將代夢舌上生毛有僧解曰
舌上有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論相

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富貴
意非求官自須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恭

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
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
不厭人乞憑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
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
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使睡苶
十四也馬上失不回顧十五也人不悁怒十
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
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
惡二十一也濟急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
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
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須
生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當人語
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嫉
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員隨時三十二也行
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
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令終不全則禍
福相折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長

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心相

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
滅

識貴人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顧相者自識貴人以其
閱多故也

武有之德爲別之州

龍圖劉煇未第時娶趙尚書兄長女早亡猶

有二妹復欲妻之嬅曰若是武有之德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庶可從命蓋欲九姨議婚不欲七姨爲匹故也夫人曰諺曰薄餅從上揭劉郎才及第豈得便揀縣人家女嬅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闒生竟不第落泊寒餓劉氏養之終身

文章有館閣氣

夏英公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如其言

文章官樣

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粗野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

論富貴

晏元獻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碑公曰乞兒相未諳富貴者公詩有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公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公不喜肉食尤嫌肥羶每愛韋蘇州詩曰全沒些脂膩氣

集句

晏元獻集句若無可奈何花落去未曾相識燕歸來詳尋咏木藏身處閑見遊絲到地時

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之類宋莒公曰此數聯後之詩人無復措詞

文公謝啓

楊文公母病謁告逮歸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謝啓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聞萋斐尚關弓而相射

復本姓謝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姓謝啓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効於陶朱以范雎范蠡嘗改姓故也僞蜀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文莊詩

夏文莊公竦舉制科廷對罷遇揚徵之兒其年少曰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詩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横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嘆服曰真將相之器也

喜遷鶯詞

景德中夏文莊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鉤簾卷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瑶堦犯英宗諱金莖露爲髓香和

雲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梁州上大悅

淮陰廟詩

淮陰侯廟題詩惟錢昆最爲絕唱曰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有五湖心

老兒詩五十韻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張師錫侍郎亦嘗爲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遇遲延客話偏儀提挈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搘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安坐兼凭几乘騎困釋鞭耳搔如軟旋尾動若拄拳骨冷愁離少牙疎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形服乾坤叙新鬢染濟遷拭來脣服綠紫潛手衹悞拄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屐難穿喜婢薰裙衣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鋪氈琴

聽怜三衆圖張失七賢看嫌經字小獻喜磬
聲匳食罷羹流一作沾衬杯餘瀝帶淚樂來
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衰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箏笙歷遝重屈
婁上夏偏甚秋先命種菰不預裁鉏客到惟
求藥僧來忽問禪炒茶思菖居一歲方聯詹檐
怨貧空 眠嗔僮設掔拏心驚嫌蹴蹋腳軟
怕欹鞦局縮同寒狖堆壓似飽鳶觀曉多日
眩舉動則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箋已

聞頒几杖寧更佩韋絃官冬身兆免兒孫事
已免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
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
臨床畔看書就枕邊 疑甘功才應多哭眸
蠲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
老讓行先抑急衆風夜晉沉欲雨天難皮膚
枝漬齧齒食臻墉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
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遲秋容移檻地花
索栽栽好生焚鳥網惡殺析魚船既感桑榆

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贖狂顛

詩有障礙

江南李覯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如其言

吟詩見志

宋莒公庠知許州開西湖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知其位極一品

矣孟郊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及第詩曰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常事下第頻穫至於下泪登科則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卽看盡何其速也竟死於溧陽尉

詩讖

寇萊公少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雷州問州去海幾里吏云十里則南遷已預讖矣張乖崖詠晚年與淮陽郡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

亦詩讖也蘇公祕題金山寺云僧依玉鑑光
中住人踏鼇背上行讖者云榮入玉堂之
兆其後止於内相亦詩讖也

白孟二詩

白居易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
達者之詞也孟郊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
地寛此褊隘者之詞也天地又何嘗礙郊郊
自礙耳

牡丹不成一事

王文康公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
解吐絲堪咲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亦重厚者之詞也

求食

春秋左氏傳稱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
賤而書名以其無廉恥之至也今俗家謂之
求食蓋本乎此

三臺

蘊有姑蘊臺故號蘊臺相有銅雀臺故號相

臺滑有測景臺故號滑臺

驛券

唐以前舘驛並給傳往來開元中務從簡便
方給紙券驛給券自此始

繁臺

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改爲講
武臺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爲繁臺

惠崇詩

楚僧惠崇工詩書楊氏別墅云河分岡勢斷
春入燒痕青塞上云河氷堅度馬寒雪密藏
鵰宿東林寺云鳥歸山隱雪僧定石沉雲上
楊翰林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郴氏書
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秋夕露下牛
羊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
島嶼迴遊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踈樹見僧
行送錢供奉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濠
梁夜泊云夜闌潮動舸秋逈月臨城早行云
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懷長公云秋近草

亟亂夜遥霜月低夏夜云扇縈猶泛暑井氣
怨生秋賀劉舍人云日躔黄道迎春人紫微
深陜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

立程嬰杵臼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吳處厚上書乞立程嬰公
孫杵臼廟庶幾鬼不爲厲因統有繼上勅河
東方尋遺跡乃得其家於絳州詔封嬰杵臼
並爲侯因命立廟處厚上書其畧云史記世
家考趙氏興廢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盡死
不顧保全趙氏孤兒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

二人之力也

臨終偈

楊文公王䎖隨二公皆達性理文公臨終偈
曰漚生復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眞歸處趙
州東院西王相偈曰晝堂燈已滅彈指向誰
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薨凌晨大
雪

張方平偈

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
張作偈曰自從無始千千刼萬法本來無一
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黄葉

訪荷澤像

富鄭公遺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畫像
吳作偈曰足身如泡幻盡非眞實相況茲紙
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
惟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曰執相誠非
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

裴晉公賦

詩見人志賦亦可見焉晉公作鑄劍戟爲農
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
砥平區域中盡歸力穡不天下弗復用兵則
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賦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
爲軒鑑若使剛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
相器業文武全材已見於此賦矣公爲水車

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於旱不旱則無所施公在寶元康定間避鄙行事驟加進擢晏静則置而不用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賦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搜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可見矣

宮詞

王公隨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桑斧科春色漁歌唱夕陽皆應衆時行所作

類說卷之四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

燕北雜記

壓禳法 蕭姓請耶律
木兔 艾衣
請蕭姓者 三節
埋狗 打圍斗射虎
木葉山 奠黑山
旋風 戎裝飲
種田 治盜
播鼓 舍利
行軍 午日大喊
十里鼻

洞宾記

徹德宜封 九色鳳雛
負局先生 郄睡草
神馬 鮫人泣珠
猗蘭殿 王母降
玉枝 龜甲屏風

刀花赤鵠　桂柱
碧草　唱廻風曲
龍叫池　翻雞菱
躡空草　蟹膠
懷夢草　騰光臺
含烟舟　玉璃
玉燕釵　龜二千年一出頭
滑稽兒　影娥池
十洲記　不死草

集絃膠　割玉如泥
碧海　火浣布
仙槎　蓬丘
十二玉樓　崑崙宮
廣寒宮　青雲千里
神丸　武帝四多
風生獸　靈膠
扶桑　風山
拾遺記
青虹　丹渠霞漿
昆臺　召百辟受教
霄封食飛魚　孤桑
鐘磬聲振百里　夢吞日生子
丹石　寶露
三壺　青鵝
貫月楂　烏吐五氣色
河精　黃龍玄龜
玉繭　傅說夢乘雲

羚舟　泥離國來朝
鳳鶂　綠囊中丸散
師延奏曲　比翼鳥
八駿　玉帳高會
仁鳥　水精之子
黃髮五老　寶井
玄天女　肘間金壺
指端出浮圖　螺舟
子午臺　趙高懷中青丸

紫琉璃帳　雲雷宮
崆峒靈瓜　瓊厨金穴
兩舌重音　夜舒荷
太一之精　舌耕
經神經苑　行尸走肉
書倉　針神
辟寒金　機絕針絕絲絕
囈語通周易　九男
招涼珠　白獺髓

百濯香　青衣撲火
九醞酒　頻斯國
側理紙　房老
瑤臺十二　芳塵
金霧　頗稜
怨碑　帝幸桃
泥封　潤泉
龍駒島　蓬萊山
不周之粟　氷蚕

金堂　玉錢
碧霄　玉人
夜明苔　鑄兒胥爲二劍
月鏡　神龜
八鴻　璿宮
冥祥記
神實不盡　壞經爲衣
阿練　女記前生刀子
齊諧記

啖膾蔡　針腫
白獺

類說目錄卷之五

類說卷之五

宋温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燕北雜記

歷禳法

每年正月一日以糯米炊飰用白羊髓和丸為團如拳大行宮寢帳內各散四十九丸為歷禳　法番中呼此謂之妳担離（妳是丁担離是日）

蕭姓請耶律

二月一日番中蕭姓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番呼此節為瞎里尀（瞎里是請尀是時）

木兎

三月三日以木雕為兎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奏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琖飲之番呼此節為淘裏化（淘裏是兎化是射）

艾衣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搗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戎王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勅海廚子進艾膏番呼此節為討賽離

請蕭姓者

六月十八日耶律姓却請蕭姓者亦名瞎里尀

三節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節送節哭節大番呼為賽離捨（賽離是月捨是子）

埋狗

八月八日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觜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地上呼此節為担褐妳（担褐是狗妳是頭）

打圍斗射虎

九月九日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兎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呼此節為一十賽（一十是九賽是九）

木葉山

十月將小紙衣甲像生鎗刀器械望木葉山寄庫呼為戴辢戴是燒辣是甲

奠黑山

冬至日殺白羊白馬白鴈出生血和酒望黑山奠神言契丹死魂為黑山神管係

旋風

契丹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刻七聲

戎裝飲

臘月戎裝飲酒呼為粆離尀時粆離是戰尀時是

種田

番呼種田為提烈

治盜

正月十三日放契丹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呼為鶻呂尀時鶻呂是偷尀時是

擂鼓

戎王別有鼓十六面發更時擂動至二點住三更再擂呼為倍其不離鼓是驚鬼

舍利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百疋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日大喊

番兵每遇午日如不逢兵亦須排陣望西大喊七聲言午是番家大王之日

十里鼻

北界漢兒方為契丹淩辱罵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洞冥記

徵德宜封

武帝坐溫室小殿有童女玉色服青衣縁瑣窻而入跪於帝前曰后土之尊使臣送瑤符於陛下符文曰徵德宜封帝乃議封禪之事

九色鳳鶵

東方朔游房林之野獲九色鳳鶵

負局先生

李衮負五嶽真形圖而至號負局先生

却睡草

善語國人飲丹露云日初出其露如朱又有草食之不睡號却睡草

神馬

東方朔游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以進日三匝朝出暮歸

鮫人泣珠

販勒國人嘗有鮫人宿其家臨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

猗蘭殿

猗蘭殿漢武帝所生之殿

王母降

武帝時王母降聞其歌不見人聲閣匝梁棟間

玉枝

東方朔得西那國玉枝以進武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

龜甲屏風

武帝起神明臺臺上設金牀象席雜玉爲龜甲屏風

刀化赤鵲

武帝賜東方朔刀後化赤鵲入雲去

桂柱

甘泉宮有凌波殿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碧草

瑶琨山有碧草草實如菱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

唱迴風曲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殆不勝衣常居瑠璃帳帶琥珀佩恐隨風輕舉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

龍吽池

漢宮呌池有掇月舟太一池有連筏行
翻雞菱
玄都觀有翠水水中有菱狀如飛鷄謂之翻
鷄菱又有鴨丹毛而輕登芙蕖㗇食朝露號
升葉鴨
躡空草
烏奔國有草如芥葉食之能行空中號躡空
草
蟹膠

善化國貢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者其螯爲
蟹膠勝於鳳喙
懷夢草
鍾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
懷之即夢見名懷夢草
騰光臺
建元中起騰光臺臺上設樂有懸黎之磬吹
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
含烟舟

漢宮含烟舟以木蘭文杏爲楫
玉螭
成帝微行見一玉螭遊於路
玉燕釵
趙后玉釵化爲白燕飛去後人因作釵名玉
燕釵
龜二千年一出頭
黃安者爲代郡卒服朱砂舉體皆赤常坐一
龜廣長三尺曰此龜伏羲初造網罟得之性

畏日月每二千年一出頭我坐此見五出頭
矣
滑稽兒
帝呼東方朔爲滑稽兒
影娥池
望鵠臺有池廣千尺帝欲使仙人乘舟弄月
影因名影娥池
十洲記
十洲者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

生洲鳳麟洲聚窟洲

不死草

祖洲有不死草出瓊田又名養神芝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即活採服之長生

集絃膠

鳳麟洲以麟角作膠名集絃膠能屬連斷絃又名續絃膠

割玉如泥

流洲以昆吾石作礪冶鐵作劍割玉如削泥

碧海

扶桑東有碧海水色深碧

火浣布

炎洲有火林山山有火鼠鼠毛為火浣布有垢燒即除

仙椹

扶桑島有木如桑實如椹仙人以為珍果九十年一實

蓬丘

蓬萊山一名蓬丘別有圓海黑色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

十二玉樓

崑崙山積金為城名天墉城面方千里上有十二玉樓

崑崙宮

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一角正西名玄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

廣寒宮

冬至後月養魄於廣寒宮

青雲千谷

漢武時西域遠夷來貢云嘗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千谷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以獻

神丸

月支國獻武帝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使者曰此更生之神丸

武帝四多

月支使者見武帝退而語人曰帝有四多耳多顧則貪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能成天下之治者也

風生獸

炎洲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在火中不焚其毛不焦斫刺不入以鐵椎椎其頭乃死以口向風便活石上菖蒲塞其耳鼻則死取其腦和菊服之長生

靈膠

日西國王貢靈膠四兩吉光裘一領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

扶桑

扶桑地方萬里多生林木葉如桑樹長者數千丈兩兩同根偶生故名扶桑

風山

玄洲上有風山聲響如雷

拾遺記

青虹

春皇者伏羲之别號居華胥之州初神母游洲上有青虹繞神母即娠歷十二年生伏羲

丹渠霞漿

神農時陸地生丹渠駢生如車蓋又有流雲洒液名爲霞漿

昆臺

黃帝厭世于昆臺乃冉湖峻極之處

召百辟受教

黃帝召百辟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臺燃

沉榆之香

甯封食飛魚

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日游洹流夕歸陰浦萬里一息洹流有石渠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沙湧起成波瀾也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游沙海頌云青蕖的鑠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

孤桑
少昊日皇娥處璇宮夜織或乘桴游窮桑之
浦有神童稱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與之燕
戲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直上千尋萬歲
一實食之後天而老
鍾磬聲振百里
顓頊有浮金之鍾沉明之磬羽毛拂之則聲
振百里又奏含英之樂
夢吞日生子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
夢吞日則生子
丹石
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丹丘
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寶露
黃帝時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
不竭謂之寶露頒賜群臣至舜時露漸減時
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

三壺
海中三山曰三壺方壺則方丈也蓬壺則蓬
萊也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
青鶴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鶴聲如鐘磬世語曰青
鶴鳴時太平
貫月查
堯時有巨查浮西海上有光如月查浮四海
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查亦曰桂

星查
鳥吐五色氣
舜葬蒼梧有鳥吐五色氣名曰憑霄銜土成
墳積珠成壟
河精
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沉羽淵化爲玄魚
黃龍玄龜
禹盡力溝洫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
後

玉簡

禹游龍門八神探玉簡授之長一尺二寸使量度天地禹執簡平定水土

傅說夢乘雲

傅說賃爲赭衣舂巖夢乘雲繞日而行築得利建侯封帝聘之

蜂舟

武王伐紂有大蜂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繪旗名舟曰蜂舟

泥離國來朝

成王時泥離國來朝其人自發其國常行雲中下聞雷霆或入潛穴波瀾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計寒暑以知年月

鳳鷄

旃塗國獻鳳鷄載以瑶車駕以赤象飲瓊漿飼雲實成王崩飛去

綠囊中丸散

昭王坐祇明之臺夢白雲起有羽衣人指晝王心應手即裂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王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萬里如遊咫尺

師延奏曲

師延樂人也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時已數百歲聽樂聲審國興亡紂欲殺之師延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曰淳古遠樂非予可聽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乃得免禍

比翼鳥

然丘國獻比翼鳥以玉爲樊其使者經百餘國方至京師

八駿

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翅

玉帳高會

穆王集方士春霄宮設常生之燈鳳腦之燈璠膏之燈又有冰荷出冰壑中西王母乘鳳輦而來玉帳高會進洞淵紅蕅嵊州甜雪崑崙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年碧藕素蓮一房百子黑棗其樹百尋實長二尺百年一熟

仁鳥

晉文公焚林求介子推有白鵶遶烟而噪呼曰仁鳥俗謂鳥白臆者為慈鳥則其類也

水精之子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黃髮五老

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有黃髮五老卽五方之精也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

玄天女

燕天王時廣延國獻善舞二人一名提謨名　或行無移影或積年不飢其舞一曰縈塵次曰集羽王好神仙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

肘間金壺

浮提國獻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中有汁如淶洒地皆篆隸佐老子作道德經凡數萬言老子刪除之留五千言

指端出浮圖

沐胥國道人尸羅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遶塔而行

螺舟

秦始皇好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水不浸入其國人長十丈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目睹

子午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子時起工午時巳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趙高懷中青丸

秦王子嬰懸趙高於井口七日不死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因將懷中

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臥堅冰夏臥爐上不覺寒熱高死一青雀從屍中入雲九轉之驗也

紫琉璃帳

黃偃以玉精爲盤貯氷於前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

雲雷宮

漢成帝造飛行殿方一丈其行疾若風雷號雲雷宮

崆峒靈瓜

漢明帝時燉煌進異瓜云崆峒靈瓜四劫一實

瓊樹金穴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作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況家爲瓊廚金穴

兩舌重音

西方有因霄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五十里如笙竽之音人舌尖處倒向喉

內亦曰兩舌重音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是也

夜舒荷

靈帝起裸遊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荷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煑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太一之精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

杖揆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覩焉出懷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

舌耕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

經神經苑

鄭康成爲經神任末爲經苑何休爲學海

行尸走肉

任末曰人而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行尸走肉耳

書倉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針神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容貌絶世妙於針工能暗中裁染號針神

辟寒金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飼以真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屋木精爲戸内外通光名辟寒臺宮人以鳥吐金飾釵謂之辟寒金

機絶針絶絲絶

吳王趙夫人能於指間織錦號機絶於方寸帛上繡五嶽河海號針絶以神膠續髮織裁爲幔仍一髪析爲數縷號絲絶

囈語通周易

呂蒙夢誦周易俄驚曰向夢見伏羲周公文

王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 囈魚計反睡語也

九鼎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數四者以象陰法以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休咎夏桀之亡鼎水皆沸

招凉珠

黑蚌珠能却暑燕昭王暑月懷之號消暑招凉珠

白獺髓

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鄧夫人頰大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入石洞伺其祭魚有鬭死者穴中有枯骨可合玉舂爲粉敷瘡上和乃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不滅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百濯香

孫亮爲四姬造香百浣不歇號百濯香

青衣撲火

糜竺家有伏屍夜聞涕泣竺命爲棺以青布衣置冢中後見一婦人曰君有火厄今以青蘆杖報君竺財貨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後火起見數十青衣童子撲火火滅童子云多聚鵲鳥禳火以鵲能畜水於巢上

九醖酒

張華爲九醖酒若醉不叫咲搖動則消爛腸胃名爛腸酒

頻斯國

魏有頻斯國人來朝五色玉爲衣貫金壺壺中有漿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石可容萬人上刻三皇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能身國人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羽毛爲衣

側理紙

張華進博物志賜于闐青鐵硯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爲紙其紙縱橫斜側因以爲名後人言陟里

房老

石季倫妾名翔風妙別玉聲善觀金色聲容相類者十人服飾一等屑沉香爲塵布象牀上踐之無跡者賜真珠百琲有跡者節其飲食閨中戲曰爾非瘦骨輕軀安得百琲真珠及翔風色衰退爲房老

瑤臺十二

崑崙山上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

第九層有芝田蕙圃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酒之名粘雨又爲四時浴室碔砆爲堤琥珀爲杓池中以百雜香囊漬水中浴罷泄水宮外名溫香渠

金霧

岱輿山有平沙千里色如金風起沙名金霧

又名金塵有獸名嗽月有光如月有瑤草香花葉俱香

頗稜

西國菜名頗稜因僧携子入中國訛爲波稜

怨碑

秦始皇作墓并匠者閉之匠人墓中刻石皆怨詞後經發墓人號怨碑

帝辛枕

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頷下篆云帝辛之枕與妲己同枕之

泥封

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常以此泥封函匣及宮門鬼魅不敢干衛青張騫之徒皆受金泥之璽封

淫泉

日南有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號淫泉

龍駒島

東海有島名龍駒川穆王養八駿處有草名

龍芻

蓬萊山

蓬萊山一名防丘一名雲來瀛洲一名魂洲一名環洲懸火精爲日墨玉爲烏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

不周之粟

員嶠山多大鵲有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食之經月不飢呂氏春秋亦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

氷蚕

員嶠山有氷蚕長七寸有鱗覆以雪霜作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金堂

洞庭山浮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龍女居之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玉錢

晉因墀國獻玉錢其文曰天壽永昌

碧霜

廣廷國霜色紺碧

玉人

蜀先主以玉人立甘后側玩之宮人妬后亦妬玉人

夜明苔

晉太始中外國獻金苔有宮人得幸者賜之照耀滿室名夜明苔

鑄兎腎爲二劍

干將鏌鎁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兎殺之有鐵如膽腎方知兵刃爲兎所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鏌鎁

月鏡

周靈王時外國貢石鏡其白如月照人則寒名月鏡

神龜

崑崙山有神龜萬歲則升木能言

八鴻

八方曰八鴻鴻大也

璿宮

后宮曰璿宮

賓牂記

神實不盡

宋王灌之不信佛法嘗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後得病氣絕復甦詣荷道力或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之灌之歛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

壞經爲衣

宋尼智通年少信道不篤師死罷妓魏郡梁甫生一男家貧無以爲衣尼有法華等經悉練之以衣其兒一年得病竟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升餘晝夜號叫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也旬餘而死

阿練

晉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每聽珉手采曰若我復生得與此人作子願亦足矣頃之病

卒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殊異生所未見即識名曰咸爲沙門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

女記前生刀子

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又後弃生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靖竟數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兒大喜即取先者

齊諧記

啖膾鼈

晉有麻姑者好啖膾華本者好啖鼈臛二人相善麻姑兒一鼈大如釜尾是大蛇繫之一月蛇變成鼈取作臛召本食之非常肥美本强令麻姑食之姑啖一臠有物塞喉不下開口見本本見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走本後得大蛇作膾喚姑食甚美苦求此魚本辭家人牽蛇餘肉來姑見之嘔血而死

針臛

有范光祿者病脹脚腫忽有一人不通名便入齋中云佛使我來理君病因針臛上出黃濃水三升許而去其病遂愈

白獺

魏徐邈善畫明帝游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鯔魚懸岸群獺競來一時執得帝曰卿畫何其神也

類說卷之五 終

類說目錄卷之六

續齊諧記
金鳳轄　分紫荊
黃鳥玉環　千年華表
書生吐女子　茱萸囊菊花酒
三日曲水　織女詣牽牛
眼明袋　三閭大夫
青粥　清溪神傳
磐山

荊楚歲時記
門神　爆竹旦
罥索　寒食禁烟
杏酪麥粥　如願錄
七種菜　辟惡餅
人日　膠牙餳
長命縷　仙术
豆花雨　飛鳧
牽牛借天帝錢

秦中歲時記
幫牛　探花
拾菜　紫笋茶
白牡丹詩　扇市
儺翁儺母　火城
中和節　酴醾酒
櫻筍厨　重陽應制
進士多貧士　吏部四扨
洛陽伽藍記

習字　壞塼
酪奴　水厄
老嫗吹篪　盡邪雕新
鴈臣　玉鳳金龍
苗茨之碑　史書非實錄
高陽一飯敵我千日
白墮春醪
南部烟花記
字讖　司花女

降仙可痳飢　女相如
留儂　迷樓
來夢兒　遇陳後主
金虀玉膾　閃電窓
文章總集　分盃法
河洛記
撤暴　銅鏡屏
再撤　遼東之役
知世郎　志公詩

娑婆羅樹
傳記
與魏公藏拙　南市塚銘
爲姊作粥　門禁六閾
飛騎　佛牙
張底崔湜爲中書令
張家牛　薛道衡詩
芙蓉園　北堂書抄
郭正一可笑事

景龍文館集
學士　日就殿
閏九日　國爸
蹀馬戲　四部書
桃花行　扳絙之戲
細揶　合生
麥粥　人題四韻
松門薛幄　剪彩花詩
綸省推高

御史臺記
南床　御史本草
五墨三仍　百官本草
六道
封氏見聞記
釣鰲客　十過萬言
詐爲古帖　大杖小杖
二鑊　魯人敗矣
嶧山碑　嘯十五章

畫山水　燒尾士人
豹直　以金燈花爲芝草
有罪令裹碧中　月桂降
斛瘕　長吟
聞天傳信記
貴妃爲劉晏畫眉　白騾將軍
金天王　凉州新曲
嚴公界　兎詩
瓜子　紫雲廻

白石象　一行進當歸
麪生風味　裴尹判狀
撲殺佛子　那吒太子
玉磬　叱武攸暨
萬廻　題劍門詩
旖然　甕肚峯
嘲劉文樹　月堂見毛人
幸温泉賦　隱形法
廬陵官下記

栽植經　墨涴衣
颶段　損蕙蹲鴟
我謎吞得你謎　句枝
海物異名記
蟹名虎蟳　蠣奴
烏賊泥猴　信鷗
白露蓑　水母
郎官鱠　蟬紗
八蚕綿　海鶻宗櫓

天爵炙　蝦鬚
荔枝奴　劉晨阮肇

類說目錄卷之六

類說卷之六

宋温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續齊諧記

金鳳轄

漢宣帝以皁蓋車賜霍光至夜車轄上金鳳輒亡去曉乃還南郡黃君仲北山羅得一鳳詣獻帝以置承露盤上俄飛入光家車上帝取車游行輒御帝崩鳳飛去莫知所在

分紫荊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分財堂前紫荊欲破爲三明旦樹枯死真曰樹本同株將分砍憔悴人不如木也因不解樹樹卽榮茂兄弟相感合財遂爲孝門陸機詩云三荊歡同株

黃鳥玉環

楊寶見一黃鳥爲鴟梟搏寶遂取置梁上晚以黃花毛羽成翎去暮來忽夜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梟所搏承君見救以四玉環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至三公有如此環寶生震四世名公

千年華表

燕昭王墓前斑貍化爲書生問墓前華表曰吾欲見張華何如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喪子千歲之質亦誤老夫貍不從見華論文既退華使人訪問不得出雷煥曰千年老精唯以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千年使人伐之燃照書生乃一斑貍

書生吐女子

許彥山行遇一書生云脚疼求寄鵝籠中生入籠與鵝並坐前行息樹下生出籠口吐一銅盤具餚饌酒數行吐一女子容貌冠絕女曰將男子同來吐一男子穎悟可愛又吐錦行障書生留女同卧男子又吐一女共酌日晚書生悉吞納口中留銅盤與彥張敞云是永平三年作

茱萸囊菊花酒

費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景如言夕還見雞犬牛羊皆死

三日曲水

武帝問摯仲治三日曲水何義曰漢徐肇三月初生三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相携水濱盥洗因流水以濫觴束晳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泛酒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

見金人奉水心劍因立曲水

織女諸牽牛

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子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暫詣牽牛諸仙悉還宮吾與爾別明日果失武丁

眼明袋

鄧紹八月旦入華山見童子執五彩囊盛柏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旦作眼明袋

三閭大夫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長沙區曲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曰感君見祭每爲蛟龍所竊當以練葉塞上纏以綵繩二物蛟龍所畏也

膏粥

張誠見婦人在宅南曰我是土神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令君蠶桑百倍今正月半設膏粥自此始

青溪神傳

趙文韶任青溪月夜唱栖夜烏西飛忽有青衣曰王家娘子傳語聞君歌聲有關人者須臾女至容色可憐文韶爲歌凉契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無水取箜篌鼓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裙帶縛箜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孰心寸意愁君未知寢竟別去明日至青溪廟中女姑神像青衣立前皆夜所見者

磐山

溪山上磐石常如轉磨聲轉駛則年豐轉遲則歲儉

荆楚歲時記

門神

歲旦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鬱壘俗謂之門神按括地圖云度朔山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壘一名鬱並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禁而殺之𢛳無神荼之名

爆竹旦

爆竹于庭世謂庭燎之禮非也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長尺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爆竹有聲則驚遁遠去

罥索

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盛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施鉤涅槃經謂之罥索

寒食禁烟

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之寒食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國人哀之毎春暮爲不舉火謂之禁烟犯之則雨雹傷田

杏酪麥粥

孫楚祭子推云麥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今寒食有杏酪麥粥即其類也

如願錄

異記云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湖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如願

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因正日如願晚起商人撻之逃入糞壤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壤中云如願

七種菜

人日採七種菜作羹

辟惡餅

伏日食湯餅名辟惡餅

人日

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

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
以陰晴占豐耗

膠牙餳

元日食膠牙餳取膠固之義

長命縷

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纏臂曰長命縷以艾爲人形置戶上辟惡師曠占云歲多病病草先生病草艾也是日取蟾蜍辟兵

仙木

桃者五行之精能制百鬼謂之仙木

豆花雨

八月雨謂豆花雨

飛鳧

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

牽牛借天帝錢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

秦中歲時記

犎牛

金吾仗操槊前引百司皆避爾雅云即犎牛也此獸善抵觸故雕其首於竿加龍虎飾以油囊盛之而行

探花

宴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被罰

拾菜

二月二日曲江拾菜遊觀甚盛

紫笋茶

清明日湖州進紫笋茶

白牡丹詩

慈恩寺有裴潾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開元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扇市

端午前兩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特盛

儺翁儺母

歲除日逐儺作鬼神之狀内二老人爲儺翁儺母

火城

正月一日曉漏以前宰相三司金吾以樺燭數百炬擁馬如城謂之火城

中和節

二月一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内出中和曆

敕賜群臣

酴醿酒

寒食内宴宰相酴醿酒

櫻筍厨

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謂之櫻筍厨

重陽應制

王維重陽應制詩云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進士多貧士

太和八年放進士榜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二十三人椀杖全薛庶准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鋪鉆

吏部四拘

吏部有四拘初冬納文書却云選門閉四月事畢却云選門開入名在分史前謂之某家百姓狀在判後却須粘在判前

洛陽伽藍記

羽字

後魏孝文帝會群臣酒酣帝舉卮曰三三横兩兩從誰能辨之賜金鍾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左右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此是羽字

壞塼

魏莊帝舅李延寔爲青州刺史帝曰壞磚之俗也號難治舅宜用好心腹副朝廷所委青

彭城王作青州牧問其俗賓客云齊土淺薄太守初至皆壞磚叩頭以見意及其代去以磚擊之言其始終向背也京師語曰獄中無繫囚舍邊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懊愁

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羮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羮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酪不中與茗作奴

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爲卿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酪奴

水厄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候濛必曰今日有水厄

老嫗吹篪

河間王琛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畫卵彫薪

元琛豪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畫卵彫薪

鴈臣

北酋夷長遣子入侍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號爲鴈臣

玉鳳金龍

元琛窻戶以玉鳳啣鈴金龍吐旆

苗茨之碑

奈林南有石碑魏明帝所立題曰苗茨之碑高祖作苗茨堂永安中莊帝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衍之釋曰以蒿芝故言苗茨何誤之有

史書非實錄

隱士趙逸云是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皆目睹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今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生時庸人其死也碑文墓誌窮天地之大

德盡生民之能事生為盜跖沒為夷齊佞言傷正華詞損實

高陽一飯敵我千日

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錢季崇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嗇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薤人云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蓋二九十八也

白墮春醪

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永

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賫酒之藩逢盜刼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南部烟花記

字識

煬帝嘗會飲為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謂杳娘曰我取杳字為十八日時宮婢羅羅侍杳娘分羅字為四維帝謂蕭后曰能拆朕字乎后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乃唐興之讖

司花女

帝御女袁寶兒耽治多態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帝令持之號司花女帝謂虞世基曰寶兒多憨態卿試嘲之世基為詩曰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意常把花枝傍輦行

絳仙可療飢

鳳舸殿腳女吳絳仙善畫長蛾帝憐之由是爭為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號蛾綠

帝每向簾視絳仙移時不去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

女相如

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留儂

帝與宮女羅羅詩曰個人無耐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任意如何

迷樓

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歌春愁二曰忘醉歸三曰夜含　四曰延秋月

來夢兒

帝沉湎失度每睡須搖動勞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就枕必令振聳支節嘗得美睡因呼為來夢兒

遇陳後王

帝一日恍惚與陳後主相遇後主左右一人

甚美指謂帝曰此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方凭臨春閣試東都紫毫書小砑紅綃答江令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直來逼人都無去就後主以綠紋測海蠡盃酌洪梁新醞以勸帝帝請麗華舞玉樹后庭花麗華辭以自出井中腰肢不復在時情態帝再三請之乃起就一曲後主問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秀後主誦詩數十篇帝獨愛小窻一篇云午醉醒來晩無人自夢鶯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又寄侍兒碧玉詞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消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

金虀玉膾

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閃電窻

帝觀書處窻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窻

文章總集

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為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千人為御書生分番抄書

分盃法

起自籌禪師合諸藥共筒内插帽七日乃取插頭對客飲以辟盡酒中飲一邊已盡一邊尚滿謂之分盃法

河洛記

檄暴

李密自立爲魏公檄郡邑暴煬帝之惡云先皇嬪御並進鋘鐶諸王子女咸儲金屋又云潜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

銅鏡屏

煬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獻銅鏡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

再檄

李密云賀若弼以上將誅夷高熲以大勛受縊薛道衡文宗學士遂處極刑痛結人心悲纏華夏又云多營宮殿廣立池臺釐珠玉之珎奇窮丹青之麗飾歌姬舞女終日荒淫委狗飛鷹盤遊無度桑間濮上聽亡國之音積丘酒池爲長夜之飲又云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未爲煩役又云一時收十歲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貴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川沸騰十日並出

遼東之役

大業七年以後初有遼東之役又發丁壯爲驍果又送驢馬於涿郡又發黃衣牽船入滄海又發五穀雜種牛皮鐵炭飛輓千里

知世郎

大業末宋寇先起鄒平人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作歌以招征役者歌云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橫稍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劍向前盪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人多附之後楊玄感反山東遂成大亂河北有張稱王稜須等凡二十七項多至十餘萬少不下萬人屯據州縣建營山澤其下酋帥亦有名稱或云乞見敵武云嫌頭方或云微眷頑勿惜死又結聚村落百十爲群如黑社白社青特胡驢之號浮雲賊忽律賊最後李密起而隋亡

志公詩

梁志公道人詩曰一土亂十州至世充僣號國稱鄭遂以一土爲王字又曰亂訓理也自爲符讖改洛州爲十州

娑婆羅樹

洛城山北謂之邙山上無木惟北嶺上有古樗樹婆娑四五畝楊素建都城以此樹爲南北標準嫌樗木名惡號婆娑羅樹佛經言娑娑羅樹是如來涅槃之所其言不祥後楊玄感亂李密圍城及太宗征世充皆於此樹駐車下瞰城中

傳記

與魏公藏拙

梁道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爲北朝之冠錄其文示陵陵過江沉之曰吾與魏公藏拙

南市塚銘

洛陽南市郎隋鄴都市也掘得一塚棺中有平上幘朱衣銘曰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於此見矣校其日乃當魏黃初二年也

爲姊作粥

李英公姊病親爲作粥誤燎其鬚姊止之公曰姊老勣亦老欲久爲此粥可得乎

門禁十六闕

朱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唐並加旌表門禁十六闕

飛騎

貞觀中揀驍捷善騎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從上遊幸

佛牙

貞觀中有僧言佛牙所擊無堅物傅奕曰我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可破試之應手糜碎

張底爲中書令

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嘉貞議事出人意表湜驚謂同列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當坐此果後爲中書令

張家牛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過取其直王[illegible]乃於佛前自誓曰若負心願死爲王家牛未幾暴卒王家適生騂犢背有白文曰解奉先

薛道衡詩

隋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有二年南人嗤之又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芙蓉園

京師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改之

北堂書鈔

虞世南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北堂書鈔

郭正一可笑事

郭正一爲李英公征遼管記勸還日此段行我錄郭正一可咲事雖滿十卷猶未能盡

劉晨阮肇

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同入天台見二女出胡麻飯山羊脯設桃及酒甚美踰年乃歸鄉里皆變推尋其家已經七代孫也

景龍文館集

學士

修文館學士景龍二年置大學士四人象四時學士八人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象十二時遊宴悉預

日就殿

以文樫綺栢爲材

閏九日

九日作宴賦詩李嶠云閏節開重九

國奢

竇從一爲御史大夫中宗曰爲卿娶婦歲除宴設極盛中席迎婦却扇去花乃一老嫗後知是皇后乳母宮中有國奢之號

蹀馬戲

宴土蕃使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

鞍上加麟首飛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

四部書

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知子庫通曰四部書

桃花行

李嶠等作桃花詩帝令插二十篇入樂府謂之桃花行

拔絙之戲

清明節命侍臣爲拔絙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繩每繩數人執之爭絙以力弱者爲輸時十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細栁

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栁云帶之免蠆毒瘟疫

合笙

殿内奏合笙歌其言淺穢武平一諫曰妖胡娼妓街童市女談妃主之情貌列王公之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笙不可施於宮禁

麥粥

寒食賜麥粥帖綵毬鏤雞子

入題四韻

宴白鹿觀御詩序云入題四韻後罰三盃李宗楚等謝曰既陪大歡不敢不醉又曰敬舉天盃飲

松門薜幄

安韋嗣立莊云松門駐旌旆薜幄列簪裾

剪彩花詩

趙宴若剪綵花詩云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

綸省推高

除中書舍人李義爲學士制云綸省推高

御史臺記

南床

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坐南設横榻號南床又曰痴床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痴

御史本草

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褁行爲令口椒最毒監察爲開口椒微毒殿中爲蘿蔔侍御爲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郎號甘草言可以久安矣

五墨三仍

左臺御史遷南省郎仍供奉者三墨勑授者五時號五墨三仍

百官本草

侯味虛著百官本草謂御史云大熱有毒王除邪佞杜奸回振冤滞止淫濫尤工貪濁畏遠使惡儸直忌擾權豪外州出者尤可再日炙乾破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六道

唐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赤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封氏見聞記

釣鰲客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録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懞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

鰲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鈎曰以月爲鈎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厚贈之

十過萬言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遍誦千言張燕公召問能十過記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過已通熟

許爲古帖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作爲古帖令紙故

塯持示邕曰右軍真迹邕欣然曰是眞物乎
生未見誠以實告邕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
能好
大杖小杖
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安之令伍伯執大杖
譚益小其杖至如筋安之令伍伯空手行乃
不能學
二鑊
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鑊大者容四十石小

者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宅鑊以造食供
客者李丕毀爲兵器
魯人敗矣
廣德中御史李季卿謁曲阜文宣廟史前導
每至一處輒指曰此顔子陋巷也此靈光殿
基也至一水池曰此魯人靈光釣魚處也李
笑曰魯人敗矣
嶧山碑
云樂刻此石人多不曉顔師古謂以泗濱浮

磬作碑者也
囀十五章
囀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
猿下瀉鶻古木鳶之類炙轂子詩載
畫山水
大曆中吳士顧子畫山水甚奇惟先布絹於
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叫譟顧子
著錦襖纏頭飲酒半醉取墨汁瀉絹上次瀉
諸色以大筆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曲盡其

妙
燒尾士人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
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方得成人又說
新羊入群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
說魚躍龍門化龍時必當雷燒其尾乃化
豹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
未出之義謂之豹直亦然

以金燈花爲芝草

西門實爲邯鄲令以金燈花爲芝草脩狀申使司知其妄不復問

有罪令褁碧巾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褁碧巾以辱之州鄉大以爲耻竟不撻一人

月桂降

垂拱中月桂降於台州按日月各有限城豈鴻洞無底而有桂得下蟾兎之類安得不落

斛瘕

有人喜飲茶飲至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茶澆之容一斛二斗客云名斛　瘕

長嘯

峩嵋山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聞者驚悚

開天傳信記

貴妃爲劉晏畫眉

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明皇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引宴於內殿六宮觀看坐宴貴妃膝上親爲畫眉總丱髻宮人遺花投果

白騾將軍

上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乘之柔習安便禮畢而斃謚曰白騾將軍

金天王

明皇過華陰見岳神迎謁問左右皆不見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左朱髮紫衣上至廟前復索鞭立庭下乃封爲金天王

涼州新曲

西涼州製新曲曰涼州寧王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新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恐有播越之禍及安史亂始驗寧王審音之妙

嚴公界

上御勤政樓大酺人物塡咽金吾白捧如雨上召京兆尹嚴安之處分打場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人指其畫曰嚴公界無敢犯者

兎詩

蘊璞初未知題處放馬廐中嘗咏崑崙奴詩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又作兎詩曰兎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璞大驚由是文章蓋代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皆璞爲之世稱小許公

瓜子

賀知章告歸吳中召問所欲章曰臣有男未名幸陛下賜名上曰人無信不立孚者信也

宜名曰孚知章後乃悟曰上何謔我耶以我吳人孚乃爪下子呼我爪子也

紫雲廻

帝夢遊月宮聞上清之樂記其曲以玉笛尋之名紫雲廻

白石篆

函谷關得白石篆文象字解者曰四十八也正符帝在位之數

一行進當歸

一行禪師將辛留一物進上乃蜀當歸也上幸蜀回方悟其旨

麴生風味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真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坐思酒忽有人叩門稱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美論談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化爲瓶榼中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裴尹判狀

裴諝爲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曰者畔有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判曰猫而不識上傍我捻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

無畏佛子

無畏三藏自天竺宣律師無畏飲酒食肉言行麁易律師不悅嘗令宿於戶外律師中夜

捫虱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律師異之

那吒太子

擁護宣律師律師嘗夜行道臨堦失足有人捧承之見一少年師問何人曰某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擁護和尚久矣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威神自在神乃獻一佛牙今藏在崇聖寺者是也

玉磬

楊妃善擊磬乃取藍田綠玉琢之

叱武攸曁

上爲皇孫時於朝堂叱武攸曁曰我家朝堂汝得蜂蠆而顧耶則天曰此兒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

萬廻

師初若愚痴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戍役安南音問隔絶忽一日朝往夕返曰兄平善發書視之乃兄手跡其家以萬里而回故號萬廻

題劍門詩

上幸蜀還次劍門上曰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也耶題詩曰劒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

旃然

上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自爾旃然伏流即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方傳曰楚師濟于旃然是也

甕肚峯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甕之狀名甕肚峯上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塡以白石諫官上言乃止

嘲劉文樹

安西衙將劉文樹善奏對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寄

路幡緯祈不言之幡緯進嘲曰可怜好文樹髭鬚共頦顒别住面孔不似猢猻猢猻强佀文樹上大咲

月堂見毛人

李林甫於偃月堂見一物徧體拔毛而如猪立鉤牙鉤爪三尺餘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不累日而林甫敗

幸温泉賦

上遊華清宫有劉朝霞獻幸温泉賦其畧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天門軋開露神仙之輻湊𤕤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黄一隊熊踏背兮豹踏背朱一團兮綉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徳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瓠遮莫你古時五帝豈我今日五郎自序云窮兮蹭蹬失路猖狂骨幢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上令改五角六張乃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文不加點不願從天而改上曰真窮薄人也

隱形法

羅思遠善隱形之法上傳受不盡其要思遠同爲之則隱没不見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上怒命力士褁以油襆寘榨木下壓殺而埋之旬日有中使自蜀回逢思遠於路咲曰上爲戲一何虐耶

廬陵官下記

栽植經

世傳栽植經三卷云木多病醉心其候皮液俱酸有能治者鈎去其蠹木乃茂

墨涴衣

凡墨涴衣閉氣於木上作白字即濯之不過七遍即净

颸段

有武將見梁元帝自陳痴鈍乃訛爲颸段帝笑曰颸非凉風段非干木

損惠蹲鴟

有人誤讀芋爲羊因人惠羊乃謝云損惠蹲
鴟
我謎吞得你謎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
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丞也坐著應聲曰在
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云一物坐也卧立也
卧行也卧丞也卧卧也卧客不能曉曹曰我
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句枝

予以坐客聯句互送爲煩乃取班竹以白金
絡首如茶莢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
惡韻或煎盌茶爲八韻詩皆謂之雜進若志
於不朽則汰客揀穩韻無所得輒已謂之若
連句句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書於竹筒謂
之韻牒
海物異名記
蟹名虎蟳
海蟹之大者有虎班文蟹謂之蟳者以其隨
波堙淪蟹之小者每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
名招潮子又一種小蟹隨潮脫殼潮退徐行
泥中名曰擁塗
蠣奴
蠣殼中有小蟹時出取食復入蠣殼謂之蠣
奴
烏賊泥猴
鰌類有目如猴者名泥猴又爾雅云鰼鰌有
軍魚故海上人酒令云軍魚下海打烏賊有

功封泥猴
信鷗
鷗之別類群鳴啫啫隨潮往來謂之信鷗
白鷺蓑
江東人取白鷺頭頸上翰爲接離謂之白
鷺蓑或以紅鶴間之
水母
澄淵挺質凝珠成形其名曰蚼即水母也
郎官鱠

江南人作翰名郎官翰言因張翰得名

蟬紗

泉女所織綃細薄如蟬翼名蟬紗

八蚕綿

八蚕作共一大繭

海鷗宋檣

越人水戰凌波赴敵則有海鷗舟名也又曰穿行魚流洛波不溺則有宋檣如宋不沈也

天竇炙

尾龍子一名天竇

蝦鬚

海蝦鬚有一丈可作拄杖者

荔枝奴

嶺南人謂龍眼為荔枝奴

類說卷之六 終

類說卷之七

唐寶記

八寶

水衡記

水名

名畫記

論古今畫　畫難易

山水樹石　畫病

榻畫　畫維摩詰

正經三史　寒具

雲漢北風圖　巴獸潭

王隊丹青　畫龍不點睛

董展二畫　韓幹師內廄馬

神情大俗　莊嚴寺

張藻松石　佗子頭

教坊記

月陂　失落

前頭人　雲部

搊彈家　軟舞健舞
打鼓　打毬墮馬
崖公蜆斗長人　筋斗
聲伎兒　四女善歌
賣假金賊　娘子眼破
左轉　蘊五奴
踏謠娘
盧山記
滏城　匡裕先生

碧虛上監　井浪
九天採訪　湧泉
神運殿　三笑圖
辟蛇行者　遊山虎
聰明泉　栗里
鸞溪　十三人學道
停霞寶峯　山帶
泉潮　胡神宮亭
子女覩祠　蘇如腐草

金門羽客
諸山記
武夷君
海棠記
百花譜　花木海外來
獻替記
命相絕是重事　李德雨
行中書　罷給食利文牒
不鎖櫃坊　判停衛送

東宮奏記
宣宗得人君法　金蓮花炬
將人臣比我得否　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從嫄頭耳　諛書奏狀
柳公權諛尊號　溫庭筠責詞
造京尹廨宅　諫幸華清宮
畢太原遺美女　科目記
金鑾密記
召入院試文　不草制

茂貞無禮　速與梁和

原化記

柏葉山人　松花酒

丹竈白兎　慳吝未除

寶母　螺婦

庚申日守三尸　夢朱泚

戴文死爲牛

搜神記

該義菜　赤虹

子母錢　金帶鉤

生子有神光　阿香推車

蟻穴　大山司命君

霹靂　長嘯呼風

登樓自焚　青狗

類說目錄卷之七

類說卷之七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唐寶記

八寶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賃若氏夫卒爲尼號曰眞如其行高潔天寶元年七月七日忽見五色雲墜地一囊中有五物眞如藏之祿山之亂流寓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眞如爲神人召往化城見天帝授以八寶俾獻于朝以消沴氣眞如乃并前五物皆獻之諸寶置之日中光氣連天肅宗被疾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爲太子今天賜寶於楚州天祚汝也宜謹保之代宗受賜改元寶應自是兵革少息海内小康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則上圓下方黄玉也其色如粟辟人間兵疫之氣二曰玉雞毛羽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亦白玉也其文粟粒自非彫

鏻之迹王者得之五穀皆稔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王者得之外國俱服五曰如意寶珠大如鷄卵置之室中明如滿月六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如朱櫻桃視之疑不可觸擊之至堅不可破七曰琅玕珠八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九曰皇后採桑鉤二枚其細如箸屈之如金十曰雲公石二枚形如斧膩如青玉

水衡記

水名

黃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六月名扳山水七月八月荻苗水荻花正開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氷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名畫記

論古今畫

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以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

畫難易

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朝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譎怪之狀

山水樹石

吳道玄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山

水之變始於道玄成於二李李將軍思訓子昭道中舍也樹石之狀妙於韋偃窮於張通又若王右丞之深重楊僕射之奇贍王宰之巧密劉商之取象

畫病

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冪䍦起自齊隋幞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

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常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辨詳今古之物商訂土風之宜指事會形可驗時代其或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故李嗣真評董展之地處平原缺江山之助迹參戎馬之簪裾之儀如鄭玄未辨柤梨蔡謨不識蟛蜞魏帝終刊典論隱君昧北藥之名吾之不知蓋闕如也精通南北之迹詳考古今之名然後可以議畫 黄初以其無火浣布著典論刻搨大學後外國獻火浣布遂刊棄典論 陶隱居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

搨畫

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迹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愷之有模搨妙法

畫維摩詰

徧觀衆畫惟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又首創維摩詰有清羸多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張效之後終不及

正經三史

凡人家藏蓄必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餘畫爲百家

寒具

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喫湯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 寒具今之饊餅以油麪行物也 以手捉畫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

雲漢北風圖

劉褒漢桓帝時人畫雲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寒

巴獸潭

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縣豕身人首狀貌醜

惡好出水邊石上張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
不出或云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獸果出平
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今號巴獸潭按二
齊記云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以足畫之風
俗通云公輸見水上蠡形亦以足畫之

王濛丹青

王濛丹青甚妙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
有美酒珍食精絹好筆皆娛我意何不去也

畫龍不點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
點之輒飛去人以為誕妄因請點之須叟雷
霆破壁二龍乘雲上天二龍不點睛者見在

董展二畫

董伯仁展子䖍皆隋人李嗣真云董有展之
車馬展無董之臺閣

韓幹師內廐馬

韓幹端居無事忽有詣門稱鬼使求馬幹畫
一疋焚之他日見鬼使乘馬來謝帝嘗問韓
畫馬何所師法對曰內廐馬皆臣之師

神情大俗

戴安道畫佛庾道安曰神情大俗蓋由卿世
情未盡耳

莊嚴寺

沙門盧稜伽吳道玄弟子嘗畫莊嚴寺三門
道玄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精
爽盡於此矣未幾果卒

張藻松石

有人收張藻畫松石障及贖之其妻已練為
衣惟得雙幅松石世以為名筆

佗子頭

唐三佗子　善山水世稱佗子頭道子脚

教坊記

月陂

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
沼俗號月陂形如偃月故也

失落

上偏私左廂故樓下戲右廂竿木多失落是
其隱語也

前頭人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給第宅賜亦異等初承恩者有十家繼進者給賜同十家數十家猶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得與母對無母則姊妹一人對

雲韶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宮人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且內人帶魚宮人則否

搊彈家

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教習琵琶五絃箜篌箏者謂之搊彈家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歌舞宜春院習一日便堪上場搊彈家彌月不成上親加策厲曰好

好作莫辱三郎舞至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也

軟舞健舞

回波樂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柘枝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

打鼓

呂元真打鼓頭上置水椀曲終而水不傾動衆推其能定頭項上在藩邸召之元真恃其能多不時至乃云須得黃紙黃紙謂勑也上銜之故流輩皆有爵命惟元真素身

打毬墮馬

上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絕移時不蘇黃幡綽奏曰大家如今年紀不爲小聖體又重不宜自勞何不著女婿等與諸人爲之如臣坐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旁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云樂上曰爾言大有理不復自爲也

崖公蜆斗長入

散樂呼天爲崖公以歡喜爲蜆斗以每日常
在天子左右爲長入
筋斗
上於天津橋南設帳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兒
筋斗絕倫乃衣以綵繒梳洗雜於內妓中上
頃緣長竿上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抱竿
番身而下樂人等皆捨所執宛轉於地大呼
萬歲百官拜慶中使宣旨云此技尤難近教
坊教成其實乃小兒也

聲伎兒
坊中謂太常樂人爲聲伎兒
四女善歌
任智方四女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
歛渾淪二姑子容止閑和意不在歌四兒發
聲遒潤如從容中來
賣假金賊
龐三娘善歌舞其舞頗腳重然特工裝束又
有年面多皺帖以輕紗雜用雲母和粉蜜塗
之遂若少容嘗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使者
造門既見呼爲惡婆問龐三娘子所在龐紿
之曰龐三是我外甥今暫不在明日來書奉
留之使者如言而至龐乃盛飾顧客不之識
也因曰昨日已參見娘子阿姨其變狀如此
故坊中呼爲賣假金賊
娘子眼破
有顏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臉深有異於衆能
料理之遂若橫波雖家人不覺也嘗因兒死

哀哭拭淚其婢見面驚曰娘子眼破也
左轉
魏二容色粗美歌舞甚拙嘗與同類宴集起
舞楊家生者笑視之須臾歌次架上鸚鵡初
移足右轉俄復左轉家生顧曰左轉也意指
鸚鵡實無他也魏以爲斥己輟歌極罵罷樂
人呼失律爲左轉
藕五奴
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謠娘有邀迓者頁

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
但多與我錢雖吃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
鬻妻者爲五奴自蘊始

踏謠娘

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郎中每
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隣里時人弄之丈
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
和之云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
之踏謠娘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鬬

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有婦人爲之

廬山記

溢城

青溢山有形如盆水城曰溢城浦曰溢浦

匡裕先生

姓匡名裕商周之際遯世隱居廬於此山

碧虛上監

董奉每治人病病愈即令種杏五株遂成林
奉後上升爲碧虛上監

井浪

灌嬰所開井極深邦人謂之浪井溢江有風
浪井水輒動

九天採訪

明皇夢神仙稱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
山作宮木材不求而足

湧泉

遠師欲作寺苦無水以杖刺地泉即湧出後
旱祈之有龍出

神運殿

遠公夢神告曰此池幽靜足以棲神忽於夜
半雷雨明旦素沙匝地良木聳然因名殿曰
神運

三笑圖

遠公與十八賢同修淨土于白蓮社送客過
溪虎輒聚鳴與陶元亮陸修靜談道不覺過
虎溪相與大笑故作三笑圖

辟蛇行者

遠公初來山多蛇虺行者善驅蛇蛇爲之盡
因號辟蛇行者葢山神也
遊山虎
山有一虎未嘗傷人時見行遊號遊山虎
聰明泉
殷仲堪與遠公談易林泉間歎其辨博遠公
曰君如此泉涌因號聰明泉
栗里
淵明所居栗里兩山有大石可坐千人

鸞溪
歸宗寺有翔鸞展翼之勢因名其溪曰鸞溪
十三人學道
秦亂有十三人棄官學道經此山内三武士
欲棲焉十人曰初志歸群玉洞府豈可中道
而輟一夕雷雨化成一溪中有磐石上有玉
簡天篆曰神化龍溪金簡標題真人指授玉
洞潛栖
停霞寳輦
陸脩靜市藥京邑文帝作停霞寳輦使徐湛
宣旨留之不可後帝有大和之事明帝强招
之作崇虚館通仙堂使之講道
山帶
香爐峯孤峭特起氣氤氲若香烟天將雨白
雲冠峯號山帶
泉潮
雞籠山下有澗水泉涌如潮晷刻不差
胡神宮亭
胡神能分風擘流

子女覩祠
吳郡太守張公直過子女覩祠好指女戲妃
像其夜夢納聘㧑而遽發中流船不行其家
驚曰豈愛一女令闔門受禍公直不忍妻以
兄女代之公直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復下
巳女水中將渡遥見二女於岸側一吏曰吾
廬山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皆無恙
祿如腐草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荅

曰祿如腐草益袁幾何

金門羽客

保太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

諸山記

武夷君

武夷山有神人號武夷君一日語人曰汝等以八月十日會于山頂是日村人畢集見綵縵屋宇器用甚設聞空中人聲不見其形令

男女分坐食酒肴須臾樂作曰張安陵撾引鼓如今杖鼓之狀趙元胡拍副鼓劉小金坎答鼓魯少重擺鼗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吹橫笛何鳳兒撫節板絃師董嬌娘彈坎侯即箜篌也謝英妃撫長离即大箏也呂荷香戛圓腹即琵琶也管師黃坎姑噪悲慄即觱篥也韓季吹洞簫米小娥韻居巢即大笙也金師羅妙容揮鐃鈸即銅鈸也郝幼仙擊鏁鉉即平底斯羅也但見樂器不見其人酒行命食或云蔍音虧即水苔也或云緗鯗即荇也或曰石𥑮䱉即小蟹也或云沙江鮓即鰕也或云何秖脯即乾魚也味皆甘美惟酒味差薄諸仙既去衆皆欣喜曰我等凡賤與神君同會幔亭因名其地爲同豪

海棠記

百花譜

唐相賈躭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

花木海外來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

沈名宦海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曰子骨可度世
不宜沈名宦海
獻替記
命相絕是重事
大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文宗欲拜德裕平
章事已進麻詔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
日辰非佳且宜麻二十八日放下宣布
李德雨
京師久旱德裕拜相即日大雨樞密使曰禁

中喜此雨呼相公名諱下一字曰李德雨
行中書
文宗惡朋黨指楊虞卿為 首貴李相宗閔
所引上令出知常州宗閔見上怒即順旨云
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為行中書每日聚
議所以臣不與好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
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
罷給食利文牒

兩省舊以江淮富人給文牒周行天下稱堂
厨食利人影占興販利入富室余判云萬錢
已厚常懷素飧百姓尚貧豈宜爭利既異拔
葵之義尤傷從衆之名將欲率人理當正本
給食利文牒並宜停罷
不鎖櫃坊
德裕拜相數日高品閤從約神賜含桃曰不
鎖櫃坊 予問所以云自相公入相京師細
娛良馬無價兩市不鎖櫃也

判停衙送
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衙
送予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
時何勞武備衙送宜停
東宮奏記
宣宗得人君法
上臨御天下得人君法每宰臣延英奏對左
右前後無一人立纔處分宸威不可仰視奏
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曰可以閑話也詢

閭里閒事語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以來
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厲之言每
日長憂卿等撓法度不得相見法度如此令
狐綯曰十年持政柄毎延英奏事雖嚴冬盛
寒亦汗流洽背

金蓮花炬

上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含春亭召對賜金
蓮花炬送歸學士院院中驚曰駕來矣

將人臣比我得否

上聽政之暇好作詩令學士屬和蕭寘手狀
謝曰此詩桂水日千里無以加也韋澳奏云
宋太子家令沈約詩蕭寘以席藻清新取方
沈約爾上不悦曰將人臣比我得否出爲浙
江觀察使

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上問建去京師近遠對
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幺建人郡極不惡卿
若廉潔奉公綏輯凋瘵無異長在我面前或
撓枉法度遠入亡聊卿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延陵悸慴上撫而遣之

從晦頭耳薄

一僧從晦道行高潔兼以文章應制上毎擇
劇韻令賦詩晦供奉積年望紫方袍上曰朕
不惜一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

誤書奏狀

度支奏狀言漬污疋段誤書渭污上一覽異
之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
中書復入上大怒勘添改章表者罰有差

栁公權誤尊號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節含元殿受朝太
子少師盧鈞年八十聲容舒緩舉朝服之至
十二年元日受賀太子少師栁公權年亦八
十復爲百官首殿廷遼遠力已綿憊稱賀之
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
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
仕舊典也公權不遵典禮老而受辱

温庭筠責詞

勑鄉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負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詞也庭筠詞賦冠時連舉進士不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贈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上明主也庭筠反以才廢制中引騷人長沙事議者非之

造京尹廨宅

故事京兆在私第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鄲為尹因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尹廨宅

諫幸華清宮

上將幸華清宮兩省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祖宗舊宮聖祖　真容在朝容闕朕未嘗瞻拜今排比不勞州縣卿論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召兩省官諭俄諫章再入上曰諫官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闕此語為不決華清之幸矣卿宜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畢太原遺美女

畢諴本估客子上許用為相為令狐綯所忌連移三鎮諴思有以結綯遺之美女綯心動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原於吾無分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不內諴乃貨于醫官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進于上上大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以進致上瘠疾懿

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

科目記

上尤重科名鄭顥知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令後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詩賦題進入令有司接續編次

金鑾密記

召入院試文

昭宗召渥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

冐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積玉窮經有愧 於囊螢遭遇淸時涵濡膏澤峩冠振珮已蒙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辱金門之召擎鉢謝徒纂組非工撫己循崖以榮爲懼

不草制

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

使使中人也語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諭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敢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

茂貞無禮

昭宗宴侍臣捕池魚以爲餞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又以巨盃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舉盃叩帝頤頷坐上皆憤其無禮

速與梁和

汴令列十餘栅圍岐城掘蜒蜒濠攻城城中大窘燒人屍煑人肉而食茂貞不肯與梁和帝諭曰公忠良未退城內窘急十六宅諸王日奏三兩人下世皆凍 餓所致在內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竭矣願速與梁和

原化記

柏葉山人

田鶯入華山見黃冠師指柏葉曰此長生藥也教以服食之法後得道朝上清登仙呼爲柏葉山人

松花酒

有老人雪中訪崔希眞希眞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澁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

丹竈白兎

王卿爲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而窺一白兎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化爲鶴飛去

須臾擒兎來復投竈中

慳吝未除

賀知章謁賣藥王老問黄白之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見珠即令易餅共食知章正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

寶母

魏生者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曰此寶母也每月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以集寶珠

螺婦

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荊溪忽有大螺已而化爲女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虐堪令曰要蝦蟆毛鬼臂二物不獲置罪堪語螺婦即致之令乃謬語曰更要蝸斗堪又語螺婦婦曰此獸也須臾牽至如犬而食火糞復爲火令與火試之忽遺糞燒縣宇令死焉

庚申日守三尸

劉無名常令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黄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黄光數尺不得近君非雄黄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里籍落名晋華定籙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黄芽爲佐

夢朱泚

建中年京西市人夢至官府有貴人紫衣據案左右執案簿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鎖項

露首鞠躬如有分訴哀情之狀貴人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訴當無益泚訴不已貴人怒曰何不知天命令開東廊一院門内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貴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貴此人覩之李尚韋駱之輩也又叱泚入西廊一院此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曰七月奉天如此其後果驗

戴文死爲牛

貞元中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

舉債必收利數倍有隣人文利剝刻至多數年文病死隣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成字曰戴文須呼戴文則牛應聲而至數年方死

搜神記

設義漿

陽雍伯常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卽可乃於種處得璧遂娶之

赤虹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旣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從天而下化爲黄玉刻文孔子跪而授之

子母錢

青蚨似蟬而稍大生子草間如蚕取其子母卽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還無巳

金帶鉤

長安民張氏有鳩飛入懐化爲金帶鉤子孫富盛

生子有神光

應嫗者生子而有神光照社四子皆以才名顯

阿香推車

有人日暮途次寄宿道旁草舍惟一女子居之夜半門外有小兒呼曰阿香官與汝推車女子乃去迨曉雷雨大作視其舍乃一塚耳

蟻穴

盧汾夢入蟻穴見堂扁題曰審雨堂

太山司命君

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有吏將詣太山司命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少女獨行文合問

其姓字曰某三河人也父見爲易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是以停留依憑賢者文合曰悦子之心願交歡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以正潔爲德文合反復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殯既蘇欲驗其事遂至易陽謁令曰君女寧卒而却蘇也具說女子資質服色言語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令大驚嘆以女配文合

霹靂

揚道和夏於田值雷雨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長嘯呼風

趙炳以舟人乞渡不獲乃坐長嘯呼風而濟

登樓自焚

張與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與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復涖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果爲武威太守商州兵圍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青狗御者爲怪

臧仲英家炊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盡焚而篋如故女孫年四歲失之求不知處三日乃於圃中糞下啼似此非一許季山卜之曰家有青狗內中御者名益喜與其爲之誠欲絕之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遂絕

類說卷之七 終

類說目錄卷之八

述異記

盤古氏　鬼母
龜曆　走山泣石
堯時十瑞　堯碑禹碣
斑竹　相思木
懶婦魚　龍綃宮
女珊瑚　應龍
玄鹿　靈龜

封邵化虎　梟獍
金鷄玉犬　金蠶玉燕
吳王春宵宮　射堂
孝竹頌　橘籍
白蓮斑竹　脂粉塘
磨鏡石　却塵犀
玄鶴中箭　玉女擣練砧
神人驅石　五色蛾
妬女泉　爛柯

螺亭　七尺棗三尺梨
黃鶴樓　白衣素女
秦獄地　活人草
龍肝瓜
慈竹　獬豸
猿玃　龜生毛
天雨金等物　麥化飛蛾
木際日步　水木之精
離合風　蝹如猪羊

三十六洞天　鮫室
神鉦　天雞
香尉　水精宮
金李　辟寒香
積水　迷穀
懶婦草　鷲精香
素萱　仙人杏
靈楓　鸞歌鳳舞
蛟妾

廣異記

掘太歲地　　囚父報德

猿狗為怪　　富貴正由蒼蒼

銀坑龜　　芝圖

仙洞樗蒲　　金羊玉馬

王敬守門　　摩頂松

詩旌陽斬蛟劍　　玉英粉

蟹鰲　　老人吹笛

神降詩　　道居剪舌

山魈一足　　教愛寺僧

集異記

孤鶴中箭　　平等閣

盜發蕭王墓　　白龍

集翠裘　　王維登第

伶效誦詩　　張鎰拜相

山魈報寃　　狄公妙針

王積薪聞婦姑圍棋。

錄異記

文昌入相劉禹錫方轉本曹

玄元像　　沙蝨

蠱毒　　青猪驚獸

漢江魚

卓異記

誅三賊同月日　　元振二貌存

三世為相　　三拜中書

起家三年拜相　　舍人拜侍郎

乘異記

天水碧　　道士唱感庭秋詞

陶穀換眼　　李昱為師子國王

秦婦罰為牝羊　　桐葉題詩

龍有雌雄　　化鶴丹

秘閣壁詩　　蠶飛

王生不食

類說目錄卷之八　終

類說卷之八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遁秀訂正

述異記

盤古氏

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死也頭爲五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一云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一云泣爲江河氣爲風雷喜晴怒陰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産千鬼朝産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龜曆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背上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令錄之號龜曆

走山泣石

桀時泰山走石泣周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堯時十瑞

堯時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庭神龍見沼曆草生階禽五色烏化白神禾生箑莆生厨景星耀天甘露降地是爲十瑞

堯碑禹碣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述帝功德

斑竹

舜南巡葬於蒼梧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淚下

沾竹竹悉爲之斑

相思木

魏苦秦之難民從征不返妻思而卒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號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似石竹一名斷腸草

懶婦魚

淮南有懶婦魚昔楊氏婦爲姑溺死化魚其膏可燃燈燭照鳴琴博奕則有光照紡績則不明

龍綃宮

南海有龍綃宮泉客織綃之處

女珊瑚

光武時南海貢珊瑚婦人帝植於殿前號女珊瑚靈帝時樹死漢將亡之兆也

應龍

水虺五百年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又五百年爲應龍

玄鹿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玄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之骨皆黑色仙者云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靈龜

靈龜二千年生毛壽五千年曰神龜萬年曰靈龜　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封邵化虎

漢宣城守封邵化爲虎食郡民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梟獍

梟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金鷄玉犬

清陽山有麻姑登仙處山上有金鷄鳴玉犬吠

金蠶玉燕

闔閭夫人墓中金蠶玉燕各千餘隻

吳王春宵宮

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爲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楸梧成林古樂府云梧宮楸吳王愁是也

射堂

吳王射堂柱礎皆如伏龜袁宏宮賦云海龜之礎是也

孝竹頌

漢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孝竹

羣臣獻孝竹頌

橘籍

越多橘柚歲多橘稅謂之橙橘戶亦曰橘籍又有王氏橘園胡氏梅山賀氏杏丘

白蓮斑竹

吳中有陸家白蓮顧家斑竹趙有韓氏之酸棗

脂粉塘

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

粉塘

鏡石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此今有磨鏡石石上不生蔓草

却塵犀

却塵犀海獸也其角辟塵

玄鶴中箭

噲參養母至孝有玄鶴中箭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雌雄雙至夜銜明月珠爲謝

玉女擣練砧

瑯琊郡山有方石神女於此擣衣號玉女擣練砧

神人驅石

始皇作石橋海上欲觀日出有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

五色蛾

園客濟陰人種五色香草十餘年服食其實常有五色蛾集草上至蚕時有一女來助養

蚕得繭一百二十枚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方盡女與客俱成仙去

妬女泉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數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含之不覺飢視斧柯爛盡旣歸無復時人

螺亭

南康有女拾螺爲業夜宿亭上聞風雷聲見衆螺張口而至亂噉其肉明日唯有骨在焉故號其亭曰螺亭

七尺棗三尺梨

北方有七尺棗南方有三尺梨人或見而食之卽爲地仙

爲鶴樓

玄

荀瓌游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而

來乃駕鶴之客也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渺然而滅

白衣素女

晉安書生謝端海岸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衣素女天帝矜君能正令爲君婦端以爲妖訶之女歎息升空駕雲而去

秦獄地

甘泉道中有虫頭目口齒悉具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積憂者得酒而解取虫置酒中立消

活人草

漢光武時月支國獻活人草人死以草覆面則活

龍肝瓜

長一丈生於氷谷

慈竹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獬豸

一角羊也性知人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猨玃

猨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蒸千年生胡髯

龜生毛

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兎生角兵甲將興之兆天雨金等物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王
莽宮中雨五銖錢至地爲龜漢翁仲孺家貧
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宮中雨黃金黑
錫呂后時雨粟宣帝時江南饑饉雨穀三日
秦魏地雨穀二千頃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
下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魏時
鄴中雨五色石河內雨棗河間王子元家雨
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自言家在河東爲
風所飄至周秦間河南雨粟酸棗縣是也

麥化飛蛾

晉永嘉中梁州雨下日麥盡化爲飛蛾又荆
州久雨粟化爲蟲中郎王羲奏曰蛾麥與蟲
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水木之精

漢武未央宮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僂步至
帝前叩頭不言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
駭懼東方朔曰水木之精也陛下大興宮室
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而後視陛下脚
足者願宮室足於此不更造帝乃息役後帝
幸瓠子河聞水底絃歌聲前梁上翁夌波而
出帝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以前歸
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
奏樂獻洞穴赤蚌明珠

離合風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荒立
秋日遊於風穴風來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
搖落謂之離合風

蝹如豬羊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狀如豬羊穆公
逢二童子曰此名蝹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
栢葉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上以防其
害也

三十六洞天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出九微志
未行於世

鮫室
南海中有鮫人室居水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神鉦
洞庭山有石樓樓下兩石叩之其聲響如鉦因號神鉦
天雞
桃都山有桃樹樹上有天雞雞鳴則人間鷄鳴

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香尉
水精宮
闔閭造水精宮
金李
杜陵有金李中山有縹李其大如拳一李二色
辟寒香
漢武外國貢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人必減衣
績水
灉渙二水其波文皆五色名文章水曰績水
迷穀
有穀如楮實佩之令人不饑號迷穀
懶婦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睡一名醉草又曰懶婦草

驚精香
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玉釜中煮汁名驚精香死屍聞氣即活
紫萱
萱草一名療愁花一名紫萱又曰忘憂草
仙人杏
天台山有杏花六出而玉色號仙人杏
靈楓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曰靈楓

鸞歌鳳舞

南海有軒轅丘鸞歌鳳舞天帝樂也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俄復爲女子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廣異記

掘太歲地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後又掘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百送於河其夜

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明失所在

囚父報德

乾元中張守一爲太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挑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能爲我致否鬼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猿狗爲怪

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方爨見老猿爲看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愍我無人爲

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飢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得傷之絕無怪

富貴正由蒼蒼

魏元忠微時謁張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乃大怒曰僕千里裹糧而來非徒留

也必謂有以見教乃金口木舌以相遇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公事因拂衣而去景藏遽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後富貴極人臣卒如其言

銀坑龜

劉彦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舉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坑所放之後刺史亡彦回爲房州司士之官爲山

水泛溢平地盡淹沒一家惶懼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彦回夢龜云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芝圃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山洞樗蒲

有人乘馬山行見洞中二老樗蒲乃以鞭柱地而觀俄忽鞭爛而鞍朽

金羊玉馬

有積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玉馬高二尺許

王弼守門

辰州有人射猪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射猪對以傷禾翁即呼一童子責之何不謹門令猪出射者問何人童子曰此河上翁帝使爲諸仙講易我即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摩頂松

玄奘往西域見一松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東回俾吾弟子輩知之既去松枝年年西指一年忽東回弟子曰教主歸矣已而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許旌陽斬蛟劍

武勝之於江灘見雷公逐一黃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得一銅劍有文云許旌陽斬蛟第二劍

玉英粉

有道士持湯餅語人曰此玉英粉食之七夕日羽化

蟹螯

有海賈忽見兩山相向出於波間數丈巳忽不見舟人云此蟹螯也

老人吹笛

呂君卿月夜泊舟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並有老人持一笛大如合拱示呂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出一笛如世所用也曰此洞府仙樂也又一小者如筆管曰此人間笛也遂吹其小者一兩聲波濤洶湧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笛朗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神降詩

有神降於鄭絳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道君剪舌

夔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忽夢老君剪其舌旣覺語遂正

山魈一足

山魈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叩人門雄求金錯雌求脂粉

敬愛寺僧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道士葉靜能奏天曹令取敬愛寺僧爲子鬼誤至聖善寺大德房大德云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爲貴人作子當是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取後一年岐王生子自幼來敬愛寺禮拜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鴿迨盡耳

集異錄　　唐薛用弱

孤鶴中箭

明皇獵沙苑雲間有孤鶴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明月觀青城道

士徐佐卿一日忽自外至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仍記月日明皇幸蜀至此觀眎異之佐卿所題乃沙苑從敗之日也蓋孤鶴中箭耳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於晉陽鑄鐵像高七十尺二十年物力乃辦啓爐之日其像無成澄空復堅前約後二十年瀉像又無成呼天哀

哀叩頭請罪又二十年功力復集大會道遐澄空登爐巔百尺曰吾少願鑄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吾亦捨命像或圓滿後五十年當建重閣俄金液注射澄空投身而入開爐鐵像端妙自是并州人思起閣覆之工用甚大開元初李暠充天平節度使施錢七萬緡而重閣成今平等閣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暠正五十年得非澄空後身歟

盜發蕭汪墓

蕭穎士濟瓜洲中有二少年曰此人甚肖鄱陽忠烈王穎士云是曾孫二人曰吾識而祖久矣匆遽負擔而去明年止盱眙邑長之累有吏擒獲發塚墓賊五六人江中二少年在焉穎士曰二人非仙則神具述曩事邑長窮之伏云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儼臥如生與穎士無異我豈有他術哉嘗聞人之紹續三五世必有一人肖其祖先斯豈驗歟

白龍

元和中韋宥出牧溫州江岸刺舟以行淺沙亂流蘆枝有新絲箏絃宥拔蘆伸絃其長倍尋應手復結宥付箏伎旣而蜿蜒舒展少選蠕蠕■搖動雙眸瞭然宥駭曰得非龍乎焚香致敬投於江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有白龍長百餘丈拏攫升天良久乃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

傑入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絁袍爲對則天曰此裘價逾千金梁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拜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王維登第

王維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岐王重之維將應舉有張九皐出入九公主門爲牒京兆試官

令作解頭岐王謂維曰子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可度一曲同詣主第諸伶族進維立前行獨奏新聲主曰此曲何名曰鬱輪袍因出詩卷主曰皆我素誦習謂是古人佳作乃子爲之乎令更衣升坐右主曰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巳承貴主論託九皐主曰本爲他人所託乃爲維召試官傳諭維遂一舉登第

伶伎誦詩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共詣旗亭小飲有梨園伶官聚燕四妓繼至皆名部也昌齡等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所唱詩多者則優一伶唱昌齡二絕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謳高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

樂人所唱皆下俚之詞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牀下須臾佳妓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諸伶不喻其故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就筵三子從之酣醉終日

張鎰拜相

代宗面許張鎰宰相忽夢日往調拜相鎰思

中外初無此人外甥李通禮曰任調是反語
饒甜饒甜無如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郎
舅名氏俄報白麻下公果拜平章事珍提鎮貴張與資侍李出

山魈報寃

蕭山令韋知微縣多山魈前後官吏事之如
神知微焚毁殆盡忽有蕭造來謁曰峽州得
猴雛可玩乃出小合有猴如栗大俄化爲虎
闔門皆啗無孑遺

狄公妙針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
關路旁大榜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有富室
兒鼻端生贅如拳石綴鼻根蒂如筋痛楚危
亟公爲腦後下針疣贅應手而落其父母輦
千縑奉焉公不顧而去

王積薪聞婦姑圍棋

翰林棋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
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聞姑
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汝同圍棋可乎婦
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婦曰起東五南九
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
西八南九置子矣姑曰西九南十置子矣夜
及四更其下止三十六姑曰子已北矣吾止
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姥姥顧婦曰是子可
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應拒防救
之法甚畧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
行至數步回顧已失向之室廬自是其伎絶
倫竭心較九枰之勢終不能得因名鄧艾開
蜀勢 史遺亦載

錄異記

文昌入相禹錫方轉本曹

段文昌負才傲俗江陵街有大第門枕流渠
公乘醉曰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
皆笑其狂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又嘗佐韋
皋爲成都巡官忽失意使攝靈池尉奔迫去
縣六七里已昏黑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
更呼曰太尉來及郡門炬滅劉禹錫先爲禮

部員外有日者曰員外遷轉終遠十年後段
公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自是禹錫連授外官
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玄元像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峰之西因號太白山
其精化為白石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
於長安夢神人曰太白玉石可琢為像上遣
使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二丈許為二真
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以

來

沙虱

潭袁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鱗中虱也細不可
見夏月蛇為虱所苦倒身江灘急溜處木刷
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如針孔
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術士禁之
剜去少肉即愈不然三兩日即死矣

蠱毒

水弩之虫狀如蜣蜋黑色八足尾長數寸即
弩也自四月一日上弩八月卸之見人影則
射中影之處身有瘡腫與沙虱之毒同矣速
須禁氣剜去毒肉復有蠱毒凡入蠱毒家預
告主人曰汝家有蠱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
則毒不行矣

青猪驚獸

黃萬祐修道黔南蜀王建迎入宮問其年齒
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
之年時被請出耳後烏兔交馳花開花落不

記甲子後堅辭歸山既去於所居題曰莫教
牵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驚獸不欲兩
頭黃色即其年天下哭至乙亥年宮　内延
火發藏並煨燼乃知太歲乙亥為青猪焚爇
之期後歲在戊寅土而建殂寅為驚獸干與
納音俱是土是以言兩頭黃

漢江魚

唐桓君旅於漢江勒要潭得魚長數尺有字
云三度過海二度上漢行至勒潭命屬於桓

君

卓異記　　檀溪李翱述唐人

誅三賊同月日

憲宗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

誅三賊同月同日

元振二親存

李邕撰郭元振行狀云自唐宰相二親存者唯元振一人

三世為相

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嗣為宰相

三拜中書

張說三拜中書始終無玷自古未有

起家三年拜相

張鎬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試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三年秉政自古未有

舍人拜侍郎

張說子鈞孫淑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乘異記

天水碧

李後主末年宮人競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澄而染之號天水碧

道士唱感庭秋詞

蜀有狂道士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安泊朝夕飲醉謳歌感庭秋詞一夕燈燭熒煌列席甚盛道士正坐二青衣童侍立光庭窺

戶曰識度凡淺不料上仙降監匍匐門下冀拜光靈道士曰何辱先生數學如此乃令二童收拾筵具揖揲之隨手而小如符子狀又將二童合為一木偶可寸許悉納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已無見矣但四壁焉

陶穀換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二彈丸納

眼中既覺眼色已浮碧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貴氣奈一雙鬼眼何必不至大位

李昱爲師子國王

賈黃中守金陵恍惚有人展刺云前國王李昱祇謁既見乃清瘦道士也賈知其意乃曰太師安得及此李曰某幼擇釋氏未至通達誤有所見今爲師子國王適思鍾山故來相見懷中取詩授賈忽然不見詩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未閑風濤千萬里無復見鍾山載閱之隨手灰滅

秦婦罰爲牝羊

劉道芳爲蓬溪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裳婦人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壻市一妾性剛不相下遂爲見鞭撻而死其妾訴於陰府追攝見已償命餘業罰爲牝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員外經過將烹爲饌念爲羊固甘忍死腹中有羔就烹其業轉甚俟娩就死無恨道芳戒主人出致意云私忌不茹葷血切勿烹宰遲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烹羊道芳嘆訝告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内其羔於腹中瘞之

桐葉題詩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濵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像甚美乃於桐葉題詩投帳中曰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舍有美女士傑遂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爲傳

風水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坐於廟門之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龍有雄雌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雄雌其狀不同雄者角峭浪凹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熚熚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鬣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聳然曰何以知之其人曰身乃龍也化爲雙龍飛去

化鶴丹

許遨有幻術每爲人燒丹必厚取以市藥造爐俾其人自守之每燒以四十九日成將成必有犬逐猫觸其爐破有雙鶴飛去每每如此人呼化鶴丹

秘閣壁詩

淳化中秘閣上高壁有詩一聯云凉風迭炎去庭樹葉齊落後月餘宋炎葉齊齊直舒俱以事出

蚕飛

端拱中常潤民蚕大眠起後一旦有虫如蝗翳日而飛過江北去有力不及而墮者乃蚕也是年通泰民家蚕有獲數十倍者後吳中大饑民死大半

王生不食

張生京城賤功也有王山人者往來洽熟知不食烟火已五十年張求之王以二物餔三貼併服二日初一日覺甚饑愼勿思食二日猶饑不可念食三日後即永不食矣生服之果應數年後忽見王生氣息羸弱生哀之曰吾兄絕食之久何有此病王曰樂壽因循不曾解之故也君他日藥自發亦當如是生欲藥無發王曰歸食葵菜服巴豆腹中之藥後可無患生歸服之下泄數日其臭皆香後下黃脂一塊光瑩中有小孔可容釵股乃通氣上下往來之所凡下三塊即曩日所餔二物也後忽逢王君顏采如舊生喜問之云是前藥之功郎不解亦不至害人生大追悔乃悟王生見試也

類說卷之八 終

類說目錄卷之九

仇池筆記上

論文選　三殤
日月蝕　中宮大乙
八陣圖詩　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磨蝎爲身宮
治目治齒　老子解
三毫詩　萬花會
弄御孫　治大風方
酒名　論詩
禁同省往來　劉原父語
溪洞畫李西中像　韓玉汝李金吾
舒公封荊公　以意改書
書秋雨詩　杜子美詩
子美詩外有事在
孟郊詩　白樂天詩
成相　擬作
畜多食損智　石墨

桃笙　池魚
耳臼於面　如夢詞
論物理　木蠹
小兒吸蟾蜍氣　奴爲祟
附書　晉人書
隱者　古鏡
剖桃核得雄黃　砑光帽
戴松鬪牛　鵝有二能
戒殺　論醫
黎椽子　服井花水
費孝先掛影　看茶啜墨
正獻公焚聖語　賈婆婆
世有顯人　論柳宗元
論金土同價　青苗錢
巫蠱　字謎
論墨　佛菩薩語
李赤詩　論茶
曾直詩文　論漆

二紅飯　大禹周公

類說目錄卷之九

類說卷之九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仇池筆記

論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爲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僞今日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强解事也

三殤

李善註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眞俚儒荒陋者也詠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無道戮及幼稚而註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爲殤此類甚謬

日月蝕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中宮太乙

杜子美詩曰自平中宮呂太乙世不曉其義而妄者以爲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太乙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乙下文有海南收珠之句是書不廣輕改文

字鮮不爲笑

八陣圖詩

子嘗夢杜子美云世人誤會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滅吳非也我意以爲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

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予少時書室前竹栢雜花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僕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雛可俯而窺也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酒聽唱陽關第四

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磨蝎爲身宮

韓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子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毀殆同病也

治目治齒

張文潛曰病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

病當治之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

老子解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三豪詩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

豪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蟲皆此類語永叔不詭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其便作杜默矣

萬花會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京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困諸邑吏緣爲奸予首罷之萬花本洛師故事亦爲民害錢惟演作留守始置驛貢洛花有識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弄猢猻

陳敦云猢猻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視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猢猻不知人爲猢猻所弄此言頗有理

治大風方

王游元龍云孫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

施人一日夢人云天使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子飛不察爲鬼所脇予則不然若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今當常以施人

酒名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

郢之富春烏程之若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論詩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實體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蘊子美有長文書云隔籬歌巳後對光貌獮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曾子固編李太白集有贈懷素草書

歌及笑巳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畢陋子固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惜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惟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執政患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白樂天詩有西省北院新建小亭種竹開窻東騎省李常侍隔窻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劉原父語

劉原父嘗酒酣云陳季弼告陳元龍　曰遠近之論謂明府奚而自驕元龍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何

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原父之雅趣也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毎語强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溪洞畫李師中像

郭祥正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見洞主蘊甘家有畫像事之甚嚴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師中誠之也嘗爲提刑

權桂府爾夷獠乃爾畏信之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爲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曰何怕李金吾

舒公封荆公

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云宰相不學之過也

以意改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使古書日就訛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烟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如也

書秋雨詩

杞人馬正卿書子美秋雨嘆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不出至今白首固窮守節

杜子美詩

余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下垂胡側立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乃知鄧公驄馬肉騣碨礧連錢不當作肉駿悲陳陶云四方義士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

未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戰遂大敗故後篇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謂陳玄禮也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長懷之侯君集云躡蹬至此至忠亦躡蹬者邪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後出塞詩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躍馬三十年

恐負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問道歸故里但荒村惡名幸脫免到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不出姓名可恨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子美詩外有事在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孟郊詩

歐永叔云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樂天詩

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為幸亡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成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篇則成相者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舂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　亦恐由此

得名

擬作

劉子玄辯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蓋齊梁文士擬作予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擬作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　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范曄荒淺遂載之

本傳

薑多食損智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謬嘗與劉貢父食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咲久之乃悟其戲也貢父雖戲言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瓮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宮中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沈存中師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耶

桃笙

椰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因閱方言晉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

池魚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磚砌四圍皆屋凡二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鼈守則為蛟龍所取予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或然耳

耳白於面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着齒余不敢問公如何也

如夢詞

泗州雍熙塔下余戲作如夢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授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本為人間一切此本

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改爲如夢令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云

論物理

舒州豎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花開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草木花皆五出惟梔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木蠹

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嘗攷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

小兒吸蟾蜍氣

富順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塚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視之塚中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徒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未嘗慚悔醉中縛一奴使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見普亦愈

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意有奇鬼能如是耶昔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已而病且死以告其他既而不死聞空中聲宛其夫也曰吾已死爾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爲鬼

晉人書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近千軸皆在秘府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懷竊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刼奪金玉軸而棄其書余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琨王衍等皆奇爽甫獨超然若群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隱者楊朴

眞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卿臨行有人作詩否朴對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切莫猖狂愛咏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

石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淸而明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菽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剖桃核得雄黃

岐亭王翊夢水邊見一人爲人毆傷已死見翊而號救之得免明日水邊見一鹿爲獵者所得已中幾殪翊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暫捨翊所居茂林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取而食之棄其核翊大驚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世不復殺生

研光帽

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咏梅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盡花皆落去

戴松鬬牛

有藏戴松鬬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一牧童曰鬬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

晝鬬而尾掉何也黃筌畫飛鴈頸足皆展者
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
驗之信然

鵝有二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余自湖上夜歸屠者
之門百鵝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鵝能警
盜亦能却蛇其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
遠去所有二能而不能免死也又有祈雨之
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

戒殺

水族痴騃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
善怕惡李公擇云雖有雌而卵者抱之雖能
破殼而出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也余
曰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虱初如塗粉竹葉
上久乃能動百十爲曹無非佛子梁武水陸
畫像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魚等形罔
罔然於空中乃是佛子流浪隨劣之極至於
濕生如竹虱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
間耳而謂水族雖卵可殺乎但起一殺念地
獄已具不必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

論醫脉之難明

古今所病甚虛有盛候　大實有羸狀疑似
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
全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
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爲失
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因
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
藥不効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

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
所在然後診之虛實冷暖主定于中脉之疑
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
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黎稼子

故人黎醇字希聲治春秋歐公喜之爲人質
木遲緩劉貢父戲爲黎稼子黎以謂指其德
不知果木實有是也一日聯騎出閙中有喝

是果驚者大笑幾落馬

服井花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狀茶煮藥皆美而有益其次井泉甘冷者乾以九二坤以六二爲坎天一爲水人能服井花水甘熱與石流黃鍾乳等非其人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又分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

費孝先卦影

至和元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床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某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有數子何償焉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範圍卦影後數年孝先名聞天下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

看茶啜墨

眞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蘊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看茶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正獻公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曰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依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

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明白奏審不當遽焚其書也

賈婆婆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臺諫近日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

世有顯人

李士衡之父豪恣不法誅死士衡進用王然

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敝因

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李士衡

父誅死而振爲贈言曰世有顯人上頟之士

衡以故不大用

論柳宗元

敢爲妄誕居之不疑呂温爲道州衡州及去二

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求者必呱呱

然雖子産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

恭亦賢豪絶人者又云恭妻裴延陵女也孰

有士君子肯爲延陵壻乎宗元與伾文交荅

亦不羞於延陵者也

論金土同價

齊高帝云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

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

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孟子亦自忘此言爲

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不可賤如土猶土不可

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

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

徧四海也

青苗錢

僑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有唐村老人曰允

從者問子雲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

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

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故爲是法

以均之允從曰貧富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

不能齊也民有貧富猶器有厚薄也子欲磨

其厚以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此

負薪能談王道者耶

巫蠱

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

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

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

巫蠱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字謎

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
井字又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
雙宿云是小字又頭如刀尾如鈎中間横四
角六在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龜字也

論墨

近人論墨不取其光光而不黑是爲棄墨黑
而不光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要使其光青
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

佛菩薩語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其所集王荆公華嚴余
曰華嚴有十八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公謂我
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曰余於藏經
中佛語取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雜佛中
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荆
公亦不能也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至美使
人往致之使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
知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
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敗耳屠者賣肉娼
者歌唱或因以悟子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
皆說無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
中語乎保國曰唯

李赤詩

姑孰堂下咏恠其語不類太白王平甫云此
李赤詩也赤自比李白故名赤後爲厠鬼所
惑死今觀其詩止於此以大白自比其心疾
已久矣豈厠鬼之罪耶

論茶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
一法每食已以濃茶漱口煩膩皆出旣令脾
胃不知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刺而齒
性便若緣此堅密率皆用中下茶在上者亦
不常有數日一啜不爲害也此大有理

魯直詩文

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搖柱格韻高絕盤飧
盡廢然不可多食　則發風動氣

論漆

漆畏蟹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急以蟹食之乃蘇墨入漆書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爾即堅頑不可用也

二紅飯

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故夜課奴婢舂以爲飯嚼之嘖嘖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然日中腹飢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

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

大禹周公

東坡將別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耳

類說卷之九　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

仇池筆記下

論設醴　服松脂
孔北海　梁賈
雞唱　王晉卿墨
徐仲車二反　論漢武帝
硬黃臨二王書　曾直詩
寶應民　佛受戒乎究
君謨書　張子野詩

林檎詩　鳳味研
李十八草書　楊凝式書
杜甫詩　與曇秀唱和
文與可詩　論董秦
樂天燒丹　盤游飯骨董羹
參寥詩　煑豬頭頌
錢草詩　採艾
治內障眼　潘谷墨
雪堂義尊　顏魯公臨逸少字

歐公書　荊公書
眞人之心　搬運法
勤修善果　衆狗不悅
三老人問年　夢韓魏公
眞一酒　法報化三身
蒸豚詩　儋耳地獄
五穀耗地氣　梅詢非君子
吳育不相　時無英雄豎子成名
承洛之役　二李優劣

太尉足香　西征途中詩
招高麗　易書論語說
太極眞人　論金鹽
放生池碑　三駿馬
誦金剛經　神清洞
論杜甫杜鵑詩　轑釜
論淳于髡　竹雄雌
禁不殺生　廣利王召
類說目錄卷之十

類說卷之十

宋温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駿　㭊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仇池筆記

論設醴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王戊即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雜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卒坐綰臧事病免穆生

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眷戀於既然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絕者未必然也

服松脂

松脂以鎮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中沸湯煑之浮水面者依筐掠取投新水久煑不出者棄不用入白茯苓末杵羅爲末每日取三錢匕著口中用少熱水漱仍如常法揩齒更啜少許熟水熱之仍漱齒牢牙駐顏烏髭也

孔北海

子057-448

王鞏云張安道說蘇子瞻比孔北海諸葛孔明曰孔明吾豈敢望北海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惷也夫孔明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輕重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惷哉

梁賈

梁氏有賈于南者七年而返茹啖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然風氣如在其左右倦遊以歸且謂得道徜徉舊都莫己若也入其家登其堂覗其妻返驚以走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唾而不顧曰若何足以當我竟逐其妻賈歸三年鄉人怪其行不與為婚及土地風氣漸變其毛髮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日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賈薄於義多矣富易交不常其所守名教之罪人乃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戰利害之場相靡是非之境往往忠臣為敵國孝子為降虜前後紛紛何獨梁賈也耶

雞唱

兒黃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耳與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應劭曰今雞歌晉大康地道記曰後漢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顏師古不攷古本妄破此說今予所聞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王晉卿墨

王晉卿遺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瑫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徐仲車一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

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論漢武帝

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踞厠見之政其宜也

硬黄臨二王書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葢一二數唐人薛褚之流硬黄臨倣亦足爲貴

魯直詩

讀黄魯直詩如見李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

賓應民

秦大虚言賓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將赴水主人急持之客曰有婦人以詩召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

佛受戒平寃

李如損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寃對日日笞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遣寃者李因蔬食不嫁

君謨書

僕嘗論蔡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勁險而中實無有此眞可謂弱者以李主爲勁則宜以君謨爲弱

張子野詩

筆老妙歌詞乃餘波爾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橫來鬪草聲和我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入神氣但知有周昉士女可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林檎詩

予過幼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

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殊有思致者又詩云
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晚村此亦可
人

鳳咮研

僕好用鳳咮石研論者多異同蓋少得真者
黯淡灘石亂之耳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
佳或云惟堪作骰盆蓋未見佳者

李十八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
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
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曰可作
秦吉了矣

楊凝式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泥字畫從之而楊凝式書
筆跡雄強往往與顏行相上下今世多稱李
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
俗殆是浪得名惟蔡君謨詩書姿格既高而
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杜甫詩

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甚村陋也世人雷
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與曇秀唱和

余在廣陵送客山光寺曇秀作詩云扁舟乘
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
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鬧裏清遊借隙
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
南風草木香

文與可詩

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公云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爾

論董秦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祿官爵奉董秦
詳味此語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秦本忠臣
天寶末屢戰立功亦頗知義代宗時吐蕃犯
闕徵兵秦即日赴難或勸擇日答曰君父在
難乃擇日耶後汙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

無功而享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樂天燒丹

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至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盤遊飯骨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有不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羅浮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窖盤遊飯椀中

參寥詩

夜夢參寥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煮猪頭頌

净洗鍋淺著水深壓柴頭莫放起黃州賤如土富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有時自家打一碗自飽自知君莫管

菝草詩

杜子美有除菝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菝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背紫者入藥杜詩註云菝音潛山韭也

端午日採艾

端午日日未出時以意求艾似人者採之以灸殊效一書中見之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

妄無一真者此何疑也

治內障眼疾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擣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擣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服治瘡久不合

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錢匕酒

潘谷墨

墨既精妙而價不二一日忽取欠墨錢劵焚之

飲酒三日發狂赴井死人下視之趺坐井中
尚持數珠也

雪堂義尊

元祐中駙馬都尉王晉卿置墨十數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和爲一品酒之和者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爲雪堂義墨耶

顔魯公臨逸少字

顔眞卿爲碑惟東方朔畫贊最爲清雄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雖大小相懸而

意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之也

歐公書

歐公用尖筆作方濶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雅趣裕如也

荊公書

王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學之則無法僕書作意求之頗似蔡君謨稍得意則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

與人之心

道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眞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搬運法

揚州有武官官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惟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一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

兩足如鞦韆狀氣卽伏氣平復爲之日八九得暇卽爲乃搬運捷法也文忠痛巳卽不廢當有益

勤修善果

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得失賢愚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照遣虛妄以誠知本性最爲著身要事也

衆狗不悅

惠州市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熟漉井水不熟則泡不除隨意用酒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綮間如食蟹螯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山年堂庖所食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乃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矣

三老人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計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日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已滿十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棄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以予觀之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真一酒

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脩養九字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法化報三身

近讀六祖壇經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有一論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眼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睛枯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但無去無來無起無滅故云眼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性根既全一彈指頃千變萬化縱横變滅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

身

烝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烝豬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烝豚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烝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箸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儋耳地獄

儋耳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云黃昏有人引至官府簾下言誤追庭下一吏云無罪可放還見獄在窖中繫者皆儋人僧尼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儋僧之室也又一僧死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數千至付僧僧持數百饋門者及持飯入門繫者紛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擎跪作禮僧曰此人可差人送還處子驚悟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也

五穀耗地氣

吾昔有田在蘄木僅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米一斗至建武六年野蠶成繭被山澤五年漸少而農事益脩蓋土不生谷地氣亡所耗蘊蓄如發而爲野蠶族穀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理也

梅詢非君子

真宗時或薦梅詢者上曰李沆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年矣歐公嘗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餘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者以何道子容曰無心故耳

吳育不相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

肓上卽召之會乾元節宴肓偶醉坐睡忽驚顧撫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留臺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肓之不相命矣曉節有心疾亦難大用

時無英雄豎子成名

先友吏經臣曰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豎子成名蓋謂沛公爲豎子乎曰非也傷時無劉項豎子指晉魏間人耳李太白廣陵武詩曰沈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

亦誤認嗣宗與先友無異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者晉魏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永洛之役

張舜民云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虜中上以手詔賜四人云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意可謂一士而輕千里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

二李優劣

中官李舜舉死於永洛將死以故紙半幅書曰以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一黠者走使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尾曰以稷死上爲一慟然二人優劣賢不肖已可見矣

太尉足香

方李憲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令妻執板以侑酒彭孫本一切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

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孫在許下私捉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至郡斬訖乃來會除額乃止

西征途中詩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陽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

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
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李察所奏貶郴
州監稅舜民云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
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兀㨂否答曰兀㨂城
上皆笑兀㨂者慚惶也

招高麗

王炳之言昔爲密院檢詳見高麗公案始因
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
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

徠之意樞密使呂公弼迎合親書札子乞招
迎遂命發運使羅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
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矣

易書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漢
編鍾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至矣然其
妙意所不以隳者特以人傳之耳易言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
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太極真人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
君降曰汝年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
王廣聞名召之則曰吾今年八十三王來召
我徐君之言驗矣遂詣揚州王請授道辭以
時日不利後數日死道路皆見其徒步還山
云得放還乃取經書分遺弟子而去既而喪
至發以爲高世之人義不爲帝所汙不肯傳
道而死徐君之言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

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
人豈置之牙齒間哉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四萬
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
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
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
無虛日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胡可不
知復歸山澤耶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煎

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數頓增乃知尋常便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源也

放生池碑

湖州有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君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曾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三駿馬

唐李將軍司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水帝乘騾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

止作此狀不知三駿爲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駕赤驃歌云赤驃胡騮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駿其飾也

誦金剛經

近歲有人取銀鑛至深處聞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山壞不得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心則有人自臍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豈得所謂一者乎

神清洞

曹渙遊嵩山中途道士坐於石上喚曰汝非蘇轍之婿曹渙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軾歐永叔門人汝以永叔爲何等人渙曰文章忠義爲天下第一道士曰世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

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破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年以某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渙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杜甫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謂杜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且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自題下註斷自我昔遊錦

城爲首句誼伯爲誤矣子美詩備諸體豈可以文害辭詞害意耶原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義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江東所謂杜宇昔爲蜀帝王化而飛去舊城荒址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魄又曰禮若奉至尊識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明唐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賦斂刻剝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

軍旅絕貢賦如克遜在梓州爲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承君者爲有也懷二者爲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韻何害於詩

轑釜

高祖微時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陽爲羹盡轑釜由是絕嫂及立齊太子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爲其毋不長者封羹頡侯高祖號大度不記人過

然不置轑釜之怨獨不愧太上皇分盃之語乎

論淳于髡

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於州閭之間男女雜坐幾於歡矣何諷之有蓋有微意以多少知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規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竹雄雌

竹有雄雌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而上至梢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信哉

禁不殺生

予少不殺未能斷也近年始不能殺豬羊性嗜蟹每見餉者皆放之江中雖知無活理庶幾求一活使不活亦愈於烹煎也親遭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廣利王召

予一日醉睡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頓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賦曰天地雖虛廓

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月明珠可償逐客債竊竟進之有鱉相公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嘆曰到處被鱉相公敗壞

類說卷之十

類說目錄卷之十一

幽明錄

天賜筒策　楊祐患頭風

鄭玄老奴　恥與魍魎爭光

人言鬼可憎　郭長生

幽怪錄

鬼在膏肓　啞女

措大　誤人

烏將軍娶婦　韋女嫁張老

狐讀通天經　申蘭

人礦院　黃河三丁取一

君山鸚鵡　因病致妍

近代詩少骨氣　王母玉女厄娘子

威污變　輕素輕紅二冥器

死劉禎庇生顧總　女郎傳鶯腦令

三耳秀才　兆玄國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黃石化金　橘中之樂

瘦中孫
女留青苑氈履　取耐重鬼
和神國　隴右山川掠剩使
明皇觀揚州上元　胡僧呪海水
塚狐學成仙道

芝田錄

學漸鼠獄智乏雞碑
賜宋璟鍾乳　陸贄何面孔
棋者易子　房琯不是滅賊手

李林甫妬賢嫉能　魏徵寢疾
開眼認取新婦　武王以妲己賜周公
紙鳶繫詔　木鵝繫詔
麥是何姓　朕以全樹借汝
父如你面　高宗針百會
持孟判遐　推倒平淮西碑
惠山泉水遞　市中用小斗
含元殿柱材　諱樂不歡笑
姓譚乞官　諸葛鏊生問命
惡文親表一時奉獻　太公遇文王賛
必不失歸命侯
糴米救旱　杜書託平善
御李子　元公餓死空谷
式盤占失牛　兄弟訟財

魚鑰

類說卷之十一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閲

山陽岳鍾秀訂正

幽明錄

天賜簡策

漢何比干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

頭風

羊祜患頭風治之祜曰生三日時首向北戶覺風吹意甚患之不能語耳病源既遠不可治也

鄭玄老奴

王輔嗣註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夜久忽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而入自云是鄭玄曰君少年何以穿鑿文句妄譏老子言訖而去輔嗣暴卒

耻與魑魅爭光

嵇康燈下操琴忽一人長丈餘黑面单衣帶革康熟視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人言鬼可憎

阮德如嘗登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白单衣手上摸相去咫尺德如心安氣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郭長生

宋嘉中泰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忽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飲宴輒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幽恠錄

貧居膏肓

杜子春落魄貧産蕩盡有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而去旬歲稍盡去馬而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貧在膏肓矣子春曰感叟

忘所未臻著愛而已使予無噫聲吾藥成子
亦上仙矣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烏將軍娶婦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烏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狥語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佳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因割鹿脯公取佩刀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去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女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及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韋女嫁張老

張老者六合縣園叟隣有韋恕女既笄招媒
媪訪良壻張老曰幸為求之媪罵曰豈有衣
冠女子肯嫁園叟耶叟曰但一言之不從則
已媪入言之韋怒曰今日得五百緡則可老
罔諾不移特而錢至韋大驚曰吾度其必無
而言之今如之何不得已遂許焉其女無幹
韋親戚惡之老曰今既相厭去亦何難王
屋山下有小莊明旦且歸他日相思可令大
兄來天壇山南相訪既出去杳無耗後數年

韋令義方至天壇山訪之遇崑崙奴曰大郎
子何久不來引至甲第中花榮煙媚鳥鶴徘
徊及門闈珠珮聲青衣引一人戴遠遊冠絳
綃衣引韋前拜乃張老也言曰人生勞苦若
在火中愁焰日熾兄久客何以自娛賢妹畧
梳頭即奉見引入堂內沉香為梁玳瑁帖門
碧玉窻真珠箔妹畧序寒溫而已張老曰兄
不可久居奉金二十鎰并一故席帽曰兄若
無錢可於揚州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

為信韋歸持帽往王老家果得錢

狐誦通天經

裴仲元家鄴北因逐兎入大塚有狐凭棺讀
書仲元搏之不中取書以歸字不可認識忽
有胡秀才請見曰行周乃凭棺讀書者裴曰
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足下誠無所
用願奉百金贖之裴不應又曰千鎰又不應
客怒拂衣而起裴內兄韋端士已死忽逢之
曰聞逐兎得書吾識其字乃出示之韋云為
胡秀才取爾遂失不見裴亦尋卒

申蘭申春

尼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
長沙忽夢父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
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
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
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
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
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

男服泛傭江湖間新黃岡有申村中村有此蘭兄弟黙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而從釋教

人礦院

崔環司戎宣郎之子遇疾見黃衫二吏逮入城榜其門曰判官院杻繫數千吏入告出曰判官傳語不務成家但恣酒色輕杖放歸若踵前非必無容恕環曰判官謂誰曰司戎郎也

環曰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則不得出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一魂受刑冊街西有門榜曰人礦院大石周圍數里有數千大鬼石東有杻械數千人點名拽投石上椎碎付磑獄者火獄者湯獄者行及城門見一吏南走曰黃河欲分一枝前者天令三丁取一計功不集今請二丁取一環聞其家泣候之巳七日矣後數月河中節度使薛公奏分河一枝減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復請二丁取一覓如所見

君山鷄戲

隋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游郎者阿蘓兒者武仙郎者自在先生者踏蓮露者武游郎曰昔見漢武帝乘鸞金提泛積翠池自吹繚玉笛武仙郎曰栁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妍耳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為轉達桂家娘子遂呼曰何春有客即有捧木

樻床者何春呼鳳花臺何不看客即有鸚鵡飛至誦王數近詩歸舜因誦薛道衡江總數篇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忽有二道士曰君船風便何不急回授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

王母玉女卮娘子

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侍奉箕箒便望終身而尊夫人待以狐媚

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
日若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若住一
年舉家必仙矣崔生嘆恨不已

威汚蠖

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自稱威汚蠖
叙口鍋兒方丈水陸畢陳明日視其處惟汚
池有大蝢長數尺蝸螺皆甚大因吐出昨夜
所食青泥汚水數升

輕素輕紅二冥器

曹惠江州參軍官舍有木偶人自言輕素甚
與輕紅是謝宣城家俑偶隱侯家老蒼頭所
造昔在壙中方持湯與樂家娘子濯足忽二
賊執燈而至娘子跣足化爲白蠖賊見輕紅
等二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自爾流落
數家廬山人欲輕素作舞姬便當奉辭

死劉楨庇生顧總

顧總爲縣吏數被鞭捶因逃墟墓之間有二
黄衣人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
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
若集也總一覽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宰
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以賓禮待
之時謂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

女郎傳鸎脳令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舘有四女郎王青衣曰
紫綏屈劉家六姨舅母南陵翹翹將溢奴來
此間好風月彈琴咏詩大是好事竟陵判司
不足廻避俄頃三女至携一小兒設犀角酒

樽象杓一女郎傳口令曰鸎脳老頭脳好好
頭脳鸎老又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鸎侍郎
以其年老口吻又無髮故造此令又歌曰明
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緑樽
翠杓爲君斟酌今宵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
玉戶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
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
轉盻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巳
五更又曰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

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娘皆起明日拾得翠釵雙隻

三耳秀才

兗州佐使董慎黃衣使者至曰泰山府君呼君決疑獄因慎布囊中汲水調泥封其兩目負之而去忽聞曰范慎　追董慎至君笑曰使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布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矣今慎知右曹錄事慎曰胥吏不知文字當州張洸通秀才可用府君俄頃

召洸通補左曹錄事各賜綠衣魚髯笏豹皮靴給玄狐之乘府君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塞君二耳與君季謂慎曰賴君薦賢當壽一周年相報復以泥封二人布囊送歸妻子云君亡精魄已十餘日洸通額角涌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兜玄國

薛君曹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市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曰此兜玄國也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志忠將以臘日爲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兎騎匝長人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羣獸從行薪者躡覘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蕭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竟日蕭果不出

黃石化金

侯適劍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爲金適貨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第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拾妓妾投於笈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携妓游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遂失所在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卭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盎剖開有

二老叟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髮髮十兩瀛洲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一叟取龍肝脯削食之俄而四叟共乘一龍足下雲起而去

癭中猱

伶人刁俊朝妻巴嫗項癭初如雞卵漸如數斗之囊中有琴瑟笙磬之音妻曰此疾誠可惱可決拆看有何物俾刃將及癭忽拆裂一

猱跳出其妻冥然大漸矣有黃冠叩門曰吾癭中猱兒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人蟠嬉之領今於鳳凰山神處得起雲膏塗之立愈後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痊合

和神國

李元之暴疾見一衣冠曰吾古獼也是汝遠祖欲至和神國無人攜挈汝可隨從飛舉甚速其國生百果一歲一度暗換花實大瓠中

盛以五穀不假耕種樹枝出五色絲不假蠶杼無蚊蚋蟣虱蜂蠍之虫無鵄梟鴉鵲之禽虎狼狐狸之獸四時之氣如二三月人生二男二女居隣則世世爲婚人壽一百二十無夭折疾病不置淵所人無私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十日一雨降必以夜古獼曰此國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回爲世人言之

隴右山川掠剩使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武吏躍馬而來

乃璞也言曰吾爲隴右山川掠剩使生人一飲一啄無非前定况財寶陰司所籍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使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定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明皇觀揚州上元

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

橋起於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歩上之
高力士樂官數十人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
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勑樂官奏霓
裳羽衣一曲帝回闕後奏云廣陵上元夜有
仙人乘彩雲自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
曲一終而去上大悅

胡僧呪海水

葉靜能開元中講於明州奉化有父老白衣
而髯者泣拜自稱曰寶藏之守龍也職在小

海千秋無失乃獲稍遷苟失之則受炎沙之
罰今九百餘年胡僧午日午時術成來竭水
水乾寶無所隱炎沙誠不可逃仙師乃使青
衣人書墨符往海際黑烟四起有婆羅門仗
劍持呪海水減半青衣人隨墮焉又使黃衣
人就朱符以往婆羅門又喝之海水十涸七
八有白龍躍淺波中又使朱衣人執黃符往
連喝不墮朱衣投符海水復舊婆羅門嘆曰
何道士若此之能哉波停風息老父泣謝仙

師終天飯附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

塚狐學道成仙

党超元隱居華山夜有女子扣門曰妾南塚
之狐學道成仙業固顧足後日當死前下來
曉獵徒有過者宜求狐狐道成終必有奉報
明夕果有比方獵騎來宿遂序遇之以獵狐
祈於諸人次日獵騎果遇一狐斃於箭下持
與超元超元潛送穴中復見前女泣謝曰道
業雖成准例當死爲拆食無計復生今蒙深

恩特全紫府仙路遂遠從此永辭大宅之中愁
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
暫臻凉地乘金五十斤爲謝後有胡客來曰
君有九天液金高價酬之而去

女留青花氈履

尹縱之肄業中條山月夜有女子至辭約異
常但耳稍黑留宿極歡縱之留青花氈履一
隻女拜泣萬端不與涕泣而去凝血在地氈
履右跡皷也至山下見大豬無後右蹄皷怒

日而走走而斃也

娶耐重鬼

王煌自洛之緱氏庄道左有白衣嫗設祭哭甚哀旁一婢曰郎子適裴郎已卒少孤無家可歸煌與同行到別墅成結縭之禮有道士任玄言曰君所偶乃威神之鬼也速絕尚可後數日又曰央死矣不信吾言至是惜哉明日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煌投符立變為耐重鬼因與汝情意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

形見捽煌卧床上一踏而斃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蹄下耐重也三千年一替化形成人擇取而替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來替今既因亡終天不復得替矣

芝田錄

學慚鼠獄智之鷄碑

前輩詩云書後徵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學慚成章不知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橘三百顆也予學慚鼠獄智之雞碑因省前達之言有關人事紀在五卷

賜宋璟鍾乳

重午賜宋璟鍾乳命傳鑒合煉兒姪曰上賜必珍其家必欺換不如就宅脩製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示人以不信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陸贄何面孔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峽中遇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閔

然拜太子賓客已卒

房琯不是滅賊手

天寶賊陷兩京玄宗西幸肅宗即位國皇爲主看除目顧寮士淹曰有新相士淹問爲誰上曰房琯然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慚

李林甫妬賢嫉能

上皇曰李林甫之才不可多得妬賢嫉能以

此須敗士淹曰陛下既知如此何故久任令
日之事林甫厲階也上不樂數里執鞭無言

魏徵寢疾

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嫠不恤緯上
曰眞藥石也

開眼認取新婦

魏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强
開眼認取新婦徵曰大事盡矣終不能王領
數年公主下嫁伯玉

武王以妲己賜周公

曹太祖收冀州袁熙妻美麗文帝納爲妃孔
北海諫曰武王伐紂以妲己配周公曹公曰
書傳中不省此事融曰但見明公今日行之
卽是當時合有公不樂久之

紙鳶繫詔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計無所出有小兒獻策
以紙爲鳶繫詔書因風縱之與有外援鳶飛
數百援卽不至臺城遂陷

木鵝繫詔

煬帝在東都代王留守長安群盜蜂起有獻
計者刻木鵝繫詔於頸致之渭河與關東救
兵至日放百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麥是何姓

且威尚書於省中見將軍麥鐵杖戲曰麥是
何姓鐵杖曰丑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爲的
對

朕以全樹借汝

李義甫八歲郡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捕得烏
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
借汝

父如你面

路隋少失父母問爾識父否曰不識母曰只
如你面隋至成人終身不覽鏡

高宗針百會

高宗腦癰待詔鳴鶴曰須針百會則天曰天

子頭上可是出血處命撲殺上曰試令針之即時眼明諸苦悉去則天自以金帛賜之

持盂判選

德宗播遷奔林從至盩厔曰臣為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賊上惜其去度不能止既而入京持盂求布施曰常有常施後與朱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林戲曰只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曰與卿分深如何持盂判選言猶在耳當卿談戲之時乃朕悽惶之際

推倒平淮西碑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因此上命赦罪勑段文昌別撰

惠山泉水遞

李太尉性簡儉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有水遞之號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

公曰未俗安有不嗜不欲者某不求貨殖不邇聲色若止以水誅其聚歛廣蓄聲樂如何僧曰京師昊天觀後一眼泉惠山水脉相通因取水秤量與惠山等遂罷水遞

市中用小斗

長慶中有人當廢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小斗

含元殿柱材

含元殿換柱含羊界窮山有巨材數百尺可用山有布衣曰此材他年載殿而去驚震宇宙宜鋸解之即驗矣解之果有紅血而下布衣曰此血也急送渭水不爾一州之患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木生無人之境莽在其中十五年後崩山倒吞安可為材用也

諱樂不歡笑

韋有冀尚書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樂故也

雜談乞官

晉謝朓知吏部選事有姓談者乞官朓曰痒
極搔鄭那得有君對曰鄭子奔莒所以有僕
謫葫蘆生問命
白中金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
許後入安上門一婦人以紫文新帕封在闌
中女奴力倦置於門闌車馬駢集門將闔婦
人女奴俱失所在帕留闌傍公為守衛至日
晏主竟不至忽見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慮有
能救護者惟欲實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
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
蘆生曰秀才近種得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
臣
惡文親表一時奉獻
盧君出牧衢州有一士投贄公開卷閱其文
十篇皆公所製也客詰曰非秀才之文對曰
某苦心愛課知己不一非假手也公曰此某
所為文兼能暗誦否客詞窮吐實曰得此文
無名姓不知是員外撰述惶懼欲去公曰此
雖某所製亦不示人秀才但有之留連厚餉
比去問其所之曰汴州梁尚書也是某親丈
人須任旬日公曰大梁尚書乃親表與君若
是內戚即某與君合是至親此說想又妄耳
其人戰灼若無所容公曰不必如此前時惡
文及大梁親表一時奉獻
必不失歸命侯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
未甚識帝召之陳王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
恭謹流汗賀若弼戲曰卿不必如此恐懼恐
不失卻歸命侯
太公過文王贊
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過
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養華城闕雖近風
雲尚餘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谷溪深
岸斜豹韜禳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
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糴米救旱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米價甚高逆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竟發所畜米價頓平

杜書記平善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爲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

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御李子

魏武遷漢獻帝於許昌有李色黄大如含桃帝食之至今號御李子

元公餓死空谷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餓死空屋廬載爲誄曰誰爲府君使夫必喫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餓死空谷

式盤占失牛

賈餗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公訴之公取帽筒中式盤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槐樹鵲巢叟往探巢下見旁舍繫牛遂獲之

兄弟訟財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獄久不決畢構爲廉察呼其兄弟以人乳飲之皆感悟復同居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類說卷之十一 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二

紀異錄

唐高祖夢　曆差一日
大宛進汗血六馬　金合子當歸
文武官列給食　鳳棲梨
金玉二象　顏魯公尸解
朱衣吏躍出　駝蛤字令
鄭畋拜相　麻生鄭閣
三九相公　白沙相公

口似沒梁斗　更沒心情憶老君
紅綾餅餤　打毬一捧為猛入
小兒剃光首　殺狐林
姮娥甚陋　懷厚朴之才
遊老比丘院　太行山詩
朝霞詩　召王收贖
傳衣傳鉢得心印　建上詐作羊肉
天漢一聯　守庚申詩
禁松明斷月明　好安穩寮

琵琶腿臙栗頭　三不問

定命錄

夢娶婦

唐餘錄

陸氏一庄荒

稽神錄

洞中道士對棋　五百金正歌甕
波中婦人　袁州仰山神
亡妻責後妻　鄧公場采銀

救猫溺死　烹雞去腥
婢食黃精　李白舊宅酒榼
老猿竊婦人　婦人攺塋
凶宅掘銀一窖　揚州掠剩鬼
持簿閱死者　蚯蚓覆咲死人臍中
汗衫自牛口出　免鬼
紫微宮題壁　有金何不供母
妻死粥首飾　廉頗寶劍

異人錄

棄食溝中　北大先生
落葉爲魚　令二妾試哭
四時持花　豐城橘美
漁父饋魚　上帝取易總
夢子建求文集序　羅浮梅花
太白跨赤虬　夢吞丹篆
六馬袞塵圖　明皇游月宮
飛精寶鏡　螢火爲炷
五通兒　集賢書院

雙頭牡丹　醽醁翠濤
文種無絕　李林甫震死
劉仲卿隱仙洞　斬蛟
花師

類說目錄卷之十二

類說卷之十二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紀異記

唐高祖夢

唐高祖將舉義師夜夢身死墜床爲群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且死是薨也墜床是下也陛下至尊之祖也群蛆所食億兆趨附也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

中之神言訖甲馬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

曆差一日

玄宗詔一行禪師鑄渾儀及製太衍曆先是漢武時洛下閎云此曆後千年差一日有聖人出而正之至是果千年

大宛進汗血六馬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

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改名紅玉輦平
山輦凌雲輦飛香輦百花輦命圖於瑤光殿

金合子當歸

明皇在大明宮一行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
復遺上金合子有急即開及祿山犯闕上啓
之有當歸一塊上乃幸蜀

文武官別給食

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士拜舞遺下果實食
物上惟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女上敕

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
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手帕裹歸遂
爲故事

鳳棲梨

陝州山中有棠樹貞觀初有鳳棲止結實肥
美因號鳳棲梨

金玉二象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
浮山曰相公久服丹砂尤大善但促壽耳懷中
出小玉象子如拳許曰可求勾漏瑩者致象
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
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
其咎又出一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贊
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面愈少鬢髮如漆
乃求姝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還於鬼門關逢
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俛
俛不與至鱷魚灘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
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

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實羅
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返也

顏魯公屍解

顏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
於長樂坡公醉跳躍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
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
有厄即吉他日帯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
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瘞於城南希
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

出手背髮長數尺歸葬假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棋一日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道童子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蹤跡又曰先太師書法蚕頭馬尾之勞是真得仙也

朱衣吏躍出

元稹在私第獨坐有朱衣吏入曰相公今日

登庸言訖趍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見朱衣吏云罷相遲明報出中書

駝蛤字令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辯捷乃改一字令曰水裏取一蠶岸上取一駝將這駝來馱這蠶是爲駝馱蠶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中取一蛤將這蛤來合這蛤是爲鴿合蛤公大奇之

鄭畋拜相

鄭畋爲學士忽聞蹕聲亟出迎拜帝已升玉堂取案上疊紙書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畋拜謝帝笑曰朕戲耳畋曰唐叔剪桐周公以天子古戲言况陛下宸翰焉可爲戲帝乃不得已遂相之畋自承旨貶梧州僖宗立召常侍拜相與此說異

麻生鄭閣

鄭珏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中有一麻生李曰

承旨入相矣余頗富制得盡荒虛時亢旱甚久麻獨茂盛霜降成實即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果登庸

三九相公

鄭畋年十九冠舉凡十九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三九相公

白沙相公

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爲白沙及薨時第中白沙黑時號白沙相公

更沒心情憶老君

詩人史君實見一女真還俗贈詩曰脫却霞裾着綉裾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月蟬鬢重梳舊日雲玉貌綬將鸞鏡照錦衾兼把麝香薰屏幃乍得蕭郎愛更沒心情憶老君

口似沒量斗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

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佐酒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紅綾餅餤

僖宗食餅餤美遣士有聞喜宴上各賜紅綾餅餤一枚徐寅詩曰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打毬一棒為猛入

莊宗召孟知祥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入語訛為孟入得蜀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至子昶一籌者果一子也

小兒剃光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寘問要數萬個髻小兒由是人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光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

殺狐林

契丹王怒晉少帝不取我命擅登皇極自將南下執少帝并母后大臣而歸至鄴西愁死

國得疾至欒城殺狐林而死岡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思岡訛為愁死殺狐林村人林內殺死一狐因以名之

姮娥甚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公主出見衆稱姝麗便是姮娥嵩曰嫦娥甚醜安可及公主驚曰書記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嵩欲驚隱故有是言

懷厚朴之才

盧端為莊宗館記會醫官陳玄稱太原府醫學博士端草制云既懷厚朴之材宜稱從容之職

遊老比丘院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苦不為禮乃書壁云臘月遊老比丘院延待女厚尼此感之後悟老比之言立㻗鏝之

太行山詩

龔林有卷投和凝登太行山詩云但得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朝霞詩

趙林朝霞詩云不因紅日照長作白雲飛然太陽一照不久之像後及第九朝賜緋而卒

召王收贖

孟昶末年收官贖庫大署庫前云奉勑限一月召王收贖未久王師西征人始悟召者趙也贖者蜀也孟昶宋之臣也

傳衣傳鉢得心印

范質即和凝門生先是門生座主榜上名次第同者謂之衣鉢和之名次第聞范又承之和為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封魯公終太傅實為傳衣鉢 而得心印也

延上詐作羊肉

歆倅忘其姓名王公習射命庖人宰豬倅乞自往擊之曰恨伊井一日矣衆客問之曰尉耐伊愛於使君延上詐作羊肉王公自此厚禮之

天漢一聯

王輿有詩名嘗有一聯云天漢尚不正河源爭得清崔胤相國聞之大不悅竟流落而死

守庚申詩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宜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禁松明斷月明

昭宗教坊安轡新從事岐師學茂貞將軍費不充仍雜油官沽或曰近日官油全貴不得益謂諸門放入松明侵奪官利宜速禁止茂貞飭令揭榜安轡新曰此是大好若是和月明斷却叢更好茂貞大笑遂寢前榜

好安獨療

韋昌爲西川管記時王建取家供費尤多有縣令贅緣賁歛爲部吏所訟莊爲建草牒詞云正當獨療之秋好安獨療勿使瘡痍之後

復作瘡痍

琵琶腿麝藥頭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麝藥頭又見駱駝數頭霄見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華滋息亦有先後此則是先生者非頭陀也

三不開

馬徹孫入相親舊未嘗延接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之時口不開歸宅門不開故謂三不開也

定命錄

夢娶婦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道北屋下見一婦人生女云此君婦也崔殊不信之俄而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

乃履信坊居住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也

唐餘錄

陸氏一庄荒

崔群知舉臨期妻勸群求田群曰吾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約其子簡札不許入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無詞以答

稽神錄

洞中道士對棊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旁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隔岸有光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舡而至問欲渡否荅曰當還童子回舟而去鄭復縋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五百錢正敧甕

建安山中有村人小舟往來採薪爲業山下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扶正以石蓋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甕徘徊數日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爲甕欹以五百雇爾正之耳

波中婦人

謝仲宣泛舟西北見一婦人出沒波中腰已下化魚人竟不知人化魚魚化人也

袁州仰山神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一日紫衣少年車從甚衆向其求食曰我仰山神也老父再拜曰仰山日享祭祀何求食乎神曰凡人祀我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致者或非其人不當與福者我皆不食以君長者故求君食食已而去俄頃不見

亡妻責後妻

建安有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汝乃何故虐我所生子如是訴於地下與我十日勑汝悔過再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爲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切衆家送入栢林中乃不見

鄧公場採銀

饒州鄧公場採銀之所山有澗水出山底天祐末銀夫十餘人傍澗鑿穴纔入數步空澗明朗山頂有穴如天窓日光下照樓閣回遶生石皆白銀也採銀者復出持斧而入將取之俄而山摧入者盡壓死頃之流血自澗出

數日不絕自是無敢入者

救猫溺死

建昌有人畜一猫甚俊健猫死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臭携棄秦淮中猫忽活因自救之遂溺死猫登岸金吾吏縛之猫囓索而去

烹雞去腥

合肥人劉最好食雞每刖雙足置木櫃中嘗血瀝盡乃烹之謂之去腥後最病瘍生髮既愈復生小雞足於瘡瘢中每巾櫛必傷血流被面痛楚積歲而卒

婢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其婢婢不能堪逃入山中糧盡苦飢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拔取連根食之甚甘美自是不飢身更輕健意有所之輒飄然而去數年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主捕之不可得一日遇在絕壁下以網圍之俄騰山頂上其主必欲致之或曰此婢非有仙骨疑得靈藥餌之耳試以盛饌寘其往來之路婢果來食食訖不復能去遂擒獲之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形乃黃精也復使求之不復得矣婢數年亦死

李白舊宅酒榼

滄洲李巡官居洛陽空宅其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人被酒排闥而入其子懼走皂衣人怒曰李白尚與我為友汝何為者耶其子疑其神仙再拜延坐皂衣曰吾有酒與汝飲乃以席帽盛酒而至飲至數盃其父從戶外窺見以為魅怪以磚擲之皂衣走視其帽酒榼

蓋也明日糞壤中得榼一隻故老云李翰林舊宅也

老猿竊婦人

晉州含山有妖鬼好竊婦人嘗有士人行至含山夜失其妻旦而尋求入深山一大石有五六婦人共坐問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婦人曰賢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經過為所竊也將軍竊人至此與行容彭之術

每日一試取素練周纏其身及手足作法運氣練皆斷裂每試輒增一疋明日當五疋君明日至此伺之吾等當以六疋急纏其身候君至即共殺之可乎其人如期而往見一人貌甚可畏衆婦人以纏至六疋乃直前格之遂殺之乃一老猴也因務其妻衆婦皆得出其怪乃絕

婦人改塟

晉安令潘巖遣手力賚牒下鄉夜至草舍求

宿惟一婦人云明將移居無暇迎客手力以道路多虎苦求之婦人召入門席地而寢婦人結草束箱篋之類黎明手力辭去數里失所賚牒復往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塟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牒也

凶宅掘銀一窖

壽州大將趙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往居之獨據中堂夜有物推床下我等在此已久爲君所壓甚不快君可速去鬼乃相與移其床於庭下璘亦安寢明日於堂上置床處掘得銀一窖宅遂安

揚州掠剩鬼

廣陵寺僧珉楚與賈客章棋親熟章死數月楚忽遇於市曰吾以小罪即爲揚州掠剩鬼凡市人買販利息皆有常數過之得掠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又見一婦人賣花章曰此亦鬼也所賣花亦鬼用人間無用也章買花贈楚曰凡見此

花而笑者皆鬼也楚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擲花溝中濺水有聲復視其花乃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持簿閱死者

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遍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得歸

蚯蚓瘕誤死人臍中

江酉村中霆震一老婦爲雷火燒臂既而空中曰誤矣即墜一瓶瓶中有藥如膏曰以此付之即瘥如其言付果愈又有村人震死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擣覆臍中如言覆之遂蘇

汗衫自牛口出

太和中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着汗衫曝於草上失之疑爲隣兒所竊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隣兒匍匐出手呼天

稱寃者數四父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出

兎鬼

揚遵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所有如是者三即芟草求之得兎骨一具兎之鬼也

紫微宮題壁

建業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疑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定不歸自是絕迹人皆言其上界

有金何不供母

浦城有人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忽夜扣門號泣而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水耳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不供老母而藏耶於是哭辭母而去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忽不見

妻死奪首飾

池陽人胡澄妻卒官給棺以瘞平生服飾悉

附棺中數年後見列肆賣首飾者乃妻瘞物云一婦人寄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瘞時官給凶器雖免暴骨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償之言訖不見

廉頗寶劍

壽春屠者嘗有人自稱廉頗曰可於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如其言果得之年餘

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

異人錄

棄食溝中

錢處士嘗見一人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錢曰我未有過良久曰昨日飲食不如意棄食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及取所棄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

北大先生

取先生妻有姿色明道術拘制鬼魅保大中上召入宮嘗被碧霞帔手如鳥爪自稱北大先生能以雪爲銀取雪實之餠爲銀鋌投熾炭中及冷爛然爲鋌銀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此夕當產中夜風雷明旦腹已消曰昨夜生子已爲神物持去後以疾終

落葉爲魚

潘扆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扆許之時大雪老父髻中取小葫蘆傾之樞飲不盡能掬水銀手中接即成銀嘗見池中落葉漉置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令二妾試哭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辯之言固問之對曰苟如是妾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汾執而強之妾不得已掩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四時持花

于大居洪州西山四時常持花有少年好道拜曰願從先生遂之上山渡水不暫置問少年曰渴否懷中出茶掬水下之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豐城橘美

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選携數百枚至

漁父饋魚

吳太祖爲廬州都延嘗至河濱有漁父饋魚曰知公子孫驕汰而亂

上帝取易總

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與六丁雷電追取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奉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全

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輒藏一帙遠知對曰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授度期展四年二紀多迫遠知光宅中告殂後有人過海爲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來乃遠知也且曰君涉險何至如此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借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去州如飛羽但覺風飄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夢曹子建求文集序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曰我曹子建也有文章在建都秀氏家公當今名重一時肯爲我序之乎仲卿諾之既寤得子建集分爲十卷序之

羅浮梅花

隋開皇中趙師雄至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陵間酒肆旁見舍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相襲

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太白跨赤虬

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霞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

夢吞丹篆

韓退之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

無恙猶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
見孟郊乃夢中旁笑者

六馬滚塵圖

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滚塵圖明
皇最愛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悉皆備後壁
上從有六馬其一失去信知神妙特與變化
俱也

明皇遊月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遊都客中秋
夜同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

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
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身如在烟霧
中下視玉城崔峩下若萬里琉璃之田仙人
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步游向前覺翠色
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
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
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
曲

飛精寶鏡

長安任仲宣家有寶鏡謂之飛精識者云三
代物後有八字乃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煉
成鏡後仲宣南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
赤衣乘龍持鏡而去且云此鏡水府至寶出
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螢火爲怪

居晦嘗夜坐退之與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
風雪寒甚窗外忽有流螢須臾千萬不可勝
數往來離合變作大聲而去雖退之剛直亦

爲之動顔居晦與余匍匐掩目而已俗諺曰
晝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
怪至余三人後皆不利

五通鬼

郴州舊有鬼名五通鬼余始不信之一日因
發篋易衣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
龍城遂絶妖怪

集賢院書

有唐惟開元文籍最備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學士張說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厤有鈌文兵火以來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雙頭牡丹

高宗宴群臣賞雙頭牡丹賦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

醽醁翠濤

魏左相能治酒其名有醽醁翠濤嘗以大金罌内貯盛十年味不敗太宗嘗賜詩云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帝百味旨酒玉薤煬帝酒名此酒本學釀於西域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文種無絕

裴令公嘗訓其子吾輩但可文種無絕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李林甫震死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上帝命震死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元和元年六月也

劉仲卿隱仙洞

金山雙溪北有仙洞中有三十二宮凡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直諫被貶隱迹於此莫知所終道士蕭至 所記也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至洞中州人祈福

斬蛟

趙昱從道士李珏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昱蒞政五月沒舟船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男子萬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刀沒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崩吼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末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於波面而過太宗賜封神勇大

將軍血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昱
斬蛟時年二十六

花師

宋单父字仲儒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
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
爲花師

類說卷之十二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三

樹萱錄

對裹辨文　野鵲灘西一梓孤
四叟俱化猿　瓶隱
碧衣女子詠詩　神女遺龍鬚疋素
取琴鼓霸西戎　夜遇女子誦詩
吳神樂部　檀越結願香
二叟化白鷺　朝榮觀主
李邕見徐敬業

北戶錄

通犀　孔雀不匹偶
白孔雀　鴝鵒
赤白吉了　鵂鶹
天地少女　九頭鳥
五月五日作鴞羹人　紅蟹
羽蟲毛蟲　蟹名無腸公子
樹坐小兒　紅蝙蝠
媚藥　鵲腦

莖草　左行草
靈水　名洞三十六
魚二百六十頭則有蛟龍
蚊母鳥　鵝毛被
叙筆　紫姑卜
孟公孟姥　桄郎木
蠻紙　蛋紙
圖油飦　蟻子醬
蛤臛　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殘柑　胡甘
千頭木奴　壺橘
胡鵝夯逃　紅藤草
闞氏山　石榴作胭脂
吳公　壽陽粧
花子掩痕　白犬丹雞盟祭
吞紙抱火　奴婢若干頭
瀟湘錄
赤丁子　白鳳銜書

七木之精　南山木强人
羯鼓錄
都曇答臘　羯鼓入音領袖
判斷景物　花奴
羯鼓解穢　奉敕監金雞
心胼骨下事　漢第二鼓
明皇供御捲　無結尾聲
琵琶錄
琵琶　曹綱右手興奴左手

絃有鐵　鄭中丞大小忽雷
宮中胡二姐　本領帶邪聲
米和郎
歸田錄
猊甚閒暇　靴直九百
年號有寳字　改元乾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出文稿數篋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措大索事分　黃絁衾褥

手熟　文富二相
躋壞交懽　紫宸殿學士
五鳳齊飛入翰林　御史言事先自中丞
晉公齋僧疏　張公食物
好一江水　恩澤三執不行
二宋
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
鑄鼎象物賦　珊瑚筆格
蘸蠟燭　學士著姓

王張相嘲　德邁九皇
奉使契丹表　驪山詩
善言富貴　名畫
對屬　此回真是送燈臺
笑得面似靴皮　論棋
作文章在三上　不得黃紙書名
有教無類賦　金帶
胡孫入布袋　盛肥丁瘦
古鏡照二百里　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臺官用稀姓
祠廟訛謬　語訛
韋得象　俊明
文中虎
花木錄
花木疏記　一葉百影
仙都苑　花姑
花狀
使遼錄

割馬肺　吹葉成曲
打圍　南朝峭漢
銀牌　黑山
佛粧　以車渡河
茶錄
雲腳乳面　候湯
茗戰　火前火後
報春鳥　蟾背蝦目
文火　苦茶

秘水　茶詩

類說目錄卷之十三

類說卷之十三

宋溫陵曾慥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叅閲
山陽岳鍾秀訂正

樹萱錄

對棗辨文

叙云敢同對棗之辨文粗比樹萱之攄思

野鶻灘西一棹孤

湘川記云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富真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曰紫蓋

曰雲密曰祝融曰天柱曰石廪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曰野鶻灘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鴈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四叟俱化猿

王縉少在嵩陽觀肄業一日有四叟携榼來訪一曰木巢南二曰林大節三曰孫文蔚四曰石媚虬高談雄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

瓶隱

申屠有崖放曠雲泉嘗携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瓶隱

碧衣女子詠詩

張確嘗遊雲上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神女遺龍鬚足素

李贏遇神女遺以足素云蛟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頷小鬚緝成三十小切方斷一綜

取琴鼓覇西戎

韋璠者咸通初遊涇上至一廢舘遇書生自稱曰知白留璠宿曰五十刻之綺譚可釋千餘年之疑叟夜深取琴而鼓曰秦穆公修德武諸侯畢賀故作此譜號覇西戎世罕聞惟某受之於烏稱伯俄頃入琴俱不見室中惟一塚

夜遇女子誦詩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送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吳神樂部

金陵進士姓黃夢遇臺城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勻鈿收迸筋斂黛別重關綱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

步野棠飛

檀越結願香

有郎官夢謁老僧于松林中前有爐香烟甚微僧曰此是檀越結願香香烟尚存檀越已二生三檠朱紫矣

二叟化白鷺

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呼碧繼翁一呼篁樓叟

相與吟詩賈遼吵之化爲白鷺飛去

朝榮觀王

李宗公鎮朔方有旿園樹下産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旿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黄衣人致命曰黄盧公昨與朝榮觀王博爲愚人持獻公

李邕見徐敬業

南岳天柱寺僧道樹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

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曰昔徐敬業敗走入海李逸使別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爲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予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逆難至此言訖而終乃敬業也沈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乃云徐敬業昆弟

北戶錄

通犀

置大霧重露之中終不沾濡又堪爲釵

孔雀不匹偶

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視則成孕

白孔雀

宋武帝時有獻白孔雀者象以齒而焚麝因香而死孔雀亦以毛羽爲累

鵂鶹

晝一物無見夜則目甚明人截手爪棄露地鳥夜至人家拾取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輒

受其殃也陳藏器引五行書除手爪埋戶內恐爲此鳥所得鵂鶹即姑獲鳥之類

天地少女

姑獲玄中記云夜飛晝藏一名天地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家小兒養之今小兒衣不欲夜露此物以血點其衣爲誌即取兒也

九頭鳥

鬼車一名鬼鳥九首能入人屋收魂氣爲犬

所噬一首嘗以血滴人家則凶今呼爲九頭
鳥

五月五日作鴞羮

鴞大如鳩惡聲鳥入人屋凶肉甚美可以爲炙說文曰梟不孝鳥至日捕梟磔之漢五月五日梟羮賜百官古人尚梟鴞炙是欲滅其族并謂其美也又淮南方畢術見瓦上梟鳴取破甑向梟抵之自止

鸚鵡

廣南多鸚鵡翠襟丹嘴巧解人言小不及隴右每飛則數千頭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犯者多病顫而卒士人謂爲鸚鵡瘴鸚鵡一作鸚歌孫權大會有白頭鳥集殿權曰何鳥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坐中最老疑恪戲之日曰未聞鳥名白頭翁請使諸葛復索白頭姥恪曰鳥名鸚鵡未能對請使輒吳復見求鸚父

赤白吉了

廉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殊禽也

羽虫毛虫

樓炭經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白虎通云羽虫三百六十有六鳳爲之長毛虫三百六十有六麟爲之長

紅蟹

澹州出紅蟹卽蝤蛑蟛蜞倚望拈潮蝸朴沙狗盧虎數九類也

蟹名無腸公子

蟹一名蛫廣雅云雄曰狼螘雌曰博帶抱朴子云山辰中日稱無腸公子蟹也海上有小蟹附之如榆莢名曰蟹奴

樹生小兒

大食國西臨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

紅蝙蝠

出瀧州雙伏紅蕉花間若獲其一則一不去

南人收為媚藥

媚藥

布穀腳頸骨媚藥也男左女右帶之置水中

能相隨

鵲腦

令人相思砂投一雙縫鐙枕中令夫婦相好

䔄草

姑瑤山帝女死化為䔄草服之媚人左行草

令人有情

靈水

金義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

曰靈水

名洞三十六

天下名洞三十有六而洞庭林屋當其九也

郎吳王使龍威丈人得禹書之處禹書亦曰

靈寶經三卷其洞有金沙龍盆魚皆四足

魚有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

陶朱公養魚經曰凡種魚池中作數洲令魚

循理無窮如在江海每二月上庚日取鯉魚

有子者投池中至四月六月八月各投一神

守神守者鼈也魚至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

長之因風雨則飛去惟鼈守之則不能去

蚊母鳥

端州有鳥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蚊子群出

其口廣雅云蚊母鳥其翅可為扇辟蚊

鵞毛被

邕之南溪洞酋長以鵞毛為被取頭頸細軟

毛如稻畦納之其溫軟不下綿絮也

叙筆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鷄鴨毛或以

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乎每

有置狐之毫虎僕之毛鼠鬚羊毛麝毛貍毛

羊鬚胎髮然未若兔毫按博物蒙恬製筆董

仲舒答牛亨問曰蒙恬以枯木為管鹿毛為

柸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夫有
筆之理與書同生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
援筆寫之其來尚矣

紫姑卜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
卜鳥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異苑曰
世有紫女一名紫姑云是人家妾大婦所嫉
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
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

孟公孟姥

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
法也占吉卽以肉祀船神呼爲孟公孟姥其
來尚矣

桄榔

木如㮘皮如穄木皮出麪可食木理有文堪爲
棊局

墨紙

南朝呼食爲頭以魚爲斗 梁科律生魚若干
斗呼筆爲雙爲床爲枚梁簡文答徐摛書時
說書帨作巔筆床四管爲一床也以墨爲螺
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
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
一枚以紙爲番爲幅爲枚湘東王上荊武紙
萬幅筆四百枚簡文帝奉紅綠牋三千番又
云送四色紙三萬枚答湘東王也

蠻紙

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蠻
紙紙字從糸氏蔡倫從巾

團油飰

廣俗家富者每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及孫
子將作團油飰以煎鰕魚雞鵞毛羊灌腸焦
子姜桂鹽豉之屬而爲之

蟻子醬

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

蛤臛

廣南作蛤臛蛤卽蛙也作臛如常法陶注本

草云青背者曰土鴨黑者曰蛤子雁卵生為之漢書言鄂杜之間水多鮭魚宋書張暢弟為猘犬所傷醫云食蝦蟇膾膾成弟有難色暢先食而弟方食果愈乃知前人食蛙久矣抱朴子云萬歲者頷下丹書八字南史丘傑云蝦蟇有毒夢得樂三人下科子數升

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凡種竹正月二月斫取西南根東北角種之竹性向西南引也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變柑

新州出變柑苞大於升自高要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為名

胡柑

風土記曰柑有觡者謂之胡柑丹陽太守李衡作宅種柑千樹曰吾有千頭木奴

壺橘

羅浮有壺橘十種又有椰子煎椰子有兩眼俗謂之越王頭

胡羯奔迸

郗世隆謝樂遊胡桃云胡羯奔迸言之先兆者也

紅藤蕈

瓊州出紅藤蕈方言謂之笙或曰遂篨亦曰行唐沈約彈奏歛令仲文秀忿楨云令史輸六尺笙四十領

閼氏山

習鑿齒與謝侍中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

其花作胭脂胭脂婦人粧時作頰色用如豆許按令徧頰殊覺鮮明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西河舊事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石榴作胭脂

鄭虔云石榴堪作胭脂睿宗女代國公主嘗為之棄其實於禁中叢生成林

蜈蚣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皮可冐鼓

壽陽粧

宋武帝壽陽公主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後人效之爲梅花粧

花子掩痕

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天后每對宰臣令昭容卧床裙下錄所奏事一日竊窺宰臣上覺退朝怒甚取甲刀剌面上不許拔昭容遂爲乞拔刀子詩後爲花子以掩痕也有

集二十卷詩在集中明皇令張說作序

白犬丹鷄盟祭

粤人每相友善則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鷄仰天盟曰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馬當下如此數千言出本俗風土記

呑紙抱火

毛寢家訓云朱詹貧而好學飢卽呑紙寒卽抱火讀書不輟

奴婢若干頭

梁簡文帝言安吉主餉胡子一頭云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海深究在其貌又梁律奴婢若干頭

赤丁子

洛陽平頡郊外葬一骷髏夢一人來謝云我本強寇爲同輩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子卽至矣後數有應驗

白鳳銜書

楊妃嘗獨坐有一白鳳至前口銜書取視乃天帝詔勑謂妃爲謫仙責其妬媢言具焉鬼之事

七木之精

順宗時書生賈秘於洛陽廢苑中遇七人同飲稱七賢邀秘坐徐詰之乃松栁槐桑棗栗樗七木之精

南山木强人

馬舉領淮南日有一叟詣舉言兵法曰先以法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士卒勇曰爲帥何如叟曰先取勝地次對敵軍中開入却不可忘也仍有捨小而全大息殺而優遊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其或遲速未决險易相懸進不能攻勢須求活屢勝必敗愼在欺敵舉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曰予南山木强人也有韜玉含珠之譽假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久耶公留於客館至夜失之見室內惟一棊局耳忽躍起墮地而碎

羯鼓錄

都曇答臘

出自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之下雞樓鼓之上都曇似鼓而亦答臘即揩鼓也鼛如漆桶盛以繩床擊用兩杖其聲焦急明月淸風特異衆樂

羯鼓八音領袖

明皇尤愛羯鼓玉笛爲八音之領袖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回顧柳杏皆已微拆上笑曰此一事不換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至秋空迥澈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花奴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嘗戴砑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至帽上笪處二物極滑久之方

安一曲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容搖動也帝曰花奴資質明瑩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而短之上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像須有英特之氣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秀過人常得公卿

羯鼓解穢

上不好琴聽彈未畢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奉敕監金雞

黃旛綽知音上召之不時至怒甚綽至聞上理鼓因止謁者不令報曲罷綽走入上問何

處去來緯曰坐送親故至郊外上曰賴稍遲向我怒至必撾適其長入供奉暫釋曰出外不可放他內官笑言緯聽鼓候竟入上厲聲曰我心脾下事安有官奴聞鼓能料耶今且謂我如何緯下堦鞠躬大聲曰奉勅竪金鷄上笑而止

漢第二鼓

宋璟尤善羯鼓曰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宋所作也帝與唐論鼓事云不是青山石末即

是會山花磁此是漢震第二鼓且鍪用石末花磁圈是腰鼓堂十明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拍璟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峯山取不動雨點取碎急此羯鼓之能事

明皇供御捲

嗣曹王皐有巧有以二捲獻者皐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命取枠選枠平者置一捲於枠心以油滿注捲中而油不浸益相契然也皐曰此必明皇供御捲問其所自云其父在黔中得之高力士

無結尾聲

廣德中蜀李宛者善羯鼓夜聞鼓聲叩門謂鼓工曰君所鼓者非耶婆色雞乎無尾何也工曰按舊譜無結尾聲故夜求之宛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宛曰意盡則曲盡工曰奈聲不盡何宛曰可與言矣曲有不盡者以他曲解之此曲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言果相

諧協聲意皆盡註云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吉了解之類

琵琶錄

琵琶

法三才象四時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却手後曰琶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馬上奏琵琶以慰之

曹綱右手與奴左手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保子善才保孫綱皆習

琵琶裴興奴與曹綱同時綱善為運撥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蕤賓鐵

樂工廉郊師於曹綱綱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鄭中丞大小忽雷

文宗朝有内人鄭中丞胡琴内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別墅垂釣之際忽見一物過長五六尺許以錦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發視乃一女郎粧貌儼然中繫其頸鼻有餘息將養經旬日是内弟子厚本納為妻言琵琶因提頭脫送南趙家料理值訓注之亂人莫知之厚本購得之夜分方敢輕彈為過良辰花下酒酣卽彈數曲有黃門過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文宗追悔至是驚喜使宣召赦厚本罪任從匹偶

宮中胡二姐

有白秀才納一妓乃宮娃忽唱新聲作驚遂不復唱後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席上有客唱河滿子四座稱妙白曰某有妓聲調殊異於此召至則淡服閑雅品調激越客曰莫是宮中胡二姐否胡曰莫是梨園駱供奉乎相對泣下

本領帶邪聲

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祈雨因鬭樂聲崑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番羽調綠腰註云綠腰卽錄要是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必謂街西無敵曲罷西市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乃下撥聲如雷妙絕如神崑崙拜請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翌日德宗

召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曲段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隣家女巫授一品絃後易數師段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傳師之技也

米和郎

咸通中有米和郎嘉榮子也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

歸田録

貌甚閑暇

楊大年方與客碁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靴直九百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年號有寶字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改元乾德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執勿用前世舊號改元乾德後於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穀曰此僞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忠愍公準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馮拯相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或有疑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出文稿數篋

楊文公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從容出文稿數篋曰卿識朕書手蹟皆是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大年知必爲人所譖佯狂奔于陽

臺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王文正公曾謂大臣不當收恩嘗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措大索事分

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見上將前伴却者再四太祖大咲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趍出

黄絁衾褥

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閤見上用素漆唾壺磁盞御榻上衾褥皆黄絁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絁也

手熟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有賣油公曰無他手熟耳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爲手熟耳公笑而遣之

文富二相

至和初並用文富二公爲相上遣黄門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朝士往往相賀上曰古者用人或以夢卜爲不知人當從人望卜豈足憑乎予作文公批答曰永爲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望也

隣壤交歡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眞宗批云朽壤糞壤大年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不稱職求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性氣

紫宸殿學士

丁度罷參政爲紫宸殿學士也以文明眞宗謚號遂更紫宸議者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更曰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士不可不學也

五鳳齊飛入翰林

太宗時宋白賈黄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

入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晁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御史言事須白中丞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牓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至今如此

晉公齋僧疏

丁晉公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張公食物

張僕射齊賢每嗜肥豬肉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不過服一彈丸公以五七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食之罷相知安州與客食廚吏置大桶竊覘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浸漬滿桶宴元獻清瘦如削每折半餅以筋捲之抽筋內捻頭一莖此亦異於人也

好一江水

曹侍中利用在樞府務革僥倖中官尤被裁抑其後曹鑑被誅曹再貶房州至襄陽渡監送內臣楊懷敏謂曰侍中好一江水盍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曾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恩澤三執不行

澶淵之役曹侍中使契丹議定盟好章獻明肅太后特以勛舊自處太后亦嚴憚之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所執既多故有三執又降出者不得已行之遂爲小人所側目凡三降不行者請者必又啓后曰臣以告得侍中宅嫁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但以三執不得已行之太后大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權重禍患非知慮所能及也

二宋

宋鄭公庠初名郊與弟祁名動天下號二宋仁宗欲大用有譖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

者交也宋郊其言不祥上命改之公不得已改之公後更踐二府一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譖者竟不見用

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

曹武惠王彬勛業甚盛嘗曰吾爲將未嘗以喜怒輒戮一人所居堂敝壞子弟欲葺公曰方冬牆壁瓦石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愛物如此旣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伐又如此

鑄鼎象物賦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

珊瑚筆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竊取之公乃榜于家庭以十千贖之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

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

學士著姓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回去其一徒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王張相嘲

晏元獻罷副相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歲幕下王琪張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琪嘲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德邁九皇

楊文公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

奉使契丹表

夏英公竦父官河北契丹犯河北歿於陣後公丁母憂起奉使契丹公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時以爲四六對偶精絶

驪山詩

孫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後篇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錄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爲幸

善言富貴

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

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人多有之巨然

惟玉堂北壁獨存包氏宣州人畫虎名家鼎爲妙子孫皆不得彷彿昌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

對偶

寇萊公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楊大年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此回真是送燈臺

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年老求爲西京留臺有輕薄子

送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後竟卒於留臺
笑得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溫顏
強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
似靴皮
論棊
胡旦曰以棊爲易解如日聰明尚或不能以
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作文章在三上

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閱小
詞宋公垂每走廁必挾書遠近聞其諷誦予
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也
不得黃紙書名
錢思公官兼將相自云平生不足惟不得以
黃紙上書名深以爲恨
有教無類賦
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有
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
而相假有輕薄子云相國寺前熊番斤斗望
春門外驢舞柘枝識者曰言雖鄙俚事亦着
題
金帶
太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
爲金銙以賜羣臣方團毬絡賜兩府御仙花
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絡爲笏頭御仙花爲
荔枝
猢猻入布袋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官職晚
年受勑脩唐書語其妻曰吾之脩書可謂猢
猻入布袋妻曰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也
盛肥丁瘦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疎瘦翰林侍讀梅詢
性喜焚香每晨起將視事焚香以公服罩之
撮袖以出坐之撒開濃香郁然有館職竇元
賓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實矣

古鑑照二百里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鑒能照二百里欲因弟以獻求之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劄子

唐人奏事非狀者謂榜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嗜蟹嘗求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爲輕薄子戲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喜甚問何以知之對曰新置臺官必用稀姓者以君姓知之時三院御史仲簡論程掌禹錫也

祠廟訛謬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都城滿池寺今轉爲菩提寺江南大小孤山今轉孤爲姑江側有澎浪磯轉爲彭郎磯云小姑婿也西京龍門山望之如雙闕山口有廟俗呼一屠刀按膝而坐曰豁口大王尤可笑者

語訛

世俗傳訛舉世同其謬者惟打字其義本謂考擊聲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

造金銀器亦曰打蓋有槌擊之義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人餉飯曰打飯粘紙曰打糊量地曰打量試眼曰打試過檢字書了無此字本音謫耿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

韋得象

韋鄶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友善石戲韋曰昔有戴松牛韓幹馬今有韋得象

俊叨

京師食店賣酸餡大書牌牓俚俗轉酸從食餡從臽有云彼家賣餕叨不知何物也湯餅

唐人謂之不托今曰餺飥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饅頭名存而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文中虎

謝希深初以奉禮部郎鎖廳舉以啓事謁大年云臾其念空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爲著生何大中曰此文中虎也

花木錄

花木疏記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賛皇公李德裕著花木錄

一葉百影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實夜如列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北都苑

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爲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心李

花姑

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

花伏

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遲剪花欲急則花伏無傷

使遼錄

割馬肝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跂同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知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失八九又問鵰巢中生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有二隻其性識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

吹葉成曲

胡人吹葉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韻甚和

打圍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

於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處也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南朝峭漢

跋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鶻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云南朝峭漢惟君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

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材有幾何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數計察斯人大木可望

銀牌

形如方響刻蕃書宣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虜主親到須索更易無敢違者

黑山

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虜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也

佛粧

胡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以車渡極安而速濟不曉其法

茶錄

雲脚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候湯

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郭璞云早取爲茶晚取爲荈又候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四邊如涌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湯老矣

茗戰

建人爲鬬茶爲茗戰

火前火後

蜀雅州蒙頂上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石花茶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爲報春鳥

蟾背蝦目

謝宗論茶云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

又云候蟾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細漚花泛浮浮雲騰昏俗塵勞一啜而散

文火

顧況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

苦茶

陶隱居云苦茶換骨輕身丹丘黃石君服之仙去

秘水

唐秘書省中水最佳名秘水

茶詩

古人茶詩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跂石人杜牧茶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劉禹錫試茶詩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香塵

類說卷之十三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四

啓顔錄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射不着垜　高坐誦詩

卷耳后妃之德　煮簀爲筍

牢踏破菜園　煎餅謎

放曹詩　黑面赤眼相嘲

詠黑　年老卿少

嘲庭中行　帽底可知

嘲臂　子在回何敢死

三禿不敵一盧　命羣臣爲大言

因話錄

此胡無尾　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十月始來　揀得一好長官

鬬雞相撲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多呼陳伯玉　汾陽秦州掾官

汾陽諸子皆奴材　南鄭北鄭

韓皐是硬　諸生繼相

荷埵　飲酒稱名

好鄉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響泉韻磬　猿名山公

活火煎茶　能與張家說家門

時至則行　鑄劍戟爲農器賦

作淚賦　韓退之詩

女儀　二清二乾

以詩見舉薊州　文章大德

應不求聞達科　鑒虛煮肉法

後人誣作　年滿令史

自家見得人憐　李過庭

錯喉　音聲樹

拗巷橋　御史三院

水廳　察院廳名

哄堂　葉法善

瞎眼宰相　時世粧

人道尚右　毳褐豈甚絢乳之火

閣下足下之稱

投牒便換　夢柳什地
夢昇棺入堂　東西壘
張騫槎　大像寸安得居山
和尚教坊　門戶爭益
買妾非妓

類說目錄卷之十四

類說卷之十四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啓顏錄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晉劉道眞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搖櫓道眞嘲曰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射不着垛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强弓欲高番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

高坐誦詩

唐有僧法軌形貌短小於寺門講李榮往共談論僧於高坐誦詩曰姓李應須李名榮又不榮應聲曰身材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必身后妃之德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坐欲謝慶本兩耳毛卷朝士多目爲卷耳長安令松壽賀曰僕固知令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德

煑簀爲笋

漢人適吳吳人設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煑其簀不熟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羊踏破菜園

有人嘗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齊高祖作煎餅謎卒律葛答 反前也云是字

放曹詩

高敖曹詩曰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門屋張口捲席床剝皮挑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凹肚河凍水生肌

黑面赤眼相嘲

唐初梁寶好嘲戲嘗至貝州有趙仲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頗甚黑先索以待仲德入即眼俱赤寶云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雷則答曰向我入門來索後惟見一錠墨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其一團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大社北實無以對

詠黑

唐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劉行敏詠之曰叔慎騎黑馬僧伽挽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

年老少卿

後魏孫紹爲太府少卿高帝問卿年何老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遂遷正卿

嘲庭中竹

温彦博杜如晦同爲僕射有裴略者許事二公久不答畧自陳通言語工嘲戲彦博使嘲庭中竹畧曰竹竹青簇簇凌寒葉不凋經夏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又令傳語屏牆即走至牆下曰方今聖明主

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敢妨賢路

帽底可知

唐山東一劇縣有老胥善侮縣令初至以事試之卽知其爲人有令始至方差下造簿吏改易姓名或小字使相屬可笑高聲呼云張布袋盛老鼠宋郎君向寅府令不問吏出謂其徒曰帽底可知遂無所憚

嘲瞽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瞽潤李勣謂曰封道弘汝瞽斟酌坐得休何須爾許大

子在回何敢死

隋侯白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三禿不敵一盧

隋盧嘉言至僧寺與三僧酧答數回嘉言笑曰三個禿師並不解摴蒲僧未諭嘉言曰呼不聞俗語云三個禿不敵一個盧

命羣臣爲大言

漢武帝置酒命群臣爲大言小者飲酒公孫丞相曰臣弘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一代餘四公不能對東方朔請代大對一曰臣坐不得起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跋越九州間不容趾并吞天下欲枯四海三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噎不緣食出居天外卧上曰大哉弘言最小當飲

因話錄　唐水部員外郎衢州刺史趙璘

此胡無尾

肅宗嘗言安祿山不臣之狀明皇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鞠馬傷之帝察謂太子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

乃父爲天子我父嫌天子不作王恚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拘駿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閫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駿數十

十月始裘

德宗暮秋微寒上曰九月衣衫十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翰林承旨李吉甫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宜示

四方編之於令李相程曰謹按月令十月始裘玄宗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

揀得一好長官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趙脩自監察裏行授高陵縣令後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我令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鬭鶏相撲

文宗有事南郊祀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左右曰舊例上曰此必是兩軍賞物可向外相撲了與賞令去又嘗觀鬭雞優人稱嘆大好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可同日且待別日

多呼陳伯玉

文宗對諸學士論文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

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勑不下武曰以令公勛德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不知體甚也王曰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上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汾陽諸子皆奴材

郭汾陽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虞候縱横之狀王明日對賓僚嘆曰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㜷兒非奴材而何

南鄭北鄭

太傅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

相

韓皐是硬

韓僕射皐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爲罪

諸生繼相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諸生繼爲相公

荷杯

牟少師與賓僚飲宴暑日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既罷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昨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飲酒稱名

段相文昌性介狹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

好脚迹門生

李逢吉知舉貢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劉栖楚爲京兆尹謂僚屬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至拘束

響泉韻磬

李沂公蓄二琴殊絶所謂響泉韻磬者也寵妓曰秀才七七善琴與箏自撰琴譜

猿名山公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絶一生不近粉黛

多蓄古器嘗得石鐵一片擊之清越又叅一
蕿名山公約洴公子也初至金陵於府主庶
人銜坐屢賛招隱寺摽致一日庶人宴于寺
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非遊宴細看
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
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
糸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活火煎茶

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

謂炭火之焰者

能與張家說家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
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
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年老頭數搖苦吟所
致

時至則行

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嘗云鷄豬魚蒜
逢之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
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
在人間公貞元中鑄劍戟為農器賦云皇帝
嗣位之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
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後作相竟立
殊勛觀其詞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

作淚賦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

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

韓退之詩

韓退之遊廬山過蕭金部山居詩云中郎有
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
隱空將衰淚對烟霞

女儀

郎中元沛妻劉氏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
直訓

二清二軋

江南多名僧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後乾輔時號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抒思作十數篇見韋蘓州韋殊不稱賞明日寫舊製獻之大加嘆賞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耶人各有得非卒能致也

文章大德

元和以來僧道多大德偶得補署遂為頭銜各因所業以冠大德之目至有號文章大德者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鑒虛煑肉法

元和中僧鑒虛不知肉味有僧素無道行遂作鑒虛煮肉法

後人誣作

才命論稱張燕公[illegible]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之所誣也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肅宗在東宮嘗危懼宮中號麻山為子上俛首久之又嘗登樓見一醉人臨水卧問是何人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矣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食飯直至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乃是歕嚏

年滿令史

錯喉 並見上

李過庭

姚峴猾稽姚崇仲康孫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甫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㭊項橋

尚書省東隅有橋名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
中久次者至此拗項而望南宮也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聲音省中郎有
入相者俗號音聲樹
冰廳
祠部號爲冰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
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爲煩
楊虞卿始置匱加鏁人以爲便初成州或爲

吏部郎戲作考詞狀有千忍萬忍後不禁考
上下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
之雜端非知雜者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
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
巡號兩巡使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
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
榻皆絕咲言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

哄堂
哄堂見上
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禮察曰松廳南有古松
也刑察曰魘廳寢此多魘兵察主院中茶茶
必是蜀之佳者貯於陶器謂之茶瓶廳吏察
主入朝人名籍謂之朝簿吏察之上則館驛
使又其上監察使謂之察長
瞎眼宰相

裴光德在中書故人求京府判司公曰此官
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廢朝廷綱紀
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
可
葉法善
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
道術者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
士葉靜能訣矣
人道尚右

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自
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閤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各有閤
故有閤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
足下劉子雲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
僕射書曰執事即其側也記室本王侯賓佐

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
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
也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
僭用哉
毳褐豈甚銅乳之臭
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座他日謂曰公
好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
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公處其間曾不
嫌恥反譏有道之士南朝以蛙鳴勝鼓吹吾

吾觀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投牒便換
有士子鬻產於外得數十千懼川途難賫因
所知納於公藏傳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寘
之衣囊一日醉指囊曰莫輕此中大有好物
盜在側聞之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開無
獲投牒於水
夢柳作地
柳元宗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詣卜者問命

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
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
州乎卒如其言
夢舁棺入堂
李逢吉有婢夢有一人舁棺至堂後云且置
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
未畢而入相
東西臺
高宗改門下中書省爲東西臺尚書省爲文

昌臺改御史臺呼為南臺

張騫槎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博物志云客星犯斗牛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皆是虛誕寶曆中京洛遞夫昇張騫槎不知何物也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相襲謬誤如此

大條子安得居山

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堪為諫官武宗問諸子

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龜大條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以對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淑聚衆論說內典話言鄙褻之事不逞輩爭效其音調為歌曲呼為和尚教坊

門戶李益

李益能文有貴家子同姓名人謂益為文章李益貴家子為門戶李益

買妾非妓

柳公綽嘗納一姬同院知之屢徵出妓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類說卷之十四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五

談賓錄
著毛羅蔔　笑中刀
閻通元寶錢　閻立本圖
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土山頭　醫者意也
下第詩
劇談錄
黃中君鬼谷子　金盆漬白龍皮
玉蘂花　煉炭炊飲
白傅泛舟往香山　灘有鸂鶒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貝
賈氏談錄
石上刻有道字　龍尾道
貢院榜　綺統子
六籍奴婢　院體
白傅冢　海鷗詠

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八角井　文中子
百衲琴　華岳掌
澄泥硯　虞美人
風木性　厄在白馬
晉公譚錄
五星在奎　朝衣不可臨吊
墨慘衣　木掩房
趙普位故相上　御宴值雨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照袋
起復佩魚　拜宰相父母
饞官　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尚書裹行
侯鯖錄
宗室之雋　天下生齒數
江南馮延巳詞　法帖
題穎芳亭詩　換得西湖十頃秋

玉樓銀海　換羊書
張公庠詩　善佞
杜子美墳　開元樂調
草書錢文　王仲至召試詩
圓通不出世　滕達道五言
二宋詩　櫻桃薦酪
柳三眠　碧牋題詩
夢拋毬詩　鸚鵡呼琵琶
宣赦詩　回鄉詩

元夕御樓詩　劉貢父詩
恠石詩　李白峰頂寺詩
謝番羅襖詩　姚嗣宗詩
司馬公詩　妓求泰宴詩
小溪詩　東坡詩
醉僧祭文　鬚多中相法
晏叔原詩　春秋月
秘色磁器　馬一定
紫桑令　狀元徐適詩

張垍化爲蛇　陳知默詩
三平二滿文字　張安道前生
李白墳　京城
江珧柱　內庫酒北苑茶
對屬　還鄉和尚
錢王詩　傳逸人詩

類說目錄卷之十五

類說卷之十五　　宋溫陵曾慥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談賓錄

著毛蘿蔔

唐李府　馮先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註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溫恭而褊急陰賊忤意者必加傾陷人謂笑中有刀

開元通寶錢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名其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甲痕因鑄之

閻立本圖

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宜圖其事以貽于後詔閻立本圖之莫不盡該毫末俱得精神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為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元萬頃為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高麗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由是坐罪

土山頭

諸曹郎中不自員外除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先自大理正除為戶部郎中員外郎趙浩嘲

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沓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帳隨情設金樽任意熏惟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醫者意也

許裔宗名醫人問何不著書曰醫者意也脉之深趣不可言傳

下第詩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

滿箸紅惟應飽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劇談錄

黄中君鬼谷子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禍將至遇黄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泌頗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庭芝陷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帝曰黄中君蓋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

金盆漬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漬白龍皮於坐側湏臾凉飈爽氣凛若秋高

玉蕊花

唐昌觀有玉蕊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貌婉麗迷花而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擁七香車披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未斜

煉炭炊飯

洛下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華侈盛具召之曾不下筯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家子勉食一匕曰凡以炭炊先燒炭熟謂之煉火此炊炭尚未煉也後經兵亂豪家子丐食山寺而卒

白傅泛舟在香山

盧簡辭遊伊川別墅忽有二童子操蓬艇中有白衣人與僧偶坐船後以桐甑而炊吟笑宛若神仙問之乃白傅泛舟在香山也

灘有鸂鶒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礫全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爲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

見我能鍾故相戲耳

裴晉公未第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俟聞其語遂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果如其言

謫仙怨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州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於此馬上吹笛爲曲號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已老以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不第故也

賈氏談錄

石上刻有道字

贊皇公平泉庄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絕矣惟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蕊存焉怪石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兩字

龍尾道

含元殿前龍尾道路七轉出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

貢院榜

石諭及貢院字周淡墨毡書李紳侍郎將放榜大命吏重書榜未及填右諭貢院字吏暴卒

令史王昶善書被酒染筆不能加墨一榜之內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成故事

綺紈子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飲僧孺曰綺紈子何預斯堂衛公銜之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衛公門人韋瓘撰文宗曰此必假名僧孺若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也

六籍

劉蕡讀文中子曰才本中庸疑上述作或謂

於六籍何如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
中子爲六籍奴

院體

中土士人札翰多爲院體貞元中翰林學士
吳通微嘗工行草院體近吏故吏胥放其書
大行於世遺法至今

海鷗咏

顧况師事李泌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
及泌卒作海鷗咏大爲權貴所嫉貶饒州

司戶作詩萬里飛來爲海鳥曾蒙丹鳳借枝
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梟奈爾何

白傳塚

白傳塋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方
丈之土常成泥濘

伐叛亭

李贊皇平上黨回鶻自矜其功平泉庄置構
思亭伐叛亭

白傳不賜謚

白傳大中末有奏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
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
碑李義山文也

八角井

滑臺城北嘗有昏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鑿
八角井於城隅以鎮之

文中子

隋末隱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學者國初
多居佐命之列劉禹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

以大中立言由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士
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百衲琴

李沂公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卽見之
日暮則漸隱不見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

取之陶爲硯水不涸又鄴郡二臺舊瓦有絲
箕之狀斷爲硯則愈於澄泥
虞美人
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而無花
葉皆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撫掌之
狀頗中節拍
風水性
陝河風性寒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醎水性
冷故民雖哺果食麦麪而無熱疾滑臺風水
性寒冷尤甚士民啖附子如芋栗

厄在白馬
李德裕有術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
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蓄白馬後
爲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典淮南獄公坐是
竄南海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兖州地分太宗爲晉

王領兖海奎爲天上奴僕宮故執御者皆驟
居富貴
朝衣不可臨弔
王樞密父太師頃背朝士弔者朱紫盈門獨
徐鉉携一麻袍角帶客次更易訖方入弔或
問之曰朝衣不可臨弔
墨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墨慘衣
妯娌問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着此慰

尊長今此禮亦亡
木搶房
晉公被譴之初木搶房三日馬拯堯時太守
房王欽若堯時大拂房
趙普位故相上
趙普初拜相太祖曰汝雖爲相坐立班須讓
舊相普曰陛下創業以臣爲相正欲彈壓四
方臣見故相直須在上太祖從之又嘗奏事
忤旨上怒手裂奏章投而擲之普徐拾起關

屢復奏上愈怒拂袖起普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

御宴值雨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先公少多病灸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因謂曰大凡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在大豐觀子氣實神深難體中多疾不足慮也

照袋

王太保每天氣和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照袋貯筆硯韻畧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照袋以馬皮為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同用之

起復佩魚

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褒素紗軟脚幞頭慘紫公服每日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見其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遂謝不敏

升堂拜宰相父母故事

丞相如在具慶或偏侍百官就私第請謁必先通起居方見丞相事分深者皆升堂拜如不升堂亦須向北遙拜近日少行此禮

麄官

唐士大夫重內輕外任方面者目為麄材張燕公愧無通材供國麄使許昌謝人惠茶詩云麄官乞與眞拋棄賴有詩情合得嘗王彥威仕元和間為太常博士累官至大僚其詩云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酧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列青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

僉官到底是男兒彥威時爲宣武節度使

竇氏五龍

諫議大夫竇禹鈞子五人俱進士及第馮道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缺失

尚書裏行

舊語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器清重不與他卿監比也先公爲翰長以病求爲大蓬又太常卿在六尚書下與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

侯鯖錄

宗室之雋

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八人孟康注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不同如此豈莽殘啄之餘四百人者皆贅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爲莽稱雋耶

天下生齒數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三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萬四千五百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唐九百六十萬

本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

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萬仁宗一千一百九十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三十萬

江南馮延巳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簾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鴦數行曉日鸞旗百轉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法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當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題擷芳亭詩

歐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公戲之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陽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換得西湖十頃秋

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復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玉樓銀海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荆公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換羊書

黄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爲換鵞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剳撰紛冗宗儒從作簡次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張公庠一詩

張公庠少能詩一絶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過雨馬蹄無處避殘紅

善佞

荆州有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云昨初入境見虎狼相尾西去此乃善政所感有頃村人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

必暑食便過
杜子美墳
在耒陽唐史云至耒陽以牛炙白酒一夕醉飽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嗣業始塟偃師首陽山當以誌墓為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侯杜元凱之後故世塟首陽山子美父閑嘗為鞏縣令故子美為鞏縣人首陽山在官路之北古塚纍纍元凱墓猶載圖經所考子孫附塟者數十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

開元樂調
沈括為翰林學士有開元樂調四首裕陵愛之云鷄鵲樓頭日暖蓬萊殿裡花香草綠烟迷步輦天高日近龍床樓上正臨空闕雲間不見人家寒食輕籠薄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影裏回鸞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春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片紅雲開處外人遥認官家

草書錢文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王仲至召試詩
王仲至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詩云羣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墻宿華岳觀詩云凌空

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怪地仙教俗客殷勤留看華山春後再題云石臺流水共蒼苔竹林間一逕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年來遊客始重來
圓通不出世
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繫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滕達道五言

滕逵道長於五言內省詩云寒食過聲斷春風寒更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肯同兒女曹黃金粧劍珮猛獸畫旗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着赭黃袍

二宋詩

宋莒公兄弟皆有高名召作落花詩云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何處剩淒凉漢皐佩冷臨江濕金谷風危到地香淚臉補痕煩獺髓舞臺收影費鸞鸝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

盡可傷景文詩曰墜素飛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望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無意傳雙蝶更委芳心與蜜房西湖展江亭詩云鑿開魚鳥忘形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櫻桃薦酪

杜牧之櫻桃詩曰恩用烹騂酪從將玩玉盤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柳三眠

李商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猶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云漢苑外有人形柳一日三眠三倒

碧箋題詩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園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碧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夢繡毬詩

李慎言字希古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擲毬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咲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西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熏爐舊日香

鸚鵡呼琵琶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宣赦詩

張舜民紹聖中入元祐黨籍貶長沙赦書猶不赦黨人有宣赦詩云擊鼓塡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禮恩洒萬方春舟楫親南斗

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回鄉詩

賀知章回鄉詩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碧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

元夕御樓詩

元祐中元夕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扣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彩山獨賞禹玉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高麗進樂又奏一盃

劉貢父詩

劉貢父自校書郎出倅海陵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

却從雲氣望蓬萊

恠石詩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恠石一絕云山體太恠着薜荔天綠辟邪聯蘚苔鈎簾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李太白峯頂寺詩

曾阜爲蘄州黃梅縣令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中人跡不到阜披田偶至梁間小

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謝番羅襖詩

熙寧中黄魯直為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曡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姚嗣宗詩

東坡於關中驛舍見一詩喜而錄之初不知姓名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玄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劒買得耕牛教子孫

司馬公詩

司馬池待制溫公父也有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

妓來參寥詩

參寥來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來謁

云多謝樽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定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題小溪詩

參寥錢塘題小溪詩云城根野水綠逶迤鳧鳧輕舟掠岸過欲採芝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題詩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醉僧祭文

東坡云蘇州有僧好飲以醉死將死自祭文云推靈生在閻浮提不貪不妬愛吃酒子倒增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何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鬚多者中相法

黄魯直云鬚多而疎秀者必貴客而乏短鬚

乃神氣不足都尉王晉卿殿帥曹貫道皆無髯毋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嘗道翠洛間有後唐莊宗廟神像兩眼外皆髭也作詩寄貫道云伐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便丧軀拂拭塵埃覩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晏叔原詩

熈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曰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

客主頗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春秋月

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開盛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誠如子言即召客飲作减字木蘭花云春庭花午搖蕩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秘色磁器

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得臣下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秋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盃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錢氏爲始

馬一疋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疋耳故後人號爲一疋又應劭風俗通曰馬一疋或曰馬夜

行目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横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適相疋耳

柴桑

今士子多使柴桑翁爲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狀元徐適詩

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適詩云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

坦化爲蛇

林棣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病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呌呼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覷之身已化巨蛇頭而人也取置荆囷中體寒索厚被日食肉二斤酒一斗復得人言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其家送置山中

陳知默詩

歐公晚年喜陳知默詩恨不多但說其兩聯一云平地風烟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一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稍帶晚風

三平二滿文字

傳頌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姪何過致煩臺評頌之慚云也只三平兩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材

張安道前生

張安道責知滁州遊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在屋山取視之筆迹宛然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印施及東坡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之

李白墳

李太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然州之南青山有正墳或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藁瘞於此後遷窆青山焉

京城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里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里高三丈三尺本朝東京宮城周圍五里舊城周圍二十里即汴梁城也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闕城亦

以襄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詔別築新
城周圍四十八里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
新城稀陵命內使宋用臣重築之

江珧柱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其甲美如玉骨柱膚寸
郭景純江珧賦云玉珧海月肉吐石華世人
不用此珧字是未知此耳

內庫酒北苑茶

東坡云諸葛筆譬如內庫酒北苑茶山谷曰

猶香橼燭與京師婦人梳頭亦天下所不及

對屬

東坡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
可爲的對

還鄉和尚

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
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
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
有納土之應

錢王詩

錢王有詩曰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
是真若也有情那春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僧逸人詩

傳逸人巖真宗時人贈張忠定詩曰思把浮
名買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
事門外風花自往還張答云蕭蕭疎葦映門
牆見說新秋鱠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
冤鬼遶寒塘又題壁云寒蛩入夜忙催織戴

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心濟天下不如出鳥
有何情

類說卷之十五終

松窗雜録

阿瞞謹爲上客　通馬經
曾天子祖天子　生日湯餅
蕋環有子李嶠無兒
牡丹詩　開元東封圖
一子不事女王　夜明簾解張說難
王山人按冥　古鏡
白鸚鵡　論明皇

異物

明皇雜録

玉龍子　虛有其表
衛士棄食　白駱駝
玉花驄　舞馬
天下字唯朋字未正
蕺竿詩　牛仙客非宰相器
取樂富貴
玉葉冠夜光枕鏁子帳
金盆貯瑟瑟二斗　王維以詩免罪
貂皮帽步搖釵　舞凌波曲
力士食葬詩　懷慎儉素
四絕　詠尹字
死姚崇算生張說　九齡歸燕詩
一鶚挾兩兔　房琯爲禾公後身
甘露羹　一行求算法
觀舞劍畫壁　罷相賦詩
書囊鼠變犬　恃才浮誕

明堂大珠詩　李嶠真才子
三十年無緦麻喪　王蕭琵琶
李龜年建第　四壁畫龍
牛炙白酒　按樂木陰下
鐵如意質酒

樂府雜録

天子樂　文武舞
驅儺　左右教坊
八溼戲

三代立論詰一身能唱歌
承新歌　阿母錢樹子倒
張紅紅　米嘉榮
舞　舞劍器
胡旋舞　直項曲項琵琶
記節奏　箏箜篌
李牟吹笛　銀字管
五絃弾　弄參軍
擘阮　斷琴

拍板　宮聲往而不返
大郎神　夜半樂曲
水藝織錦　望江南
吹蘆管　黄驄
傀儡子　徵音無調
方響
見聞雜錄
鸞孤奉職　夢鵝鶴生女
夢燈　遂在西消

池用李長史　四畏堂
宋公遺戒　燭燒幞頭
倦游雜錄
竹不根而茂　皂羅糊屏風
出自孤寒　相逢不改舊時青
鍾離二詩　三司點胥
無比店有巴樓　十年騎馬聽朝雞
倚闌春秋　點絳唇詞
盤量出剩　藏鼈詩

宗叔詩　待哭斯文久矣
詭謀殺娼　金鑾長老
苑中獅子　權頓幞頭
匍匐圖　疊畫流蘊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夢手捧天　始終言新法
眼前何日赤　高麗求王平甫詩
戲陳亞　舍人面色如彩色
關羅見闕請速赴任

下官蹤跡轉沉埋　教坊雜劇
犛大卵獻放生　一網打盡
唱男胞衣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蜥蜴求雨　杜園賀誼
盛天下蒼生　收裴公贄
明年強健更重來　天狗下勾當公事
山藥　終慎思啓
茶床謎　落牙詩
不覷歌舞　飛魚爲名鴟吻
體貌大臣　貴老近戚賦
平調二曲　録公得替
無花果　今日誰非鄭校人
彈御膳有髮　范文正公蚊詩
三拗　善謔驛
得意之所勿再往　著甚馬留
宋羅江

類說目錄卷之十六

類說卷之十六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松窗雜録

阿瞞謹爲上客

明皇幸寧王宅飲甚歡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謹爲上客明日寧王等奏天子言動雖左右史書之恐不能載閨門之美乞臣與兄弟日輪一人書之以送史官至天寶末成三百卷上寶惜是史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先焚此閣故帝之實錄百不叙及三四明皇幸東都與一行師登閣臨眺上歎曰吾甲不得終無恙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一行之言

通馬經

明皇問黃幡綽誰通馬經對曰三丞相皆通帝問何以知之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因知其通馬經上爲大笑

曾天子翢天子

明皇在宮邸乞假歸京會蒸本豪家子數輩
遊昆明池逞勝宴集上衣服弊應直突至前
諸子頗有難色、少年請令自各陳門族官
品上大聲曰曾天子翢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
王少年驚走上滿引酒徐起上馬而去

生日湯餅

王后寵衰泣曰三郎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爲
生日湯餅耶上爲愍然阿忠后父號

蘊瓌有子李嶠無兒

中宗嘗召宰相蘊瓌李嶠子進見上曰爾宜
奏所誦壽頌奏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嶠子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
蘊瓌有子李嶠無兒

牡丹詩

明皇殿內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最
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帝謂妃子曰粧鏡臺前飲一紫金盞則正封
之詩可見矣

開元東封圖

文宗幸三殿東亭見橫廊架巨軸其上命內
臣繫於廡下乃開元東封圖也上舉白玉如
意指張說輩數人嘆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
則吾可見開元矣命美酎數爵促步輦歸寢
殿嘗語李石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霞酎
以醉解之

一子不事女主

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止
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暇候姨安否適見
表弟縱鷹擕雉兎來歸公啓姨曰某今爲相
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自
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
退

夜明簾解張說之難

姚崇爲相一日對便殿左足不甚輕利上曰
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之疾非足也因

節奏張說事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
詔付之說未遭崇奏日前　有教授書生通
於說侍兒說大怒擒送京兆尹生厲聲曰覩
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相豈無緩急
用人乎反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言釋之兼
以侍兒與之一旦忽曰公爲姚相國所譖外
獄已具請以公所實雞林夜明簾用計於九
公主必能解公之難王言於上曰獨不念在
東宮時思欲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上悉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宗前按獄事並罷之

王眞山人按冥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有王山人者請
謁曰某善按冥也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
壽六十四後果驗

古鏡

秦淮漁者投網得一古鏡照之歷五臟六腑

白鸚鵡

林邑國進白鸚鵡魏徵諫曰鸚鵡能言不離
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戒

論明皇

德宗論李泌爲相上嘗語及明皇嘆曰中原
之禍自林甫始明皇以英特之姿何不容耶
泌曰明皇幼年歷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
園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過也降
封臨淄旋又出閣有漢高之多畏杖蕭王之
赤誠英威一振姦凶自殪而夙尚儒學深達
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善武帝更僕之問自
登寶位親近正人旣勤政事又得良臣及嗜

欲稍深政亦息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
桓以管仲存霸業成管仲亡而諸難作上怡
然聽從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異物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縷白玉香囊并玉
鑷子長二尺餘異竹箋長二百餘尺韋愍夢
中所獲軟羅蜀纈巾蜀賓國黃金衣西蜀織
成蘭亭琴管上鏤盧思道宴歌行白玉劍長

二尺餘

明皇雜錄

玉龍子

帝爲皇孫時天后奇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纔數寸精巧異常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旱祈雨必應

虛有其表

帝命蘇頲爲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制云國之

瓌寶上曰虛有其表

衛士棄食

帝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複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白駱駝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鎮清海路遠遣使常乘白駱駝奏事日馳五百里

玉花驄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

舞馬

帝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各有名稱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者數十馬皆衣以錦綉絡以金鈴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

天下字唯朋字未正 戴竿詩

上御樓教坊工人恨苦戴竿於百尺竿施木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間劉宴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貴妃置膝下爲施粉黛與巾櫛上問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妃令詠戴竿詩晏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爲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命賜牙笏黃紋袍

牛仙客非宰相器
上用牛仙客爲相訪於高力士外議如何力
士曰胥吏非宰相器上怒曰卽當用康䛒蓋
一時忿詞舉其極不可者或報䛒便當爲相
䛒頗爲信焉
取樂富貴
楊國忠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以至
於此未知税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更當
取樂於富貴耳

玉葉冠夜光枕鎮子帳
特盈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
鎮子帳皆希世之寶
金盆貯瑟瑟二斗
虢國夫人恩傾一時所居本韋嗣立宅韋氏
子弟方晝偃息忽見婦人衣黄衣衫降步輦
侍婢數十人謂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
氏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
百登東廂撤其瓦木韋氏郎携琴書委於衢
路嘆不才爲勢家奪古人之戒見於今日堂
成以金盆貯瑟瑟二斗以賞匠者後因大風
折木墜石堂上略無所損撤瓦以觀皆承以
木瓦
王維以詩免罪
祿山犯闕獲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凝碧池
樂工雷海青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被殺王
維爲賊拘于僧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
百官何日得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

頭奏管絃書于壁賊平維以詩免罪
貂皮帽步搖釵
天寶初時士庶好爲胡服貂皮帽婦人則步
搖釵窄小襟袖識者竊嘆
舞凌波曲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貴妃賜以金粟裝
臂環
力士食薺詩
高力士謫巫州山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作

詩寄意曰兩京作斥貴五溪無人採華夷雖
有殊氣味都不改

懐慎儉素

盧懐慎儉素奉身之具唯一布囊門無籬箔
風雨舉席以障宋璟見之命設食盤中水豆
兩甌茅菽俎而已既沒惟一老蒼頭請自鬻
終喪事

四絕

韋嗣立拜中書令蘇瓌署官告頗爲詞薛稷
書時號四絕

詠尹字

蘇頲幼纔能言有京兆尹過既去令頲詠尹
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
少人

死姚崇算生張說

姚崇張說同位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
吾嫌隙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沒後同僚當
來弔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不顧衆族
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爲請得
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礱石使速鐫刻張常見
事遲若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
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謂極筆曰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
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刪改諸子引使者
視之碑已功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算生張
說

九齡作歸燕詩

張九齡在相位李林甫陰欲中之九齡作歸
燕詩贈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
滓賤只見玉堂開朱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恚
怒稍解

一鵰挾兩兔

張九齡裴耀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林
甫抑揚自得觀者曰一鵰挾兩兔

房琯爲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守相廬與人邢和璞暇日同出城至一廢寺竹間以杖叩地令掘之得一餅餅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琯曰省此乎琯卽洒然悟其爲永公後身也語琯終身事多驗

甘露羹

李林甫婿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鬢髮斑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郎食之能烏鬢翌日食之反白髮如黳

一行求算法

僧一行通大衍算法聞天台國淸寺僧某術精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閒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算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弟子乃至一行乃趨出請教僧聆門前溪水舊東流忽西流遂授其術

觀舞劍畫壁

吳道玄善畫佛尤長於圖寫鬼神將軍裴旻請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觀其壯氣可助揮毫旻欣然爲舞道玄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罷相賦詩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林甫中傷而罷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未罷前數日廚中數鼠蹋出相擊足耳俱折纔貶宜春而卒

書囊鼠變犬

李林甫一日晨興取書囊覺其重開視之一大鼠躍出變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林甫惡之踰月而卒

恃才浮誕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明堂火珠詩

崔署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未幾署卒無子惟一女名星益詩讖也

李嶠真才子

上置酒興慶宮有獻水調歌頭者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如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

三十年無緦麻

崔林群從多至大官每宴集組綬相輝設一榻置象笏猶重疊其上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

白玉簫琵琶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木爲之光潤如玉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

李龜年建第

樂工李龜年於東都通遠里建居第中堂制度精絶今裴晉公定鼎南門別墅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勝賞爲人歌數闋坐客莫不掩泣杜甫贈詩其斷句云落花時節又逢君者是也

四壁畫龍

開元中大旱上於新池刱一殿召馮詔正四壁各圖一龍西壁一素龍蜿蜒若奮風雲隨筆而生壁上鱗甲皆濕有白氣自簷廡出池中波濤洶湧俄有白龍乘雲而起風雨大作

牛炙白酒

杜甫客於耒陽爲令所厭甫因投詩令以牛炙白酒遺之飲啖過度而卒

按摩木陰下

上幸繡嶺宮盛暑甚上使覘姚崇報曰乘小駟按摩木陰下上從之頓忘煩暑

鐵如意貫酒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京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者取之不誣

樂府雜録

天子樂

宮懸四面天子樂軒懸三面諸侯樂判懸二面大夫樂特懸一面士樂

文武舞

文舞居東執翟武舞居西執戚大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協律郎執麾竿衣絳大袖戴冠嚳鼓二人執朱幡引樂。

驅儺

用方相四戴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似除也侲子五百小兒為之朱褶青襦戴面具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

左右教坊

開元中置左右教坊以內官掌之又置樂官院

八疊戲

樂有搭鼓即腰鼓也昔有人父為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喪衣而作悲啼蓋遭喪之狀也蘇中郎范嗜酒落拓每有歌揚輒入獨舞今為戲者着緋戴帽狀其醉也又有踏謠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跳丸吐火吞刀旋槃斤斗悉屬此部

三代立論語一身能唱歌

歌者樂之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之能者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可致過雲響谷之妙有羣音者能歌本是士人嘗自有詩云三代立論語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

永新歌

開元中　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號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朗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眾喧譁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六軍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

月夜凭欄聞舟中唱水調聲者曰此本新歌也登舟省之相與對泣後士人卒逐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阿母錢樹子倒 見上

張紅紅

大曆中才人張紅紅本與其父唱歌丐於其路韋青納爲姬嘗有樂工撰新聲未進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聽於屏後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歌罷青入問之云已唱得矣青出紿

云某有女弟子蚤曾唱此非新曲也隔屏唱之一座失色敬宗召入宮宮中號記曲娘子韋青卒紅紅奏曰妾本風塵丐者致身入內不忍忘其恩因一慟而絶

米嘉榮

貞元中有田順郎長慶中有米嘉榮陳意奴

舞

舞者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舞曲有緑腰穌谷香掘柘胡渭州團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花舞着緑衣偃身合成花也馬舞者攏馬人着緑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皆應節奏也

舞劍器

開元中公孫大孃舞劍器僧懷素草書遂長益進其頓挫之勢

胡旋舞

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小圓毬子上縱横騰踏兩足不離毬上

直項曲項琵琶

琵琶有直項者有曲項者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奕皆善此樂賀懷智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鐵爲撥畫帶

記節奏

樂吏楊志善彈琵琶其姑尤好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居永穆觀中自惜其藝常畏人聞

毎夜分方彈志懇求不允曰吾聲死不傳於
人志寄宿觀中竊聽脂粘帶以手畫帶記其
節奏明日請姑彈之姑大驚志以實告因盡
傳其藝 咸通中有米和郎嘉榮子也尤妙後
有王連兒 康崑崙曹保鄭中丞三事已見琵
琶錄

箏空篌

箏者蒙恬造也空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
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

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狂夫因溺於
河其妻名麗玉撰此曲箜者女媧造也象鳳
翼一名參差

李牟吹笛

笛樂也古曲落梅花開元中李牟獨步當時
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牟吹笛有
老父泛小舟來曰某少善於此政以牟笛授
之老父始奏一聲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
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舟下二龍翼

舟而聽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銀字管

觱栗本龜茲國樂亦曰悲栗 德宗朝有尉
遲青官至將軍善此技幽州有王麻奴河北
推為第一手或曰汝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
軍者冠絕古今麻奴即往定其優劣青席地
令坐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自吹之麻奴泣
謝曰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
此不復吹也

五弦彈

真觀中趙璧妙於五弦自傳諷諫有五弦彈

弄參軍

始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賍犯和帝惜其才免
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經
年乃放後為參軍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
婆羅門

擊甌

出於擊缶郎道源以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

以觔擊之

斷琴

成都雷生善斷琴天下無比

拍板

本無譜黄幡綽造譜紙上畫兩耳進曰但有

耳道即無失節奏也

宮聲往而不返

隋煬帝遊江都樂工笛中吹安公子其父曰

何得此曲對曰宮中新翻也父曰宮爲君商

爲臣此宮曲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廵必不回

矣

大郎神

天后朝一上人陷寃獄其妻配入掖庭因撰

離別難曲以寄哀情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

第也良人知遂三易名　曰非妾子終號怨

迴鶻

夜半樂曲

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

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

氷蠶織錦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

舊淸涼氷蠶織錦郎酬千金康得之不經復盡康卒樂

人嗟之製爲曲子一名得寶子

望江南

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

南白傅作楊栁枝

吹蘆管

宣宗吹蘆管白樂領杯初捻管令排兒辛骨

䂵拍不中上瞋視之骨䂵憂恐一夕而卒

黄驄

太宗戰馬曰仙邉馬斃上嘆惜命樂工撰此

曲

傀儡子

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

兵强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乃造木偶人

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

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
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有部郎者髮禿善優
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徵音無調

舜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
般樂器至周改用宮商角徵羽減樂器至五
百餘般唐又減三百般太宗挑絲竹為胡部
宮商角徵羽並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
有聲而無調

方響

胡部無方響綠直板聲不應諸調　太宗內
庫別收一片鐵名方響應二十八調之爭只
有宮商角徵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鶯孤奉職

丶丶見聞雜錄

張獻圖累舉不捷因老榜推恩始有班竹之
命寓書于室家曰汝作鶯孤吾為奉職

受雖鵠生女

歐永叔在夷陵日遊妻詩廟潛禱嗣續家人
夢一鶴飛來自知是雌鶴果得一女甚端麗
至八歲忽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暴卒

夢燈

廣守數人連卒多先夢燈段燁作守夢燈偏
郡城未幾病卒

遂在西清

宋景劭舍人夢餘清殿學士未幾除寶文閣
學士制詞有在西清之語

池州李長史

張洞為淮南轉運使夢人通謁云池州李長
史後池中得大鯉即夢也

四畏堂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宅後
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
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宋公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沒之後稱家有亡以治

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
月葬墳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
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𡾟吾骸朽
衣巾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
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于
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與不可求
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
可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燒幞頭

河陽王相同鄭州陳相遍舍有文字婚娼燒
破陳相幞頭脚時王稱以疾免兵起居陳遂
擲其巾以入旣去王相悔曰是他頭上花發
却將我幞頭去未幾二公並罷相又冠萊公
李奉政昌齡張奉政泊龐相籍皆以墜馬後
數月皆罷政

倦游雜録　　張師政

竹不根而茂

冠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公安
縣邑人迎祭于道斷竹揷地以掛紙錢竹遂
不根而茂邑人神之立廟于側奉祀甚謹

皂羅糊屏風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
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出自孤寒

張杲卿因登對　仁宗曰卿亦出自孤寒杲
曰臣本諸生陛下擢臣今至中丞三子皆廕

冠裳陛下春秋高王聖虛位臣非孤寒陛下
乃孤寒也上嘉納

相逢不改舊時青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歸濟南城西張士
園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
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
青

鍾離二詩

荊州開元寺壁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二詩

日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知
任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莫厭追歡咲
語須尋思雖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
見昇平有幾人

三司點胥

陳貫爲省副三司一胥魁桀黠滑通權幸每
聲喏使副在陽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頗不
平欲斥逐胥知其意奉事彌謹陳亦善待之
一日陳曰宅中欲請女客何人可幹胥曰某

可督視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携小女子東
華門街揷紙標曰爲陳省副請女客監厨無
錢陪備今賣此女要若干錢滑稽選者以聞
陳竟罷職

無比店有巴樓

趙叅政致政歸睢陽宋門舊第更爲客邸時
號無比店李中師尹西京師泉人新建酒樓李
悅其壯麗戲大言曰有巴時人曰梁苑叔平
無比店洛師君錫有巴樓

十年騎馬聽朝雞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秋曰笑
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既而王介
甫秉政以右正字直史舘召秩秩遂起有無
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
聽朝鷄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
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
所學熈寧六年兩河荒歉令所在靑苗本錢
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

閣乎

倚閣春秋見上

點絳唇詞

王平甫熈寧中判官告院忽作院詞點絳唇
覢春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
其詞曰秋夜微凉夢回明月穿簾幕井梧蕭
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鴈空零落情無
托鬂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盤量出剩

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倉之糧凡收十萬餘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係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餘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顏情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剩斛斗致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是時殿上甓縫可入亦入矣

藏撅詩

夏侯公詠雜手伎藏撅詩曰舞綃挹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宗叔詩

張宗叔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園林准備閑

待哭斯人久矣

鄭向知杭州王耿爲浙漕互有論列而耿死鄭往哭之盡哀或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悼哭也范楓曰龍圖待哭斯人久矣

詭謀殺娼

楊孜學士來京師應舉與一娼往來甚密娼盡所有貲之既登第無以爲謝遂召爲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謂曰我有室家久矣性悍異計當相困欲相咀藥爲死如何娼曰君能爲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取毒藥和酒一舉而盡孜執爵曰今偕死家人須來藏我之尸汝之遺骸立投溝壑曷若我葬汝而後死亦未晚娼曰爾誑誘我至此又詭藥殺我乃大慟而死孜後終於祠曹外郎

金鑾長老

洗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鑾長老以關齋供將貸米于玉泉長老乞書爲地景笑曰諾既至玉泉啓封乃一詩云胡蘆白去纏胡蘆

苑中獅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

徃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翻不及一猷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貝外郎耳安可並耶

權頓幞頭

張逸客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匍匐圖

陳烈勤尊古禮蔡君謨居喪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行此於是烏金襴鞹與二十餘生以手踞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笑君謨贈吳受郎時李遊畫匍匐圖

卷畫流蘇

昔人歌詩多言卷畫流蘇莫知其狀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鉛亦不曉其事則曰京師所謂銀泥是也又曰能卷畫乃今之生色也常在京師見賃凶具之家曰折却流蘇乃是四角之所繫綫繪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係帳之四隅以為飾耳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富相苦足疾多不入曾相將及引年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為參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竊指言苦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泰州卧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始終言新法

王荆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叛而復附或出或入

眼前何日赤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遲內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高麗求王平甫詩

熙寧中高麗使人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元厚之鈔錄以賜厚之時權尹京請平甫求新著平甫戲作詩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戲陳亞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後知南恩州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一文兩個真實不虛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謝泌知州常過庭飲酒面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是時服緋

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王介俊爽語言多易人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荊公送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諷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題爲十篇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也

下官蹤跡轉沉埋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葛源爲提舉坑冶取鑄脚色欲發薦狀鑄爲詩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權綱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

教坊雜劇

熙寧中教坊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神何所見云近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人披金紫熟視之乃韓侍中手捧一物云獻國家

金枝玉葉萬年圖僧日近入定坐至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人衣緋魚乃判都水侯工部手中亦擎一物云爲奈何水淺廣云欲別開河道爾時叔獻與水利規帝故也

華大卿獻放生

熙寧中華大卿申者善事權貴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鵓鴿以獻丞相方家宴即於客次開籠搢笏手取鵓鴿跪而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一綱打盡

蘇舜欽監進奏院因十月餘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斥劉謂時相曰與相公一網打盡

陷男胎衣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胞衣細切五味煎調召至親合宴陷之不預者必忿爭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旁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龐氏不睦相離而嫁之時侯叔獻死其妻悍妬不修丞相奏其事而斥去時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蜴蜥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今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蜴蜥小兒呼曰蜴蜥蜴蜥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蜴蜥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杜園賈誼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撿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時號熱熱顏回時孔文仲對制策言天下有可嘆息慟哭者既而被斥陳曰孔子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熱顏回

盛天下蒼生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要盛天下蒼生楊衛答

曰此但能盛一個耳

改裴公贊

張授貌甚美常繪其容寄兄璨璨改裴晉公真贊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明年強健更重來

京師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題詩齋宮曰隣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祠飲酒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

天狗下勾當公事

曾鞏知襄州朝廷遣使按水利各辟二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日天星墜于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山藥

本名薯蕷唐代宗名預改為山藥英廟諱上一字卻呼蕷藥

終慎思啓

終慎思家貧苦學儲聞之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殊無衆王孫之色終取書歸重又啓云魯箭商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懐趙璧以空歸

茶林謎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常亞曰近作一謎四箇脚字頭上四箇脚字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云乃待制廳上茶牀每或宴會即撤値風濡値雨也

落牙詩

曹琰郎中忽落一牙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公公一箇牙為報妻兒莫惆悵舌存足以養渾家

不喜歌舞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喜日以談禪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理閉目不喜已是一

龜公案

飛魚易名鴟吻

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號　星宜爲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来寺觀殿宇尚有爲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體貌大臣

治平中國學試策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沈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

沈美少也

貴老近親賦

歐禾叔王試貴老爲其親　賦有進士云觀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平調二曲

昭陵梓宮發引王禹玉作平調二曲云玉宸朝晚忽掩赭黃衣愁霧瑣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軒天仗轉西巖庭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泪不見翠輿歸又云上林春曉曾是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吹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游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淚難收空餘御幄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錄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嘗宰相中一縣有神錄四年方解役坦贈詩云百里傳呼號錄公三年得替昔天同惟君四載過常例更有何人繼後風其詩聞于鄧令坦一官而停之

無花果

木饅頭爲無花果味甘酸食之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多取爲茶牀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云嶺外刻木作饅頭底刻字云大中祥符一樣造五十雙談者之過也

今日誰非鄭校人

王介甫爲相引用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譖之者公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

彈御膳有髮

凡御史上事百日不言罷爲外官侍御史王
平院滿百日未言事或云端公有待而發苟
言之必大事也一日入劄子乃彈御膳中有
髮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狀

范文正蚊詩

范希文監泰州西溪鹽場地多蚊蚋作詩云
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用
問前程

三拗

皇祐中長沙有三拗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
而致慎奘著作三日一開項一拗也推官
袁父樂飲林察推袁妻廬墓二拗也時有邊
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静平生不受賕
三拗也

善謔驛

襄州南有驛名善謔唐之善謔驛也乃淳于
髠放鵠處梛子厚和劉夢得善謔驛莫淳于
先生即此地也

得意之所勿再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着也馬留

京師優人以雜物布地遣沐猴認之即曰著
也馬留紹熙中狀元葉祖洽赴宴有下第進
士作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
辰馬蹄莫蹈亂花碎留與愁人醉作茵

宋雜江

慶曆中有親事官楊入殿門御史宋禧乞內
庭畜雜江之狗時號宋雜江亦曰宋神狗

類說卷之十六終

類說卷之十七

東軒雜記

依樣畫葫蘆
宣室鬼神之問茂陵封禪之書
澶淵之役 智將不如福將
三班奉職羊肉可知
丁晉公鶴相 家奴盜銀器
退位菩薩難做
見水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

夏鄭公詩 策后
寇萊公謚忠愍 四凶何事不量移
久闕中丞 丘良孫盜歐公文
講孟子親戚畔之 體量平常法
沮壞新法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畫流民圖 乞罷呂嘉問
夢靈芝宮 郭祥正薦荆公
作傳呂亭 巷議十篇
誰念王闕人老 鄧綰落職
失馬斷蛇 厚産兒軀薄葬碎骨
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
大杯罰妓 獻范蠡遊五湖圖
既云馬默豈容驢鳴
劉攽謝表 揮毫之際餘酲猶在
精神如破貝州時 嘲口乞
措大眼孔小 薦夫臂自代
太后臨白玉欄干賞牡丹
韓愈不曾如此合鬧

費孝先卦影 天生黑於予
量身御史識面臺官
左氏失之誣論 汗淋學士
遇饑索飯食飽不拜
呂公講和啓 一生喫着不盡
顏魯公書如叉手並脚田舍漢
登溷詩 水星不甚得力
坤厚載物賦 諸婦各送半臂
君子喜食酸 雖甲辰小戊子

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沂公筆錄
宰相賜茶　時服
河市樂　不赦姦贓
紫黑色屬豬人　宰相當用儒者
漢高祖田舍翁耳
集古目錄
道士罵老子　顏魯公惑神仙
羅池碑　景陽井銘

叔孫敖名饒　雷部中鬼
平泉草木記　陸鴻漸著書
阮客舊居詩　縣令新戒
元結好奇　蓮勺官
柳宗元韓門罪人　鹿鶴銘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柳書　張龍公
林下何曾見一人　明皇稱上清弟子
令狐綯設齋　投龍文

白敏中碑　婦人書高氏一人
遺教經

說郛目錄卷之十七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東軒雜錄

依様畫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大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

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様畫葫蘆

宣室鬼神之問茂林封禪之書

王禹偁責守黄州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　真宗怪其詞恚會州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云咎在守臣乃移守蘄州敕下而禹偁已死矣

澶淵之役

惟寇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上以語萊公公曰何人發此二謀宜斬以釁鼓然後北伐上遂决行

智將不如福將

真宗次澶淵日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為朕守魏公曰智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禄未艾宜以為守王公聞命茫然自失萊公酌大白飲之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王入魏戎虜滿地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退召為平章事

三班奉職卑賤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上疏曰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未幾王以事責商州團練副使一日閤忌行香一人紫袍秉笏立殿側公意其官高欲與叙位其人曰某即可知也公問其故曰嘗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官為借職是即可知也

丁晉公鶴相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及記東封事亦云仙鶴前導寇萊公判陝府坐山亭有烏鵶數十飛鳴公笑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故好言仙鶴俱呼爲鶴相

家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盜銀器數事于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秉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退位菩薩難做

蘇易簡得受 太宗顧遇性持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閑冷之嘆贈僧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候嘉正爲官早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

見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見上

夏鄭公詩

夏鄭公竦以父沒王事得三班差使攜所業投李文靖公沆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宦者曰閱人多矣賢良乜日必貴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簾內衮衣明黼黻殿前旌旆動龍蛇縱橫筆掃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後罷樞府守南京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親佩玉麒麟南湖月夜栽桃李准擬雎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

策后

眞宗欲策后問恭政趙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為后何如對曰出於側微不可册儀天下上以告王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立何人上果以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可配聖主冀公曰臣知如此安仁嘗為沈倫門客趙未幾罷恭政劉妃竟立即明肅太后

寇萊公謚忠愍

天禧末眞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政寇萊公遂欲廢后立仁宗奉眞宗為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已詔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舉事會萊公漏言於人晋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入白太后指萊公為反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暨至章獻上仙仁宗下詔湔滌其冤謚曰忠愍謚億曰文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元臣力屏諸極

四凶何事不量移

丁晋公既投朱崖上表極言策立之功辨誣

罔之事仁宗憐之上命移道州司馬穆修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久闕中丞

寶元中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憲長久虛之故淑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上疑之因問呂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曰中丞者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選用當出聖意仁宗自是知其直

邱良孫盜歐公文

歐永叔為知制誥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邱良孫之文章文忠訪之乃公所著十篇良孫盜為己有公大笑而已俄報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及得所獻乃令狐挺所著兵論也公因對奏陳仁宗大怒欲奪其官公曰朝廷已行之命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所失又多上以為然

講孟子親戚畔之

神宗在春宮中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親戚畔之上曰微子紂之諸父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駭服

體量常平法

常平法既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往往抑犯上令覺同府界提點體量覺奏曰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言者不責其

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以言語爲官又能一一行之乎乞罷同體量指揮上怒其反覆落職知廣德軍

沮壞新法

曾布爲三司使及論京師市易不便令呂嘉問提舉市易差官四方買貨物禁客旅舘中自爲兼幷非置市易本意呂惠卿以爲沮壞新法布落職知饒州惠卿遂參知政事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王荊公初爲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宰相爲此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舘職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畫流民圖

熙寧之末東北大飢百姓流移選人鄭俠監安上門畫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俠坐流竄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秘閣校理王

安國獎成其言意在非毀其兄坐是放歸田里而卒天下奇才世共嘆惜

乞烹呂嘉問

熙寧十年京師旱樞密使王韶言卜式乞烹桑弘羊以致雨今市易裒剝民利十倍弘羊臣乞烹呂嘉問以謝天下且甘澤之可致也

夢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人隔水止之曰

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

王荊公當國

郭祥正知潯州武岡縣奏乞天下之計專聽安石處分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上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公曰押闔無行上出其章公耻爲小人所薦極稱其不可用祥正遂致仕

作傳嵓亭

李師中平日論議與荊公違戾李欲求合於舒州作傳嵓亭以公嘗倅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新法既而爲巷議十篇言閭巷皆議新法之善公尤薄其爲人

誰念玉關人老

蔡挺實元以後歷邊任至熈寧初猶帥平凉因作樂歌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鄧綰落職

王荊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人復爲訣媚以自安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妹禮待宰相子雱爲副樞諸弟皆爲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綰一一如所戒而言上頷之而已又薦其黨爲臺官遂落職知虢州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

失馬斷蛇

曾魯公文章尤長四六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被黜魯公有柬別之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有福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

張侍中晏丞相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棺揜其穴次發晏墓若有猛獸嘷吼盜懼呼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譟之聲盜又呼一人同入則寂然三盜曰丞相之神

盡於是矣及穿襯妹無所有盜恚以斧碎其骨而出張以厚瘞完軀晏以薄瘞碎骨事不可知如此

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

大杯罰妓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

醉挽妓衣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獻范蠡遊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致仕

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爲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不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劉攽謝表

劉攽王介同爲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

其犯主上嫌名攽謂不可爲諱因紛爭介以惡語侵攽遂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攽以爲議罪大輕遂去主判攽謝表曰彍弩射的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揮毫之際餘酲尚在

曾布坐市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詆詞在見曾曰始欲繳詞又思敵釁如此不免同貶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

公宅日當自如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
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宴公出妓賦詩翌日
罷相宋草制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酲尚
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精神如破貝州時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沆王公堯臣
爲參政立儲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潞
公留守西赴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
報國不言功之句王禹玉詩云功業時高嘉

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

嘲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
見雄名惟聞艾氣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
也又同赴朝聞叫班聲汾曰紫宸殿下頻呼
汝攽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
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
不用蓋翰愛錢上曰苟用長者當護其短措
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財塞破屋子矣

薦决臂自代

攽與王介因舉人用畜生事仝時摧子方爲
開府官戲曰罪各當决臂十三攽曰吾已入
文字云竊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臂腿豐肥臣
實不如舉以自代

太后臨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元憲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自言神術

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
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
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去郴州
蔡丞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
士術何施

韓愈不曾如此合鬧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
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曰須憐鐵甲冷徹
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

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鬬

費孝先卦影

嘉祐以來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應者甚多王平甫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天生黑於予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面有䵟用園荽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曰園荽亦能去黑

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呈身御史識面臺官

孫爲中薦二人爲御史或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左氏失之誣論

歐陽文忠公初年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是時左氏失之誣論公論甚悉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鬭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之辨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榦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

遇饑索飯食飽不拜

章惇少善養身嘗云遇饑不相知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爺亦不拜

呂公講和啓

呂惠卿服除王荆公居山以啓講和曰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始不自於人

爲又曰門牆貴善數移兩辭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苫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又云内省凉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某官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宜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異豁然儻示於至恩柔揄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公答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國事耳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之則我何負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

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如何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於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待盡山林趨舍與事相照以情不若相忘之愈也

一生喫着不盡

王沂公曾發解省試皆爲冠首翰林劉子儀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顔魯公書如叉手並脚田舍漢

唐初字學勁徤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爲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學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存於厚實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顔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曰眞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水星不甚得力

段少連晩年與鄉老會飲少連通音律酒酣吹笛有老儒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木星亦不甚得力也

坤厚載物賦

張沆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粤有大德

其名曰坤沆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諸婢各送半臂

宋子京晩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諸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嘗宴曲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君子喜食酸

王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醎酸得木性而上醎得水性而下也

雌甲辰小戊子

唐逸史載晋公與郎中庾威同甲辰生公戲曰郎中雌甲辰也程文惠公麗穎公同戊子生程巳貴麗尚為小官嘗戲麗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也

回客設供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滕知其異人口占詩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何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州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王荆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為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

沂公筆錄　王旦

宰相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

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不改其制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則劄子面進取旨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親覽或至旰昃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於論道矣遂為定制

時服

聖節端午冬初賜百官時服舊制也冬至自來服舊無所賜

河市樂

太祖朝始賜都尉高懷德以節鉞領睢陽性頗奢侈聲妓之妙冠於一時睢陽城外數里臨汴有橋居民頗聚娼優所聚高每令其妓女效鄙野之態以爲笑謂之河市樂

不赦奸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奸贓事覺獄未具郊禮將近大宗怒其貪墨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贓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赦

將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瀆陛下赦哉上善其言而止

紫黑色屬猪人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遇一異人云天下將太平眞主巳生一或赭紫黑色屬猪人果於敎伐者姑善待之永德陰自求訪及太祖勳位漸盛傾身親附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一等

宰相當用儒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多進用及卜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綏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

漢高祖田舍翁耳

丁謂在中書語同僚曰漢高何如主哉曰英雄主也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死海宇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波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

曰古之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

集古目錄　　歐陽脩

道士罵老子

徐彦伯撰國回神迹記玄宗英偉之主彦伯當時名臣也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淸淨遂使我曹

寂寞此雖鄙語有足取也

顔魯公感神仙

顔真卿撰麻姑壇幷堂記公忠家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爲斯民患也深矣

羅池碑

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子黄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

景陽井銘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銘文隱隱尚可讀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

叔孫敖名饒

漢叔孫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者不知其名饒也

雷部中鬼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

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作平泉草木記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

陸鴻漸著書

顔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阮客舊居詩

李陽氷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不見名

氏蓋晉雲之隱者

縣令新戒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

元結好奇

元結作惧臺銘又作　銘又作陽華岩銘結好奇之士也所自居山水必自銘之惟恐不奇文章亦然君子欲著不朽有諸其内而見

於外者必本於自然顏子蕭然陋巷名高萬
世得之自然結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勞矣

蓮勺宮

林華宮行鐙銘蓮勺宮銅博山爐銘皆漢五
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紀云因於蓮
勺宮中註云縣也不宜有宮蓋秦漢離宮別
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

柳宗元韓門罪人

柳宗元撰彌陀和尚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

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其韓門之罪人也世
人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

鹿鶴銘

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按潤州圖
經云王羲之書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顏魯
公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碑無年月疑前代
有人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表碑云永壽二年灘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
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柳書

柳公權書高重婢子特愛模者不失其眞而
鋒鋩皆在蔡君謨曰陰符經序爲柳書之最
精云善藏筆鋒與予之說正相反

張龍公

趙耕撰張龍公碑云君諱路斯潁初登第爲
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公濳令歸每公出

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
曰吾龍也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吾
屢與戰未勝明日取决可令吾子挾弓矢射
之繫鬛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
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
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皆復爲龍

林下何曾見一人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以
爲佳語慶曆中許元待制爲發運得斯石於

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

明皇稱上清弟子

唐陽頌玄宗詔撰玄宗自稱曰上清弟子何其奇哉佛之徒曰無生者是之謂也老之徒不死是爲貪生

令狐綯設齋

唐令狐綯設齋爲文以語簡爲工嘗飯僧僧判齋於佛前既爐諦聽僧唱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從其短其父楚作白樓賦文無宅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父子之性相

反如此

拔龍文

唐會昌拔龍文武帝自稱承道繼玄照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眞人

白敏中碑

唐畢諴撰白敏中碑其事與列傳多同而傳載曰敏中李德裕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傳中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

而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共爲毀譽難信如此

婦人書高氏一人

安公美故頌夢妻高氏之書筆畫遒麗不類婦人余集錄亦已傳矣婦人筆書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書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唐之武夫人役其楷書手筆字皆可愛余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　陳游懷等今文儒之盛其書　楷可數者無三四人

遺教經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誤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

類說卷之十七　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八

江南野錄

先主　政事僕射

月詩　赤軍子

邊羅漢

甲兵二十萬　改豫章爲南都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諸軍名　李後主詩

此措大兒語　後主好佛

千緡萬端飢寒二字

畫山水圖詩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登臺望雨　紙鳶上詩

好青峭數峯　夢白衣婦人

韓熙載不敢阻輿

卷軸何多艾氣

服术忌桃李

大器不可力致

湘山野錄

胡旦絕句　十議

喜朝京闕詩　早梅詩

保全戚資　丁晉公謝啓

度撰　梨號五臟刀斧

袁安臥雪圖　丁寇二公留題

誦經　講節卦

混沌道士　門生獻三策

呂申公薦陳文惠　大人已曾上聞

乞賜監書　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退傳游春　河南驛記

奕棋避六宮之惑　王皮之議何如

無地起樓臺相公　陝西竊盜未獲

三僕將相才器　天子何謂官家

赤洪崖打白洪崖　麻衣道者

要錢准備納青苗　束帛之義

造鐘清涼寺

孫思邈請僧誦法華經

蟹賦　泥金雙帶鴛詩

紫微恒小星　譏陳烈詩
燐火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掖庭嬪御出家　紫微失却張君房
雲齋野錄
小由基　煉水銀法
洛陽花酒一時來　江神也世情
渡淮遇風詩
猥藁　白苧吟

類說卷之十八

宋温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駿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江南野錄

先主

名昪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居淮南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携歸以為巳子遂冒徐姓名知誥

政事僕射

吳王委政先主遷左僕射頗綱振舉遠邇樂推呼為政事僕射遂受吳禪奉吳王為讓皇義父温為武皇改元昪文復姓李氏

月詩

圜丘之際太史奏月延二刻時上旬月當三更而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初有禪代之志忽半夜寺僧撞鐘滿城皆驚且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曰徐徐東海北漸漸出天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喜而釋之

又天祐中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
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相符如此

赤軍子

嗣主璟字伯玉嗣位改元保大是年處州妖
賊作亂皆絳衣號赤軍子

邊羅漢

昇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柔懦酷
喜釋氏爲將惟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後克潭
州至是弱而無斷唯事齋施人號邊和尚

甲兵三十萬

世宗即位嗣主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
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
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過十數郡
何見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
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
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

改豫章爲南都

宋齊丘既死彗孛見斗牛之分嗣主議遷都
豫章以避之改豫章爲南都既至常不自安
宴百僚於殿上忽見宋齊丘白晝而進遂得
疾而殂識者謂信讒害賢良之故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後主名煜字重光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將征
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獵馬歎
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乾德二年始用鐵錢
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國亡

諸軍名

初先主之世均量民田以奠科賦家出一卒
號爲義師又於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
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
加以銀盌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
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男軍又募
豪民自備緡帛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
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凱者謂
之排門軍

李後主詩

王師旣入建業後主巳下登舟赴闕舟中泣下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巳荒凉雲接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

此措大兒語耳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取寶自焚太祖聞之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

志至是果然

後主好佛

後主酷信浮圖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爲瘤贅親爲桑門削作廁簡自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收學佛握印而行建康　中僧至萬餘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北朝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朝夕與論六根四

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號曰小長老又說令廣施利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嫌其太奢乃云陛下不讀華嚴安知佛富貴自是兵機守禦皆弛財用益竭又於牛頭山大起蘭若聚徒千衆日暮設齋無非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以爲讖于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千懇萬端饑寒二字

宋齊丘說先主以虛懷待士立延賓亭招納賢豪孫忌韓熙載等皆爲之用嗣主左右侍

從皆東宮白面少年熙載等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爲少主所用齊丘乞歸九華舊居賜號九華先生齊丘天才縱逸凡建碑碣皆自爲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塞其鼻曰其詞穢且臭齊丘昔嘗著啓云至于千懇萬端只爲飢寒二字

畫山水圖詩

先主移鎭金陵沈彬有詩名知先主欲取楊

氏因獻親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
怕山河整頓難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孫魴有詩名李建勳先匿魴齋中候沈彬至問魴詩如何彬曰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魴時出曰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作而何魴題金山寺詩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覩天多剩

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登臺望雨

李家明滑稽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曰雨雖必來不敢入城懼陛下重稅嗣主遂令權務降半而征又見牛臥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一絕句曰曾遭寗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

紙鳶上詩

宋齊丘止生一子輒死哀慟不已李家明作大紙鳶上書云欲與唐祚華強吳盡是先主設計謀一個孩兒拚不得讓王千古合何如乘風度至齊丘第遂絕其縷令墜齊丘見之慟感而止

好青峭數峯

嗣主幸南都時旣劃江舟楫多行南岸北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李家明曰能舟輕颿

錦帆風正值宸游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過壽杯中嗣主慚俛首而過

大器不可力致

陳庾兩策科名皆非正榜嘗曰吾必使子孫雪之耳及其子九思舉進士亦以老榜君子曰大器不可以力致盛名不可以強取

卷軸何多艾氣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自賦詩五首且示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

詅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譏湏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嗔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晚年奉貢入梁京絕知舊題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窓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京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門前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

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曰江南地產羅綺故耳時皆不喻熙載去乃悟追之不及

服朮忌桃李

韓熙載後遷中書侍郎赴宴見園子畏紅抹額引數十宮妃皆名色乃嘆曰此職也好以中書侍郎兼之熙載少嘗服朮忌桃李後主內宴俱賜侍臣熙載不得已遂食數顆至夕瀉出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

夢白衣婦人

盧絳感疾夢白衣婦人曰子當食　即愈妾乃耿玉真歌曰清風明月夜深時箕第盧郎恨尚遲它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後王師渡江執送絳至梁門孟家陂果見白衣婦人因嘆曰昔夢驗矣死何恨玉真姓耿氏夫死與婦人之子通與絳同場斬焉

不敢阻興（韓熙載）

自高審奔江淮先主大加進擢後主即位頗疑北人往往賜死熙載懼禍肆情坦率破財貨售樂妓以百數月俸至散與妓女一無所有既而不能給遂衣敝縷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隨房歌舞求焉以足日膳旦暮不禁其出入竊與諸生淫雜熙載過之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其客有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時謂

北齊徐之才無以過之月入不供遂表後主曰家無儋石之儲野乏百金之產仲尼蔬食乎仲虺肩亦未之知也今商飈已至寒色漸加挾纊授衣未知何以後主批云熙載咄咄意要出錢支分破除廣引妓路如云臨川一使幣帛輕怯措大無失也且日俸五十餘千謂之不足則竭國家之產不過養得百十個措大爾乃賜內庫綿絹充時服自是多不赴朝爲左右所彈分司南都上表乞住日諸佛

慈悲常容悔過宣尼聖哲亦許自新臣無橫草之功有滔天之罪羸形雖在壯節全消滿船稚子嬰兒盡室行啼坐哭勁風孤燭病身那得長存萬水千山回首不堪永訣後主又批云既無遷善之心遂掇自貽之咎表陳悔過覽之愴然可得許本職在闕下

湘山野錄　吳僧文瑩

胡旦絕句

夏英公竦鎮襄陽胡秘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狷諫公昔常師焉將一見之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　郡事無暇時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灘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

十議

真宗詔种放至以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詩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祗叉雙手揖三公上召億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　乎出皂囊十軸書乃放所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

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荊謝之

喜朝闕詩

楊大年年一十一舉神童至闕　參政李至令賦喜朝京闕詩有云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岧嶢曉登雲外嶺夜度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早梅詩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

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羮事且向百花頭
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
皆然

保全成資

陳亞知潤州無治狀浙憲馬卿尋欲按之馬
至因觴于甘露寺闌至醉憲曰將注子滿酌
郎中處陳驚謝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
而去大幸也

丁晉公謝啓

丁晉公貶崖州權臣實有力焉後召還光州
致仕權臣出鎮許田丁致謝云三十年門館
遊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荷生成

度撰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　公神道碑石
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梨號五臟刀斧

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因
聞茅屋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
梨賓佐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
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
蓋離別戕伐胷懐甚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
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袁安卧雪圖

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卧
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筆凡經十四守
雖極愛之不敢輒取偶一帥竊去易以蘆鴈
後王琪君玉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

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
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
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坐隅

丁寇二公留題

潤州甘露寺有酌泉寇萊公南遷過之題曰
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
晉公又過題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范諷帥
湖南留詩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
南行烟嵐翠鏁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試經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卜童誦不通音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裏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郡官大笑

講節卦

皇祐中待制王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愼言語節飲食王以語朴仁宗問賈魏公曰愼何言語節何飲食公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愼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須愼命令節宴樂上大喜

混沌道士

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眞無自御極不復見上巳祓禊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否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在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後或見宿於大鳥巢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悉屛宮官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更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珝角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中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柩前卽位近臣環玉扆以瞻聖體五色溫瑩如出湯沐

門生獻三策

寇萊公罷相移鎭長安情況牢落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或傳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從之士論譏惜未幾再入相有門生曰某有三策一曰莫若稱疾求外郡消禍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少救生平公直之名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

行

呂申公薦陳文惠

呂申公累求致仕仁宗問何人可代公曰無如陳堯佐者上然之遂拜相後文惠公極懷引薦之德因撰一詞携觴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雙歸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散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情重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

曰莫言調鼎事無功老於岩廊醞藉不減眞爲吳江詩曰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又湖州碧瀾堂詩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魚笛隔蘆花

大人已曾上聞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恠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湏主人口誦猥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宜撒胡荽一處

乞賜監書

胡旦大監丧明歲久忽奏乞入見眞宗許之王沂公曰此老利吻若對必妄訐時政因奏曰胡旦瞽廢日久蹈舞失容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旦甚感之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禮列拜旦長揖而坐沂公問目疾近日如

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參政只可三二分來問其所來堅乞引對既傳聖語但言褒賜無書乞賜一監公曰此必可得急奏奉聖旨依奏乞見宜不允

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秖書朱雀門湏着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也者助得甚事

退傳游春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輿出南薰抵暮青宜秋而入關兵捧門牌請官位公書一絕曰閒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河南驛記

錢思公鎭洛僚屬皆一時俊彥時河南剏大驛命謝希深尹師魯歐永叔各撰一記希深之文近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未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眞一日千里也

奕棊避六宮之惑

太宗喜奕棊諫臣乞竄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王恐壅滯萬機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王皮之議何如

眞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容儀者伴虜使射弓時兼備者惟陳康肅堯咨可上謂翰林

學士晏殊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節鉞卿可諭之康肅毋尚在堂陳曰當白老母不敢專輒母怒撻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爲名臣汝欲叨竊厚祿於門戸恐乎　上以寸紙細書問晏曰王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中書大臣議然不諭次日稟奏上笑而遂就曰朕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上黠其璫於前者

無地起樓臺相公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爲異僧好游佛舍與僧談空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宅園邸在大名自出試進上題云公儀休拔園葵賦霍將軍辭治第詩此其志也覩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虜使入大名問曰莫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否

陝西竊盜未獲

康宅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辞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

耳遭時得告老于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
謂太平幸民也石參政立曰只有陝西一夥
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三僕將相才器

太宗八子真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
諸王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覩
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
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既爾主
可知矣三僕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大尉承祐

也

天子何謂官家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
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
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曰蔣
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
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
遇也李曰忠孝一生心

赤洪崖打白洪崖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積折簡貸金五
環積新婚富室懼公見撓故為此耳公答曰
欺天倖福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
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或謂其時已有
朱崖之讖矣

麻衣道者

錢文禧公若水少謁陳希夷求相陳邀入山
齋地爐中見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錢揖之
僧微開目而已良久陳問曰如何僧擺頭曰

無此等骨後見希夷曰吾始見子神貌清粹
謂子可學神仙而此僧言子無仙骨作貴公
卿耳錢曰其僧何人耶陳曰麻衣道者

要錢准備納青苗

撫人饒竦者熙寧中下第以詩見王荊公曰
飛還垂翅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
田都賣却要錢准備納青苗竦與劉相沖之
有素時知衡州竦謁之公不悅其來竦亟曰
其小幹不敢潛過一見而去公問所缺曰建

無但乏好酒遂贈一擔鞭馬而行竦至耒陽寄覘其令不謹遽謁之云太守致意兵廚雙壺奉贈請具書謝之令不疑其詐亟戒刻木醵金贈之後數日劉得書駭笑又嘗下第去京花巨商厚貸以免征稅自撰除目一紙皆大除拜凡過關通謁遽曰還闕近日差除否某前數日臨出京錄得之仕人無不願見既而曰下第小生敵舟雖無一物敢煩公吏一檢其人曰何煩如是言訖飄然而去凡藉此

大有所獲

束帛之義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值乎年各賜束帛時胡旦瞽廢在州公依赦旨送縑十疋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簡如此奉還五疋請撿韓詩外傳及服虔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賁于丘園之義公撿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君束修得十挺脯一束也束帛則卷爲二端五疋表王有屈折於隱淪之道也

造鐘清涼寺

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復蘇云至冥司見先主役土木甚嚴民大駭曰主何至此耶主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大鐘吾受苦則暫休或爲吾能造一鐘尤善後主造鐘清涼寺鐫云追薦烈祖孝皇帝脫幽出厄

孫思邈請僧講法華經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於蜀亦

不能害忽一山僕至云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烟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之至時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得襯錢一鐶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失去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

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歲矣後隱不見

蟹賦

僕射嚴續初以位高寡學爲世所鄙江文蔚作蟹賦譏之有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　而相照胷中戈甲常聚衆以横行續以韓熙載有才名請撰其父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厚贈金寶并一歌姬熙載既成文無點墨及續事業續求改竄熙載悉還所贈止寫一絶於泥金雙帶曰風柳吹花無

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宅年蓬島音聲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泥金雙帶寫詩見上

紫微垣小星

祖宗居潛日與趙普遊長安市忽値陳希夷口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席希夷睥睨韓王曰也得既入酒舍韓王足踵争席左陳怒曰紫微垣一小星輒據吾　上可乎斥之使居席右

譏陳烈詩

蔡君謨守福唐召李遘陳烈飯于後圃時蔡春酤酒郡人遨遊籍妓因啱而過公留之佐酒舉歌一拍烈驚駭越墻攀木而遁李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越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燐火

僧録贊寧博物王禹稱徐鉉皆就學焉柳開守維陽後圃遇陰雨即有炎聨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柳搌之皆斷鎗折劒乃古戰地也因贈詩曰空門今日見張華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真宗國卹凡補蔭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止侍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翣者王沂公在中書翰林承旨李維連月詣中堂求免

其子挽鐸之役公戲曰昨日并今日齋郎又挽郎繼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殘陽不數日丁遂出繼而南遷符下泪之讖

掖庭嬪御出家

中國長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詩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聲才學倶梁塵從茲艶質歸空後湘浦應

無解佩人

紫微失却張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謂种放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雲齋廣錄　李獻民撰

小由基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尤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荊南回其母馬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將迎迨無虛日然弓矢無衆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煉水銀法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

篤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金一斤內文正懷中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文惠公退居鄭下時張相士遜判西京嘗以姚黃魏紫及酒遺之公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江神也世情
馮參政京慶曆甲郢州貢鄉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及來春名魁南省廷試復第一受恩還郢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渡淮遇風詩
唐介渡淮中流遇風舟人甚恐公吟曰聖宋非狂楚清淮與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舟濟岸衆乃欣然公足其詩曰云舟

楫頗危甚黿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

猥藁
景祐五年宋郊祁齊名天下稱二宋以比二陸祁蜀日有詩三百首名猥藁有詩云碧雲設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竟不入二府而薨

白苧吟
王彥澤少吟白苧行云君心莫厭歡樂多請看雲開日西入議者曰美則美矣日之西入光景無多意近乎讖壽果不永

類說目錄卷之十九

異聞錄

經幢中燈　妾換馬

白衣叟吟　寰瀛圖

觀魚紫石潭

駭聞錄

攺勳臣貶詞　唐待制清議

皮日休言釋典　子不為父知

鮮于判狀　半年為盜

為政之法　知縣生日

林逋賜帛　基子役心

下官口上官鼻　聽馬蹄聲

黃鶴樓詩　作感懐詩

題金剛詩　十張牛皮氣毬

廷試二論　經禮字

圖畫經書事迹

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耘田鼓詩

見聞錄

武臣不親吏事　武臣不主錢穀

打破銀河　不受枉法之物

罷縣尉　避入相

鐵漢　不修覇業

虜生怒石子　蜂巢穴蟻

續金剛經　帝王之甲

廖贖子　柳條結祭鵝雙生

養生之術　御筆詰詞

二背　李衛公後身

蓮出灰盆　文粹

賞贊善知欽州　荔支詩

助軍錢　四世界

三朝聖政錄

乘快指揮誤失　寶裝溺器

大內關諸門　內患外憂

貶趙逢事　避遠不之任

郭贇知天雄　吝惜名器

急事請見　田錫直諫
伶人不可為刺史　昭宣景德殿使名
問民間疾苦　不見假山惟見血山
芻說　皇嗣未立
資廕子弟　記殿庭卒姓名
黃金難得之貨　宰相書勑
帝王家兒不要文章
說泰卦　以慈儉為寶
麻屨布裳　賜杜鎬酒

祀汾陰　近代法寄
萊公手引緋袍　乞斬朱能
乞斬丁謂　長主子求刺史
天子兒犯中丞　魏廷式乞對
實封劄子

春明退朝錄

文選悟養生　壓角
南宮舍人瑞錦窠　宮人斜
上元燈　元夜御門

小孤山詩　草檢
過馬廳　重戴
夢葛將軍　大赦曲赦德音
貼帳　黃紙書勑
取幽州圖　朝殿
二府詣宮謝　初學記

幕府燕閒錄

來知天尊　孫供奉
上帝屬題杜詩　萬病丸

不應為從重　始皇驅山鐸
槐生室中　宰相權日輕
嫁金蠶　協金石
龍聽講經　訛字
呂申公詩　獻魏公詩

吉凶影響錄

元長史　唐武后獄

類說目錄卷之

類說卷之十九　宋温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異聞録

經幢中婚

楊禛於昭應寺讀書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問其姓曰姜遠祖名無忌姓宋十代在漢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

爲楊妃建立經幢封姜西寧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曰此與生蛾郎不復强恭矣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二人造席衣冠甚古遂與共飲二客曰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芭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彼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暖深閨來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聆噴玉之聲一日步反庭砌立當軒埒新恩耀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騣意已忘於鬒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賦文多不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

白衣叟吟

會昌中許孝廉路由甘棠館逢白叟乘馬髙

吟曰春草凄凄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異之追入林不見

寰瀛圖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値憩於大閣有終南山翁亦俟僧同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得自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易耳起折堦前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

則如願季卿熟視見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俛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曰霜鐘鳴夕北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華一峰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妻迎見甚喜信宿日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登舟作詩別妻曰酒至添愁飲詩成拭淚吟飄然而去家人驚愕謂為鬼物倏忽復至渭水趨清龍寺寺僧猶未歸山翁尤擁褐而坐

季卿曰豈非夢耶翁曰它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驗

觀魚紫石潭

徐立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胄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戱舜王欲觀魚於紫石潭顧右左索漁具數十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立之大駭以書卷蒙之爇燭以爇無所見

駭聞錄

尚書虞部員外郎李畋纂

改勳臣貶詞

唐憲宗有勳臣任事既久家有醜行中書進貶詞云鳥獸之行已圖忘於人倫豺狼之貪益見彰於物論上曰彼有公財屢經將用穢行陰私真僞難分猶恐卿士私憾厚誣御筆改云不修家行遽聞鄙於士流深負國恩豈尚棄於簪組

唐待制清識

唐蕭待制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為益友後居水櫃街宅相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避之或問其故曰謂之入郎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知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冢百官

皮日休言釋典

唐皮日休篤信釋典以平等報應自然為佛

果值廣明之亂僞授翰林學士被害處之恬然

子不爲父知

段文昌鎮成都子承式好獵丞相患之承式以所獲雉兎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甚悉幕僚多不曉其義以示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鮮于判狀

僞蜀鮮于操知華陽縣有婦人姓唐夫亡請

縣自陳乞爲夫守墳操判狀曰夫婦雖親男女貴別生而執禮書無居寢之文死則避嫌夜禁出聲之哭倚廬獨處寧虞强暴之流同穴偕歸方表始終之操實宜禁止用息澆浮孟王轉操一官賞其知禮

半年爲盜

張乖崖治蜀有盜擒獲公詰之盜曰某常以半年爲盜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爲盜九月至二月夜長天寒多晨寒懶起乃可爲盜公曰春夏作何業盜曰小小營販往州縣熟訪人家事力人口出入門戶之處故十數年不敗露公曰盜亦有道誠然哉

爲政之法

任中正代張公治蜀訊以爲政之法公曰如巳見解高於法則捨法而用巳如巳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巳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

知縣生日

閭實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矜廉潔內極貪瀆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知縣之生日告示諸縣人不得獻送有曹吏曰宰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復　告之曰後月某日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王維以鷺鷥詩諷之曰飛來疑似鶴下處却尋魚

林通賜帛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休訪逋聞之投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山澤之士文須稽古不有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失之

棊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處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諾之外勿於棊子役心虛巳半矣公曰

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則不虛矣

下官口上官鼻

石中之參政滑稽有上官佖郎中勤以慎只對曰下官口于上官鼻何事一日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王上以公清通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談諧對曰某授語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

聽馬蹄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眞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兩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咨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黃鶴樓詩

唐崔顥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家山何處在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登鳳凰臺詩

作感懷詩

歐陽彬王蜀時爲翰林學士唐明宗時入洛責令歸蜀孟氏開國復爲翰林作詩云昔年追感淚橫流今日尋思是漫愁容易得來容易失等閑成了等閑休皇圖本謂兒孫置白刃番成骨肉讐梁漢後唐三世王九泉相見

大悠悠

題金剛詩

蜀王季年臣僚多尚權勢蔣貽恭題金剛以諷曰揚眉努目惡精神揑合將來却似真附彼時流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

十張牛皮氣毬

張乖崖云治蜀如用十張牛皮縫作一大氣毬如有蹋得起須用挼得轉即是能做故蜀治蜀民至今有去思

廷試三論

唐熊執易通九經當時設科取士題目甚多執易俱中等甲韋武皇帝詔就殿試以三論一篇易而知險阻一五運相承是非限三千字成篇易前論書二千字五運相承論於卷首題云此非臣末學所知五運相承出於遷史非經典明文又唐方承土運故不對朝廷賞其才授西川節推居武元衡幕下執易於九經著花統五百卷

經體字

僞蜀句中正有文學善筆勢蜀平赴闕脩啓謁 宰相皆經體字閽吏不識笑曰今日句中正又來參相公也蓋以句爲章句字參爲曾參字

圖畫經書事迹

李畋曰八九歲大父曰此措大兒也每教讀書必令畫工圖經中事迹一一指示解說其義畋因此酷好繪畫公卿皆爲畫有贊

看他棋一局白却少年頭

唐明宗太子從容好爲詩不慎之徒相與唱和如觀棊云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從容果謀不軌事敗凡預唱和言涉嫌疑者皆就誅故在還殘篇中宜直書其事不得云彼事如何之類

耘田鼓詩

蜀僧可朋作耘田鼓詩云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鼓兮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天公降之以雨叅麻
熟倉廩富不飢不寒上下一鼓

見聞錄　　胡訥

武臣不親吏事

大祖平蜀孟主入御上曰卿在蜀有人扳屋否對曰雖有不忠之夫無因可動太祖曰何也曰武臣統兵之外不親吏事其藩鎮全用大儒武臣不主錢穀太祖平江南後主入朝上曰卿任故國以何術理金穀後主曰州郡置官通掌郡事武臣不親錢穀文案

打破銀河

太祖性雄武有內臣石豹烈專轄黃河一旦河決豹烈具奏太祖批其表曰打破銀河失却金要汝斬頭何用內外大懼

不受枉法之物

勾龍贇爲許州主簿民因訴田疇贇盡公治之民感其平允獻金爵搔頭後武德司具事聞上太祖召問民物可取乎贇曰臣不受枉法之物太祖細律可乎宣付橫門直决二十

却令赴任

置縣尉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逐縣尉遣小將卒長主之頗爲鄉社之患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唱名銓選有樂尉者東立不則西立選人多不欲往往西立太祖曰如此迂儒令杖驅出是後爲者衆乃復舊制

避入相

韓熙載青本社人五代之亂渡江投先主累

官中書侍郎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謂僧德明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曰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鐵漢

李尊懿仕僞蜀談論研媚有婦人女子之態蜀平太祖見曰有此態耶以毬頭箭射之正中其腹尊懿屹然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供奉官握兵江淮多獲强盜人號鐵漢

不修覇業

江南李氏納款之後僞命詞臣多在近密太宗幸翰苑閲郡書後主爲金吾上將軍在環衛之列徐鉉湯悦之徒侍坐太宗見江南臣在上而故主居下位侍臣曰不能修覇業但嘲風詠月今日宜矣

虜主怒石晉

駐輦穀久之誅張彥澤怒其不忠也責少主爲其無信也夏漸逼欲歸虜北臣下留之亦怒欲誅晉臣馮道曰夏則處北京秋則在南京虜主大喜遂北轅矣

蜂窠蟻穴

開寶八年王師圍金陵朝廷殿試橋樑渡長江賦習水戰詩江南亦試王德惟親賦詠笑卻奏詩太祖笑曰江南畜文臣武將迨同飛走豈不知中原有真主耶趙普曰蜂窠蟻穴不足掛聖慮

讀金剛經

太祖晚年自西洛駐蹕白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闕寫金剛經讀之趙普奏事見之上曰不欲洩於甲冑之士或有見者止謂朕讀兵書可也

帝王之甲

丁慶充禁旅太宗克幽薊慶至幙被甲而見上曰日晚何不解甲慶曰帝王之甲不可輒去上喜之遂擢用

廖顛子

江南廖氏凡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顛子由是惡之不可入見

椰條結絮鵝雙生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民輸鵝卵出雙子者椰花爲絮者伶戲詞曰唯願普天多瑞慶椰條結絮鵝雙生

養生之術

太祖召華山陳摶問養生之術摶曰得便宜

處莫再去上大喜

御筆誥詞

楊億爲讒臣謗毀請告歸許州責授秘書監分司西京御筆添誥詞詞句云斥衆議之不容在朕心之獨斷

二背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李衛公後身

有僧謁丁晉公曰公乃李衛公後身宅日位極人臣出門不知所之

蓮出灰盆

溫州民女生亡灰骨器中生青蓮一朶知覺禪師頌曰性心之門千聖同淪神歸淨土蓮出灰盆

文粹

姚鉉責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寫爲著

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後縱火焚樓

賈贊善歙知州

蘇壽易簡長子也知泗州公用不足往來憾之壽爲詩曰載笠披簑軍十萬饑填飽喜客三千後移越州與通判賈贊善不叶移歙州有詩曰却因賈贊善來作歙知州

荔枝

田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作客兒盛問

其說云櫻珠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凡姿也橄欖初澁甚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小作客兒也

助軍錢

梓州民姓陳家巨萬而鄙吝夜孜不娶妻不一茹葷親戚勸之乃娶妻茹葷夢神人叱曰安得使助軍錢後卒錢入官以助軍焉

四世界

潤州有風狂道人多談四世界中事人目爲

四世界

三朝聖政錄　石介進

乘快指揮誤失

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内侍王繼
恩問其故曰早來前殿乘快指揮一使偶
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寶裝溺器

太祖平僞蜀閱孟昶宫中物有寶裝溺器遽
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

大内闢諸門

太祖脩大内既成令洞闢諸門無有壅蔽曰
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内患外憂

太宗曰國無内患雖云必有外憂不過邊事
可預為之防惟姦邪若為内患深可懼焉帝
王合用心於此

貶趙逢事

太宗親征澤潞至太行山中書舍人趙逢憚
於陟險妄止登山今又託疾不當草制為臣
之禮乃敢如此貶房州司戶

避遠不入任

孟鎔擬寶州錄事參軍避遠不之任遂詣闕
自陳　太祖怒杖二十流海島

郭贇知天雄

真宗以工部侍郎郭贇知天雄軍贇自陳惡
泣下不肯去上召輔臣問之對曰近例亦有
已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贇知州
判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羣臣畏服

吝惜名器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曰與朕下取江南回歸
與卿使相及平江南吝惜名器不與賜錢五
十萬而已乃曰更與朕取太原即與卿使相

急事請見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叩殿稱有

急事請見上亟出見之及所聞奏乃常事耳
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上怒
以越斧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落齒
置懷中 上怒甚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
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
金帛慰勞而去

田錫直諫

田錫訐直好諫太宗或不能容錫奏曰陛下
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太宗知其言忠終不怒

嘗曰如此諫官亦甚難得朝廷有闕政方在
思慮錫奏疏已至不顧身為國家事是誰肯
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與語以獎激之

伶人不可為刺史

太祖時教坊使得仁以年老乞出外官且引
後唐莊宗事求領一郡太祖曰用伶人為刺
史此亂世之事豈可效耶宰相擬上州司馬
太祖曰此輩只宜於樂部中遷轉上佐官亦
不可輕授乃除太常寺樂令

昭宣景德殿使名

内官王繼恩平蜀回朝論將以樞密使酬之
太祖曰此輩不可居權要之地可別擇名舉
之於是立 昭宣景德殿使名

問民間疾苦

太宗遊金明池令村田老婦數十輩升殿布
席而坐因問民間疾苦婦人直盡說田家所
苦民里所患 上悉納皆賜金退

不見假山惟見血山

兗王宮翊善姚坦王作假山極其巧坦曰不
見假山惟見血山王驚問之皆生民膏血所
成時 太宗為諸王宮亦作假山初成聞坦
語即日毀之

芻說

常山布衣寶諭進芻說五篇真宗命舍人院
召試賜三禮出身張去華獻元論二萬餘言
真宗命寫以縑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

皇嗣未立

濰州北海簿徐奭以言事召見真宗曰皇嗣未立如何奭曰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土土爲子土王信今陛下信猶未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信卿何云此曰陛下所脩者小信帝王之信發一號施一令信則萬民服焉不信則天下惑焉今陛下朝令夕改信未立也

貧膽子弟

太祖曰貧膽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

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民

記殿庭卒姓名

太宗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毎見殿庭兵卒剩掃一片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姓名

黄金難得之貨

太宗問杜鎬西漢賜予悉用黄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由是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宰相書勑

乾德二年范質王溥俱罷相命趙普登庸制下無宰相署勑學士竇儀曰今皇帝開封尹同平章即宰相之任可以署勑太宗喜曰儀之言是也

帝王家兒不要文章

太祖問王宫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古今治亂他日免爲舞文弄法吏欺罔耳

說泰卦

真宗詔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爲泰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則臣上承於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則地無由得交於天 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以慈儉爲寳

太宗崇尚節儉退朝服華陽巾布褐絲條內

服惟絁嘗取金銀器皿奇巧者悉毀之主藏吏曰制作精妙留以供御上曰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

麻屨布裳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

賜杜鎬酒

杜鎬直龍圖閣真宗命中使賜上尊鎬不善飲飲之動宿疾幾至不救上親至閣下臨問手調藥餌呼其子侍疾鎬稍見至尊欲起上尉撫令卧上身自刻責以爲已賜酒致疾其待臣下如此

祀汾陰

真宗祀汾陰見民操舟而漁執耒而耕者曰百姓作業樂乎使郡縣吏人不侵擾之即日用而不竭矣

近代法寬

太祖因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放竄何近代刑法之寬耶

寇公手引赭袍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 太宗怒而起準遂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乞斬朱能

求與言朱能收得天書 真宗迎拜入内知河陽孫奭上疏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人盡言書是朱能僞造唯陛下不知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秖嗣於陛下乞斬能以斷天下之惑上以其訐直不加罪後能果敗

乞斬丁謂

真宗造玉清昭應宫張詠上疏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於國門以謝天下斬詠置丁氏之門以謝謂

長主子求刺史
泰國長公主為子六宅使世隆求近州刺史
太宗曰太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
天子兒犯中丞
許王為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
天子兒今犯中丞被推鞠　上曰朝廷之制
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尚一糾摘汝為開封
尹豈可不舉卒罰之
魏廷式乞對

太宗時益州路漕臣魏廷式入朝上曰有事
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乘驛而至
有機事上聞取斷宸衷臣非為宰相而來也
上即召對
實封劄子
真宗詔京朝官內殿崇班以上　得言其民
間利病并諸路轉運使經歷之處實封劄子
於閤門上進
春明退朝錄

文選悟養生
任惠恭晚年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
選有所悟耳所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
川媚是也
壓角
舍人院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于庭北面拜
廳閣長立褥之東謂之壓角
南宮舍人瑞錦窠
唐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

須知制誥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廳前有大
石諸州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繪祥
瑞皆員外郎所掌令狐楚詩曰移石幾回敲
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宮人斜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祭之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以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
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遥詠山

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
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元夜御門
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
元東華門而上元游觀獨盛
小孤山詩
陳簡夫作小孤山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
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
草検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
之検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政
院書也
過馬廳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韓渥詩曰外使進
鷹初得試中官過馬不教嘶註云上乘馬中
官馭以進謂之過馬唐藩鎮倣上以名廳
重戴
國朝兩省并省郎並出入重戴國初兩制亦
然王內翰知滁州謝表云頭有重戴身被朝
章是也自祥符間兩制並徹去非故事也
夢葛將軍
仁宗夢至大澤中迷失道左右侍衛皆不見
忽自天際有幢幡車騎乘雲而下一人以乘
奉帝　自稱曰葛將軍送帝還乃令尋
其名稱道藏中云天門有三人守衛一名葛
將軍掌旌詔圖其像令宮觀供事之
大赦曲赦德音
國朝之制凡赦宥有三曰大赦曰曲赦曰德
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耳天
子自謂德音非也唐常衮集赦令一門總謂
付臣曰後唐莊宗湛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
謂之聒帳自昏達旦不止與排優結十弟兄
每與近臣議事必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
由
黃紙書勑
唐日曆上元三年三月勑云制勑施行既為

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食自今尚書省頒下
諸州及縣並用黃紙書之

取幽州圖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取幽州圖示之中令曰
此必曹翰所爲帝問何以知之曰今將帥才
謀無出於翰翰往必得幽州既得之後將遣
何人爲代帝默然

朝殿

本朝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

謂常朝垂拱殿曰内殿宰臣以下并武班日
赴是謂官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并赴内朝
謂之百官大起居是爲三等蓋天子坐朝莫
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
雖不坐常叅官猶立班候放朝乃退

二府詣宮謝

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請詣景美宮奉眞殿
謝眞宗乃以五百千建道場自後二府初拜
詣宮謁謝遂爲例

初學記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
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幕府燕閑錄　畢仲詢

來和天尊

楊礪未第時夢人引升一殿有少年南面而
坐引者曰此來和天尊也後眞宗爲襄王礪
除記室見帝一如夢中所見

孫供奉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
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孫供奉羅隱
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
緋朱梁簒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陛見全
忠逕趨毅糾跳躍奮擊全忠遂令殺之唐臣
愧此猴多矣

上帝扇題杜詩

盛文肅夢見帝殿上扇題詩曰夜闌更秉燭
相對如夢寐意謂天人詩及寤乃記是杜詩

萬病丸

律有不應爲法家易爲附麗謂之萬病丸御史臺補試一吏令斷案不法乃云不應爲從重問之對曰中丞要重則正下添雜端要輕則旁邊註

不應爲從重 並見上

始皇驅山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 鈴字之聲如霹靂問博識者云始皇驅山鐸也

槐生室中

呂蒙正方應舉偶合遂陸觀發解入洛鎖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啓戶視之牀前槐枝丈生高二三尺蒙正是年登科十年合抱作相

宰相權日輕

馮道曰吾三入相每不及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

嫁金蠶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宅財使人暴富而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協金石

有人得青石大如礴背有鼻穿鐵索數丈得環無相接處一日海賈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之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龍聽講經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閑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擅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逮曉視之雨悉黑水

訛字

唐韻虔部有健字經部有蟫字 健字本以乾爲音訛作乾賸遂入虔部爾雅蟫白魚本以蕈蕈爲音訛作蕈藉遂入經部各部中韻似此

甚多

呂申公詩

張鄧公致仕居京師呂申公奏請率二府賀之公即席賦詩有人間此會應無比何必東山訪謝安之句

獻魏公詩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鄭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請守相州

吉凶影響錄　岑象求

元長史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甚大丹異之買投于河後有長史名濟之來謁謝即是黿也

唐武后獄

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云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蠆蝎螫之酷吏姦臣皆有獄

類說卷之十九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

傳燈錄

學非非想　四諦法論
金棺高七多羅樹　至雙樹悲泣
寶蓋折柄　身十七性十七
三屍化華勢　寶山者身
從自心來　義勝
言與心親行與道合
處胎六十歲　脇尊者
錫義木義　汝化性海得否
蟒任石窟　除我慢
一針投水　身心俱定
鈴鳴風鳴　答無者誰
善惡之報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夢吞二珠　林間已經九白
聖子　鬪手奉珠
當為佛事　瓔珞童子
無價寶珠　立六宗

壁觀一念廻幾變履
頂骨如五峰秀出　解脫法門
性空　本來無一物
形為影本聲是響根
懶融　安心偈
色聲鴆毒　逢徑即止
鵲巢和尚布毛侍者
見性成佛　捨父逃走
如人飲水　了元歌

礙塵塵　岳神受戒
風動幡動　念法華經三千部
折慢幢　門外見三車
坐禪豈得成佛　一宿覺
即心是佛　兩宗
卧輪偈　飢來吃飯困來即眠
虎似什麼　枯木偈
大空小空二虎　凌行婆
一口吸盡西江水　百丈竿頭進一步

貧無卓錐之地　擊竹作聲
一念修無漏道　師唱誰家曲
誰將生死與汝　五禪
一指頭禪　選佛場
雲在青天水在瓶　日遺十餅
切忌道者　缸子和尚
有把茅蓋歌　辯愚癡齋一中
學人本分事　枯木龍吟
路逢猛虎　三十年得拄杖力

末後一句　竹箸瓦碗
如何是古佛心　汝不是我同流
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如何是布袋下事　臨刑偈
無去無來　此心能有幾人知

宋温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陰岳鍾秀訂正

傳燈錄

學非非想

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卽周昭王二十四年也年十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修道爾頭藍弗處學非非想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轉四諦法輪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業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諸弟子以香薪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中夏

四諦法輪

金棺高七多羅樹並見上

至雙樹悲泣

第一祖迦業世尊入般涅槃迦業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

寶蓋折柄

第二祖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來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得第一受持法藏如水傳器阿難念身危脆猶如聚沫辭阿闍王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王夢寶蓋嚴飾風雨折柄墜地既寤卽至毘舍離城見阿難於常河中流出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爲說法須臾五百羅漢爲諸仙人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分身四分一奉娑竭龍宮一奉毘舍離龍王一分阿闍王各造塔供養

身十七性十七

第三祖商那和修者化緣既久得優波毱多

為給侍因問曰汝年幾也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和修知是法器遂爲落髮曰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髮偈曰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三屍化華鬘

第四祖優婆毱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際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以酬

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王及梵王求解王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終無其禮波旬即禮尊者哀露懺悔尊者多曰汝可自唱歸於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四祖化尊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石室縱十八尋廣二十尋充滿其末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

寶山者身

五祖提多迦初生夢寶山泉涌曰從窟出照耀天地四祖曰寶山者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曰從窟出者入道之相也照耀者知慧超越也

從自心來

六祖彌遮迦至此天竺國有一人持酒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自識乎中總不觸器曰師識我否師曰我師不識識即非我

議勝

七祖婆須密者忽一智者自稱難提曰與師論議師曰仁者論即不議議即不論若疑議議終非議論難提知議不勝即曰我願求道沾甘露味

言與心親行與道合

八祖難提者此毘舍羅家一子名伏馱密多禮拜曰父母非我親誰是家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尊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

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處胎六十歲

九祖伏䭾密多有長者携一子來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今令出家師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無僞

脇尊者

十祖初侍伏䭾尊者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因號脇尊者

鋸義木義

十一祖富那夜者有馬鳴大士問曰我欲識佛師曰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師是鋸義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正出又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

汝化性海得否

十二祖馬鳴大士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如此也宜上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一金龍震動山岳師儼然如坐魔　遂滅復本形曰我名迦毘魔羅化巨海　爲小梱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法建三昧六通神由茲法現迦毘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來判　度師乃付法

蟒住石窟

十三祖迦毘魔羅入山逢大蟒盤遶師身師受三皈依蟒化爲素服老人曰我昔爲比丘

有初學數來請益我頻爲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世無窟十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又曰北有大樹蔭覆五百丈　樹王名龍樹

除我慢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國人多信福業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曰佛性誰能　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被人曰佛性大小答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

不死不生

一針投水

十五祖迦那提婆謁龍樹大士及龍樹遣人以滿鉢水示之祖以一針投水欣然契會

身心俱定

十六祖羅睺羅多見僧伽難提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曰有何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

鈴鳴風鳴

十七祖僧伽難提見山舍童子持圓鑑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即出家受戒名伽耶舍多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

答無者誰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一婆門舍自扣其門舍主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人羅多開關延接投誠出家

善惡之報

十九祖鳩摩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百千萬劫亦不磨滅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二十祖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道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　長坐亦不懈怠我不

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夢吞二珠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其母初夢吞明暗二珠有孕有一羅漢曰汝當生二子一即祖師一即芻尼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胞今無夫矣芻尼舒鵠子聞已經九白

二十二祖摩拏羅曰我在林間已經九百印度以一年爲一印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能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聖子

二十三祖鶴勒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入廟叱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壞鄉黨謂之聖子

開手奉珠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有長者引一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闍宿因師卽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爲僧有童子婆舍吾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爲法嗣

當爲佛事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中印國王太子求出家祖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

纓絡童子

二十六祖不爲密多有婆羅門子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人謂之纓絡童子尊者曰此童子卽大勢至菩薩也

無價寶珠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南印王施無價寶珠王子曰此是世寶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於諸明中心明爲上

立六宗

二十八祖達磨天竺國有佛大聖多立六祖一有相祖二無相祖三定慧祖四戒行祖五無德祖六寂靜祖師歎其分裂一一化服六宗之人皆歸其教又說偈曰在胎無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法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泛海至　廣州梁武帝迎請至金陵曰朕造

寺捨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
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行雖
有非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
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潛回
洛陽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觀婆羅門有
僧神光自惟曰是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
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
其夜大雪堅立不動師曰汝求何事光曰願
和尚開　甘露門廣度群生自斷左臂置前

師與易名慧可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
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得師曰我
與汝安心竟師將西歸命門人各言所得道
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
用師曰汝得吾皮毛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
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
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又
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

汝當闡揚物理使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傳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精一花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期城大守楊衒之曰師名不言何
表通變師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鉀開金鎖
吾相其行九十無彼我後皆符驗時魏氏禪
儔如麻律師流支三藏僧中鸞鳳也與師論
議是非鋒起競加毒藥師端居而逝後三歲
人遇師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問師何往
曰西天去明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

焉

壁觀一念迴機隻履並見上

頂骨如五峯秀出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宴坐香山八載見一神
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也翊日頭痛如刺其
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覩
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依位後有居士口身纓
風急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
曰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

法僧任曰和尚是僧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月今日始
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
佛法無二也

解脫法門

三十祖璨大師有沙彌道信乞解脫法門師曰誰
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便更求解脫乎

性空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逢小兒師曰汝何姓

曰是佛姓師曰汝無姓耶曰姓空

本來無一物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居士盧慧能來謁師
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何事曰求作佛
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何得佛曰人有南北
佛性豈然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
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
能寄於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衣付法
於能

形為影本聲是響根

向居士致書二祖曰影因形起響逐聲來弄
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
響根

懶融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歎曰儒道
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投師
落髮入牛頭山有百鳥啣花之異正觀中四

祖問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
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云山中有一懶
融　是道人遂入山見師遶庵有虎狼之數
師舉兩手作仰勢師曰尤何遮個在師乃稽
首請真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
德總在心源一切業障煩惱本來空寂一切
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汝
但任心自在觸目遇緣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安心揭慧

慧忠禪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
眞心眞實菩提道場

色聲鴆毒

鍾山白雲璀禪師初謁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

逢徑即止

徑山道欽禪師爲玄素禪師弟子師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行至徑山乃住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

鵲巢和尚布毛侍者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繁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其側人自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悟時謂布毛侍者元和中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見性成佛

天台雲居知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何云師曰淸淨之性本來湛然如是明見乃明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見佛

捨父逃走

北京神秀禪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如人飲水

蒙山道明禪師曰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了元歌

洛京人倹禪師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后曰會麽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翌日進短歌十九首並寅直體唯了元歌盛行於世

破竈墮

和尚隱嵩山有廟甚靈一竈不輟烹殺物命師以杖三敲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竈乃傾破墮落俄有一人青衣峩冠拜曰我本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法吾得生天中特來致謝安國師號爲破竈墮嘗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

岳神受戒

兒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獄神也能

生死於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吾則不生不滅也汝不能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曰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遵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

風動幡動

慧能大師寓止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二僧論一幡動一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心自耳

念法華經三千部

洪州法達禪師七歲出家誦法華經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七功福無比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義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曰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佛爲凡夫說此理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師喜曰經誦三千部曾無一句亡未明出世

盲聾歐累年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
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拆幔幢門外覓三車 並見上

坐禪豈得成佛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　一坐禪師問
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塼於
石上磨一日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塼
豈得成鏡耶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師入室
弟子有六人師各印可云一人得吾鼻善知
氣一入得吾舌善說談一人得吾心善古今

一宿覺

永嘉玄覺禪師初謁六祖問答相失便欲辭
去祖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即心是佛

司空山本淨禪師楊光庭問佛道之義師曰
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

兩宗

唐天寶四年定兩宗南能頓宗即六祖慧能
盧行者居慧溪北秀漸教即神秀亦師五祖
悟解無及旁出法嗣

臥輪偈

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
境心不起菩提日月長六祖曰此偈未明心
地因作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
心數起菩提怎麼長

飢來吃飯困來即眠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何如用功師

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
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
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虎似什麼

彬山智堅禪師與歸宗南泉行脚從虎邊過
問歸宗云虎似什麼宗云似個猫兒師曰似
個狗子泉云我見似個大虫

枯木偈

大海山法禪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

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
苦追尋

大空小空二虎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巷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凌行婆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答有僧舉似

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後與丹霞禪師為友石頭問曰用事作麽生對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麽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頓悟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撇竹漉籬鬻之以供朝夕

百丈竿頭進一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又曰學道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身

貧無卓錐之地

仰山慧寂禪師問香嚴見處如何嚴曰去年

貧未是貧今日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擊竹作聲

香嚴智閑禪師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

一念修無漏道

楚南禪師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吸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

被人天因果繫絆

師唱誰家曲

首山省念禪師有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誰將生死與汝

石頭希遷禪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五禪

禪有五凡有大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

一指頭禪

俱胝和尚初住菴遇天龍和尚竪一指示之師大悟臨寂示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選佛場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遇一禪師客問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曰江西馬太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　馬祖乃令參南嶽石頭

雲在青天水在瓶

藥山惟儼禪師　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

守欲保任事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舍不得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翱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日遺十餅

龍潭崇信禪師賣餅家子也悟和尚居皇天寺師日以十餅遺之悟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返遺我

遂開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曉玄旨遂請出家一日問心要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

切忌道

道吾山圓智禪師藥山問何處來曰遊山來藥山曰速將道來曰山上烏兒白如雪澗底遊魚忙似𩘻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着師見雲巖不安曰離此殼漏子於甚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所不求相見

船子和尚

華亭船子和尚於華亭吳江泛小舟時號船子和尚

有把茅蓋頭

德山宣鑒禪師鴻山問衆足識遮阿師也無衆曰不識鴻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云

辨愚痴齋一中

良价禪師既坐化其徒號慟師復開目曰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責其戀情延至七日食具方畢端坐退逝

學人本分事

白馬遁儒禪師或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曬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枯木龍吟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嚴曰髑髏裏眼睛

路逢猛虎

雲居禪師 道簡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如何師曰開着十間僧堂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三十年得拄杖力

道希禪師拄杖云三十年在山得此氣力有僧問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溪過嶺東拄西拄

末後一句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八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缾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鐘

竹箸瓦碗

西明深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碗

如何是古佛心

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人携至寺中名爲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個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大笑而出

如何是布袋下事

布袋和尚形材猥矮蹙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求乞或醯醢魚葅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臨刑偈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刑偈曰大元初無主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無去無來

李翺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此心能有幾人知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類說卷之二十